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新序全译

〔汉〕刘 向 原著　　李华年 译注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2002-1826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 版 说 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目　录

前　言……………………………………………………（1）
卷第一　杂事一…………………………………………（1）
卷第二　杂事二…………………………………………（36）
卷第三　杂事三…………………………………………（74）
卷第四　杂事四…………………………………………（104）
卷第五　杂事五…………………………………………（147）
卷第六　刺奢……………………………………………（194）
卷第七　节士……………………………………………（210）
卷第八　义勇……………………………………………（268）
卷第九　善谋上…………………………………………（288）
卷第十　善谋下…………………………………………（335）
附录一　新序佚文辑补…………………………………（382）
附录二著录·　序跋……………………………………（40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400）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402）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摘要……………………………（402）
曾巩　新序目录序………………………………………（405）

前　　言

一

《新序》这本书的作者刘向，称得上是孔子、荀子之后，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汉代有重视文献资料的传统，《史记·萧相国世家》载：

>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①]。

《汉书·艺文志》说：

>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八篇说：

>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云："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可知远在汉高祖、武帝时，已先后进行过两次小型的校理兵书的工作。但是真正由国家组织人力，大规模地校理天下群书，还是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年)开始的。……《风俗通》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馀年(《太平御览》六百六引)，可算是始终其事的了[③]。

然而刘向不仅仅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的学者，他从二十岁擢为谏大夫，步入仕宦生涯开始，就为实现他的梦想而与官场的丑恶行为作斗争，直到他七十二岁离开人世，整整半个世纪，没有一时半刻

懈怠过。他的梦想，或许可以说就是建立一套道德规范。

刘向的活动年代在西汉后期，就中央政权来说，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外戚和宦官专权。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重新起用刘向，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刘向与辅政大臣萧望之、周堪、待中金敞，“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④]，”因此受到这班人的忌恨，终于导致了萧望之自杀，刘向免为庶人的结局。四年后，周堪、大中大夫张猛又在与许、史、弘、石的斗争中失败，堪死，猛自杀。到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 32 年），石显等伏罪，刘向才被起用为中郎，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当时“元帝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⑤]。”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悉封王氏诸舅，谭、商、立、根、逢时，皆为列侯[⑥]。”次年，“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⑦]。”三年后，刘向上《论王氏封事》，这篇奏疏直接了当地指出“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⑧]。”这一年，刘向为中垒校尉。永始元年（公元前 16 年），向上疏谏起延陵，阐述“奢俭之得失”，“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⑨]。”因为刘向永远把王室的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放在第一位，这就不能不与权臣发生冲突，虽然皇帝想重用他，但总受到权臣的阻挠，所以从政三十馀年，还只是一个大夫。既然秉政大臣为汙私之行，而外托治公之道[⑩]”，就必然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

官僚集团的道德面貌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刘向的《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就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著的,《新序》的进上时间为元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一说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

二

关于刘向编著《新序》的宗旨,宋高似孙《子略》说:

> 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兹《说苑》、《新序》之旨也。呜呼!向诚忠矣!向之书诚切矣[11]!

王锳先生在《说苑全译》前言中指出,"至于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办法,作者展示给人们的仍不外是儒家的'仁政'和'德治'。……这种政治要求国君崇俭抑奢、轻徭薄赋、任贤去佞,颁布的法令要宽缓而稳定;要求官吏秉公执法、清廉自守。……在君臣关系方面,这种政治要求国君能兼听独断,尊贤下士,信赏必罚;臣下则应感恩图报,尽心尽职,为君为国不惜献出一切[12]。"所谓"为汉规监",就是要为汉代的君主臣民各色人等建立一套道德规范,同时也为汉代君臣在一些重大政策的决策上提供历史经验,而刘向认为对国家兴亡起根本作用的是君主,对社会道德风尚起根本作用的也是君主,所以清人谭献说刘向"以著述当谏书[13]。"朱一新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14]。"也是不错的。《孟子·离娄上》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刘向正是本着儒家这一传统撰著此书的,其意义不止于谏诤。关于《新序》的内容细节,原书具在,这里不准备多谈,兹就与《新序》内容有关的一些问题,略抒鄙见,或者对读者理解本书不无裨益。

(一)关于刘向多言符瑞灾异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说:

> 时学者可分两派,一好言灾异,一好言礼制。言灾异者,上

本之天意。言礼制者，下揆之民生。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之徒言灾异，贡禹、韦玄成、匡衡、翟方进、何武之徒言礼制。虽不尽然，大较如是。向之晚年，议兴辟雍，亦昌言礼乐矣[15]。

后世学者本于科学思想，对符瑞灾异之说多所訾议，其实，宗教迷信在维护社会道德上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因此历来受到政治家的重视。《管子》开宗明义第一章《牧民》就说：

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16]

《墨子·明鬼下》也说：

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17]！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则进一步把灾异和“格君心之非”联系起来，他说：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18]。

刘向的符瑞灾异观念：第一，认为上天明察秋毫，而且信赏必罚，《新序》4·61 条说：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问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闻也；谴而行其诛乎，则庖宰、食监法皆当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后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视听，不可谓不察也。

第二，天降之灾，无法以祈祷禳解，只能靠改恶从善挽回天心，《新序》4·72 条说：

> 齐有彗星，齐侯使祝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夫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若德之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

第三，刘向继承了孟子的观点，认为民意就是天意，《新序》1·12条说：

> 中行寅将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为我祝，牺牲不肥泽耶？且斋戒不敬耶？使吾国亡，何也？"祝简对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车十乘，不忧其薄也，忧德义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车百乘，不忧德义之薄也，唯患车不足也。夫舟车饰则赋敛厚，赋敛厚则民怨谤诅矣。且君苟以为祝有益于国乎？则诅亦将为损，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中行子乃惭。

刘向认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19]。"而最大的"乖气"，就是"贤不肖易位"，而贤不肖所以易位，则由于"上多疑心"，"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20]，"根本问题还在于皇帝用人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或不能坚持正确的标准。关于刘向的"言灾异"，我们不能笼统武断地给以否定，因为合不合科学，标准是"真"，在实践上有没有积极作用，标准是"善"。《红楼梦》里的凤姐，倒是不相信阴司报应的，所以敢于胡作非为，难道我们能因为她冲破了迷信思想的束缚就肯定她伤天害理的行为吗？

（二）汉代"法"消"儒"长的社会背景

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秦始皇并吞六国，中国经历了五百五十年分裂割据年代。在国家分裂的时代，人们谋求的是如何重新实现一统天下，而实现统一的唯一手段是实力，是财力和武力。所以当

"子贡问政"时，连孔子也不能不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21]。"但在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上，诸侯的选择标准是近功速效。《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三说秦孝公，第一次讲帝道，孝公睡而不听；第二次讲王道，仍未中旨，第三次讲霸道，孝公十分中意，还想再听，商鞅对他的引见者景监说：

>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22]。

孝公用商鞅之法，开始，"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23]，"行之十年，"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分邑大治"，到这时候，不但不允许说新法不好，就是说新法好也要判罪，于是"民莫敢议令[24]"。

诸侯在富国强兵的问题上，各有方便法门，而弑君弑父，大夫僭越、陪臣执国命的事件，自春秋以来，史不绝书，其结果必然是"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25]。"现实利益引发的悖逆行为又和理论上的混乱相互推激，必然导致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丧失。这种局面，对乱世英雄谋取一时的利益是有利的，而要巩固一个大一统的政权，这种局面又是有害的，不能允许的。

法家也是要建立统一的道德标准的，这个标准是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谁不服从，就绳之以法。但这种用暴力维持的服从，缺乏牢固的基础。儒家寻求的是一种用温和手段维持的，植根于人性的道德规范，《论语》记载孔子的弟子有若的话说：

>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6]。

孟子继承了孔门的观点，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27]。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28]。

《吕氏春秋》的思想，大体上属于儒家，也说：

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29]。

孔子就反对绝对服从，孟子更说：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30]。

又说：

《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31]。

其后，《孝经》也指出天子、诸侯、大夫要有争臣，士要有争友，父要有争子[32]。这就使这套道德原则具有了民主性。

西汉政权在几百年的天下大乱之后建立，建立后又经过异姓和同姓诸侯王的叛乱，到武帝时代，内部安定了，又经过对外长期作战，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道德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成书于武帝时的《淮南子》就说"逮至当今之世，忍询而轻辱，贪得而寡羞[33]。""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34]。"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带来了社会道德问题，但也积累了政治、军事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积累了人们对道德问题的研究成果，出现了那么多高尚的和卑鄙的历史人物。这都为汉代学者建立自己的道德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刘向继承了孔门以"仁"为核心，以"孝"为根本的道德体系，《新序》第一卷第一章，就颂扬舜和孔子这两位孝道的典范，指出弘扬孝道对国家政教的重大意义。以孝道为根本的道德体系，不仅符合以家庭为细胞的封建制度的需要，由于它以亲情为基础，富于人情味，也易于深入人心。另外，家规和国法的一致性，也加强了道德这一不成文法对国法的支撑作用。正是这些因素，使这一道德体系有极高的稳定性，显示它比法家那以人类恶劣情欲为基础的、冷峻的、强制的道德规范，具有无比的优

越性，也更适合一个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需要。

曾巩在《说苑序》里面对刘向的伦理思想有两点批评，一是说刘向对“道”的“精微之际”缺乏研究；一是“向之学博矣，其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于世，记其枉己而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也[35]。”这些话都不错，但刘向不是一位理论家，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

晁氏亦谓自秦之后，缀文之士，有补于世者，世称向与杨雄为最雄之言，莫不步趋孔孟，向之言不皆概诸圣，今观其书，盖向虽杂博而自得者多，雄虽精深而自得者少，然则向之书可遵而行殆过于雄矣[36]。

张国铨《新序校注自序》则为刘向开脱：

然子政本以明规监，助乙览，所与言者，孱弱之主，故其文指不得及远耳[37]。

然而曾巩也不能不肯定：“向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与夫患失者异矣，可谓有志者也”。

三

《汉书·刘向传》说“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这里有两个问题，须略作说明。

一为叙事讹误。刘知几《史通·申左》云：

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栾书仕于周室，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出刘向《新序》)[38]。

又《史通·杂说下》云：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

不足，盖以世人都可欺故也。[39]

其后摘《新序》、《说苑》之误者，叶大庆《考古质疑》、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虞兆漋《天香楼偶得》、苏时学《爻山笔话》均有若干条，朱一新认为议论之文，源出诸子，取足达意，而不复计事实舛误与否。严可均则以“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之[40]。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也说：

> 向之为学，虽非后世之考证家，然博极群书，尤熟于《左传》，……岂不知司马子反、叶公子高、令尹子西与昭奚恤非同时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为宝”之意耳。……叙昭奚恤事者，虽时代名氏之不合，然不可不谓之善言理也[41]。

总之，《新序》是以立意为宗的说理之文，就说理之文而论，叙事舛误，在古人并不视为毛病。再者，古人述作，未必都可视为信史，如《后汉书·孔融传》说：“初，曹操功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纳袁濡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大概在先秦古书中，这种“想当然”的东西也不会太少。这个例子，也可作为余氏之说的补充。

二是《新序》之作，是象王充说的，仅仅是“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42]”呢，还是借古人的记载发挥自己的见解呢？

《新序》一书，杂采传记，这是事实，但他对前人资料的运用，大体上有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综合多种资料，重加组合，用自已的语言表述出来，典型的例子是《杂事一》的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

第二种是原文照录，如《杂事二》总第三十条，就是照录《吕氏春秋·慎大》文。

第三种是原文只陈述事实，没有评论，刘向于照录原文之后，加上自己从这个事实引发的某种见解。如《杂事三》总第四十二条，前面照抄《战国策·魏策四·秦魏为与国章》，然后评论道：

故唐且一说，定强秦之策，解魏国之患，散齐、楚之兵，一举而折冲消难，辞之功也。孔子曰："言语，宰我、子贡"。故《诗》曰："辞之集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辞，魏国赖之，故不可以已。

关于这一段评论的意义，顾易生、蒋凡著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说，它显示了"刘向的文质并重论，又进一步具体表现为对于言语文辞的重视[43]。"反映了刘向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种是，所引据的资料，前人本有评论，但与刘向的立场不同，刘向用其史迹而删其评论，然后从儒家立场出发，另作评论。如《杂事四》第一条(总第四十七条)叙管仲知人事，《韩非子》和《吕氏春秋》都有记载。《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陈奇猷集释说"此条不见于经"[44]，因此韩非借此事阐明什么道理，我们无法悬揣。《吕氏春秋·勿躬》于此事后有大段评论：

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偷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45]。

这段话的前一小半和最后，不过是《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的意思[46]，"凡君也者"云云，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以为"此文谓形性收敛而耳目愈精也。盖法家术派以为人主不当有所暴露，故必收敛其形性[47]"。而刘向则从儒家立场立论，说：

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贤，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管仲之功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桓公其

似之矣。

发挥的还是知人善任的贤治思想。

第五种是故事本身体现了儒家贤治思想，足以说明作者用意所在，故删去其他学派的评论，如第七卷总第一百三十一条“昔者有馈鱼于郑相者”条，其事见于《韩非子》、《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于叙事之后说：

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48]。

而此条又属于《外储说右下·经二》，韩非云：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田鲔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仪辞鱼[49]。

《韩非子》旧注说“以为违法受鱼则失鱼，故不受。”为韩子的评论点睛。《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一章于叙事之后说：

此明于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诗》曰：“思无邪。”此之谓也。[50]

《淮南子·道应》与此略同，只未引《诗》曰”，讲的是私与无私的辩证关系。《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传》说：

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51]。

讲的是儒家正身爱民的道理。本书此条无评论，从刘向的思想倾向看，本条有明显的奉公守法、正身爱民的意思，可能刘向认为没有必要再加阐述。

上述情况说明，刘向作《新序》，并不是简单地杂采传记，以类相从而已，他是采用周秦以来子部著作中固有的用叙事加议论的写作方式，借列叙古事来阐明自己的道德体系。这种情况也说明，

苏时学所谓"未尽精醇[52]，"张国铨所谓"此书胥本古人，罔或自造[53]"，屈守元所谓"不限儒门一家之言[54]"之类的结论，还大有斟酌的余地。

四

《新序》一书，唐以前著录均三十卷，宋以后著录皆为十卷，关于这个问题，《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态度比较持重，说"盖不知为合并为残缺也"。从历代群书称引(明引和暗引包括在内)的情况看，《论衡》引至本书8·157条，《群书治要》引至本书6·115条，《贞观政要》引至本书5·98条，《意林》引至本书7·131条，都在今传十卷之内。各家所辑佚文，大半也可按其内容归入今本各卷。由此看来，残缺达二十卷的可能性不大。再则，今本第六、第八两卷篇幅甚至不足其他各卷的三分之一，显得极不匀称，以这两卷的篇幅为准，把今本十卷析为三十卷，也不是不可能的。

就笔者闻见所及，今传《新序》版本二十馀种，这次校注，所用底本为《铁华馆丛书》本，用《四部丛刊》本、影程荣《汉魏丛书》本通校，用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参校，也采用了卢文弨《群书拾补》、赵善诒《新序疏证》的某些成果。刘向的著作，诚如向宗鲁先生所说："兼综九流，牢笼百家[55]，"与《新序》叙事有关的古籍，前于刘向者已发现三十三家，后于刘向的，专著到唐朝为止，类书到宋朝为止，也有十馀种，均在明根株，资参验之列。李晔教授青年时代曾从事于《新序》，他的成果，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李先生提携后进的热忱，决不是任何言语所能表达的。许维遹、陈奇猷诸前辈的著作，也给我提供了按迹寻踪的方便。但追溯材料来源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就在本书清抄完毕之后，又发现本书第10·175条所载留侯八不可，原来未必是留侯的发明，而是太史公从《吕氏春秋·慎大》中抄来，嫁名留侯的。尽管笔者为前贤探原的工作做了某些

补充，但要使这项工作臻于完善，还须俟之异日。校勘方面，凡是底本可通的，一律不改；底本实在难通，而有本书其他版本为依据的，按其他版本改；若非万不得已，则不用他书改本书；唐宋类书对所引诸书往往有删节改动，一般只作为校勘的旁证。凡改动底本文字之处，一律出校；底本难通而他书文字较优，可供参考的，择要于注释中说明。本书各条材料出处和后人沿用的情况，于每条下加按语说明，刘向本人若对所用史迹有所评论，也在按语中说明。日人武井骥有《新序纂注》，近人张国铨有《新序校注》，均未曾寓目。这次注释，以史实、地名和典章制度为主要对象，一般词语，除罕见的词义或特殊的用法外，概不加注。台湾卢元骏先生有《新序今注今译》，披览之下，颇有草率成书、匆忙付印之感，无烦评骘。

刘向的文章，曾国藩评为“宅心平实，指事确凿，皆本忠爱二字，弥纶周浃而出[56]”，《新序》亦如此。因而翻译时除于少量辞赋家的作品稍稍留意装点之外，力求保持平实朴素的风格。笔者学识谫陋，又远处边陬，求书为难，疏误之处，所在多有，敬祈海内方家、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一字之惠，即为我师。最后，还要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以翻译他的著作的方式，向这个崇高的灵魂表达我的敬意。

1993 年 3 月于贵阳花溪

【注释】

①《史记》卷五十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2014 页。

②《汉书补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865 页。

③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第 237～238 页。

④《汉书·刘向传》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954 页。

⑤《汉书·刘向传》第960页。

⑥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第1215页。

⑦《汉书·刘向传》第960页。

⑧《汉书·刘向传》,第964页。《刘向、歆父子年谱》引《汉书补注》王先谦曰:"《通鉴》载此疏于阳朔二年"。

⑨《汉书·刘向传》第962～963页。

⑩《汉书·刘向传》颜师古注。《汉书补注》第964页。

⑪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442页。

⑫《说苑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4～5页。

⑬《复堂日记》卷六。

⑭《无邪堂答问》,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

⑮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第1232页。

⑯《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91页。

⑰《二十二子》第248页。

⑱《汉书·董仲舒传》,补注第1150页。

⑲《汉书·刘向传》第957～958页。

⑳《汉书·刘向传》,第956页,第958页。

㉑《论语·颜渊》。

㉒《史记》,第2228页。

㉓《史记·秦本记》,第203页。

㉔《史记·商君列传》,第2231页。

㉕《诗大序》,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㉖《论语·学而》。

㉗《孟子·离娄上》。

㉘《孟子·告子下》。

㉙《吕氏春秋·孝行》。

㉚《孟子·滕文公下》。

㉛《孟子·告子下》。

㉜《孝经·谏诤》。

㉝《淮南子·汜论训》。

㉞《淮南子·本经训》。

㉟《曾巩集》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90 页。

㊱㊲赵善诒《新序疏证》附录引。

㊳《史通·申左》,张振珮《史通笺注》,第 533～534 页。事见《新序》2·32 条。

㊴《史通笺注》第 625 页。

㊵见本书附录二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㊶《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版第 554 页。

㊷《论衡·超奇》。

㊸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17 页。

㊹《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698 页。

㊺《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版第 1079 页。

㊻《韩非子索引》中华书局版第 841 页。

㊼《吕氏春秋校释》第 1091 页。

㊽《韩非子集释》第 773 页。

㊾《韩非子集释》第 756 页。

㊿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版第 105 页。

(51)《史记·循吏列传》,第 3102 页。

(52)《爻山笔话》,卷五。

(53)《新序疏证》附录。

(54)《说苑校证序言》,《说苑校证》中华书局本第 1 页。

(55)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

(56)《曾国藩全集·诗文卷·鸣原堂论文》,岳麓书社版第 498 页。

新序全译卷第一

杂 事 一

【题解】

本篇共十八条，讲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涉及仁、孝、知人、用贤退不肖、直谏、纳谏、不以私害公、以礼服人等方面的问题。

【原文】

1·1 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①]，父瞽瞍顽，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②]。舜尽孝道以供养瞽瞍，瞽瞍与象为浚井涂廪之谋，欲以杀舜[③]，舜孝益笃，出田则号泣，年五十犹婴儿慕，可谓至孝矣[④]。故耕于历山，历山之耕者让畔；陶于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渔于雷泽，雷泽之渔者分均[⑤]。及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莫不慕义[⑥]，麟凤在郊[⑦]，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谓也[⑧]。

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畋渔，分有亲者得多，孝以化之也[⑨]。是以七十二子自远方至，服从其德[⑩]。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⑪]。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⑫]，齐人归所侵鲁之地[⑬]，由积正

之所致也⑭。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⑮"。

【注释】

①舜：传说中的古代圣君五帝之一。 躬：本身具有。 孝友：敬长辈、爱兄弟。

②瞽瞍（gǔs sǔo 鼓叟）：这两个字本来都是无目的意思、舜之父有目而不能分别好歹，所以当时的人叫他瞽瞍（孔安国说）。 嚚（yīn 因）：愚。 傲：傲慢，据《史记·五帝本纪》，象为舜的后母所生，瞽瞍偏爱他，养成狂妄自私的品性。 下愚不移：语出《论语·阳货》，意为下等的愚人是改变不了的。

③浚（jùn 俊）井涂廪（lǐn 凛）之谋：舜的父母打发舜去修缮谷仓（廪），等舜上了屋顶，他们就撤梯子，烧谷仓，但舜设法逃了下来。他们又叫舜去淘（浚）井，舜一下井，他们就往井里填土，却不知道舜从井下的横洞里钻出来了。事见《孟子·万章上》和《史记·五帝本纪》，《史记》还说，尽管发生了这些事，舜对瞽瞍却更孝顺，对象也更关心了。

④号泣：哭诉。 慕：小儿随父母啼呼。

⑤历山：地名，郑玄、郦道元认为在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部），高诱认为在今山东济南或莒县，《括地志》又说在越州馀姚（今浙江省内），或濮州雷泽（今河南东北端与山东西南端交界一带），此四说中，唯越州一说为不可能。 陶：制造瓦器。 窳（yǔ 雨）：质量低，不牢固。 雷泽：湖名，在今山东濮县，早淤。

⑥蛮夷：旧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通称。北发、渠搜、交阯都是族名或国名，《史记·五帝本记》说"南抚交阯、北发……渠瘦……"，司马贞以为"北发"当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史记》误书为南方之国。渠搜在西，交阯在南。

⑦麟凤在郊：传说圣王在位，麟凤就会出现。

⑧这里引用孔子的话，见《孝经·感应篇》，"弟"《孝经》作"悌"，指服从兄长或兄弟相善。 通于神明：指感动天地，使风调雨顺。 光：充。 四海：指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见《尔雅》）。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孝弟之极，则天地人都会受到感应，因而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的境界。

⑨州里：指本乡本土。 阙党：阙里，在山东同曲阜城内，孔子住宅在此，其教学活动也从这里开始。 畋（tián 田）：指打猎。 亲：指父母。

⑩七十二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自远方至：孔子弟子以鲁人居多，但来至远方的也不少，如子游是吴人，子石是楚人，秦祖是秦人，任不齐是楚人等。

⑪鲁：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山东西部。　沈犹氏、公慎氏、慎溃氏：均为人名。　豫贾（gǔ 古）：以次充好，欺骗买主。

⑫司寇：官名，主管司法刑狱，为诸侯的六卿之一。孔子于鲁定公九年（前501 年）出任鲁国的大司寇。　季、孟：指季桓子（季孙斯）和孟懿子（仲孙何忌），他们都是鲁国极有势力的大夫。　堕：拆毁。　郈（hòu 后）：叔孙氏的封邑，在今山东东平县境。　费（bì 必）：季孙氏的封邑，在今山东费县境。当时这些大夫的家臣的势力也膨胀，甚至出现家臣把持国政的局面，孔子主张强化诸侯集权，所以要毁掉这些家臣的据点，折毁那里的城墙。事见《左传》定公十年、十二年和《史记·孔子世家》。

⑬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身份陪同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在今山东莱芜县境）谈判，孔子以礼折服齐景公，使他把侵占的鲁国土地汶阳（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等地归还鲁国。事见《左传》定公十年和《史记·孔子世家》。

⑭积正：不断充实自己的善德。

⑮此语见《论语·子路》。

【译文】

从前，舜亲自从事种庄稼、制陶器、打鱼捞虾等工作，而且本身具有孝敬父母、爱护兄弟的美德。他父亲瞽瞍愚妄无知，他继母脑袋糊涂，他弟弟叫象的那个人娇纵狂妄，都是秉赋低劣无法教化的人。舜恪尽孝道供养父母，他父母跟弟弟合谋，用叫他掏井和修谷仓的机会来谋害他。舜却更加一心一意地孝敬父母，他到田里去做活儿，总是哭诉自己不能使父母欢慰的苦恼。到了五十岁，还像小娃娃那样依恋父母，可以说是最孝顺的人了。所以他在历山务农，历山的农民就能把良田沃土让给别人去种；他在黄河边上做陶器，那些制陶为业的人做出的器皿就能件件结实耐用；他在雷泽捕鱼，雷泽的渔夫就能做到合理地分配所得。等到他被推举为天子，天下

的人都受到他的感召，连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都归顺他，北发、渠搜、交阯等国都受到他的安抚，都为他的人格所倾倒，麒麟凤凰这些祥兽瑞鸟也都在郊野出现了。所以孔子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到了极点，就能够感动神祇，感化四面八方的人民。"这就是说的舜哪！

孔子在他的故乡一心一意地孝敬寡母，他住在阙党，阙党的小伙子们分配打来的野味、捞到的鱼虾，就多分一些给有父母的人，这是孔子的孝心感化的结果啊。因此七十二贤人从老远的地方来追随他，这是他的品德叫人仰慕啊。鲁国有个叫沈犹氏的，天天早上用水把羊的肚子灌满，来骗买羊的人；有个叫公慎氏的，他老婆犯奸淫；有个叫慎溃氏的，仗着有钱，非分享受；鲁国市场上卖牛卖马的人喜欢动小心眼儿欺骗买主。鲁国要任命孔子当司寇的风声传出来，沈犹氏不再敢在早上往羊肚子里灌水了，公慎氏把他的老婆休了，慎溃氏离开鲁国搬家到别处去了，鲁国的牛马贩子也老老实实按质论价了，这是孔子以自己的端方行为来扶助人们心中的正气啊！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协同季桓子、孟懿子毁掉了郈、费两地的城墙，齐国归还了它所侵占的鲁国的领土，这都是孔子不断培养提高自己的善德所得到的成果啊！所以说："统治者本身行得端，做得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

按，本条前半舜的故事采自《尚书·尧典》、《墨子·尚贤中》、《孟子·公孙丑上》、《尸子》、《大戴礼·五帝德》、《孝经·感应》、《韩非子·难一》、《楚辞·天问》、《吕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史记·五帝本纪》，也见于刘向《说苑·反质》。后半孔子的故事，采自《论语·子路》、《荀子·儒效》、《左传》定公十年及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也见于《孔子家语·相鲁》。

【原文】

1·2　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①]，杀而埋

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②，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③，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④。

【注释】

①孙叔敖：春秋楚国人，楚庄王时任令尹，辅楚庄王成霸业，有善政。

②阴德：指人所不知，己所独知的善行。

③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相国。

④治：作为，办事。　国人：在春秋时代，国人一般指住在国都的士农工商。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指让老百姓得到幸福安乐的一套道德观念和施政方针。

【译文】

孙叔敖年幼的时候，到外面玩耍，遇到了两头蛇，他把两头蛇打死，挖个坑埋了起来。他回到家里，就流下泪来，妈妈问他受了什么委屈，他回答说："听说见了两头蛇的人都活不了，刚才我看见了两头蛇，怕活不成，永远看不见妈妈了。"他妈妈问："现在两头蛇在哪儿？"他说："怕别人再看见，我打死它，埋了。"他妈妈说："我听说有阴德的人老天爷要奖赏他的，我儿你死不了"。等他长大了，当了楚国的宰相，他还没升堂办事，楚国人民就相信他会行仁政。

按，本条采自贾谊《新书·春秋》，也见于刘向《列女传·仁智》，东汉王充《论衡·福虚》亦加引述。

【原文】

1·3　禹之兴也以涂山①，桀之亡也以末喜②，汤之兴

也以有莘[3]，纣之亡也以妲己[4]，文、武之兴也以任、姒[5]，幽王之亡也以褒姒[6]。是以《诗》正《关雎》而《春秋》褒伯姬也[7]。

樊姬，楚国之夫人也[8]。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9]。"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10]，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11]？"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12]："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孙叔敖相楚[13]，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注释】

①禹：夏代的开国君主，以治水闻名，传说他治水时，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禹娶涂山氏之女女娇。

②桀：夏代的末代君主，其暴政见本书 6·106 和 7·118 等条。 末喜：桀妻，《列女传》卷七说她色美德薄，倚仗桀的宠爱，以滥杀无辜取乐，其名或作"妹嬉。"

③汤：商代的开国君主。 有莘：汤妻，《列女传》卷一说她"化训内外"。

④纣：商代的末代君主，其暴行参看本书 6·107 和 7·119 等条。 妲（dá 答）己：纣妻，纣以妲已的好恶决定对臣下的赏罚，妲已借纣对她的宠爱来行其私欲，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⑤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姓姬名昌，商代诸侯，亦称西伯，在位时以德服人，商纣暴虐，人心向周，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子姬发灭商后，追尊为文王。 周武王：周代开国君主。以上禹、汤、文、武都是古人心目中的圣君。任：大任，周文王之母。姒：太姒，文王妃，周武王之母。

⑥幽王：西周的末代君主，公元前 781～前 771 年在位。 褒姒：幽王爱

妃，幽王黜申侯之女而立她为后，为逗她一笑，至于烽火戏诸侯，又重用善逢迎、好财利的虢石父等人，国人皆怨，申侯乃联合西夷、缯人、犬戎攻杀幽王，虏褒姒，西周灭亡。

⑦《诗》正《关雎》：按照“鲁诗”家的说法，《关雎》是诗人有感于周康王后贪恋朝眠而作，他们认为后妃的贞淑与否关系到继承人的教育、帝王的长寿和嫡庶争权等重大问题。　伯姬：春秋时鲁成公之妹，宋共公夫人，早寡、鲁襄公三十年她的住所失火，因无保母陪伴，她不愿一人夜出避火，终于烧死。《春秋谷梁传》成九年、襄三十年两度说“详其事，贤伯姬也”。

⑧樊姬：楚庄王夫人。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13～前590年在位“樊”原作“楚”据《四部丛刊》本改。

⑨虞丘子：楚庄王时的令尹，《史记·循吏列传》说是虞丘子主动推荐孙叔敖代己为相的，与本书所载不同。樊姬：“樊”原作“楚”，据《四部丛刊》本校改。

⑩为相数十年：“数十年”《韩诗外传》卷二作“数年”，《列女传》卷二作“十馀年”，《说苑·至公》作“十年”，似当从《列女传》。

⑪未尝进一贤：《列女传》说虞丘子所荐的人“非子弟则族昆弟……是蔽君而塞贤路”。“是不智也”之下，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太平御览》卷六三二所补“不忠不智”四字。

⑫稽首：叩头。

⑬相楚：“楚”字下《群书拾补》依孙诒谷说，据《文选·杨荆州诔》李善注所引，补“国富兵强”四字。

【译文】

夏禹的成功，是因为有涂山女；夏桀的灭亡，是因为末喜。商汤的成功，是因为有有莘；商纣的灭亡，是因为妲己。周文王周武王的成功，是因为有大任、太姒；周幽王的灭亡，是因为褒姒。所以《诗经》以《关雎》为准则，而《春秋》表彰伯姬啊。

樊姬是楚庄王的夫人，有一回庄王退朝很晚，樊姬问他是怎么回事，庄王说：“今天早上和我那贤相国谈心，不知不觉时间就晚了。”樊姬说：“贤相国是哪一位呀？”庄王说：“是虞丘子”。樊姬捂着

嘴巴笑起来，庄王问她笑什么，樊姬说："我有幸侍候您洗脸梳头，不是不想独占尊贵的地位和您的宠爱，可是觉得这样有损您的善德，所以我推荐的、得到和我同等尊荣的人已经好几位了。现在虞丘子当了十多年的相国，没有举荐过一位贤者。知道有贤才而不举荐，那是对国家不尽忠；不知道什么人是贤才，那是他缺乏智慧。没有忠心，缺乏智慧，怎么说得上贤明？"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庄王把樊姬的话告诉了虞丘子。虞丘子一边叩头一边说："确实像樊姬说的一样。"于是辞去相国职位，推荐了孙叔敖。孙叔敖当了楚国的相国，治理得国富兵强，庄王终于成为诸侯的领袖，樊姬是做出了贡献的。

按，本条前半采自《史记·外戚世家》，又见刘向《列女传》卷三。后半樊姬的故事略同于《韩诗外传》卷二，又见于《列女传》卷二和《说苑·至公》，东汉蔡邕《琴操》卷上亦加引述。

【原文】

1·4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①]。卫大夫史鳝患之，数以谏灵公而不听[②]。史鳝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③]，吾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置尸北堂，于我足矣。"史鳝死，灵公往吊，见丧在北堂，问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对灵公[④]。灵公蹴然易容，瘖然失位曰[⑤]："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进之以为卿，退弥子瑕。徙上正堂，成礼而后返，卫国以治。史鳝字子鱼，《论语》所谓"直哉史鱼"者也[⑥]。

【注释】

①卫：国名，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卫灵公：春秋卫国国君（公元前534～前493年在位）。　蘧伯玉：卫大夫，名瑗，以严于律己闻名。　弥子瑕：卫大夫，以貌美得宠。

②大夫：官名，是周王朝或诸侯的大臣，有时执政大臣也称大夫。周代官阶分卿、大夫、士三等。　史鳍：卫大夫，以刚直闻名。

③北堂：一间房子的北半部。古人丧礼的各个程序，停放死者都有一定的位置，因为史鳍要自贬，所以要求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下文“徙丧正堂”，《孔子家语·困誓》作“殡于客位”，就是放在正堂的西序（西墙下），这才是正常的停放位置。

房	室	北堂
西堂	西序　堂　东序	东堂

④对灵公：《大戴礼·保傅》、《韩诗外传》卷七“对”俱作“闻”，无“灵公”二字。

⑤蹴然：《大戴礼》、《韩诗外传》俱作“造然”，《贾子·胎教》作“戚然”。蹴（zú足）：恭敬貌。

⑥“史鳍”至“者也”十五字，卢文弨《群书拾补》云：《大戴》作“史鳍之力也”，今此本作“史鳍字子鱼”云云，疑后人附益。

【译文】

卫灵公那时候，蘧伯玉贤明而不受重用，弥子瑕无德无能却身当重任。卫国的大夫史鳍对此非常担忧，多次为这件事规劝卫灵公，但卫灵公不采纳他的意见。史鳍得了病，眼看性命不保，就跟他儿子说：“要是我死了，就把我停在北堂办丧事，我不能使蘧伯玉出任要职，又不能罢免弥子瑕，这是我不能匡正君主的过错。生前不能匡正君主过错的人，死后就不该享受完备的丧礼，把棺材停在北堂，我就很满足了。”史鳍死后，卫灵公到他家吊丧，看见灵柩停在

北堂，问为什么这样做，史鳍的儿子把他父亲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卫灵公。灵公脸上流露出恭敬的神色，他恍然大悟；站起来说："先生您生前就要荐贤举能，罢免无德无才的人，到死都念念不忘，又对我进行尸谏，可以说您的忠心并没有随着您的去逝而泯灭啊！"于是召见蘧伯玉，任命他最高官阶，罢免了弥子瑕，把史鳍的灵柩移到正堂，丧礼完成后才离开，卫国的政治由此走上正轨。史鳍的字叫子鱼，他就是《论语》说的"刚直啊史鱼"的那位史鱼。

按，此条采自《大戴礼·保傅》、贾谊《新书·胎教》、《韩诗外传》卷七，又见《孔子家语·困誓》。蔡邕《琴操》卷下也引此故事，但说史鱼是自杀。

【原文】

1·5　晋大夫祁奚老，晋君问曰："孰可使嗣？"祁奚对曰："解狐可①。"君曰："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晋遂举解狐②。后又问："孰可以为国尉？"祈奚对曰："午也可③。"君曰："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④。《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祁奚之谓也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回亲戚，可谓至公矣⑥。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⑦。

【注释】

①晋：春秋国名，在今山西省境。　祁奚：晋国公族，当时任中军尉。　老：当从《左传》作"请老"，因年老请求退休。　嗣：此指继任。解狐：事迹不详。晋君：指晋悼公(公元前572～前558年在位)，此事发生在悼公三年。

②子：男子之美称，敬称。举：选用。

③国尉：官名。　午：祁午，祁奚之子。

④善:此指有德有才的人。　称:举,推荐。

⑤《书》曰云云:见《尚书·洪范》。　荡荡:道德至大貌。

⑥不避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作"不弃仇",《史记·晋世家》作"不隐仇"。　不回亲戚:《左传》襄二十一作"不失亲",《吕氏春秋·去私》作"不避子"、《礼记·儒行》作"不避亲"、《史记·晋世家》作"不隐子"。　回:偏私,《国语·晋语七》记载了祁奚推荐祁午的理由,说明荐子不是出于偏私。

⑦《诗》曰云云:见《诗经·小雅·裳裳者华》。

【译文】

晋国的大夫祁奚请求告老退居林下,晋悼公问他:"可以让谁接替你?"祁奚答道:"解狐可以。"悼公说:"他不是先生的仇人吗?"祁奚答道:"君王问我谁能胜任,没问谁是我的仇人哪!"后来晋悼公又问"谁可以当国尉?"祁奚回答说:"祁午能行。"悼公说:"他不是先生的儿子吗?"祁奚答道:"君王问我谁能胜任,没问谁是我的儿子呀!"君子认为祁奚能够推举有德行的人,推荐他的仇人而不是谄媚,安排他的儿子而不是偏袒。《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君王之道,浩浩荡荡。"说的就是祁奚啊。举拔宗族外的人不管他跟自己有什么仇隙过节,举拔宗族内的人也不论他是自己的兄弟子侄,可以说是最公正的了。唯其有德行,才能推举类似他的人。《诗经》说:"正因为具有美德,所推举的人才能够和他相似",祁奚就是这样的。

按,此条采自《左传》襄公三年、《史记·晋世家》,《国语·晋语七》记此事详于祁奚叙述荐子的理由。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吕氏春秋·去私》、《韩诗外传》九、刘向《说苑·至公》均载此事,而颇多歧异,当以《左传》及本书为正。

【原文】

1·6　楚共王有疾[1],召令尹曰:"常侍莞苏与我处[2],

常忠我以道，正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细，必厚爵之。申侯伯与处[3]，常纵恣吾，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也。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不细，必亟遣之”。令尹曰：“诺”。明日，王薨[4]。令尹即拜莞苏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5]。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6]，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谓也。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7]”。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身不寤者也[8]。

【注释】

①楚共王：卢文弨《群书拾补》云“《吕氏》《说苑》俱作文王，是”。按楚文王（公元前 689～前 672 年在位）比楚共王早将近百年，据《左传》僖公七年，申侯伯为楚文王时人，则莞苏亦当为文王时人，卢说是。

②常侍：官名。　莞苏：事迹不详，汉永寿二年《吉成侯州辅碑》说“昔管苏之尹楚，以直见疏”，则莞苏曾当过令尹。莞音(guǎn)管。

③申侯伯：楚文王宠臣，后为郑国大夫。

④薨(hōng 轰)：古代称侯王死叫“薨”。

⑤逐申侯伯：《左传》僖公七年说，楚文王自知不久人世，就赐白璧给申侯伯，叫他离开楚国，而且叮嘱他不要到小国去，文王葬后，申侯伯出奔到郑。

⑥曾子：名参，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孔子认为他能通孝道，司马迁认为他是《孝经》的作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鸟之将死句：见《论语·泰伯》。

⑦朝闻道句：见《论语·里仁》。

⑧于以：《群书治要》作“于是以”，难通。　于：发语词。　以：可。

【译文】

楚共王生了病，把令尹召来，说：“常侍莞苏跟我在一起，常用

道理忠告我，用大义匡正我，我跟他相处，心里不舒坦，他不在眼前，也不想念他。尽管如此，我是有收获的，他的功劳不小，一定要给他更高的爵位。申侯伯跟我在一起，常放纵我为所欲为，我所喜欢的，他就鼓励我去干；我所爱好的，他都穿戴得比我早。我跟他相处，感到很愉快，他不在眼前，心里就闷闷不乐。尽管如此，我却一无所获，他的过失不小，一定要赶快把他打发走。"令尹说："是"。第二天楚共王去世了，令尹就马上拜莞苏为上卿，把申侯伯驱逐出境。曾子说过："鸟要死的时候，鸣声是悲哀的；人要死的时候，说出的话是善意的。"这是说复归到他善良的本性，这说的就是共王了。所以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楚共王的做法，可以启发子孙、开悟后世，他还是比那些至死不悟的人强多了。

按，事见于《吕氏春秋·长见》，也见于《说苑·君道》，文字多不同。《群书治要》引《新序》此条，多节略。"曾子曰"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1·7　昔者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①]。吴起进曰："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②]？"武侯曰："未也，庄王之语奈何[③]？"吴起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④]。申公巫臣进曰[⑤]：'君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于亡矣，吾是以有忧色也[⑥]。'庄王之所以忧，而君独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谢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⑦]。"

【注释】

①魏：战国国名，据有今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魏武侯：公元前396～前371年在位。　朝：古代君臣议事之处，这里用为动词，指君臣议事。"朝"字上《荀子·尧问》有"退"字，《吴子·图国》有"罢"字。

②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战国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曾为鲁、魏两国大将，为魏国拒秦，屡立战功。魏武侯十五年，受小人陷害，出奔楚国，任令尹，佐楚悼王变法，公元前381年，悼王死，楚贵族杀吴起。楚庄王：见1·3注⑧。

③奈何：《荀子·尧问》作"何如"。

④"朝"字上《荀子·尧问》、《吴子·图国》、《吕氏春秋·骄恣》均有"退"字，《韩诗外传》六"朝"作"居"。

⑤申公巫臣：屈巫，字子灵，春秋楚国人，封申公，其事迹参看本书1·19条及注释。

⑥王：以仁德服天下者。　霸：以武力服天下者，其实春秋五霸除武力外也讲仁德。　不谷：不善，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

⑦逡巡（qūnxún 囷寻）：退却貌。　振：救治。

【译文】

从前，魏武侯讨论国事，出的主意最恰当，他的大臣没有赶得上他的，议起事来他脸上就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吴起走上前去，说："最近有人把楚庄王的话跟您说过吗？"武侯说："没有，楚庄王说了些甚么呢？"吴起说："楚庄王商议国事时出的主意最恰当，那些大臣都赶不上他，议事时他就流露出忧愁的神色。申公巫臣走上前问道：'您议事时满面愁云，是怎么回事呀？'庄王说：'我听人说过，诸侯能自己找到老师的可以称王，能自己找到朋友切磋琢磨的可以称霸，自己事事拔尖儿而大臣都不如自己聪明能干的，一定亡国。现在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在朝廷上商议国事，而大臣们都不能发表比我高明的意见，我的国家大概离灭亡没多远了，因此我才

担心哪！'让楚庄王担忧的事，而您却偏偏得意；这是为什么呢？"魏武侯倒退几步，向吴起谢罪道："是老天爷让先生您来救治我的过错啊，是老天爷让先生您来救治我的过错啊！"

按，本条采自《荀子·尧问》、《吕氏春秋·骄恣》、《吴子·图国》，单记楚庄王之事的还有《韩诗外传》六、贾谊《新书·先醒》、《说苑·君道》，亦见《战国策·燕策一》。

【原文】

1·8　卫国逐献公，晋悼公谓师旷曰①："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无使失性。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②，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③；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④。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⑤，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焉用之？不去何为⑥？"公曰："善⑦。"

【注释】

①卫：春秋国名，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卫献公：公元前576～前559年在位，因为对大臣无礼而被驱逐，奔往齐国。公元前547年复位，死于三年之后。　晋：春秋国名，最盛时据有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一部分。　晋悼公：公元前573～前558年在位。　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故自称瞑臣或盲臣，为晋国的主乐大师。

②除民患：《左传》襄公十四年作"刑淫"。

③爱民：《左传》作"养民"。若地：《左传》作"如地。"

④如雷霆："霆"字下《左传》有"其可出乎"四字。

⑤"若困民之性"二句：《左传》作"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说："主"，《新序·杂事》、《说苑·君道》皆作"性"，"主"当为

“生”字之形近误，“生”与”性”古时本可通用，《国语·周语上》云“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与此二句意同，困民之生即困民之财。 困：艰难窘迫。乏神：原作“乏民”，据程荣本、王谟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校改。

⑥本条用《左传》文至此。

⑦善：表示对对方意见认可或赞许的应诺之词。

【译文】

卫国的人赶走了他们的国君，晋悼公对师旷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说：“也许是他们的国君实在太过分了。老天生养了百姓并且设置他们的国君，让他统治他们，不让他们丧失天性。好的国君将会奖赏善良的人，铲除老百姓的祸害，爱护老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遮护他们就像苍天，容受他们就像大地；老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像热爱父母，景仰他像景仰日月，敬重他像敬重神灵，惧怕他像惧怕雷霆。国君，是祭祀的主持者，又是百姓的希望。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老百姓头上胡作非为，来放纵他的邪恶，而丢掉天地爱护广大生灵的本性吗？一定不会这样的。如果让老百姓缺吃少穿，神灵无人去主祭，百姓绝望，国家无人管理，哪里还用得着他？不把他赶走，留着他干什么呢？”晋悼公说道：“说得对。”

按：本条采自《左传》襄公十四年，又见于《说苑·君道》。

【原文】

1·9 赵简子上羊肠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车，而虎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①。简子曰：“寡人上坂②，群臣皆推车，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是会为人臣侮其主。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会对曰：“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简子曰：“何谓死而又死？”虎会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谓死而又死。君既已闻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

亦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简子曰：“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会对曰：“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侵。”简子曰：“善。”乃罢群臣不推车③，为士大夫置酒，与群臣饮，以虎会为上客④。

【注释】

①赵简子：名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晋定公时为卿，在晋国诸卿的权力斗争中，击败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90年），扩大了封地，为他的后人在赵、韩、魏三家分晋中建立赵国奠定了基础。　坂（bǎn 版）：山坡。　羊肠之坂：山坡上的崎岖小路。　偏袒：解开上衣露出一只臂膀。

②寡人：古代帝王自称的谦词，赵简子不是帝王，而是卿，但他是贵族，有家臣，所以他对家臣也自称寡人。《群书治要》无“寡人上坂”四字。

③不推车：《太平御览》卷四五七引此条无“不”字，卢文弨《群书拾补》云“不字衍”，此“不”字当删。

④上客：春秋时代贵族有养士的风气，即招揽一些有才艺的人，供其衣食，在用人时量才使用，称为门客。根据门客的见识、能力，把门客分为若干等级，给予不同待遇。“上客”就是享受最高待遇的门客。

【译文】

赵简子从一条崎岖的小道儿上山，他的臣下都光着一只膀子给他推车，只有虎会肩上扛着戟，边走边唱，就是不去推车。赵简子说：“我上山，臣子们都来推车，虎会偏偏扛着戟一边走一边唱，不来推车，这是虎会身为臣子而侮辱他的君主。做臣子而侮辱他的君主，该当何罪？”虎会答道：“做臣子而侮辱他的君主的应该死上加死。”简子说：“什么叫死上加死？”虎会说：“他本人要死，老婆孩子也要死，像这样就叫死上加死。主子您已经知道做为臣子而侮辱主

上的人该当何罪了，您也听说过当主子的侮辱他的臣下，会得到什么结果吗？”简子说：“当主子的侮辱了他的臣下又怎么样？”虎会答道：“当主子的而侮辱他的臣下，结果是有智谋的人不给他出主意，有辩才的人不给他办外交，有勇力的人不给他冲锋陷阵。有智谋的人不给他出主意，国家就保不住；有辩才的人不给他办外交，就无法跟别国打交道；有勇力的人不给他冲锋陷阵，边境就会受别国的侵犯。”简子说：“你说的有道理。”于是叫臣子们停止推车，给臣子们摆酒设宴，一齐欢饮，把虎会尊为上客。

按：本条来源不明，《群书治要》卷四二、《艺文类聚》卷二四、《太平御览》卷四五七均加引录。《说苑·尊贤》意同，而以为晋文侯、随会事。

【原文】

1·10　昔者，周舍事赵简子[①]，立赵简子之门三日三夜。简子使人出问之曰：“夫子将何以令我？”周舍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②]。”简子悦之，与处，居无几何而周舍死，简子厚葬之。三年之后，与诸大夫饮，酒酣，简子泣，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简子曰：“大夫反，无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③]。’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昔纣昏昏而亡，武王谔谔而昌。自周舍之死后，吾未尝闻吾过也。故人君不闻其非、及闻而不改者亡，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泣也。”

【注释】

①周舍:春秋晋国人,《史记·赵世家》说他“好直谏。”

②谔谔(è饿):直言进谏的样子。　操:执、拿。　牍(dú独):古代用来写字的木简(一种狭长的木板)。　司:察、观察。　有效:《韩诗外传》七作“有成”。　有得:《韩诗外传》作“有效”。

【译文】

从前,周舍在赵简子手下做事,他站在赵简子的门外,三天三夜不离开。赵简子派人出来问他:“先生想要叫我做什么呢?”周舍说:“希望能给您当个直言谏诤的臣子,跟在您身后,观察您的过失,把它写下来,天天有记录,月月有效验,年年有收获。”赵简子很高兴这样做,让他留在自己身边。过了不久,周舍就去世了,赵简子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三年以后,赵简子跟他的大夫们宴饮,正喝得畅快,赵简子却流下泪来。大夫们都站起来离开酒席,说:“臣下都有死罪,可是自己却不知道。”赵简子说:“大夫们都回来,你们没有罪过。从前我的朋友周舍说过:‘一百张羊皮,还抵不上一只狐狸的腋皮。’众人的顺从,不如周舍一个人的谏诤。从前商纣王因众人沉默而灭亡,周武王因众人谏诤而昌盛。自从周舍去世,我就没有听到有人说我的过失了。身为一国之主而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和听到了而不改正,就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大概快要灭亡了,因此我才流泪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七,文字小异,《史记·赵世家》亦记此事而稍简,“纣昏昏而亡,武王谔谔而昌”,二语亦见《史记·商君列传》、《韩诗外传》卷十、《说苑·正谏》、《孔子家语·六本》《三国志·虞翻传》注引《江表传》。

【原文】

1·11　魏文侯与士大夫坐①,问曰:“寡人何如君

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黄[②]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君代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长子[③]，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黄，黄起而出。次至任座[④]，文侯问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对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臣闻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复召翟黄入，拜为上卿。

【注释】

①魏：西周诸侯国，于公元前661年为晋献公所灭；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灭知氏，尽分其地，为三家分晋之始，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这里的“魏”，指战国时代的魏国。 魏文侯（？～前397年）：名斯，战国时魏国的创建者，曾用李悝为相、吴起为将，刷新政治，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西取秦的河西，北灭中山，南占楚之大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又能礼贤下士，成为战国初期的明君之一。 士大夫：《吕氏春秋·自知》、《群书治要》均无“士”字，当删。

②翟黄：“黄”亦作“璜”，魏文侯的上卿。据毕沅、陈奇猷考证，本条翟黄、任座二人姓名误植，依《吕氏春秋》（《下贤》、《举难》等篇）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所载翟黄行事，知其人乃宠臣而非直臣，此斥文侯为不肖君者必非翟黄，《吕氏春秋·自知》载此事，亦以“君非仁君”语属之任座。

③伐中山：中山，春秋战国时国名，战国初建都于今河北定县，后为魏文侯所灭，不久复国，迁都今河北平山，后为赵所灭。魏文侯伐中山在公元前408年。 君之弟：指季成，参见本书卷四49、50、51诸条。 君之长子：魏文侯灭中山，先封给他的儿子击（后立击为太子），改封次子挚。《吕氏春秋·自知》无“长”字。

④任座：战国时贤者，魏文侯时为大夫，武侯时为相，至惠王初卒于相位。

【译文】

魏文侯跟他的臣下闲坐时，问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呢？”

臣子们都说："主子您是位仁德之君。"轮到翟黄，他说："主子您不是仁德之君。"文侯问："您凭什么这么说？"翟黄答道："主子您攻取中山以后，不把它封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给您的大儿子，我从这里看出您不是仁德之君。"文侯勃然大怒，赶翟黄出去，翟黄站起来就往外走。接着轮到任座，文侯问道："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呢？"任座答道："主子您是仁德之君。"文侯问："您凭什么这么说呢？"任座答道："我听说过，如果君为仁德之君，他就有直谏之臣。刚才翟黄敢说真话，因此我看出主子您是仁德之君。"文侯说："你说的对。"又召回翟黄，把他晋升为上卿。

按：此条采自《吕氏春秋·自知》，《群书治要》卷四二、《太平御览》卷四二八亦加引录。

【原文】

1·12　中行寅将亡，乃召其太祝[①]，而欲加罪焉，曰："子为我祝，牺牲不肥泽耶？且斋戒不敬耶[②]？使吾国亡，何也？"祝简对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车十乘[③]，不忧其薄也，忧德义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车[④]百乘，不忧德义之薄也，唯患车不足也。夫舟车饰则赋敛厚，赋敛厚则民怨谤诅矣[⑤]。且君苟以为祝有益于国乎？则诅亦将为损。世亡矣[⑥]，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惭。

【注释】

①中行寅：即荀寅，晋顷公时为下卿，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攻赵简子，失败，逃到朝歌（卫地，在今河南淇县），公元前494年、赵简子两度围朝歌讨伐荀寅，荀寅逃往邯郸，简子围邯郸，此后荀寅辗转奔逃，于公元前490年奔齐。所谓"将亡"，不知指荀寅几次奔逃中哪一次奔逃的前夕。　太祝：祭

祀时主持祝告的人。“祝”指向鬼神祝祷。

②牺牲:祭祀时所用的羊牛猪等牲畜。 斋戒:古人祭祀之前必须实行的一套规矩,如沐浴、禁绝耳目口腹之欲、不接近异性、排除杂念等等。

③中行穆子:即荀吴,荀寅之父,晋平公时为大夫,屡立战功。 皮车:《论衡·解除》《太平御览》卷七三六均作“有车”。 乘(shèng 剩):一辆车四匹马。 简:太祝的名。

④有革车:《太平御览》卷六二七无“革”字。革车,兵车。

⑤饰:整治。怨谤诅:《太平御览》卷七三六“怨”下有“而”字。“谤”是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诅”,诅咒,求神降祸于某人。

⑥亦将为损世亡矣:《论衡·解除》。《太平御览》俱无“损世”二字。 世:家世,世系。

【译文】

中行寅出逃前夕,就把他的太祝召来,想给太祝加个罪名,说:“你为我祈祷的时候,用的牲口不够肥美吧?而且斋戒的时候不诚心、不慎重吧?弄得我国破家亡,是为什么呢?”祝简答道:“从前我故去的主子中行穆子有十辆车,不为车子少发愁,发愁的是自己在道德仁义上还有歉缺。现在主君您有兵车上百辆,不为自己的道德仁义歉缺发愁,只把车子少当成心病。加紧造船造车就要增加税收,捐税加重,老百姓就会怨恨,就要公开指责、私下诅咒了。况且您假如认为祈祷对国家有益嘛?那么诅咒也将对国家有损。家世衰败了,一个人为它祈祷,全国都诅咒它,一个人的祈祷抵不过千万人的诅咒,国家垮台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这个太祝又有什么罪过呢?”中行寅这才感到惭愧。

按,本条来源不明,《论衡.解除》、《群书治要》、《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卷七三六均加引录,文字小异。此主题亦见《晏子春秋·谏上》

【原文】

1·13 秦欲伐楚[1]，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令尹子西而问焉[2]，曰："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3]，可以示诸？"令尹子西对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问焉[4]，昭奚恤对曰："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不在宝器，在贤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宝重者。"王遂使昭奚恤应之。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5]。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6]。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称曰："客欲观楚国之宝器，楚国之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7]，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8]，使诸侯，解忿悁之难[9]。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整兵戎，以当强敌，提枹鼓以动百万之众[10]，所使皆趋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之难，司马子反在此。怀霸王之馀议[11]，摄治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唯大国之所观。"秦使者戄然无以对，昭奚恤遂揖而去[12]。秦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遂不伐楚。《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13]。"斯之谓也。

【注释】

①秦：春秋战国国名，春秋时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战国中期以后，国势日强，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秦朝。　楚：见本书1·2条注。

②楚王：本条年代人物混乱，故不能确指此楚王为谁。　子西：楚平王的庶长子，曾让王位，有"好善"之誉，公元前479年于内乱中被杀。

③和氏之璧：用卞和所献璞玉琢成，参看本书5·105条。 随侯之珠：随为周代国名，故地在今湖北随县，相传随侯曾给一条受伤的大蛇敷药疗治，蛇为报恩，从长江啣一大珠给随侯。称“随侯之珠”。

④昭奚恤：楚宣王的大臣，曾为相。参看本书2·23条。 知：欲也。

⑤西门：楚都的西门，秦在楚之西北，故秦使由西门入。 坛：土台，最早用于祭祀，后来会盟封拜时，为表示郑重，也设坛。

⑥太宗子敖：《礼记·大学》疏引《史记》及《新序》作“太宗子牧”，《后汉书》李贤注引《新序》作“太宰子方”，事迹不详。 叶公子高：即沈诸梁，平白公胜之乱有功，为楚国重臣，一度身兼将相。参看本书4·69及5·102条，司马子反：《礼记·大学》疏引《史记》及《新序》、《渚宫旧事》三并作“发”，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大学》疏改作“发”。按子反于公元前575年兵败自杀，子发为宣王时人，与昭奚恤同时，当从卢校。又按，子西死于公元前479年，子高与子西同时而后死，而宣王于公元前369～340年在位，距子西之死已一百余年，这些人事实上不可能同时出现。

⑦仓廪：储藏谷物的地方。

⑧珪璧：都是玉制礼器，都可用于外交场合。

⑨忿悁(fènjuān 奋捐)：愤怒。 难：怨仇。

⑩枹(fú 浮)：鼓槌。

⑪霸王：霸道和王道，都是统一天下的办法和理论主张，简而言之，以力服人叫霸道，以德服人叫王道。 馀议：《大学》疏作“业”。

⑫揖(yī 医)：拱手行礼。

⑬济济多士二句：见《诗经·大雅·文王》。

【译文】

秦国想攻打楚国，派了个使臣去察看楚国的国宝，楚王听到这人消息，就召见令尹子西，问他说：“秦国要看楚国的国宝，我的和氏璧、随侯珠，可以拿给他们看吗？”子西答道：“我不想那么做。”又召见昭奚恤来询问，昭奚恤回答说：“这是想观察我国政治的利弊而从我国谋取利益，不在于想看宝物，而在看有无贤臣，珠玉之类是人们喜爱的赏玩之物，不是值得珍视的国宝。”楚王于是就派昭

奚恤应付这件事。昭奚恤派精税部队三百人，在都城西门内列队。在东面建了一座土台，在南面建了四座土台，在西面建了一座土台。秦国使者来到，昭奚恤说："先生是客人，请你坐上席在东面。"令尹子西、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在南面依次就坐，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土台上，他说："客人想看看楚国的国宝，楚国所珍视的是贤能的臣子。治理百姓，充实府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恭敬地捧着玉珪玉璧，出使各诸侯之国，消解彼此的愤怒和怨仇，沟通两国的情谊，使国家没有战祸，有太宗子敖在这里。保卫国土，严守疆界，不侵犯邻国，也不被邻国侵犯，有叶公子高在这里。治理军队，整修军备，来抵抗强大的敌人，亲自擂战鼓，来激励百万大军，他的部下都赴汤蹈火，刀剑在前，视死如归，有司马子反在此。心怀先王留下的霸业，摄取先王治理国家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大国的使者要看您就看吧！"秦国的使者吃了一惊答不出话来，昭奚恤一拱手就离开了。秦国的使者回国后对秦王说："楚国的贤臣不少，不能打楚国的主意。"于是就没有攻打楚国。《诗经》说："众多的人士，文王藉以安宁。"就是这个意思了。

按，本条采自《战国义》及《史记》佚文（今见孔颖达《礼记·大学》正义引），其后《群书治要》、《渚宫归事》、《后汉书·李膺传》李贤注均加引用。此主题亦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四年。

【原文】

1·14　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①。景公赐之酒，酣，范昭曰："愿请君之樽酌②。"公曰："酌寡人之樽，进之于客。"范昭已饮，晏子曰："撤樽更之③。"樽觯肯矣④，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⑤？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出。景公谓

晏子曰:“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也。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非陋而不识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⑥]。”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若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⑦]。”范昭归,以告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夫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⑧]。”

【注释】

①晋平公:春秋晋国君主,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 齐:春秋国名,故地在今山东省西北部及河北省沧县景县一带。 范昭:晋大夫,生平不详。

②景公:春秋齐国君主,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 愿请君之樽酌:按三代的礼仪,在礼节性的宴会上,君臣各用自己的饮器,故范昭此请,为非礼的举动。

③晏子:名婴,在公元前556年以前已经是大夫,历仕灵、庄、景三位齐君,曾为齐相,以仁爱、谦逊、节俭、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种种美德显名于诸侯,为春秋末年著名贤者。 撤尊:因为范昭用景公的酒尊饮酒是非礼行为,所以晏子命待者换掉这个酒尊。

④樽觯(zhì 志):二者都是古代的饮具。 具:完备。此指招待使者的谯礼,如仪完毕。

⑤太师:乐工之长,古代乐师皆为盲人,故下文此太师自称“冥臣”。 调:《韩诗外传》、《文选》陆机《演连珠》注并作“奏”。 成周之乐:指《诗》之《清庙》、《文王》等乐章,为盛乐,诸侯才能享用,而招待来使的大夫,只能歌《鹿鸣》,不得用盛乐。范昭命奏成周之乐,是越礼行为,故太师婉言拒绝。

⑥且:乃,训见《古书虚字集释》卷八。 绝:前无通路。“绝之”,《韩诗外传》八及《孙子兵法》杜牧注引《晏子春秋》并作“不从”。

⑦今：夫，发语词。　故：当。训并见《古书虚字集释》卷五。　人主舞之：古代的“飨礼”已经失传，人主起舞的规矩已无可考，今传的《周礼》没有君主自舞之说。

⑧而知千里之外：《后汉书·马融传》注、《文选》张协《杂诗》注、《册魏公九锡文》注、《太平御览·器物部》六，引《晏子》并作“而折冲千里之外”，《盐铁论·崇礼》也说“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间，而折冲乎千里”。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说：“此处似作‘不出于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知矣’。后‘知’与‘折冲’易位，因而致讹。”其说可从。　樽俎：俎是古时宴会盛鱼肉的矩形器皿，“樽俎”这里借代外交宴会。　折冲：折，挫折，折还。冲，冲车，用以攻城破阵的战车。

【译文】

晋平公想攻打齐国，派范昭去察看虚实。齐景公赐宴，喝的尽兴，范昭说：“希望主公您允许我用您的酒尊干一次。”景公说：“倒满寡人的酒尊，献给这位客人。”范昭喝完，晏子说：“把这只酒尊拿下去，换一只上来。”宾主敬酒的种种仪节完毕，范昭假装喝醉了，很不高兴地起来跳舞，对太师说：“能给我演奏成周之乐吗？我依您的节拍跳舞。”太师答道：“盲臣没学过。”范昭一听，就匆匆地离开了殿堂。景公对晏子说：“晋国是大国，派人来，一定是要察看我们的政治，现在先生触怒了大国的使臣，该怎么办呢？”晏子说：“范昭这个人，并不寡见陋闻不懂礼数，他是想拿些无礼要求来试一试我们君臣，所以要叫他知道此路不通。”景公对太师说：“您为什么不给客人奏成周之乐呢？”太师答道：“成周之乐是天子的音乐，如果演奏成周之乐，一定是君主按它的节拍舞蹈。那个范昭是为人臣子的，却想用天子之乐来舞蹈，我不应该给他演奏。”范昭回到晋国，向平公报告了情况，说：“不能攻打齐国。我要试试他们的国君，叫晏子看穿了，我要僭越礼制，叫太师识破了。”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安坐在酒宴杯盘中间，就挫退了千里之外的来犯之敌，这大概就是说的晏子了，可说是有智谋了，而太师大概也跟晏子差可比肩

了。”

按，本条采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亦见于《韩诗外传》卷八，文字多异。

【原文】

1·15 晋平公浮西河①。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②。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③，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夫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④。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⑤，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将腹背之毛毳也⑥？”平公默然而不应焉。

【注释】

①晋平公：《说苑·尊贤》作“赵简子”。 西河：这里指黄河中游三门峡以上、龙门以下的一段（《通鑑地理注词典》）。

②固桑：生平不详，《韩诗外传》作“盍胥”，《说苑》作“古乘”。

③剑产于越：《周礼·冬官·考工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珠产江汉：《韩诗外传》作“珠出于江海”，《太平御览》卷八零二引《礼斗威仪》说：“王者政平，德至渊泉，则江海出明珠。”玉产昆山：《尚书·允征》说“火炎崑岗，玉石俱焚。” 孔注：“崑山出玉。”崑山即昆仑山。越、江海、昆山都远离中原。

④鸿鹄：天鹅。 翮（hé 和）：鸟羽的茎。六翮，鸟翅上的健羽。

⑤毳（cùi 翠）：鸟兽的细毛、绒毛。

⑥腹背之毳：卢文弨《群书拾补》云，“之”下一本有“毛”字。卢校是，当据补。

【译文】

晋平公泛舟西河，船到河中间，他感叹道："唉！如何才能有贤能之士与我共享此乐啊！"船夫固桑向他进言道："主公的话错了。利剑出在越国，珍珠出在长江大海，美玉出在昆仑山，这三种宝物都没长脚，却来到您的身边，现在您要是真的尊贤爱才，那么贤才就会来到您身边的。"平公说："固桑，你过来！在我门下寄食的门客有三千多人，早上饭食不够，头天晚上就到市场上收税；晚上饭食不够，一早就到市场上收税，像我这样还可以说是不喜爱贤才吗？"固桑答道："如今天鹅高飞直冲云霄，而它所靠的不过是翅膀上的几枝健羽罢了，那肚子下边、脊背上边的细毛，增加一把、减少一把，并不能使它飞得高些或低些。不知道主公的食客，是翅膀上的健羽呢？还是肚皮上脊背上的细毛呢？"平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按，此事见于《韩诗外传》卷六，亦见于《说苑·尊贤》。

【原文】

1·16　楚威王问于宋玉曰[①]："先生其有遗行耶？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②]？"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③]，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④]，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⑤]，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杂以流徵[⑥]，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鲸[⑦]，凤鸟上击于九千里，绝浮云，负苍天，翱翔乎窈冥之上[⑧]，夫粪田之鴳[⑨]，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⑩]，夫尺泽之鲵[⑪]，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

意奇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注释】

①楚威王：《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作“楚襄王”，是。宋玉的活动年代在屈原以后，故不可能与威王对话。襄王，公元前298～前263年在位。 宋玉：楚襄王时的辞赋家，屈原的弟子。

②士民众庶：“士”是统治阶级中最低的一级；“众庶”指奴隶以外的被统治者如农、工、商之类；“民”则兼指士农工商。

③郢(yǐng 影)：楚国首都，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下里巴人》：古代民间通俗歌曲名。

④《阳陵》《采薇》：《文选》作“《阳阿》《薤露》”。古代歌曲名。

⑤《阳春白雪》：古代著名高雅歌曲名。

⑥引商刻角，杂以流徵：《文选》“角”作“羽”。宫商角徵羽，中国古代音乐的五音，它是五个音级，用简谱表示为12356；它又是五种调式，即$F^1G^1A^1C^2D^2$。

⑦鲸：《文选》作“鲲”。

⑧窈(yǎo 咬)冥：深远，这里指高远的天空。

⑨粪田：施有肥料的田，或施肥料于田。 鴳(yàn 厌)：鹑的一种，又名老扈、冠雀，善鸣，是一种普通的供赏玩的小鸟。

⑩昆仑：中国西部著名大山，西起新疆西藏交界处，横亘青海西部。 墟：山脚。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脚。 暴(pù 瀑)：同“曝”，晒。 鬐(qí 其)：本指马鬃，这里指鱼鳍，鱼类的运动器官。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附近，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皆曾至此山。旧传此山曾在海中。 孟诸：古水泽名，在河南商丘东北，元朝以后因黄河改道过此，遂淤为平地。以上凤鸟鲸鱼的比喻取自《庄子·逍遥游》鲲鱼鹏鸟的故事。

⑪鲵(ní 泥)：两栖动物，生活于有水草处，俗名娃娃鱼。

【译文】

楚威王问宋玉道：“您大概有些为人不齿的行为吧？为什么在各色人等中口碑都那么不好呢！”宋玉答道：“是的，是有这么回事，

希望大王饶恕我的罪过，让我把话说完。有位游客在国都唱歌，一开头唱的是《下里巴人》，城里跟着他唱的有好几千人；他唱《阳陵》、《采薇》，城里跟着他唱的也有好几百人；他唱《阳春白雪》，城里跟着他唱的只有几十人罢了；到他以曼长的商声、短促的角声、夹杂着圆转流美的徵声唱起来的时候，城里跟着他唱的，不过几个人。这样说来，大概曲调愈高超，那么能跟着唱的人就愈少。再说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凤凰能冲上九千里的高空，穿越浮云，背负青天，翱翔在苍茫的天上，那在田里啄食肥料的冠雀，怎么能跟凤凰讨论天地的高低呢？鲸鱼早上从昆仑山下出发，在碣石晒晒它的鳍，晚上在孟诸歇宿，那在小水塘里翻滚的小鲵，怎么能跟鲸鱼评量江海的大小呢？不仅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啊，士人中也有这个差别，圣人思想博大行为高尚，超群绝伦，举世无比。世上一般的人，又怎么能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按，本条亦见《文选》卷四五《宋玉对楚王问》、《太平御览》卷五七二引《襄阳耆旧传》。

【原文】

1·17　晋平公闲居，师旷侍坐。平公曰：“子生无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①]师旷对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与一焉。”平公曰：“何谓也？”师旷曰：“群臣行赂以采名誉，百姓侵冤无所告诉，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②]。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临贤，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诈，空虚府库，以其少才，覆塞其恶，贤人逐，奸邪贵，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国贫民罢，上下不和，而好财用兵，嗜欲无厌，谄谀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③]。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④]。国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国家哉！”

【注释】

①目朕(zhèn 镇)：瞳仁。无目朕就是瞎眼。

②侵：枉法行事。　侵冤：蒙受冤屈。

③容容：即庸庸，庸劣无能。　罢：通“疲”。

④至道：最高的道理，指圣贤治国之道。

【译文】

晋平公有一次不见客人，独处一室，师旷在旁陪从。平公说：“你是天生的瞎眼，混沌无知到极点了。”师旷说：“天下有五种混沌无知，我一样也沾不上。”平公说：“怎么说呢？”师旷说：“臣子们彼此买通，相互吹捧，百姓蒙受冤屈，无处申诉，而君主毫不知情，这是第一种混沌无知。忠臣不受重用，受重用的臣子都不忠于国家，没有才干的人身居要职，品德恶劣的人管理贤者，而君主却不知道，这是第二种混沌无知。奸臣瞒上欺下，损公肥私，弄得国库空虚，靠他们的小聪明，掩盖他们的罪恶，贤人被排挤，小人得高官，而君主却不知道，这是第三种混沌无知。国家贫穷，人民劳苦，上下不和，而君主又喜欢搜刮钱财、侵略邻国，怀有永不满足的欲望，在他身边的都是些阿谀逢迎之徒、庸碌无能之辈，而君主却不知道，这是第四种混沌无知。圣贤治国之道被丢弃，国家法令贯彻不下去，上梁不正下梁歪，民心不稳定，而君主却不知道，这是第五种混沌无知。一个国家有这五种混沌无知而不处于危险状态的，从来就没有过。我只是眼睛看不见东西，不过是小小的混沌无知罢了，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原文】

1·18　赵文子问于叔向曰①：“晋六将军，孰先亡

乎[②]?”对曰:“其中行氏乎[③]!”文子曰:“何故先亡?”对曰:“中行氏之为政也,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譬之其犹鞹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当先亡[④]。”

【注释】

①赵文子:春秋时晋悼公之相,亦称赵孟,卒谥文,故称赵文子,以有知人之明著称,他在世时,通过外交活动加强了晋国在诸侯间的地位。　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肸(xī 西),字叔向,以博学善议论著名,《左传》昭公十四年记孔子云:“叔向,古之遗直也(意为叔向之直,有古人遗风)。”

②晋六将军:春秋时晋国韩、赵、魏、范、中行、知六家皆为卿,并为三军将佐,故称六将军。

③中行氏:参 1·12 条注,晋公族,封邑在荀,故以荀为氏,晋文公时荀林父为中行之将,又以官为氏,别称中行氏(晋国在三军之外,增置三行,以加强兵力)。

④鞹(kuó 扩):制革,把兽皮上的毛除去.此字《淮南子》作“廓”,《文子》作“广”,均通。

【译文】

赵文子问叔向道:“晋国的六将军,哪一家先灭亡呢?”叔向答道:“大概是中行氏吧。”文子说:“为什么他家先灭亡呢?”叔向说:“中行氏的治理国家,把苛刻当作明察,把欺诈当作贤能,把严酷当作忠厚,把巧计多当作高明,把能搜刮当作才干。这就像从四面用力拉一张皮,大是拉大了,但这是让兽皮破裂的办法,所以他们家会先灭亡。”

按,本条采自《淮南子·道应训》,亦见《文子·上礼》。

【原文】

1·19　楚庄王既讨陈灵公之贼，杀夏征舒，得夏姬而悦之[①]，将近之，申公巫臣谏曰："此女乱陈国，败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②]。"庄王从之。令尹又欲取[③]，申公巫臣谏，令尹从之。后襄尹取之，至恭王与晋战于鄢陵，楚兵败，襄尹死，其尸不反，数求晋，不与[④]。夏姬请如晋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将使齐，私说夏姬，与谋。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废使命，道亡，随夏姬之晋[⑤]。令尹将徙其族[⑥]，言之于王曰："申公巫臣谏先王以无近夏姬，今身废使命，与夏姬逃之晋，是欺先王也，请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为先王谋则忠，自为谋则不忠，是厚于先王而自薄也，何罪于先王？"遂不徙。

【注释】

①陈灵公：春秋时陈国国君，公元前613～前599年在位。陈国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的一部分，后为楚国吞并。　夏征舒：陈国公族，灵公时为卿，公元前599年，因灵公与他的母亲夏姬通奸，射杀灵公，自立为陈侯，引起陈国的内乱，次年，楚庄王进兵陈国，车裂夏征舒。　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夏征舒之母。

②申公巫臣：见1·7条注。　此女乱陈国二句：《左传》成公二年载，申公巫臣说夏姬使子蛮早死、御叔被杀、灵公被弑、夏征舒被诛、孔宁和仪行父逃亡在外，陈国因此灭亡。《左传》宣公九年、十年载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跟夏姬通奸，三人还公然穿着夏姬的汗衣在朝廷上开玩笑，而且杀了批评他们这种淫行的人。　嬖(bì必)：以色相媚人。　嬖女：受宠爱的女人。

③令尹：《左传》成公二年说这位令尹是子反，见1·13条注。

④恭王：即楚共王，见1·6条注。　鄢陵：春秋郑国地名，公元前575年晋厉公与楚共王、郑成公大战于此，楚、郑败。　襄尹：《左传》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均作"连尹襄老"，亦简称"襄老"，而且襄老死于公元前597年的晋楚

邲(bì 必，在今河南荥阳)之战。巫臣与夏姬奔晋在公元前589年，亦早于鄢陵之战。

⑤夏姬请如晋求尸数句：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申公巫臣示意夏姬回郑国，又派人从郑国招她回去，又说通楚庄王放她走，又取得郑襄公同意巫臣与夏姬结婚的许诺，到楚共王二年他出使齐国，就携带了全部家财，途经郑国时，他让副使带回齐国的礼物，自己就与夏姬投奔晋国了。

⑥徙(xǐ 洗)：流放。　族：家族。《左传》成公二年说令尹建议送厚礼给晋国，请晋国永不录用申公巫臣，与《新序》所载不同。

【译文】

楚庄王讨平了谋杀陈灵公的叛乱分子，处死了夏征舒，抓到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对夏姬的美貌非常倾倒，要跟她同房，申公巫臣劝阻说："这个女人搅乱了陈国，败坏了陈国的那么多大臣，对这种以色相迷惑人的女人是不可接近的。"庄王接受了他的劝告。令尹又想娶她，申公巫臣又去劝阻，令尹也听从了他的劝告。后来襄尹娶了夏姬，到共王和晋国在鄢陵大战，楚国战败，襄尹战死，他的尸体没有运回楚国，楚国多次请求晋国归还襄尹的尸体，晋国都不答应。夏姬要求让她到晋国去办理此事，楚国正要派她去的时候，申公巫臣也受命要出使齐国，他偷偷地说服夏姬，共同策划逃离楚国。到夏姬出发以后，申公巫臣就丢掉他的外交使命，半路上跟着夏姬跑到晋国。令尹打算流放申公巫臣家族，就对共王说："申公巫臣拿不要接纳夏姬的话规劝死去的庄王，现在他自己抛弃外交使命，跟夏姬逃到晋国，这说明他是欺骗死去的庄王，我要求流放他全家老小。"共王说："申公巫臣为死去的庄王打算是非常负责的，为自己打算就不负责任，这是他为死去的庄王考虑的多，而为自己考虑的少啊，哪有什么开罪于死去的庄王的地方呢？"于是就没有流放那些人。

按，此条见《左传》成公二年，又见《列女传·孽嬖》，文字小异。

新序全译卷第二

杂 事 二

【解题】

本卷共二十条，阐明君主应该用贤、信贤、修德、崇俭、防微杜渐等道理。

【原文】

2·20　昔者唐虞崇举九贤，布之于位，而海内大康，要荒来宾，麟凤在郊[①]；商汤用伊尹[②]，而文、武用太公闳夭[③]，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瑞并降，遂安千载[④]，皆由任贤之功也。无贤臣，虽五帝三王[⑤]，不能以兴。齐桓公得管仲，有霸诸侯之荣，失管仲，而有危乱之辱[⑥]。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⑦]。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杀之，而国卒以亡[⑧]。燕昭王用乐毅，推弱燕之兵，破强齐之仇，屠七十城，而惠王废乐毅，更代以骑劫，兵立破，亡七十城[⑨]。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见也。故阖庐用子胥以兴，夫差杀之而亡；昭王用乐毅以胜，惠王逐之而败，此的的然若白黑[⑩]。秦不用叔孙通，项王不用陈平、韩信而皆灭，汉用之而大兴[⑪]，此未远也。夫失贤者其祸如彼，用贤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然而国以乱亡者，所谓贤者不贤也。或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

以千载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贤而不能久也⑫，或久而不能终也；或不肖子废贤父之忠臣，其祸败难一二录也。然其要在于已不明而听众口，谮愬不行⑬，斯为明也。

【注释】

①唐虞：都是上古时的朝代名，唐代的君主是尧，虞代的君主是舜。　九贤：指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九人。　要荒：即“要服”和“荒服”，指距离王都极远的地方。

②伊尹：名挚，辅佐商汤王平夏桀，定天下。

③文武：周文王、周武王。　太公：姓姜，名望，字子牙，号太公，周武王的老师。　闳夭：周文王的“四友”之一，商纣因文王积德行仁，天下归心，将不利于自己，于是囚禁文王，闳夭等人寻求美女、名马等物献给纣王，纣王才释放文。

④成王：周文王之孙，武王之子，登位时年幼。　周召（shào 邵）：周公和召公，武王死后，二人摄政，辅佐成王。　越裳：古代南海地方的国家，成王初年，越裳曾献白雉。重译：因所在辽远，故其语言须经多次翻译。

⑤五帝三王：皆上古帝王，五帝名号，记载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文王。

⑥齐桓公：春秋齐国诸侯，名小白，公元前 685～前 643 年在位，重用管仲等人，修明国政，尊王攘夷，成为诸侯的领袖，管仲死后，桓公荒废国政，重用小人易牙等人，终于导致齐国的变乱。　管仲：名夷吾，字仲，桓公尊为仲父，佐桓公成霸业。他的言论，后人辑为《管子》一书。

⑦虞：周代诸侯国，故地在今山西平陆，公元前 655 年为晋所灭。　百里奚：虞国大夫，虞亡，为晋所虏，作为陪嫁送到秦国，逃亡到楚国，秦穆公听说他是贤才，用羊皮五张赎回，用为大夫，终于佐穆公成霸业。　秦穆公：亦作秦缪公春秋秦国诸侯，公元前 659～前 621 年在位，他在位时举贤任能，开发西部，称霸于西戎。

⑧伍子胥：（？～公元前 484 年）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奢之子，楚平王杀伍奢，子胥为报父仇投奔吴国，助阖庐得王位，战败楚国。阖庐死后，子胥在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吴王夫差意见不同，终为夫差所杀。　阖庐：亦作阖闾，吴

国国王，公元前 514～前 496 年在位，他曾灭亡徐国，攻破楚国，后来被越王勾践打败，受伤而死。 夫差：吴国国王，阖庐之子，公元前 495～前 473 年在位，他大败越兵，攻破越国都城，迫使越王句践屈服，接着挥兵北上，打败齐国，公元前 482 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与诸侯会盟，和晋国争霸，越国乘虚而入，灭了吴国，夫差自杀。

⑨燕昭王：战国燕国君主，公元前 311～前 297 年在位，招徕人才，联合五国之兵，以乐毅为将，攻打齐国，占七十余城。 强齐之仇：燕王哙（昭王之父）让位给相国子之，引起内战，齐宣王乘机攻占燕国，杀了哙和子之。 乐毅：中山国人，燕昭王的亚卿，公元前 284 年率燕军破齐，占领七十馀城。燕惠王即位，中齐国的反间计，改用骑劫为将，他出奔赵国。燕惠王：昭王之子，公元前 278～前 272 年在位。 骑劫：燕国将军，为齐国田单所杀。

⑩夫差杀之而亡：一本“而”下有“以”字。

⑪叔孙通：薛（今山东滕县）人，曾为秦博士，秦末，先为项羽部属，后归刘邦，仍为博士，汉朝建立，他与儒生共立朝仪，后官太子太傅。 项王：项羽，名籍，秦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贵族之后，秦末随其叔项梁起兵反秦，在河北钜鹿大破秦军主力，号西楚霸王，分封战国时代六国后裔及灭秦有功将领，后在楚汉之争中为汉王刘邦所败，自杀。 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少时家贫好学，陈涉起义后他即参加反秦战争，曾为项羽部下，后归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他六出奇计，助刘邦得天下，汉朝建立，封曲逆侯，惠帝、吕后时任丞相，吕后死，他与周勃定计，诛杀诸吕，迎立汉文帝，任丞相，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 178 年）卒。 韩信：淮阴（今江苏清江）人，初为项羽部属，后归刘邦，拜为大将，先后封齐王、楚王、因有人告他谋反，降为淮阴侯，又为人所诬，被吕后杀死。

⑫不肖：鄙陋愚历。 或不肖用贤而不能久也：《群书治要》引作“或不肯用贤，或用贤而不能久也。”

⑬谮愬（zènsù 怎〔去声〕素）：诬陷之辞。

【译文】

过去唐尧虞舜选拔九位贤能之士，安置在适当的职位上，因而国泰民安，边远地区的人民也都带着贡品前来朝见，麟凤之类的瑞

兽祥禽也出现在郊外的原野上。商汤王重用伊尹，周文王、周武王重用太公、闳夭，周成王重用周公、召公，而海内大治，远在南海的越裳国也通过许多使用不同语言的地区前来朝贡，只有太平盛世才出现的种种祥瑞之物这时也纷纷降临，因而国家长治久安，这都是任用贤能之士的结果啊。没有贤臣，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可能使国家昌盛。齐桓公得到管仲，就得到了称霸诸侯的荣耀；管仲去世，就有了危机变乱的可耻局面。虞国不用百里奚而灭亡，秦缪公重用百里奚而称霸。楚国不用伍子胥打败仗，吴王阖庐用伍子胥而称霸。夫差不但不用伍子胥，还杀了他，而导致国亡身死。燕昭王用乐毅，率领弱小的燕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那样强大的仇敌，攻占七十多座城池，而燕惠王罢免乐毅，让骑劫代替他当大将，燕军马上被打败，失掉了七十座城池。这都是父亲重用人才，儿子不用，其成败清清楚楚啊，所以阖庐重用伍子胥而兴，夫差杀伍子胥而亡；昭王重用乐毅而胜，惠王逼走乐毅而败，这样的事实，就像黑白两色对比分明。秦朝不用叔孙通，项羽不用陈平、韩信，结果灭亡了，汉朝用了这些人，就兴旺起来，这是年代不远的事。失去贤才的，他就有那样的灾祸；用贤才的，他就有这样的福祉。君主没有不寻求贤才来辅佐自己的，然而国家仍然有变乱灭亡之祸，其原因在于君主认为贤能的人其实并不贤能。有的君主让贤能的人办事，却跟鄙陋愚劣的人一起批评他；让有智慧的人谋划一件事，却又向愚蠢的人咨询。鄙陋的人嫉妒贤能的人，愚蠢的人嫉妒聪明的人，这是贤人不能接近君主的原因，也是君臣际遇千载难逢的原因。有的鄙陋的君主任用贤能之士，但不能长期任用，即或任用较久也不能有始有终；有的愚劣的继承人罢免他贤明的父亲的忠臣，这种作法招来的灾祸实在无法一一加以记录。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君主不贤明而听信一般臣子的话，诬陷之辞不起作用，那才是君主的贤明啊。

按，本条分别采自《荀子·君道》、《韩非子》的《孤愤》、《人主》、

《韩诗外传》五、《史记·屈原传》，此主题亦见《说苑·尊贤》。

【原文】

2·21　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①]，谓魏王曰："今一人来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魏远于市[②]，议臣者过三人，愿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庞恭自邯郸反，谗口果至[③]，遂不得见。

【注释】

①庞恭：战国魏国人，生平不详。　太子：魏国太子，因为这条所叙事件确切年代无可考，故此太子为谁也无可考。下文"魏王"亦难确指。　邯郸：战国赵国都城，故址即今河北省邯郸市。

②去魏远于市：《战国策·魏二》"魏"作"大梁"，可证此事发生于魏惠王九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后。

③谗（chán 蝉）：说别人的坏话。

【译文】

魏国的庞恭将陪从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他对魏王说："假如有一个人来说闹市里有老虎，大王信不信？"魏王说："不信。"庞恭说："有两个人那么说，大王信不信？"魏王说："我怀疑可能有了。"庞恭说："三个人都那么说，大王信不信？"魏王说："我相信有虎了。"庞恭说："闹市上没有老虎，这是清清楚楚的，三个人说有虎就使人信以为真。现在邯郸离魏国比这里离市场远多了，而谈论我的人又不止三个，我希望大王明察。"魏王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等到庞恭从邯郸回来，不实之辞果然出现了，他终于没有被魏王召见。

按，本条见于《韩非子·内储说上》、《战国策·魏策二》。

【原文】

2·22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数有功，至武王以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①]。樗里子及公孙子皆秦诸公子也，其外家韩也，数攻韩，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至周室者，其道乎韩之宜阳[②]。"欲使甘茂伐韩取宜阳，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请约魏与伐韩。"令向寿辅行[③]。甘茂既约魏，魏许，甘茂还至息壤[④]，谓向寿曰："子归言之王，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也。"

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名为县，其实郡也[⑤]。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昔者曾参之处郑[⑥]，人有与曾参同名姓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然一人又来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有顷，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也不若曾参，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参之母之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⑦]，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⑧]：'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也，樗里子、公孙子二人挟韩而议，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韩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使伐宜阳。

五月而宜阳未拔，樗里子、公孙子果争之。武王召甘

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将击之，遂拔宜阳。及武王薨，昭王立[⑨]，樗里子、公孙子谗之，甘茂遇罪，卒奔齐。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谗乎？

【注释】

①甘茂：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人，学百家之术，通过张仪、樗（chū 出）里子而求见秦惠王，得到赏识，任为将军，在平定汉中时有功，秦武王时，参与平定蜀地，凯旋后，任左丞相。秦昭王时，向寿、公孙奭谗害甘茂，甘茂逃到齐国，任上卿，出使楚国，最后死在魏国。 武王：战国秦国国王，公元前 310～307 年在位。 左右丞相：战国时秦国首创丞相制度，丞相主持中央政府的行政，齐国始分左、右丞相，接着秦也立左、右丞相，以右为上。樗里子：秦惠王的异母弟，名疾，其母为韩国人。

②公孙子：名奭（shì 是）。 韩：战国时七雄之一，其故地在今山西东南部到河南中部，北邻赵国，东邻魏国，西邻秦国，南邻楚国。此时其都城在新郑。 容车：一种有盖的帷，用以乘载妇女的小车。 周室：周王室，周王室当时已名存实亡，只保有洛阳一城而已。

③宜阳：在洛阳西南，曾为韩国都城。 向寿：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的亲戚，宣太后是楚人，所以向寿亲楚，而甘茂亲魏，故甘茂约魏，武王令向寿辅行。

④息壤：秦国地名，其地今难确指。

⑤县、郡：秦制，县受郡统辖，因宜阳辖区相当于郡的规模，故说“其实郡也。”

⑥郑：《秦策》、《史记》均作“费”，“费”通“鄪”，地名，在今山东费县。郑，春秋时国名，在今河南。

⑦乐羊：战国魏人，为乐毅的先人。 中山：春秋战国时国名，其故地在今保定石家庄之间。

⑧稽（qǐ 起）首：古时一种礼节，跪下，拱手至地，头亦至地。

⑨薨（hóng 轰）：古代帝王死了叫薨。

【译文】

甘茂，是下蔡地方的人，来到西方的秦国，多次立功，到秦武王时被任命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樗里子和公孙子，都是秦国的王族，他们的外婆家是韩国王族，秦国不断的进攻韩国，秦武王对甘茂说："我要让我的容车到周王室的话，大概要取道韩国的宜阳吧。"想派甘茂攻打韩国夺取宜阳，打通到周王室的交通线。甘茂说："请让我邀请魏国一起攻打韩国。"武王就派向寿协助他去办这件事。甘茂请魏国结盟，魏国答应以后，甘茂回秦国，到了息壤，对向寿说："您回去跟大王说：魏国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是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

向寿回去把这话跟秦武王说了，武王到息壤迎接甘茂，问他不主张进攻韩国的原因，甘茂答道："宜阳是个大县，名称是县，其实有郡的规模。现在大王越过重重险阻、走几千里路去攻打它，实在困难。从前曾参在郑那个地方，人们中有一个跟曾参同名同姓的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啦！'他母亲听了还是若无其事地织布。不一会儿一个人又来说这件事，他母亲说：'我儿子不杀人。'不久，一个人又来告诉她这件事，她扔了梭子从织布机上下来，翻过墙就跑。凭着曾参的品德和他母亲对他的信任，可是三个人使他母亲怀疑他，他母亲就怕了。现在我的品德呢，不如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呢，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的相信曾参，使大王对我产生怀疑的也不只三个人，我怕大王要扔掉梭子啊！魏文侯派乐羊带兵攻中山国，打了三年才打下来，乐羊回来后报告自己的功劳，魏文侯拿出一箱子罗列他的过失的信给他看。乐羊行了跪拜大礼后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大王的力量啊。'现在我是旅居贵国的客人，樗里子、公孙子两位心里向着韩国，他们的意见，大王一定相信，这样一来，大王就欺骗了魏国，而我也要受韩国的怨恨了。"武王说："我不会采纳他们的意见。"就让甘茂攻打宜阳。

打了五个月还没把宜阳拿下来，樗里子、公孙子果然提出不该

攻韩国的意见。武王召见甘茂，想停战。甘茂说："大王在息壤的许诺还在那儿。"武王说："有这回事。"于是调集全部兵力，让甘茂率领，进攻韩国，终于攻下了宜阳。到武王去世，昭王继位，樗里子、公孙子说他的坏话，甘茂蒙受罪名，到底逃到了齐国。所以不是最贤明的君主，又怎能不听信谗言呢？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秦策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乐羊事亦见《吕氏春秋·乐成》、《说苑·复恩》。"故非至明"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2·23　楚王问群臣曰[①]："吾闻北方畏昭奚恤[②]，亦诚何如？"江乙答曰[③]："虎求百兽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见我无不走。'虎以为然，随而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④]，而专任之于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兵甲也，犹百兽之畏虎。"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

【注释】

①楚王：《战国策》作"荆宣王"，即楚宣王，公元前369～前340年在位。黄式三《周季编略》系此事于公元前352年。

②昭奚恤：见1·13条注。

③江乙：战国魏国人，在楚为官，善谋略。

④方五千里，百万：这些数字只泛言其多，并非实际数目。

【译文】

楚王问他的大臣们道："我听说北方各国都怕昭奚恤，真是这样的吗？"江乙答道："虎寻找各种野兽来吃，它抓到一只狐狸，狐狸说：'您是不敢吃我的，老天爷派我当百兽之王，假如您吃了我，那就是违抗老天爷的意旨。您要是以为我的话靠不住，我就给您当先导，您跟在我后头，看看那些野兽见了我没有不逃避的。'老虎认为有理，就跟着它走，百兽见了它们纷纷逃跑，老虎不明白那些野兽是因为害怕自己才逃跑的，还以为是怕狐狸呢。现在大王拥有五千里见方的土地，上百万人的部队，但却把这些全都交给昭奚恤管理，北方各国不是怕昭奚恤呀，其实是害怕大王的部队，就像百兽怕老虎。所以当臣子的被人惧怕的原因，这是在臣子身上看见了君主的威势，如果君主不用他，那么他的威势也就丧失了。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楚策一》，亦见于《尹文子》(《太平御览》卷四九四引)、《春秋后语》(《太平御览》卷九零九引)。"故人臣"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2·24　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①]，子贱辞去，因请借善书者二人，使书宪书教品[②]，鲁君予之。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引其肘，书丑则怒之，欲好书则又引之，书者患之，请辞而去。归以告鲁君，鲁君曰："子贱苦吾扰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③]，单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贱，鲁无君子者，斯安取斯？[④]"美其德也。

【注释】

①宓(mī密)子贱：名不齐，孔子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比孔

子小三十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比孔子小四十九岁,以有才智和仁爱著称,他当在鲁哀公时担任公职。 单父:春秋时为鲁国的邑,故址在今山东单县。 宰:邑宰,相当于后来的县官。

②宪书:历书。教品:不详,《吕氏春秋》、《孔子家语》均无此四字。

③有司: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官员。 征发:政府征集和动用民间的人力和物资。

④这里所引孔子的话见《论语·公冶长》。

【译文】

鲁国国君派宓子贱当单父地方的行政长官,子贱辞别时,顺便提了个要求,希望能借两个擅长书法的人,让他们写宪书教品,鲁君给了他。到了单父,让这两个人抄写,子贱在旁边拉他们的胳膊肘儿,他们写不好,子贱就责骂他们,他们要把字写好的时候,他又去拉,这两位书手十分苦恼,要求辞职回去。他们回到都城把这件事告诉了鲁君,鲁君说:"子贱担心我干扰他,使他难于施行他的仁德的政令。"于是命令有关主管官员不得擅自向单父征调民夫和物资,单父这个地方变得风俗淳厚而且社会富庶。所以孔子说:"子贱是君子呀!假如鲁国没有君子,这种人从哪里学到这种好品德呢?"这是赞美宓子贱的德行啊。

按:此事见于《吕氏春秋·具备》,亦见于《孔子家语·屈节解》。"单父之化"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2·25 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①];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

马②，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于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故渔者一献余鱼，而楚国赖之，可谓仁智矣。

【注释】

①囷（qūn 群）：圆形谷仓。国有饿民：原校“一本作下民多饥”。

②庖（páo 刨）：厨房。 厩（jiù 救）：马圈。

【译文】

楚国有人献鱼给楚王，说：“今天打到很多鱼，吃不完，又卖不出去，扔了吧又舍不得，所以来献给大王。”楚王身边的人说：“这叫什么话，太粗野了！”楚王说：“您不懂，这位渔夫是位仁德的人啊。我听说过，国家仓库里有装不下的粮食，国内就有吃不饱的老百姓；后宫里关的女子太多，老百姓里光棍汉也愈多；用不完的钱财聚集在国库里，国内的穷苦百姓就多，这都背离了治理人民的正道。所以御膳房里有肥鱼，御马厩里有肥马，老百姓就会面有菜色。因此使国家灭亡的君主，都是把钱财藏在府库里的。我老早就听说这个道理了，可没能实行。渔夫明白这点，大概他是用这个办法来开导我吧，我将马上实行。”于是派人去抚恤鳏夫寡妇，慰问孤儿和年老无子的夫妇，拿出仓里的粮食、库里的钱财，去赈济贫穷的人，把后宫里没有同过房的宫女放出去，给那些没有妻子的人当妻子。楚国的老百姓欢天喜地，邻近的国家都来归服。所以那位渔夫把多余的鱼献给楚王这一举动，使整个楚国都沾了光，他可以说是仁德而聪明的人了。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此主题亦见于《孔子家语·致思》。

【原文】

2·26 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①，宣王善之。邹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②，宣王大悦，与语三日，遂拜以为相。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③，皆轻忌，以谓设以辞，邹忌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邹忌。

淳于髡之徒礼倨，邹忌之礼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何如？"邹忌曰："敬诺，请不敢杂贤以不肖。"淳于髡等曰："方内而员釭，如何④？"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屈而去。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

故所以尚干将莫邪者⑤，贵其立断也；所以贵骐骥者，为其立至也。必且历日旷久乎？丝氂犹能挈石，驽马亦能致远⑥，是以聪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贡曰："回也闻一以知十⑦。"美敏捷也。

【注释】

①邹忌：战国齐国人，于齐威王初立时以鼓琴见，威王以为善，遂置为相，此后三十馀年，均为威王重臣，死于宣王元年。　宣王：本条宣王均为威王之误，威王，公元前358～前320年在位，为齐国奋发中兴之主。宣王为威王之子。

②霸王之事：以力服人叫"霸"，以德服人叫"王"。

③稷(jì季)下先生：稷下，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县北，稷为临淄西门，齐田桓公于此建宫室，招致贤人，到威王、宣王时极盛。其存在时间达百馀年，受大夫之禄者千余人，为战国时代的学术中心。　淳于髡(kūn昆)：活跃于齐威

王、宣王时期，以滑稽多智闻名。

④方内员钉："内"通"枘"，榫头。"员"通"圆"。钉(gāng 缸)，车毂口穿轴用的金属圈。方内员钉即方形榫头，圆形卯眼，比喻格格不入。

⑤干将莫邪：本为人名，吴国善于铸锻的工匠，后来用以称呼他们锻造的一对宝剑。

⑥氂(máo 毛)：牦牛尾或马尾，也指长毛。　挈(qié 切)：提起。　驽(nú 奴)：劣等的马。

⑦子贡：端木赐的字，春秋卫国人，孔子弟子，以长于辞令著名。引语见《论语·公冶长》。

【译文】

从前，邹忌以善于弹琴进见齐宣王，宣王认为他弹得好。邹忌说："弹琴的技巧是用来象征治国道理的。"于是就给宣王讲解弹琴的技巧如何象征治国的道理，以及称王称霸的事，宣王十分赞赏，跟他谈了三天，就拜为相国。齐国有一批稷下学者，喜欢议论国家政治，邹忌当上了齐国的相国，稷下学者淳于髡之流七十二个人，都看不起邹忌，认为摆出几条寓有深意的微妙言词，邹忌一定猜不透什么意思。就打夥一齐去拜见邹忌。

淳于髡等人随便拱拱手，态度傲慢，邹忌则礼数周到地接待他们。淳于髡等人说："雪白的狐皮袍子，补一块旧羊皮，怎么样？"邹忌说："是的是的，不敢把贤能之士与庸劣小人等量齐观。"淳于髡说："榫头是方的，卯眼是圆的，怎么样？"邹忌说："是的是的，小心看守门户，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人说："三个人打夥牧放一只羊，羊得不到草吃，人也没工夫休息，怎么样？"邹忌说："是的是的，裁减官吏，减少冗员，以免没事生事，滋扰百姓。"淳于髡等人三次设辞，邹忌都理解其寓意，都象山鸣谷应那样迅速作出回答。淳于髡等人辩论不赢，只好告辞，这一回是邹忌拱一拱手算是送客，而淳于髡等人则礼貌周全地告退。

因此说珍视干将莫邪的原因，是看重它削铁如泥；珍视骏马的

原因，在于它日行千里。如果一定旷日持久，穷磨干蹭，那么蚕丝牛毛积多了也能吊起大石头，瘦马疲驴也可以走远路，因此聪明敏捷，才是上等的人材。子贡说："颜回呀，听到一件事，可以推演知道十件事。"这就是赞美他思维敏捷啊！

按，此事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而淳于髡等人所设之辞，与《新序》所载，颇多不同。《太平御览》四三二引以为《说苑》文。

【原文】

2·27 昔者，燕相得罪于君[①]，将出亡，召门下诸大夫曰："有能从我出者乎？"三问，诸大夫莫对，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养也。"大夫有进者曰[②]："亦有君之不能养士，安有士之不足养者？凶年饥岁，士糟粕不厌，而君之犬马，有余谷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体不蔽，而君之台观，帷幕锦绣，随风飘飘而弊[③]。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轻，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难乎？"燕相遂惭，遁逃不复敢见。

【注释】

①燕相：《战国策》作"管燕"，《韩诗外传》作"宋燕"，《说苑》作"宗卫"，均以为齐君之相。按，此"燕相"即燕国之相。

②大夫：《战国策》作"田需"，《韩诗外传》作"陈饶"，《说苑》作"田饶"，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引黄少荃说，认为此大夫即田饶，他由鲁国到燕国。

③短褐：即"裋褐(shùhè 树贺)"，粗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 台观：建筑物，台为土筑，上面建有房舍，观是一种高建筑。 帷幕：窗上的帘幕。

【译文】

从前，燕国的宰相得罪了他的君主，准备逃亡，把他门下的大

夫们叫来，说："有能够和我一起出走的吗？"问了三次，大夫们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位相国说："嗨！也有士不值得养这回事呀！"大夫当中有一个人上前说："有达官贵人不能养士这回事，哪有士不值得养这种事呢？遇到荒年欠收，士人连糟糠都吃不饱，而您的狗和马倒有吃不完的粮食；士人在隆冬酷寒季节，穿不上一件完整的粗布短衣，四肢裸露，而您的高楼大厦，帘幕都是用华贵的锦绣做的，随风飘动直到破烂。钱财是您所轻视的，死却是士人所重视的，你不能把您所轻视的给别人，却想求得士人所重视的，这不是很困难的吗？"这位相国感到惭愧，偷偷地逃了，不敢再见人。

按，此事亦见于《战国策·齐策四》、《韩诗外传》卷七、《说苑·尊贤》，主题同而谈话内容多异。

【原文】

2·28　晋文公出猎[①]，前驱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闻之，诸侯梦恶则修德，大夫梦恶则修官，士梦恶则修身，如是而祸不至矣。今寡人有过，天以戒寡人，还车而反。"前驱曰："臣闻之，喜者无赏，怒者无刑。今祸福已在前矣，不可变，何不遂驱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祸福未发，犹可化也。"还车反，宿斋三日，请于庙曰："孤少牺不肥，币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猎，无度数[②]，罪二也；孤多赋敛，重刑罚，罪三也。请自今以来者，关市无征，泽梁无赋敛[③]，赦罪人，旧田半税，新田不税。"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梦天帝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为？而罪当死。"发梦，视蛇臭腐矣。谒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奈何其无究理而任天也，应之以德而已。"

【注释】

①晋文公：名重耳，春秋晋国国君，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继齐桓公之后为春秋时霸主。

②弋（yì义）：泛指射猎。　度数：节制。

③梁：在水中筑的用以捕鱼的堰。

【译文】

晋文公出外打猎，开道的人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身子像堤坝那么高，把道路完全堵住了。"文公说："我听说过，诸侯梦见不祥之物就要修励仁德，大夫梦见不祥之物就要勤勉地处理公务，士人梦见不祥之物就要敦励品行，像这样灾祸就不至于降临了。现在我有过失，老天用这条大蛇向我发出警告。让车掉头回去吧。"开道的人说："我听说过，高兴的时候不要颁赏，生气的时候不要加刑。假如祸福已经摆在面前，就无法更改了，为什么不干脆往前走？"文公说："不是这么回事，神怪不能战胜圣道，妖孽也不能战胜仁德，祸福未见分晓，还来得及化解啊。"掉过车头就往回走，斋戒了三天，在宗庙向祖先禀告说："我祭祀时供献的牛羊少，而且不肥，财物也不多，这是第一种罪过；我喜欢打猎，毫无节制，这是第二种罪过；我横征暴敛，刑罚过重，这是第三种罪过。我发愿，从今以后，在关口、市集不收税，渔猎之地不收税，赦免罪人，旧田只收一半税，新开的田免税。"实行这项法令还不到五天，看守那条大蛇的官吏梦见天帝把蛇杀了，说："为什么要挡住圣君的道路呢？你的罪孽该死。"梦醒后，去看那条蛇，它已经腐烂了。这位官吏进见文公，文公说："是啊，神怪果然不能战胜圣道，妖孽也不能战胜仁德，为什么不讲求道理而听其自然呢？对不祥的征兆，用仁德去应付就是了。"

按，本条见于《贾子新书·春秋》，文字有不同。

【原文】

2·29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①]。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袭下车抚矢曰[②]："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袭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袭对曰："昔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③]：'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为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④]。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袭谓主君言无异于虎狼。"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庙门，呼万岁，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

【注释】

①梁：即魏，战国时魏惠王迁都大梁后，亦称魏为梁。　彀（gòu 够）：张满弓。

②公孙袭：不详，《群书治要》引作"公孙龙"，近人马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以为"止射之事，不必为公孙龙。即为公孙龙，亦未见其即辩坚白之公孙龙也。"

③齐景公：见1·14条注，《庄子》佚篇及《列女传》均作"宋景公"（参4·73条注）。　卜：用火灼龟甲兽骨以占吉凶。　以人祠：即杀活人来祭祀。

④有德于天：《列女传》作"顺天（"天"原误为"夫"）"，古人认为天有好生之德，不喜杀生。

【译文】

梁国国君外出打猎，看见一群白雁，他下了车，张满了弓要射它们。路上有个行人，梁君叫那个行人止步，那个行人却不停下来，

他惊动了那一群白雁，梁君火了，想射死那个行人。他的车夫公孙袭下车，用手按住那支箭，说："大王别射。"梁君气得脸色都变了，骂道："公孙袭你不向着你的主子，反而向着别人，是什么意思？"公孙袭答道："从前齐景公的时候天大旱三年，占卜的结果说：'一定要杀个人做祭品，才下雨'景公走下殿堂，对天叩头，说：'但凡我求雨，都是为了我的百姓，假如一定要叫我用人来祭献然后才下雨，就让我去做牺牲吧'。他的话还没说完，千里见方的广大地区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因为他能顺应天意造福人民啊，现在大王为了白雁就要杀人，我认为大王的话跟虎狼没什么两样。"梁君拉着公孙袭的手跟他一块儿上车回去，进了宗庙的大门，就高呼万岁，说："我今天太幸运啦！别人打猎都只得到野味，我是获得了有益的教导回来的。"

按，本条采自《庄子》(引见《艺文类聚》六六，《困学纪闻》十，今本《庄子》无)，齐景公事亦见《列女传·辩通》，《太平御览》三九零引作《说苑》。

【原文】

2·30 武王胜殷①，得二虏而问焉，曰："而国有妖乎？"一虏答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答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其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注释】

①殷：即商朝，自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也称作"殷"。

【译文】

周武王推翻了殷朝，遇到两个俘虏，问他们说："你们国家有反

常的事吗？"一个俘虏答道："我国有反常的事：大白天看见星星，天上下血雨，这是我国反常的事。"另一个俘虏答道："这固然是反常的事，尽管如此，但并非最大的。我国最大的反常，是儿子不服从父亲，弟弟不服从哥哥，主上的命令不能施行，这才是最大的反常啊！"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慎大》。

【原文】

2·31　晋文公出田，逐兽砀入大泽[①]，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安从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遂出泽。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之中，厌而欲移，徙之小泽，则必有丸缯之忧[②]，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③]，则必有罗网钓射之忧。今君逐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者，臣亦与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国[④]，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得厚赐，不能保也。"遂辞不受，曰："君亟归国，臣亦反吾渔所。"

【注释】

①砀(dàng 荡)：突，冲。　大泽：大面积的水草丛杂之地。

②丸缯(zēng 曾)：弹丸和一种用丝绳系住的射飞鸟用的短箭。"丸"字原误为"九"，从孙诒让《札迻》卷八校改。

③鼋鼍(yuántúo 元砣)"鼋是大鳖，鼍是扬子鳄。　渚(zhǔ 煮)：水中的小洲。

④不固四国："固"原误作"周"，据《四部丛刊》本及《贞观政要》所引校改。

【译文】

晋文公出外打猎，因为追逐野兽，冲进了一片望不到边的水草丛杂之地，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这里有位渔夫，文公对他说："我是你的君主，从哪条路出去呢？我要重重赏你。"渔夫说："下民只求贡献一点鄙见。"文公说："等走出去再说吧。"渔夫于是带文公走出了这片大泽。文公命令道："您打算拿来开导我的，是什么见解？我愿意领教。"渔夫说："天鹅安居在大河大海里面，住腻了，想迁移到水面很小的地方，那一定要碰到被弹丸弓箭射中的危险；扬子鳄安居在深渊里，住腻了，就出来到小河洲边的浅水里，那一定要遇到罗网钓钩弓箭，有生命危险。现在大王追野兽，冲进这片大泽，您走得太远了吧！"文公说："太好啦！"叫随从记下渔夫的姓名。渔夫说："大王记下我的姓名有什么意思呢？大王若能尊崇天地，慎重对待祖宗基业，固守边境，减轻租税的话，草民也就能分沾一份幸福了。大王不珍惜祖宗基业，不固守边境，外交上对诸侯失礼，在国内不能体恤百姓的心意，使全国百姓颠沛流离，草民纵然得了重赏，也不能保住啊。"就谢绝了赏赐，说："大王赶快回都城，草民也回去打鱼了。"

按：本条出处不明，《贞观政要》卷一《政体》曾引述。

【原文】

2·32　晋文公逐麋而失之，问农夫老古曰①："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问，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厌闲而近人，故得；鱼鳖之居也，厌深而之浅，故得；诸侯之居也，厌众而远游，故亡其国②。《诗》云：'维鹊有

巢，维鸠居之[3]。君放不归，人将君之。"于是文公恐，归，遇栾武子[4]。栾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与来也。"栾武子曰："猎得兽乎？而有悦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悦色。"栾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与来也。"栾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骄也；缓令急诛，暴也；取人之善言而弃其身，盗也。"文公曰："善"。还载老古，与俱归。

【注释】

①麋(mí迷)：麋鹿，俗名四不象。

②"诸侯之居"至"其国"：原本作"诸侯厌众而亡其国"，与上两句文例不一致，今据《太平御览》卷三九〇校改。

③《诗》：引文见《诗经·召南·鹊巢》。　鸠(jiū究)：布谷鸟。

④栾武子：春秋时晋国人，栾书，死后谥武子。晋景公时将下军，在鞍之战中大败齐国，后又在鄢陵之战中打败楚国，后又杀晋厉公立晋悼公。晋文公于前636年即位，悼公于前573年即位，中间历63年，栾书不可能在文公时任职。

【译文】

晋文公追赶一头麋鹿可是没有追上，问农夫老古说："我的麋鹿跑到哪儿去了？"老古用脚指着说："朝这边去。"文公说："我问你话，你就用脚指一指，这是为什么？"老古抖抖衣服起来说："竟没想到大王会这个样子。虎豹有它该住的地方，如果它在厩栏里住腻了而往人群里钻，那就要被人抓住；鱼鳖有它该住的地方，如果它深水里住腻了而往浅水里游，那就要被人抓住；诸侯有它该住的地方，如果他跟自己的臣民呆腻了而跑到荒僻之地，那就会失掉他的国家。《诗》里有这样的话：'喜鹊的窝呀，叫布谷鸟占了。'大王在外游荡久了，别人就要取代你当国君了。"于是文公害怕了，就赶回到

宫廷，遇到栾武子。栾武子问道："打到了野味吗？这么喜气洋洋啊。"文公说："我追一只麋鹿没追上，倒得到几句有益的劝告，因此高兴。"栾武子说："那个人在哪儿呀？"文公说："我没和他一块儿回来。"栾武子说："身为君主而不爱惜下民，这是骄纵；法令还没发出，却忙着处罚违令的人，这是残暴；接受了人家的劝告，却把人家丢在一边不问，这是抢夺。"文公说："是啊。"于是驱车回去，与老古同车回到朝廷。

按，此条出处不明，《群书治要》卷四二、《太平御览》卷三九、八三二、九〇六均引录

【原文】

2·33 扁鹊见齐桓侯[①]，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②]。"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肌肤，不治将深[③]。"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肠胃，不治将深 。"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望桓侯而还走。桓侯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④]；在肌肤，鍼石之所及也[⑤]；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无奈何也[⑥]。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扁鹊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此事皆治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矣[⑦]。

【注释】

①扁鹊：战国时名医，姓秦名越人，他的出生地在今河北省河间县，因敬

老而得神人长桑君器重，授与秘方，并赐药使他能看见人的内脏，成为名医，创诊脉之法，后为秦国太医令所杀。因他的医术足与黄帝时名医扁鹊比美，故世人也称他为扁鹊。　齐桓侯：《韩非子》作“蔡桓侯，”此两桓侯皆与扁鹊生活年代相距甚远（扁鹊曾为赵简子治病），据顾广圻考证，当为晋桓公，即晋孝公（《竹书纪年》以孝公为桓公）。

②腠（còu 凑）理：皮肤上的纹理，实指皮肤的表面。

③肌肤：皮肤以下的部分和肌肉。

④汤：汤药。　熨（wèi 尉）：用药物热敷。

⑤鍼：同“针”，指针灸。　石：用石刺或压穴位。

⑥火齐：原作“大齐”，据《韩非子》校改，是一种通大小便的汤药。　司命：神名。

⑦蚤：同“早”。

【译文】

扁鹊晋见齐桓侯，站了好一阵子，扁鹊说：“君王有点毛病，在皮肤的纹路里，不治一治，怕要进入体内。”桓侯说：“孤家没什么不舒服。”扁鹊出去之后，桓侯说：“当医生的唯利是图啊！要给没病的人治病来显本事。”过了十天，扁鹊又来晋见，说：“君王的毛病到了肌肉里，不治一治，还要向体内深入。”桓侯不理睬。扁鹊出去之后，桓侯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来晋见，说：“君王的毛病到肠胃里了，不治一治，还要向体内深入。”桓侯不理睬。扁鹊出去之后，桓侯又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来晋见，远远地看了桓侯一眼，转身就跑。桓侯派人追出去问他，扁鹊说：“毛病在表皮，用药汤洗和热敷就能对付；在肌肉，用针刺、用石头扎，就能对付；在肠胃，火齐汤就能对付；到进入骨髓，连主宰生死的神灵也束手无策了。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所以我也不再进言了。”过了五天，桓侯感到浑身疼痛，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桓侯就这样死了。所以医道深的医生给人治病，抓住病刚萌发在皮肤的时候下药。这就是说凡事都要从毛病没闹大的时候着手。至于治理国事的成败，也有

事态刚刚萌发的情形，所以圣人总是防微杜渐。

按，本条采自《韩非子·喻老》，又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文字小异。

【原文】

2·34　庄辛谏楚襄王曰[①]："君王左州侯、右夏侯，从新安君与寿陵君同轩，淫衍侈靡而忘国政，郢其危矣。[②]"王曰："先生老惛欤？妄为楚国妖欤？[③]"庄辛对曰："臣非敢为楚妖，诚见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遇楚必亡矣！辛请留于赵以观之。"于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汉、鄢、郢之地[④]。

于是王乃使召庄辛至于赵。辛至，王曰："嘻！先生来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曰："君王用辛言则可，不用辛言，又将甚乎此！庶人有称曰：'亡羊而固牢未为迟，见兔而呼狗未为晚。'汤武以百里王，桀纣以天下亡[⑤]，今楚虽小，绝长继短，以千里数，岂特百里哉！且君王独不见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间，求蚊虻而食之，时甘露而饮之[⑥]，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胶丝竿，加之乎四仞之上[⑦]，而下为虫蛾食已。青蛉犹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⑧]，仰栖茂树，鼓其翼，奋其身，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也。不知公子王孙，左把弹，右摄丸，定操持，审参连[⑨]，故昼游乎茂树，夕和乎酸咸。爵犹其小者也，鸿鹄嬉游乎江汉，息留乎大沼，俛啄鰋鲤，仰奋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风，飘摇高翔[⑩]，一举千里，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也。不知弋者选其弓弩，修其防翳，加缯缴其颈[⑪]，投乎百仞之上，引纤缴，扬微波，折清风

而殒，故朝游乎江河，而暮调乎鼎俎。[12]。鸿鹄犹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游乎高陵，北径乎巫山，逐麋鹰麐鹿，彉谿子，随时鸟，嬉游乎高蔡之囿[13]，溢满无涯，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子发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14]，庚子之朝，缨以朱丝，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犹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从新安君与寿陵君，淫衍侈靡，康乐游娱。驰骋乎云梦之中，不以天下与国家为事，不知穰侯方与秦王谋，寘之以黾厄而投之乎黾塞之外[15]"，襄王大惧，形体悼栗曰："谨受令。"乃封庄辛为成陵君，而用计焉，与举淮北之地十二诸侯[16]。

【注释】

①庄辛：楚国贵族，楚庄王的后代，楚襄王的大臣。　楚襄王：亦称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前263年在位。

②州侯、夏侯、新安君、寿陵君：此四人都是楚襄王的宠幸之臣。　郢(yěng影)：楚国首都，在今湖北江陵附近。

③惛(hùn"混"去声)：年老记性坏。　妄：不法。

④巫山：山名在今四川巫山县。　江汉：此指长江和汉水流的一些地方。鄢(yān淹)：楚地名，在今湖北宜城。按，公元前280年，秦占楚之黔中(今湖南、湖北、贵州三省交界处的大片地方)、汉北(在汉水流哉)、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次年，占楚之邓(今河南邓县)、鄢；再次年，秦占楚之郢都，楚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又次年，秦占楚之巫及江南。秦取楚之江汉、巫山、历时四年有馀，这里说"不出十月"，《战国策》说"留五月"，均误，金正炜《战国策补释》认为当作"五年。"

⑤王：读去声，意为称王。

⑥青蛉(liéng灵)：即蜻蜓。　虻(méng萌)：一种像苍蝇而身体稍大的昆虫，其雌者吸血，则与蚊相同。

⑦仞(rèn纫)：古代长度单位。其具体长度，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八尺

或七尺，也有认为是五尺六，或四尺的。

⑧爵：即雀，麻雀。 俛：同俯。

⑨弹：弹弓，一种身射弹丸的弓。 参连：一种能连续射出三箭的弩。

⑩鰋(yǎn 眼)：即鲇鱼。 陵衡：高诱《战国策》注，以为是香草。 麃(biāo 标)：勇武。

⑪弋(yī 意)：一种系有细绳的短箭。 缯(zēn 曾)缴(zhúo 卓)：系有生丝细绳的短箭。

⑫殒(yǔn 云上声)：坠落，死。 鼎：古代炊具，也是一种礼器，即有足的锅。 俎：古代餐具，也是礼器，盛鱼肉用。

⑬蔡侯：《战国策》作"蔡圣侯"，战国蔡国以今安徽凤台县为都。按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远在楚宣王之前，本篇说宣王灭蔡，不确。 麋(mī 迷)：即"四不象"。 麕(jūn 军)：獐子。 麞(zhāng 章)：同獐。 彉(guō 郭)：张弓至满。 谿：弩名。 高蔡：即上蔡，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为蔡国旧都。 囿(yòu 又)：养禽兽的园地。

⑭子发：楚国将军，宣王时人。 厄：控制。 填(zhèn 镇)：通"镇"，压。

⑮穰(ráng 瓤)侯：秦国宰相魏冉。 云梦：古大泽名，其地在今湖北潜江县附近。 黾厄：即今河南信阳县西的平靖关，为古代九塞之一。亦称"黾塞"。

⑯与举淮北之地十二诸侯：按秦得楚之巫山、黔中各地后，即以魏国为攻击重点，楚国稍得喘息，而楚襄王除在公元前272年与韩、魏联合攻燕以外，也无所作为，此或指攻燕事。

【译文】

庄辛直言劝告楚襄王道："大王左边是州侯，右边是夏侯，带着新安君和寿陵君，一起坐着华贵的马车，过着奢侈放荡毫无节制的生活，把国家人民丢在脑后，我怕郢都要完蛋了。"襄王说："先生你老糊涂了吧？你要妖言惑众，扰乱人心、危害楚国吗？"庄辛答道："在下岂敢危害楚国，实在是看到了这种危险。大王要老是跟这四位搅在一起的话，那么楚国一定要灭亡了！请大王允许我待在赵国来观察楚国的事态发展吧。"于是不出十个月，襄王果然丧失了巫

山、江汉、鄢、郢等大片土地。

于是襄王派使者到赵国召庄辛回来。庄辛到了楚国，襄王说："唉！先生来啦！寡人因为没有采纳先生的意见，落到这个地步，怎么办呢？"庄辛说："大王采纳在下的意见还好办，不听我的意见，更好看的还在后头。老百姓有句话，说'丢了羊才修补羊圈还不算迟，看见兔子才喊狗也不算晚。'商汤王、周武王靠着一百里的地方成就王业，夏桀、商纣拥有天下而终于灭亡，现在楚国虽然小，但截长补短，也有千里方圆，岂止百里呢！而且大王难道没见过那蜻蜓吗？六只脚四个翅膀，在天地间飞翔，找蚊子虻子来吃，等天上降下的露水来喝，自以为没什么可忧虑的，因为与人无争啊。殊不知五尺高的小孩子，在竹竿顶上绕上线，涂上胶，把竿子举得高高的，来捉住蜻蜓，拿来喂虫子。蜻蜓的事还算小的啦，那麻雀俯下身子啄米吃，昂头飞到枝叶繁茂的树上栖息，鼓动翅膀，腾身高飞，自以为没什么可忧虑的，因为与人无争啊。殊不知公子王孙，左手握着弹弓，右手捏着弹子，把稳弹弓，瞄准参连，那白天还在茂密的树林里游玩的麻雀，晚上就让人加上佐料烹调了。麻雀的事还算小的啦，天鹅遨游在长江汉水的上空，住在巨大的湖泊里，低头啄鲇鱼鲤鱼，仰头吃陵衡之类的香草，梳理它的健羽，冲过清风，勇武地在高空翱翔，一下子飞越千里，自以为没什么可忧虑的，因为与人无争啊。殊不知那些猎人正选择弓弩，弄好隐蔽处所，要用带细绳的短箭射中它的脖子，把箭射到几百丈高的地方，他开弓射箭，扬起细微的声浪，那天鹅就在清风里打着转儿掉下来了，它早上还在长江大河遨游，晚上就让人加上调料摆在餐桌上了。天鹅的事还算小的啦，蔡侯的事才是回事呢。蔡侯游玩到南方的山岗，又往北跨过巫山，追逐麋鹿獐子，又紧随在不同季节的候鸟后头，张满弓在上蔡的园囿里游玩，满脑子装的就是那没完没了的玩，根本不把国家当回事。殊不知大将子发已经得到宣王的命令，控制了淮河，镇守着巫山，庚子那天的早晨，用红丝绳捆住蔡侯，把蔡侯作为降臣向宣王

奏报告捷了。蔡侯的事还算小的啦，现在大王您的事，因为左有州侯，右有夏侯，带着新安君和寿陵君，奢侈放荡毫无节制，在云梦泽中往来驰骋，不把天下和国家当作一回事，殊不知穰侯正跟秦王策划，要把你禁锢在黾厄，或流放到黾塞之外。”襄王听了十分害怕，全身发抖，说：“我听从您的教导。”于是封庄辛为成陵君，采纳他的办法，和他一起征服了淮北的十二个诸侯。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楚策四》。

【原文】

2·35 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①]。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②]，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

【注释】

①刍（chú 除）：牲口吃的草。

②无所恃：《太平御览》卷六二七作“无所植”。 东阳：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太行山以东地区。 钱布：《太平御览》卷六二七无“布”字。“布”即钱。

【译文】

魏文侯外出游玩，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反穿皮衣来背喂牲口的草，文侯问他：“干嘛反穿皮衣来背草呢？”那人答道：“草民舍不得皮上的毛。”文侯说：“你不懂得皮子磨透了的话，毛也就没处栽了吗？”第二年，东阳地方交来的税收簿册表明上交的税款比往年多

了十倍，朝臣全都来祝贺。文侯说："多收了钱粮这不是向我道贺的理由啊。打个比方说，这跟路上那个人反穿皮袄背草毫无不同，他倒是怕损坏了毛，可不懂得皮子磨破了，毛也就没处栽了。现在我的耕地没有扩大，人民没有增多，而钱粮却多了十倍，这一定是从各级官员那里收来的。我听说下层不安定的，在上位的人也不得安宁。这不是向我道贺的理由啊！"

按，本条亦见《韩非子·难二》、《盐铁论·非鞅》，"反裘负刍"见《吕氏春秋·观世》、《晏子春秋·杂上》、《淮南子·说山》。

【原文】

2·36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①。"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逌富贵②。'士骄君曰：'国非士无逌安强。'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逌定矣。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③，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④！"

【注释】

①国是：基本国策，国家的大政方针。

②逌（yóu 由）：同"由"。

③"不"上原有"为"字，据程荣本，王谟本，崇文本删。

④愿相国与诸大夫：原本"诸"字后有"侯士"二字，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后汉书·桓谭传》引删去，今从之。　褊（biǎn 贬）：地方狭小。

【译文】

楚庄王向孙叔敖问道："寡人不明白怎样才能确定国家的根本大计。"孙叔敖说："国家的有根本大计，众人一定不同意，那是他们所讨厌的啊。我怕大王不能定。"庄王说："根本大计不能定，责任仅仅在国君呢？还是臣子也有份呢？"孙叔敖说："国君看不起士人，说'没有我，士人无法升官发财。'士人看不起国君，说'国家没有士人，就无法安定强盛。'有的君主到了国破家亡还不醒悟，有的士人到了缺吃少穿还不肯接受官职，君臣不合，国家的根本大计就无法确定了。夏桀殷纣，不定国家的根本大计，而认为合乎他们的好恶的，就是对的，认为不合他们的好恶的，就是错的，因此而招来了亡国之祸，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王说："对呀！请相国和各位大臣一起商定根本大计，寡人哪敢仗恃小小的楚国而藐视人民呢？"

按，本条出处不明，《后汉书·桓谭传》、《渚宫旧事》卷一均加引述。

【原文】

2·37　楚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问左右群臣曰[①]："王莅政三年[②]，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曰："隐有大鸟，来止南山之阳，三年不蜚不鸣[③]，不审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闻其说。"王曰："此鸟不蜚，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④]。是鸟虽不蜚，蜚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士庆稽首曰："所愿闻已。"王大悦士庆之问，而拜之以为令尹，授之相印。士庆喜，出门顾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⑤]。"中庶子闻之[⑥]，跪而泣曰："臣尚

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为豪矢，而后为藩蔽。⑦王赐士庆相印而不赐臣，臣死将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涂中，子所与寡人言者，内不及国家，外不及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贵也。”于是乃出其国宝璧玉以赐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语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无所行矣。”

【注释】

①莅(lì 立)：临。　隐戏：一种语言游戏，“隐”为隐语，即不指明某事物，而用隐晦的语言暗示，使人经过对这隐晦语言的分析，推论其所指的事物，古人往往用这种方式批评或劝勉帝王，而避免直接指责他们。　社稷：土神和谷神，从前用作“国家”的代称。　士庆：楚大夫，事迹不详，《史记·楚世家》作“伍举”、《吕氏春秋》作“成公贾”，《史记·滑稽列传》又以为淳于髡和齐威王的故事。

②“政”下原有“事”字，据《四部丛刊》本、程本、王本、崇文本删。

③南山：此当为泛指南面的山。　蜚：同“飞”。

④慝(nì 腻)：隐瞒实情，文过饰非。

⑤成王：可以完成王业。

⑥中庶子：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

⑦御郎：未详。　豪矢：即嚆矢，响箭，比喻事物的开端、先声。

【译文】

楚庄王即位三年，不治理国家而沉溺于谜语。社稷动摇，国家将亡，士庆问那些亲信大臣道：“大王即位三年，不治理国家而沉溺于谜语，社稷动摇，国家将亡，为什么不进去规劝他？”那些亲信大臣说：“您进去吧！”士庆进去，拜了又拜，走上前去说：“谜语说有一只大鸟停在南山的南侧，三年不飞又不叫。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您走吧，寡人明白啦。”士庆说：“我说了是死，不说也要死，希望听听大王的解释。”庄王说：“这只鸟不飞，是为了培养羽

翼；不叫，是为了观察臣子们如何文过饰非。这只鸟虽然不飞，飞起来必定直冲云霄；虽然不叫，叫起来必定一鸣惊人。”士庆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说：“这正是臣下希望听到的。”庄王对士庆提出这样的问题，十分高兴，就拜他为令尹，把宰相的大印交给他。士庆心里高兴，走出来后，看着那些亲信大臣笑道：“我们的大王是能成大业的君主啊。”中庶子听到此事，跪在庄王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在下主管衣冠御郎十三年了，走在大王前面就为大王冲锋开路，走在大王后面就用身体掩护大王。大王把相国的印信赐给士庆，而不赐给在下，在下的死期怕是屈指可数了。”庄王说：“寡人卑微的时候，您跟我谈的，就内部说，跟国家大事不沾边，就外部说，跟诸侯间的关系不相干。像您这样的人，可以让你富有，而不可以掌握大权。”于是拿出那块祖传的国宝璧玉来给中庶子，说：“忠信是士人的德行，言语是士人的道路。如果不修筑道路，士人就没有可走的道路了。”

按，本故事采自《韩非子·喻老》、《吕氏春秋·重言》、《史记·楚世家》和《史记·滑稽列传》，惟进谏者非士庆，《滑稽列传》又以为齐威王、淳于髡事，诸书后半均记庄王赏罚之事，而无中庶子与庄王的对话。《吴越春秋》卷三、《渚宫旧事》卷一亦加引录。

【原文】

2·38　靖郭君欲城薛[①]，而客多以谏，君告谒者[②]，无为客通事。于是有一齐人曰：“臣愿一言，过一言，臣请烹。”谒者赞客。客曰：“海大鱼。”因反走。靖郭君曰：“请少进。”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戏。”靖郭君曰[③]：“嘻！寡人毋得已，试复道之。”客曰：“君独不闻海大鱼乎？网弗能止，缴不能牵，砀而失水[④]，陆居则蝼蚁得意焉。且夫齐，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齐，奚以薛为？君若无齐，城薛犹且无益

也。”靖郭君大悦，罢民弗城薛也。

【注释】

①靖郭君：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封于薛，齐宣王时为相国，死后谥靖郭君。　　薛：齐国的邑，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②谒（yè 叶）者：负责为客人通报、导引的仆役。

③原本无“曰”字，据《四部丛刊》本、王谟本、崇文本补。

④砀（dàng 荡）：荡溢。

【译文】

靖郭君打算给薛这个地方修城墙，他的门客中很多人都为此规劝他，靖郭君告诉门房说，不要替门客通报。这时有一个齐国人说：“小人希望只说一句话，超过一句话，小人愿意下油锅。”门房就领他进去，这位客人说：“海大鱼。”说完转身就跑。靖郭君说：“请你稍微说清楚点。”客人说：“不。小人不敢把性命当儿戏。”靖郭君说：“嗨！寡人忍不住，你姑且再说一说。”客人说：“大人难道没听说过海里的大鱼吗？网不能把它捕获，带丝绳的箭也不能牵动它，被潮水推到陆地上，那么蝼蛄蚂蚁就要拿它的肉来饱餐一顿了。而齐国，那是大人的水啊，大人有了齐国，要薛地有什么意义呢？大人如果失去了齐国，给薛地修城墙又有什么用呢？”靖郭君听了非常高兴，停止征调民夫，不再给薛筑城。

按，本条采自《韩非子·说林下》亦见《战国策·齐策一》、《淮南子·人间》，“海大鱼”的比喻来自《庄子·庚桑楚》。

【原文】

2·39　齐有妇人，极丑无双，号曰“无盐女”①。其为人也，臼头深目，长壮大节，昂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三十，无所容入，衒嫁不售，流弃莫

执[2]。于是乃拂拭短褐，自诣宣王[3]，愿一见，谓谒者曰："妾，齐之不售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备后宫之扫除，顿首司马门外[4]，唯王幸许之。"谒者以闻，宣王方置酒于渐台[5]，左右闻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颜女子也。"于是宣王乃召而见之，谓曰："昔先王为寡人取妃匹，皆已备有列位矣。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6]。今夫人不容乡里布衣，而欲干万乘之主，亦有奇能乎[7]?"无盐女对曰："无有，直窃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矣。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复更召而问之，又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愿遂闻命。"无盐女对曰："今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仇，外有二国之难[8]，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9]，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龙疏，翡翠珠玑，莫落连饰，万民罢极[10]。此二殆也；贤者伏匿于山林，谄谀强进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浆沉湎[11]，以夜续朝，女乐俳优，从横大笑[12]，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掩然无声，意入黄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叹曰[13]："痛乎无盐君之言，吾今乃一闻寡人之殆[14]，寡人之殆几不全。"于是立停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择吉日立太子、进慈母、显

隐女、拜无盐君为王后[15]，而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

【注释】

①无盐：齐国地名，故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　无盐女：《列女传》说她叫钟离春，无盐地方的人，为齐宣王的正后。

②臼（jiù 就）：舂米的石器。　壮：原作“肚”，据程荣《汉魏丛书》本校改。　衒（xuàn 楦）嫁：不经媒妁之言而自己找婆家。“衒”有沿街叫卖的意思。

③短（shù 树）：借为裋。短褐，粗麻或兽毛编制的粗陋服装。

④司马门：泛指宫垣的外门，卫兵值勤的地方。

⑤渐台：泛指四面环水的台。台是古建筑的一种形式，为土筑（也有四周用砖石包砌的）的高墩，上面往往建有亭楼之类。

⑥郑、卫之声：春秋时郑国卫国的音乐多靡靡之音，其歌辞多含淫奔之意，后人即以“郑卫之声”指代淫靡音乐。　呕吟：吟唱。　《激楚》：歌曲名。　遗风：余声。

⑦万乘（shèng 剩）之主：大国的国君。一辆战车配以一定数量的步兵叫一乘，春秋和战国前期以兵车的多少衡量国力的强弱。

⑧衡秦：衡通“横”，东西向为横，秦在齐国之西，故称“衡秦”。　仇：原作“难”，据程荣《汉魏丛书》本校改。　二国：原作“三国”据《古列女传》校改。

⑨山陵崩弛（shǐ 史）：山陵崩毁，古代作为帝王死亡的委婉说法。

⑩琅玕（lánggān 郎干）：形似珠子的美玉、美石。　龙疏：即龙须，草名，用以织席，十分名贵。　玑：一种不很圆的珍珠。　莫落：同“幕络”，牵引缠连。　罢：通“疲”，劳顿。

⑪沉湎：原作“流湎”，据《群书治要》引改。　强进：原脱“进”字，据《群书治要》引补。

⑫俳（pǎi 排）优：演杂戏者。　从横：同“纵横”，无拘无束。

⑬喟（kuì 溃）然：长叹声。

⑭一：助词，加强语气。

⑮进慈母、显隐女：“进”和“显”均有擢升的意思。古代称父妾之奉父命育己为子者为“慈母”，此或指宣王之慈母，或指太子之慈母均通。“隐女”指无盐女，因为她以隐进身。

【译文】

齐国有位女子，长得丑到极点，无人可比，人称“无盐女”。她的相貌啊，头顶下窪，眼窝深陷，身材高大，骨节粗壮，朝天鼻子，喉结突出，脖颈肥，头发稀，腰部弯曲，胸部高耸，皮肤黑得像涂了漆，三十岁了，还无人收留接纳，自己抛头露面找婆家也找不到，真是丢在路边也没人肯捡。于是她掸干净粗布衣服，自己去找齐宣王，要求晋见，对门房说：“我，就是齐国那个嫁不出去的姑娘，听说大王德行高尚，愿意在后宫的用人里充个数，恭恭敬敬地在司马门外听候吩咐，希望侥幸得到大王的恩准。”门房把此事向宣王报告，当时宣王正在渐台大宴宾客，他的亲信们听见此事，没有一个不捂着嘴哈哈大笑的，都说：“这真是天下脸皮最厚的女人啦！”于是宣王就召见了她，对她说：“从前先王给寡人娶妻妾，后宫的各种职位都安排完了。寡人现在听听郑国卫国的歌曲，也唱上几句解解闷儿，光大一下《激楚》那样的格调。现在像你这样一个人，是连你故乡的平头百姓都无法接受的，却要在一个大国的君主那里找出路，难道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吗？”无盐女答道：“没有，只是我心里仰慕大王高尚的仁义之德罢了。”宣王说：“虽然这么说，你有什么爱好呢？”过了好一会，无盐女才说：“心里爱好过谜语。”宣王说：“谜语本来是我所喜爱的，猜一个看看。”宣王的话还没说完，她一下子就不见了。宣王大吃一惊，马上打开破谜的书来看，退朝之后又反覆思量，总是弄不明白。第二天，又把她召来询问，她又不回答谜的问题，只是抬起眼睛，紧抿嘴唇不露牙齿，举起手来拍着胳膊肘儿说：“危险哪！危险哪！”这样做了四次。宣王说：“希望听听你到底有何见教。”无盐女答道：“现在大王治理国家呀，西有谋求连横的秦国虎视眈眈，南有兵强马壮的楚国与我作对，从外面看有这两国入侵的危险，从国内看掌权的是一大批奸臣，民心离散，大王四十岁了，还不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确定名位，不替儿子们操心，而为姬妾们操

心，看重自己喜爱人的而忘了自己应该依靠的人，一旦大王御驾归天，国家必然大乱，这是第一个危险；渐台高楼五层，黄金白玉、琅玕龙疏、翡翠珠玑等等贵重的装饰品触目皆是，耗尽了老百姓的精力钱财，这是第二个危险；贤能之士都躲在山林草野之中，阿谀逢迎之徒拼命朝大王身边挤，奸邪虚伪的人成了朝中权贵，要进忠言的人压根儿见不到大王，这是第三个危险；大王沉迷于饮酒作乐，夜以继日，歌伎和舞女毫无顾忌地在宫廷里喧闹，对外不设法与诸侯联络感情，对内不操持国家政务，励精图治，这是第四个危险。所以说危险哪！危险哪！"宣王听了，默不作声，陷入深沉的思索，忽然抬起头来，长叹一声，说："无盐君的话真说到家了，我现在才明白我的危险，寡人差一点儿就要国破家亡性命不保了。"于是立刻下令拆掉渐台，解散戏班子，黜免逢迎拍马之辈，不用华贵的器物，挑选壮士良马扩大兵力，充实国家府库的钱粮储备，把朝廷的大门四面敞开，欢迎肯说真话的人，即使门第低微，只要确实德才兼备，也在提拔任用之列。选择吉日良辰，立太子，进封慈母，奖拔这位用谜进谏的姑娘，拜无盐君为王后。齐国能国泰民安，是这位丑女的功劳啊。

按，此条见《列女传·辩通》、《群书治要》亦加引录。

新序全译卷第三

杂　事　三

【题解】

本卷共有七条，发挥忧乐爱好与民相共、用兵之术在于得民心、君臣关系的基础是“感于心、合于行”、国君应尊贤用贤而疏远小人等思想。

【原文】

3·40　梁惠王谓孟子曰①：“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诚好色，于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②？”孟子曰：“大王好色。《诗》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相宁③。’大王爱厥妃，出入必与之偕。当是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若好色，与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于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④。’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注释】

①梁惠王：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当作“齐宣王”。　孟子：战国时儒

家学者，世称“亚圣”。

②于王何有：“王”读去声，指实行王道仁政来统一天下，下文“可以王”的“王”同此。

③大王：亦作“太王”，即古公亶（dǎn 胆）父，周文王的祖父，为避戎狄而自豳迁至岐下。　爰（yuán 员）、聿（yǔ 玉）：均句首词，无义。此段所引《诗经》文句出于《大雅·绵》。

④王赫斯怒：“王”指周文王。“赫斯”，赫然，表态副词，描写发怒时的情貌。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徂”，往；“莒”国名。按《新序》所引从《鲁诗》本文，与《孟子》所引不同，而《新序》此文系节引《孟子》书，故本译文从《孟子》。　祜（hù 户）：福，原本误作“祐”，从《诗经》改。此段所引诗句出《诗经·大雅·皇矣》。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寡人有个毛病。寡人喜爱女色。”孟子说：“大王真的喜欢女色，那又能给实行王道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呢？”惠王说：“为什么说喜欢女色就能够实行王道呢？”孟子说：“太王也喜欢女色。《诗经》上说：‘古公亶父清早便骑着马，沿着豳地西边漆水河岸，来到岐山之下。还带着他的妻子姜氏女，都来这里视察住处。’太王喜爱他的妻子，出门在家都形影不离。在那个时候，家中没有嫁不出去的女子，外面也没有娶不到老婆的单身汉。大王要是喜爱女色，能跟老百姓一道，那么老百姓就唯恐大王不喜爱女色了。”惠王说：“寡人有个毛病，寡人喜欢勇敢。”孟子说：“大王如果喜欢勇敢，那又能给实行王道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呢？”惠王说：“为什么说喜欢勇敢就能够实行王道呢？”孟子说：“《诗经》说：‘我王勃然一生气，整顿军队往前去，阻止侵略莒国的敌人，增强周国的威望，借以报答各国对周国的向往。’这便是文王的勇敢。文王一生气便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假如大王也能生气便使天下百姓得到安定，老百姓就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敢了。”

按：本条采自《孟子·梁惠王下》第五章和第三章。

【原文】

3·41 孙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①]。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闻古之道，凡战，用兵之术，在于一民。弓矢不调，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远；士民不亲附，汤武不能以胜。故善用兵者，务在于善附民而已[②]。"临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上者，变诈攻夺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③]，无敌于天下。由此观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势利也；所上者，变诈攻夺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落单者也[④]，君臣上下之间，涣然有离德者也。若以桀诈桀，犹有幸焉，若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挠沸[⑤]，若羽蹈烈火，入则焦没耳，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之兵，铤则若莫邪之利刃[⑥]，婴之者断；锐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圆居而方止，若盘石然，触之者陇种而退耳[⑦]，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之兵，或将三军同力，上下一心，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夫又何可诈也？且夫暴乱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民之亲我，欢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兰，反顾其上，如灼黥，如仇雠，[⑧]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而贼其所好者哉[⑨]！是犹使人之孙子自贼其父母也。《诗》曰：'武王

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⑩]。'此之谓也。"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孙卿曰："将率者，末事也。臣请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

【注释】

①孙卿：即荀卿，名况，战国时赵国人，为战国后期儒家代表，著有《荀子》三十二篇，今传。　临武君：楚国将领，姓名用生平均不详。　赵孝成王：名丹，赵简子十世孙，赵惠文王之子，公元前265～前245年在位。

②羿（yì 义）：后羿，夏朝东方有穷氏的首领，以善于射箭著名。　中微：原脱"微"字，据《荀子》、《韩诗外传》补。　造父：周穆王时人，以善于驾车著名。　六马：古时皇帝的车用六匹马来拉。

③孙：孙武，春秋齐国人，为吴王阖闾大将，著有《兵法》十三篇，今传。吴：吴起，战国卫国人，曾子弟子，仕魏为大将，又曾佐楚悼王变法，著有《吴子》今传。

④落单：疲劳衰弱。

⑤以指挠沸：原作"以脂浇沸"，谓动物脂肪入沸水则化散，亦通。此据《荀子》及《韩诗外传》改。

⑥莫邪（yé 耶）：吴王阖闾时著名铸剑工匠干将之妻，为铸剑而投身熔炉，用此炉铁水铸成了一对名剑，雄剑叫"干将"，雌剑叫"莫邪"。

⑦陇种：狼狈披靡的样子。

⑧与：党与，与共事。　芳：香，比喻盛德或美名。　椒（jiāo 交）兰：两种芳香植物。　灼（zhuó 茁）：烧。　黥（qíng 情）：在脸上刺字。　雔：同"仇"。

⑨跖（zhí 直）：鲁国人，春秋时是奴隶起义领袖。

⑩武王：这里指商汤王，旆（pèi 配）：旌旗。　虔（qián 前）：严肃恭敬而有诚意。　钺（yuè 月）：大斧，古代兵器。　曷（hé 何）：通"遏"，阻止。此处所引诗句见《诗经·商颂·长发》。

【译文】

孙卿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军事问题。孝成王问："请

问用兵的要领。”临武君回答说：“上得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得有利的地形条件，出兵在敌人之后，到达在敌人之先，这是战争艺术的根本。”孙卿说：“不对。我所听说的古人的见解认为，大凡战争，用兵的根本道理在于使民心一致。弓的强弱与矢的轻重不适合，连后羿也不能射中细微的目标；六匹马配合不好，连造父也不能驾驭它们走远路；民心不归向，商汤王周武王也不能取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努力要求自己的只是善于使民心归向罢了。”临武君说：“并非如此。作战所重视的是利用有利的形势和有利的条件；所崇尚的是用机变诡诈的方法去夺取胜利。擅长这套办法的人，手段瞬息万变使敌人莫名其妙，孙武吴起用这套办法，便无敌于天下。由此看来，哪里要靠什么人心归向呢？”孙卿说：“不对。我所说的，是实行王道的君主怎样用兵，是君临天下的事业。您所说的，是有利的形势有利的条件；所崇尚的，是用机变诡诈的办法去夺取胜利。但对仁者的军队用诈术是没有用的，那可以用诈术对待的，只是防备松懈的、疲弱不堪的、君臣上下之间离心离德的军队。如果是夏桀那样的无道昏君去对另一个夏桀那样的无道昏君用诈术，也许有侥幸取胜的机会；如果是夏桀那样的无道昏君对唐尧那样的圣明之君用诈术，就像是拿鸡蛋碰石头，像是用手指头去搅滚开的水，像是把羽毛放在熊熊大火上，一放进去就要烧焦煮烂，又怎么能施行诈术呢？所以说仁者的军队，排成横阵就像宝剑莫邪的利刃，碰上的就要被斩断；排成纵阵就象宝剑莫邪的尖锋，碰上的就要溃散。扎营驻军的阵形或圆或方，都安如盘石，来冲撞的必然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又怎么能施行诈术呢！故仁者的军队，则将上中下三军共同努力，上下团结一心，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为父亲做事，就像弟弟为哥哥做事，就像手脚的保护头面眼睛，保护胸部腹部。偷偷的突然袭击和先击鼓发出信号再进攻，结果都是一个样，又怎么能施行诈术呢？而且那残暴昏君，率领什么人来跟他上战场呢？那些跟他来的，一定是他的老百姓啊，那些老百姓亲近我

就像高高兴兴地亲近他们的父母，喜爱我就像喜爱芬芳的椒、兰，回头看看他们自己的君主，就像怕火烫、怕黥面，就像怕仇敌那样害怕。人之常情，即使像夏桀、盗跖那样的人，难道有肯为自己厌恶的人去残害自己喜爱的人的吗？这就像让人家的孙子、儿子去自己残害自己的父母啊！《诗经》说：'商汤出征的时候，严肃地举着旗帜，坚定地握着大斧，气势如熊熊烈火，没有人敢于阻挡。'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孝成王、临武君都说："好啊。请问王者如何用兵。"孙卿说："将帅是次要的。我希望允许我论证一下以王道来统一天下的君主是怎样治理臣民的。"

按，本条采自《荀子·议兵》，又见《韩诗外传》卷三。

【原文】

3·42　昔者秦魏为与国，齐楚约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①]："老臣请西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且见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遂至此，甚苦矣。魏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筹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为秦之强足以为与也[②]。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则且割地而约齐楚，王虽欲救之，岂有及哉？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也。窃以为大王筹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惧然而悟，遽发兵救之，驰骛而往[③]。齐楚闻之，引兵而去，魏氏复故。唐且一说，定强秦之策，解魏国之患，散齐楚之兵，一举而折冲消难，辞之功也[④]。孔子曰："言语宰我、子贡[⑤]。"故《诗》曰："辞之集矣，民之洽矣；

辞之怿矣，民之莫矣[6]。”唐且有辞，魏国赖之，故不可以已。

【注释】

①据《史记·魏世家》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66年，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 唐且(jū 居)：《史记》作“唐雎”，魏人，春秋唐国之后，楚灭唐，子孙以唐为氏，《战国策·魏策四》又载其为安陵君说秦始皇事，疑为伪托，说详缪文远《战国策考辨》。 魏安釐王：公元前276～前243年在位。

②秦王：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年在位。 且夫：原本作“耳夫”，据《四部丛刊》本及程荣本改 称东藩：据《史记·秦本纪》，魏国听命于秦，在昭襄王五十三年，在唐且出使十二年之后。 受冠带：接受秦国的官服，借指称臣于秦。“冠”，官帽，“带”，官服的腰带。 祠：春祭叫“祠”，指祭祀秦国的先王，也是向秦国称臣的一种表示。

③遽(jù 据)：马上。

④复故：《战国策》作“复全”，《史记》作“复定。” 折冲：使敌人的战车后撤。 辞：言辞。

⑤孔子曰：引文见《论语·先进》。

⑥《诗》曰：下引诗句见《诗经·大雅·板》，为鲁诗，与毛诗文句略有不同。“辞”，政令之辞。“集”和，温和。“洽”，和协。“怿”，读为“殬”(dù 杜)，指政令败坏。“莫”，通“瘼”，病。

【译文】从前，秦国和魏国是盟友，齐国楚国合谋要进攻魏国，魏国不断地派人到秦国求救，以至这些使臣经常在路上碰面，而秦国始终不出兵。魏国有位叫唐且的人，九十多岁了，他对魏王说：“希望派老臣西行游说秦王，让他们的部队比老臣先离开秦国，可以吗？”魏王说：“非常感谢，就这么办。”于是备好车马送唐且出发。唐且见到秦王，秦王说：“您老人家满怀忧虑，来到这里，真够辛苦了。魏国求救的使臣来过不少了，寡人明白魏国的处境很窘迫了。”唐且答道：“大王已经明白魏国危在旦夕而不派兵去救，这是大王的谋士

们的失策啊。而且魏国作为一个兵车万辆的大国，自居于秦国在东方的附庸，接受秦国赐的官服，每年按时为秦国的先公先王设祭，那是因为秦国强大，是值得依靠的啊。现在齐楚两国的大军已到了魏国都城附近，大王的救兵不来，魏国走投无路就要向齐国楚国割地求和，到那时大王纵然想去救，还来得及吗？这是失掉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魏国，而使齐，楚两个敌人增强实力呀。我心里认为这是大王的谋士们的失策啊。”秦王大吃一惊顿然醒悟，马上派兵拯救魏国，快马加鞭地拼命赶路，齐楚两国听到这个消息，就撤兵回去了，魏国保住了旧有的领土。唐且的一番说辞，决定了强大的秦国的方针，化解了魏国的危难，迫使齐楚两国退兵，一举而挫败了敌人消除了灾难，这就是言辞的功效了。孔子说：“善于辞令的有宰予和子贡。”因此《诗经》说：“朝廷的政令之辞温和协调，老百姓就和协了。朝廷的政令之辞有毛病，老面姓就遭殃了。”唐且的言辞入情入理，魏国靠他的说辞得救，因此这样的言辞是不能没有的。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魏策四》及《史记·魏世家》，“唐且一说”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3·43　燕易王时，国大乱，齐闵王兴师伐燕，屠燕国，载其宝器而归，易王死，及燕国复，太子立为燕王，是为燕昭王①。昭王贤，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②：“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③，以雪先王之丑，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反以报君④。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用死马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

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期年，千里马至者二。今王诚欲必致士，请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走燕⑤。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⑥。乐毅之策，得贤之功也。

【注释】

①燕易王：公元前 332～前 321 年在位，他刚即位，就受到齐宣王的进攻，夺十城，而当时燕国并未大乱，在易王的继承人燕王哙时燕国才乱。 齐闵王：亦作“齐湣王”，公元前 301 年即位，齐伐燕在齐宣王七年(公元前 314 年)，本条记载有误。 易王死及燕国复：易王死后，其子哙立为燕王，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让位于其相子之，公元前 314 年，燕将市被、太子平等人谋攻子之，变乱达数月之久，齐将章子攻燕，大破燕国，燕王哙、子之皆被杀。 燕昭王：公元前 311 年～前 279 年在位，《史记·燕世家》认为是太子平，《古本竹书纪年》认为是公子职，当代学者多从《纪年》。

②币：原指帛，后兼指一切财物。 郭隗(wěi 伟)：其事迹仅见于《战国策·燕策一》，即本条所述者。

③共国：共同享有国家。

④金：古人或指黄金，或指铜，此处指铜。言若干金，即是说金若干斤。涓人：官名，一说为谒者，主管上传下达；一说为中涓，即太监。

⑤乐毅：魏人，战国时名将，自魏使燕，昭王拜他为上将军，率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下七十余城，封昌国君。昭王死，惠王疏远他，他奔赵，赵封他于观津，号望诸君。 邹衍：战国齐人，主张时世盛衰兴亡皆随金木水火土五德转移。周游列国，至燕，昭王以为师。 剧辛：战国赵人，燕破齐，辛有功，后为燕攻赵，败死于赵将庞煖之手。

⑥三晋：指韩、赵、魏三国，此三国原为晋国大夫，于公元前 376 年分裂晋国。

【译文】

燕易王时，燕国大乱，齐闵王发兵攻打燕国，夺地杀人，还抢了许多珍宝，捆载而去。易王死后，燕国恢复，太子立为燕王，这就是燕昭王。昭王贤德，即位之后，降尊纡贵礼贤下士，以丰厚的财物延揽人才。他对郭隗说："齐王趁着我国内乱，进行突然袭击，攻占我国，孤家很明白燕国弱小，力量不足，不能够报仇，如果能得到贤能之士，孤家和他们荣辱与共，来为先王雪耻，这是孤家的心愿。先生认为什么人能行，孤家要亲自侍奉他。"郭隗说："在下听说古代的君主，有以千金购求千里马的，三年还没买到，有一位中涓对这位君主说：'请让我去寻找吧。'国君就派他去办，过了三个月，果然得到了千里马，然而是匹死马，就用五百金买了它的骨头，回来向国君销差。国君勃然大怒，说：'要买的是活马，哪犯得上为匹死马花五百金！'中涓答道：'死马尚且肯用五百金买来，何况是活马呢？天下的人一定认为大王善于买马，千里马将要送上门来了。'于是不到一年，送千里马来求售的事就有两起。假如大王真的想要延揽贤能之士，就请从我郭隗开始，连我郭隗这样的人都能受到大王的推重，何况比我郭隗强的人呢！难道还有人会认为千里之路太遥远吗？"于是昭王给郭隗修建了府第，尊他为师。此后乐毅从魏国来，邹衍从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贤能之士争先恐后地涌到燕国。燕昭王哀悼死者，慰问孤苦的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燕国富足起来，士兵生活安乐，不怕作战，于是就拜乐毅为上将军，与秦国、楚国、韩国、赵国、魏国联兵攻打齐国。这是乐毅的计策，是延揽贤能之士的效果啊。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燕策一》，又见《史记·燕世家》，其中少量文句亦见《大戴礼·保傅》、《贾子新书·胎教》、《说苑·尊贤》。"乐毅之策"二句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3·44　乐毅为昭王谋，必待诸侯兵，齐乃可伐也[①]。于是乃使乐毅使诸侯，遂合连四国之兵以伐齐，大破之。闵王亡逃，仅以身脱，匿莒，乐毅追之，遂屠七十余城，临淄尽降，唯莒、即墨未下，尽复收燕宝器而归，复易王之辱[②]。乐毅谢罢诸侯之兵，而独围莒、即墨。时田单为即墨令，患乐毅善用兵，田单不能诈也，欲去之，昭王又贤，不肯听谗。会昭王死，惠王立，田单使人谗之惠王，惠王使骑劫代乐毅，乐毅去之赵，不归燕[③]。骑劫既为将军，田单大喜，设诈大破燕军，杀骑劫，尽复收七十余城。是时齐闵王已死，田单得太子于莒，立为齐襄王[④]。而燕惠王大惭，自悔易乐毅，以致此祸。惠王乃使人遗乐毅书曰[⑤]："寡人不佞，[⑥]不能奉顺君志，故君捐国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谒其愿而君弗肯听也，故使使者陈愚志，君诚谕之。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君于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覆盖之，不虞君明弃之也；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闻，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尽厚矣。谚曰：'厚者不损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躯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恶所望之[⑦]？今君厚受德于先王以成尊[⑧]，轻弃寡人以快心，则覆邪救过，难得于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异；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为君择无所取。国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覆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讼邻家，未为通计也。怨恶未见而

明弃之，未为尽厚也。寡人虽不肖，未如殷纣之乱也；君虽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9]。然不内盖寡人[10]，明怨于外，恐其适足以伤高义而薄于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义，寡人虽恶名不难受也。本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毁，而君不得荣，是一举而两失也。义者不毁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为理于鲁，三绌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与人异，恶往而不绌乎？犹且绌也，宁故国耳[11]。柳下季不以绌自累，故前业不忘[12]，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寡人之罪，国人不知，而议寡人者遍天下[13]。谚曰：'仁不轻绝，智不简功。'简功弃大者，仇也；轻绝厚利者，怨也。仇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捐忿和怒，追顺先王，以复教寡人，寡人意君曰[14]：'余将快心以成而过，不顾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循初，退不得变过，此君所制，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书谒之。"

【注释】

①必待诸侯兵：燕伐齐，联合了秦、燕、韩、赵、魏五国，一说还有楚国，下文云"四国"，误。

②闵王亡逃：乐毅攻齐的年代，诸家意见不一，今从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九及今人齐思和、聂崇岐《中外历史年表》，在公元前 284 年，齐闵王即死于本年。　莒(jǔ 举)：战国齐邑，在今山东莒县。　临淄：齐国都城，故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即墨：战国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③田单：战国齐国临淄人，在这场战争中，莒人推他为将，齐国恢复后，他迎立齐襄王有功，封安平君。

④齐襄王：公元前 283～前 265 年在位，齐闵王之子。

⑤遗(wèi 卫):给,送给。

⑥不佞(ning 宁去声):不才。

⑦要(yāo 腰)名:求取名声。　恶(wū 屋):何。

⑧以成尊:“以”原作“之”,据《战国策》改。

⑨商容:纣时大夫,以直谏遭贬谪。　箕子:纣的叔父,因直谏受迫害,周武王推翻商朝后,向他请教天道,作《洪范》,不把他当臣下对待而封于朝鲜,后来朝见周王,过商之故墟,作《麦秀》之诗,闻者皆为流涕。

⑩内盖寡人:“盖”原作“尽”据《战国策》改。

⑪柳下季:即展禽,春秋鲁国人,名获,字季,居柳下,为法官(理),死后,其门人共谥为“惠”。　绌(chù 处):贬退。此处是引用《论语》,但文句与《论语》不同,《论语·微子》说:“柳下惠为士师,三绌。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绌?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⑫故前:“故”下原本有“自”字,据卢文弨《群书拾补》删。

⑬遍天下:原无“遍”字,据《战国策》补。

⑭寡人意君曰:“君”下原有“之”字,据《战国策》删。

【译文】

乐毅给燕昭王策划,一定要依靠列国的兵力,才能够攻打齐国。于是昭王就派乐毅出使各国,终于联合了四国的部队来攻打齐国,大破齐军。齐闵王战败逃跑,仅仅保住一条性命,躲藏在莒城。乐毅乘胜追击,于是杀人夺地,攻下七十多座城池,连都城临淄也投降了,只有莒和即墨两地尚在固守。燕军又全数收回了燕国的珍宝送回燕国,洗雪了易王兵败之耻。乐毅向各国部队道谢,送他们各自回国,燕军单独围攻莒和即墨。当时田单为即墨的行政长官,他苦恼的是乐毅善于指挥军队,自己无法施展诈术,要除掉他吧,燕昭王又贤明,不肯听信流言飞语。恰好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田单派人在惠王耳边飞短流长,惠王就叫骑劫去取代乐毅,乐毅就去了赵国而没回燕国。骑劫已经当了燕国的将军,田单高兴极了,玩弄诈术大败燕军,杀了骑劫,把七十多座城池全部收复。当时齐闵

王已死，田单在莒城找到了太子，拥戴太子即位，就是齐襄王。燕惠王非常惭愧，后悔撤了乐毅以至招来这场灾祸。惠王就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乐毅，说："寡人才智庸劣，不能恭敬地遵从您的意向，故您抛弃燕国而远走他邦，寡人的不贤，是很明显的了。冒昧地陈述我的心意而您又不肯听，所以派个使者来表达我的意思，希望您能真正了解。前人说：'仁者不随便抛弃人，智者不轻易怪罪人。'您在先王心目中的地位，世人都非常清楚，寡人希望自己若有过错您能包涵遮盖，想不到您会公开地抛弃我；希望自己若有不是您能教导批评，想不到您会公开地指责我。寡人的罪过，老百姓本不知道，您悄悄出走表明您对我有怨气，这样来离弃寡人，寡人一定是有罪过了，但是恐怕您也不够宽厚吧！前人说：'敦厚的人不以损害别人来使自己得到好处，仁德的人不冒性命的危险来博取虚名。'所以遮掩别人的过失，是敦厚的行为，纠正别人的错误，是仁德的做法。天下能遮掩寡人的过失、纠正寡人的错误的人，除了您还能指望谁呢？您受到先王的厚爱才有了今天的尊荣，但为了一时快意而随便抛弃寡人，那么遮掩过失纠正错误，也就很难指望您了。而且世人有亲疏厚薄，所以给予的也不一样；行为有对有错，所以忧虑是相同的。现在寡人承受不贤的罪名，而您也难逃有伤忠厚的过失，为您选择，还是不这样好一些。国家有疆界，就像家室有围墙，是用来增强感情遮掩不和的。一家人发生矛盾，说出去叫邻居评理，不算是通情达理的好办法。怨恨和厌恶还没达到表面化的程度，就公然离弃别人，说到底在厚道上有些欠缺吧。寡人纵然不贤，但也不像商纣王那样昏暴；您虽然不得意，但也不像商容、箕子那样饱受铁窗之苦。可是您不在国内遮盖寡人的过失，而以跑到别的国家来表明对我的怨恨，恐怕这样做正好损伤您高尚的品德而且也显得行为不够厚道。假如没有这样的后果，只要可以成全您的高尚、显示您的美德，寡人即使承受恶名，也心安理得。本来这样做是要张扬寡人的薄情，而有损您的忠厚；要张扬寡人的恶行，而有损您的光

彩，这样做了，于我们双方都有损失。仁义的人不用损害别人的办法来使自己得到好处，何况损人而不利己呢？希望您不要因为我的不贤，损伤了您以往获得的美名。从前，柳下惠在鲁国当法官，好几次被撤职，可是他不离开鲁国，有人说：'可以走啦！'柳下惠说：'假使我的政见跟别人不同，到哪里去能不被撤职呢？反正是要被撤职我宁可在父母之邦给人家撤职了。'柳下惠不把撤职当作自己的包袱，所以他从前的业绩一直被人传诵，他不做离开故国的打算，所以本国和别国的人对他都没有非议。寡人的罪过，燕国的人不知道，但全天下的人都在指责寡人。谚语说：'仁者不轻易与别人绝交，智者不毁弃自己的功业。'毁弃自己的功业、抛弃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仇恨；轻易丢开巨大的利益，是因为怨气。因为仇恨而毁弃功业，因为怨气逃亡他乡的，应该是关系疏远的人，我不希望看见是您。假如我没有罪过，您怎么会怪罪我呢？希望您抛开怨愤平息怒气，体察先王的心愿，来继续开导寡人。寡人猜测您会说：'我要造成你的过错心里才痛快，为了叫人们都知道你的恶行，我也顾不得先王待我的好处了！'使寡人向前看不能依顺初心，向后看不能改正错误，这一切全凭您裁断，希望您好好考虑。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的私见，在这封信里恭敬地陈述给您。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燕策三》少量文句亦见《史记·乐毅传》，而《策》、《史》均作燕王喜给乐间的信，与《新序》异。元吴师道以来多以《新序》为是，牟庭《雪泥书屋杂志》卷三云："今按毅报书与此针对，知为惠王遗乐毅书无疑，《国策》多断烂之文，而《史记》误据之，及刘向校《国策》，尚沿误未能是正也。其作《新序》，必别有所据。"

【原文】

3·45　乐毅使人献书报燕王曰[①]："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钺之罪[②]，以伤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自负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辞说。今王数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书对。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爱，能当者处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观先王举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③，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命而不辞。先王命臣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者，霸王之余业，战胜之遗事④，闲于兵革，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必与天下图之，图之莫若径结赵，且淮北、宋地，楚、魏之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⑤：'善'。臣乃受命，具符节，南使赵，顾反，起兵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之兵，受命而胜之⑥。轻卒锐兵，长驱至齐，齐王遁逃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货宝、车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五伯以来，功业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⑦。先王以为快其志，以臣不损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国诸侯。臣闻贤圣之君，功立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丑，夷万乘之齐，收八百年之积，及其弃群臣之日，余令诏后嗣之义法，执政任事，循法令，顺庶孽，施及萌隶，皆可以教后世⑧。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吴为远迹至郢，夫

差不是也，赐之鸱夷，沉之江[9]，故夫差不计先论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亏辱之诽[10]，堕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君子绝交无恶言，去臣无恶声，臣虽不肖，数奉教于君子，臣恐侍御者亲交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以书谢。

【注释】

①报：原本无"报"字，据原校语补。

②斧钺之罪：死罪。

③节：指使臣所持的凭证，下文"符节"同。 假节于魏："假"，借。乐毅为魏昭王出使燕国。 卿：古代等级制度，统治者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诸侯在春秋以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卿、大夫、士又各分上中下三等。"亚卿"即次卿。

④余业：遗业，"事"同。齐国在春秋时代即为强国，齐桓公为五霸之首，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多次为东方诸国盟主，至闵王时，称"东帝"，与秦为"西帝"相对。

⑤先王：原本无"先"字，据《战国策》补。

⑥河北之地：齐国在黄河以北的领土。 济上：济水之上，济水在黄河东南，大致与黄河平行。

⑦大吕：齐国的钟名。 故鼎：齐国从燕国夺去的鼎，自从黄帝铸九鼎，鼎即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元英、历室：皆燕国宫殿，杠宁台附近。 宁台：燕国台名。 蓟丘：即蓟，在今北京城西南隅，为燕国都城。 汶：河名，古时为济水支流。 五伯：即春秋五霸，其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是肯定的，另两霸则有异说，一说为宋襄公、秦穆公，一说为吴阖闾、越勾践。

⑧八百年之积：指齐自太公受封以来的积蓄。 义法：合于义理的治国办法。 庶孽：妾所生之子。原本此下有校语云："《史》作'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今删。 萌隶：即氓隶，平民和奴隶。

⑨鸱(chí 吃)夷：皮囊。下文“入江而不化”，指伍子胥怀恨，死后阴魂不散，成为波涛之神。

⑩离：通“罹”，遭受。

【译文】

乐毅派人献上一封信给燕惠王，作为答覆，说：“臣下不贤，没能接受您调职的命令，来顺随您的亲信的心意，是怕犯了死罪，受斧钺之诛，有损先王英明的名声，也损害足下的义气，所以悄悄逃跑，自己承受不贤的罪名，而不敢陈述自己离开燕国的原因。现在大王罗列我的罪状，恐怕您左右的亲近大臣不清楚先王厚待在下的原因，不明白臣下如此效忠先王的动机，所以不敢不写封信作为答覆。臣下听说圣明的君主不拿爵禄随便赏赐关系亲近的人，而给那些功劳大的人；不拿官职满足自己喜欢的人，而安置那些能胜任的人。所以说：‘考察了能力之后才任命官员的，是能成就功业的君主；评价了品行之后才结交朋友的，是能建立名声的人物。’臣下以自己的学识，观察先王的作为，有凌驾于天下诸侯之上的雄心，所以借着作为魏国使臣的机会，得以在燕国亲身观察。先王对我过于抬爱，从宾客中把我提升起来，给我高于其他大臣的职位，不和同姓大臣商量，就任命我为亚卿，臣下自认为有能力实现先王的旨意，可幸免错误，故接受职位而不加推辞。先王告诉我说：‘我对齐国有旧怨新仇，怀着极大的愤怒，不考虑燕国弱小，想要跟齐国干一场。’臣下回答说：‘那个齐国继承了霸主的勋业，又有多次战胜的威势，熟悉战争，精于战略战术，大王要是想攻打它，必须与天下诸侯共同策划，策划攻打齐国，没有比从速联合赵国更重要的事了，而且淮北和宋两个地方，楚国魏国早就想得到了。如果赵国答应合作，再约上楚、魏两国共同尽力，四国一起出兵进攻，齐国必然大败。’先王说：‘好！’臣下于是接受命令，备好了符节，南行出使赵国，回来后，就发兵进攻齐国。因为顺应天意，托先王的洪福，先王

兵锋所向，黄河北岸的齐地即落入我手，先王一声令下，济水两岸的齐军狼狈溃逃，我军精锐轻装前进，长驱直入，直捣临淄，齐王悄悄逃跑，窜到莒城，只是保住了一条命。珠玉珍宝、车辆装备，全部获取，送入燕国。大吕陈列在元英宫，大鼎返回历室宫，齐国的珍宝成了宁台的陈设，汶水的竹林，移种在蓟丘。从春秋五霸以来，功业的伟大没有比得上先王的，先王觉得称心如意。因为在下完满实现了先王的旨意，所以划出一片地方封给臣下，使臣下能与小国的诸侯比肩。在下听说圣明的君主能保持自己建立的功业，所以他们的事迹在《春秋》一书里得到记载；有先见之明的人士，能保持自己得到的美名，所以受到后人的赞誉。像先王这样的报仇雪耻，踏平拥有强大武装的齐国，使齐国自太公以来八百年积蓄的珍宝成为自己的战利品，以及他去世的时候，遗令教导继承人合于道义的治国方策，执掌政权办理国事，要遵循法令，与异母兄弟和顺相处，要使平民乃至奴隶都沾润王家的恩泽，如此等等都足为后世的楷模。在下听说善于创始的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端不一定有好的结局。从前伍子胥的意见被阖闾采纳，吴国因而能够远征楚国拿下郢都，夫差不赞成伍子胥的意见，赐他一死，装在皮口袋里丢进大江。所以夫差不考虑伍子胥从前的论断可以建功立业，杀了伍子胥而不后悔；伍子胥不能及时发现阖闾与夫差器量的不同，所以沉到江底阴魂还不散。避开杀身之祸，保全自己的功业，来传扬先王的治绩，是臣下的上策；遭受屈辱的诽谤，败坏先王的英明美誉，是在下最大的担心。面临自己无法预料的罪名，希望侥幸得到好结果，是崇尚节义的人不敢做的事呀。在下听说君子与人绝交时不责骂别人，遭贬斥的臣子不指责君王的过失。臣下纵然不贤，也多次受到君子的教导，臣下深怕您的左右侍从亲近大臣的说法，没有体察臣下疏远的作法原因何在，所以冒昧地用这封信说说自己的隐衷。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燕策二》，又见《史记·乐毅列传》。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云：“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

奔，其后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

【原文】

3·46　齐人邹阳，客游于梁，人或谗之于孝王，孝王怒，系而将欲杀之，邹阳客游见谗自冤，乃从狱中上书[①]，其辞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尔。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义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熟察也[②]。昔者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变也。愿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叹[③]。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之，少加怜焉[④]。

谚曰：“有白头而新，倾盖而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⑤]。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⑥]！故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于宋，卒相中山；范睢拉

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7]。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8]。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藉宦于朝，假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于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9]！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辩，而不能自免于谄谀，而二国以危[10]。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共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则骨肉为仇雠，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三王易为比也[11]。

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能不说于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12]。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而强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13]。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兵强天下，而卒车裂商君；越用大夫种之谋，擒劲吴，霸中国，卒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仲子辞三公为人灌园[14]。今世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通，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15]。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沉七族，

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16]！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众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17]。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只足以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18]。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素无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19]。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言，不惑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故匕首窃发。周文王校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见，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20]。今主上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于富贵之乐也[21]。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汙义；砥砺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22]。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汙行，以事谄谀之人，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崛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精神而趋阙下者哉[23]！

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注释】

①邹阳：西汉齐（今山东东部）人，《史记》卷八十三、《汉书》卷五十一有传。本文为邹阳投奔梁孝王之初所作，当时孝王门下的羊胜、公孙诡等人嫉妒

邹阳,在孝王那里说坏话,阳下狱,将受死刑,故上书自明。 梁孝王:汉文帝第二子,封梁王(治所在今开封市),死后谥“孝”,故称梁孝王或孝王。

②燕丹:燕王喜之子,为燕太子,曾在秦国作人质,秦始皇待他无礼,丹逃回,网罗壮士荆轲等人,谋刺秦始皇,未成功,秦攻燕,燕王喜杀丹献秦。 荆轲(?～公元前227年):战国卫国人,于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携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新城一带)地图赴秦,图中藏匕首,借献图之机刺秦始皇,未成,被杀。 白虹贯日:《列士传》说荆轲出发后,燕丹望气,见白虹横贯太阳而没有完全穿过,就感叹说,我的计划失败了。此处比喻荆轲精诚感天。 太子畏之:燕丹多次担心荆轲不肯去秦国行刺,事详《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章》。 卫先生:《文选》李善注说:白起为秦攻赵,大破赵国长平军,想一举灭了赵国,派卫先生去说服秦昭王,希望增加兵士和粮草,受到应侯(范雎)的阻挠。因卫先生精诚感天,故太白食昴。 太白:即金星。 昴(mǎo 卯):二十八宿之一,在金牛、三角两星座之间,古人认为其位置与地面的赵国相应。太白食昴为秦灭赵之象。 精诚:原无“诚”字,据《汉书》补。

③玉人献宝:卞和事,见本书5.105条。 李斯(?～公元前208年):战国楚国上蔡(在今河南省)人,后期法家的重要代表,官至秦丞相,辅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二世胡亥听信赵高,杀李斯。李斯死前上书,数自己七大罪(其实为七大功),证明自己的确忠于秦政权。 胡亥:秦始皇的小儿子,与赵高、李斯共谋,矫诏杀长兄扶苏、大将蒙恬,夺得皇位,为秦二世。 接舆:楚国人,与孔子同时,剃光头、裸体,以示不与浊世同流。

④比干:商纣的叔父,纣无道,比干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谏纣王,三天不离开,纣怒,说“听说圣人心有七窍”,于是给比干开膛来看比干的心。

⑤倾盖:两车的车盖相交。 樊於期:秦国将军,逃到燕国避罪,秦始皇灭其家,又悬赏收捕,荆轲刺秦始皇,行前对樊说,请以樊的头作给秦始皇的见面礼,樊就自刎而死。 王奢:齐臣,逃到魏国,后来齐国攻打魏国,王奢登上城墙对齐国的将军说:“你们不过为我而来,从道义上说,我不能为自己苟全性命而连累魏国。”于是自刎。

⑥苏秦:战国时洛阳人,著名游说之士。 尾生:古代著名守信用的人,曾与一女子约于桥下相会,女子逾时未来,而大水至,尾生不离开,抱桥柱而死。“为魏取中山”者为乐羊、吴起,邹阳《狱中上书》误以乐羊为白圭。 駃騠

(juétí 决提):一种骏马的名称。这句说尽管有人诽谤苏秦,然而燕王敬重他,用珍奇之味款待他。　文侯:此二字原不重叠,今据《史记》《汉书》、《文选》补。　析:原本作“折”,据《汉书》《文选》改。

⑦司马喜:战国时人,《战国策·中山策》载他三次为中山相。　膑(bīn 殡):膝盖,亦指去掉膝盖的刑罚。　范睢(suī 虽):战国魏国人,随魏中大夫须贾使齐,齐王赐他金十斤,须贡怀疑他泄露了魏国的机密,就把此事告知魏相,魏相派人拷打他。全来他逃到秦国,为秦相,封应侯。他向秦昭王贡献了远交近攻的政策。　拉:摧,打断。　胁:肋骨。

⑧申徒狄:商朝末年人,《庄子·盗跖》说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　徐衍:周朝末年人。

⑨宁戚:春秋时卫国人,家贫无资,为人挽车,至齐,齐桓公夜出,宁戚望桓公而悲,拍着牛角唱了一首歌,其中有“长夜曼曼何时旦”之句,桓公拜为大夫,后升为上卿。

⑩季孙:季孙斯,《论语·微子》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汉书》颜师古注以为季桓子故意叫鲁定公接受齐国的女歌舞队,以此把孔子气走。　子冉:不详。　墨翟:鲁人,宋大夫,墨家学派代表,主张兼爱,其书《墨子》今传,被囚事无考。于谗谀而二国以危:原本无此八字,据《史记》、《汉书》、《文选》补。

⑪戎人:原本无此二字,据《史记》、《汉书》、《文选》补。　由余:西戎之臣,为戎王使秦,秦穆公与他论道,以为圣人,于是先送女乐给戎王,过了很久才叫由余回去,由余谏戎王,戎王不听,由余就返回秦国,穆公拜为上卿。　子臧:张晏以为是越人蒙的字。　朱:尧的儿子丹朱,暴虐淫佚。　象:舜弟。　管蔡:管叔、蔡叔,皆周文王子、武王克商,使二人为纣子武庚的相国,武王死,周公摄政,管、蔡疑周公有异志,挟武庚作乱,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囚蔡叔。

⑫田常之贤:田常即陈恒,春秋时齐国大臣,以大斗借出,小斗收入的办法争取民心,齐简公以为贤,而他于简公四年(公元前 481 年)弑简公,拥立平公,任相国,杀公族中强者,陈(田)氏在齐国专权。　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周武王曾封修比干墓,而无封其子孙的记载。商纣王曾剖孕妇之腹,武王修孕妇墓,亦未见记载。

⑬亲其雠:指寺人披,字伯楚,官勃鞮(主管革履),他曾为晋献公在蒲城

攻晋文公，文公翻墙时，他斩断文公的袖子。文公即位后，他揭发吕郄谋反的事，文公得免于难。

⑭商鞅：战国卫国人，曾在魏国做小官，后入秦，佐秦孝公，执政二十一年，奖励耕战，主张厚赏重刑，使秦国内部秩序稳定。他执法不避权贵，因此在社会上层结怨颇多，孝公死，惠王立，他被车裂处死。箸有《商君书》。 大夫种：春秋楚国南郢人，文氏，名种，楚平王时曾为楚之宛令，后入越，佐越王勾践灭吴，吴灭后，有人诬告他将谋反，勾践赐他自杀。 於陵仲子：即陈仲子，其先人为齐国的同族，其兄为齐相，他认为不义，乃携妻子到楚国於陵，楚王听说他贤德，想叫他为相，他又携家出逃，为别人灌园为活。

⑮可报之意：《汉书补注》引王文彬说，谓此句如豫让所谓“人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回报他；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回报他”的意思，人主以诚心大礼待士，士必以死相报。 隳(huī 挥)：裂肉。 穷：尽. 通：《史》、《汉》、《文选》并作“达”。 爱：原作“变”，据《史记》等书改。 由：许由，尧时高士，尧要让位给他，他认为这句话脏了他的耳朵，洗耳而去，不接受天子之位。

⑯荆轲沉七族：“轲”下原有“之”字，据《史记》等书删。“沉”，泛指杀死。七族指父族、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母族、从子(叔伯之子)、妻之父母。 要离燔(fán 凡)妻子：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要离愿承担此任，于是设苦肉计，吴王烧死要离的妻子，要离逃至庆忌处，表示愿助其恢复王位继承权，在渡河时，杀死庆忌，返吴后，要离不受赏而自杀。

⑰眄(miǎn 免)：斜视。 柢(dǐ 底)：主根。 轮囷(qūn 逡)：盘曲。

⑱明月之珠：传说周时随侯外出，见有大蛇受伤中断，就给它敷药救治，后来蛇从江中衔来一颗夜明珠给随侯，以报答恩德，这颗宝珠就被称为“明月珠。” 德：原作“得”，据程荣《汉魏丛书》本及《史记》改。 先谈：原作“先游”，据《史记》改。

⑲伊管：伊尹、管仲。

⑳钧：陶轮。 蒙嘉：原作“蒙恬”，据《史》、《文选》及《汉魏丛书》陈用光校本、崇文书局本改。《战国策·燕策三》载荆轲至秦，用重金贿赂蒙嘉，蒙嘉对秦王说燕愿臣服于秦，所以斩樊於期头、献督亢地图以示诚意，秦王才接见荆轲一行。有人以为蒙嘉为恬之弟。 秦用左右而弑，周用乌集而亡：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秦任蒙嘉，未为荆轲所杀，是信左右不得指蒙嘉，则用乌集亦不得指太公也。秦二世用赵高，杀身亡国，是信左右而杀亡也；‘乌集’犹言乌合，

周武王伐纣至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若乌鸟之集然，是用乌集而王也。文意承上文推究言之。"

㉑皂(zào 灶)：喂牛马的食槽。

㉒曾子：曾子至孝，因'胜母'的名称不顺于理，所以曾子不入。　墨子：墨子非乐，故不入朝歌。　朝歌：商代帝乙、帝辛(纣)的别都，在今河南淇县。

㉓崛：同"窟"。　薮(sǒu 擞)：草木盛而少水的嵰地。

【译文】

齐人邹阳，离乡背井到梁孝王的封国寻差事，有人在梁孝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孝王一气之下，把他收监，想杀了他。邹阳离家在外，受了别人的算计，自然很怨恨，就从狱中写了一封信呈交梁孝王，那封信说：

在下听说对人忠心没有不得报偿的，对人诚信就不会受到怀疑。在下曾经认为是对的，其实不过是空话罢了。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白虹横贯太阳，太子还担心他不肯效命；卫先生为秦昭王策划乘长平之胜一举灭赵的办法，太白星遮住昴宿，昭王还怀疑他别有用心。他们一片精诚，使天地都受到感动而呈现异象，而两位君主却还看不明白，这不是很令人痛心的吗？而今臣下竭尽忠诚，把想到的治国之策全掏出来，希望君王对我有所了解，而您左右的亲信们糊涂，到底还是拉着我去受刀笔小吏的审问，使我受到世人的怀疑。像这样，即使叫荆轲、卫先生起死回生，而燕太子和秦昭王也不会醒悟的，希望大王仔细想想。从前，卞和献玉璞给楚王，楚王竟让他受酷刑；李斯尽忠于秦国，胡亥竟把他五马分尸。因此箕子才装疯卖傻，接舆才逃避恶浊的社会而隐居，就是怕遭遇不测啊。希望大王好好考察卞和李斯的想法，而摈弃楚王、胡亥那种听信小人之言的作法，不要叫箕子、接舆为在下的遭遇叹气。臣下听说比干被开膛挖心，伍子胥被装入马皮口袋丢进江里，臣下原先不相信有这种事，现在才明白这是真的。希望大王仔细想

想，并略表同情。

谚语说："有人相识一辈子还像初次见面，有人路上偶尔相遇谈了几句就像老朋友。"为什么呢？就是知心与不知心了。从前，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把脑袋借给荆轲来助成燕太子丹刺秦王的计划；王奢从齐国避难到魏国，爬到城墙上自刎而死，以此使齐国退兵保全魏国。王奢樊於期，并非跟齐国秦国交情浅，而跟燕国魏国感情深，他们所以离开齐国秦国而不惜以性命维护燕国魏国，是因为燕国魏国二位君主的行事符合他们的理想，他们对二位君主怀有深沉的仰慕之情啊。因此，尽管天下的人都怀疑苏秦的信誉，而他对燕国却像尾生对那位小姐一样忠诚不二；白圭为中山国的大将而连丢六城，他效忠魏国，却给魏国拿下了整个中山。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啊。苏秦当了燕国相国，有人在燕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燕王手握剑把申斥这个人，偏拿珍奇美味给苏秦吃；白圭在中山大显威风，中山人在魏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魏文侯偏赏给白圭夜光之璧。为什么呢？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肝胆相照，哪里是无根之谈所能离间的呢！说起来，女人无论美丑，进入后宫就会被人嫉妒；士人无论贤不贤，进入朝廷就会被人嫉妒。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挖膝盖之刑，终于在中山国当了相国；范雎在魏国被打断了肋骨和牙齿，终于在秦国被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方策必受采用，过于自信，不去结党营私，而维护自己的独立立场，所以不能从那些小人的诬陷中拯救自己。因此申徒狄抱着石头跳河，徐衍抱着石头跳海，不能在芸芸众生中存身，而坚持正道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在朝廷中联合私党，讨君主的喜欢，谋取私利。象百里奚沦落到在路上讨饭，而秦穆公把朝政托付给他，宁戚沦落到给人赶车喂牛，而齐桓公把朝政托付给他。这两个人，难道是在朝为官，借着君主亲信的吹嘘，然后才得到二位君主的重用吗？人与人之间彼此受到诚心的感动，彼此的德行一致，这样的关系比用胶漆粘合还要牢固，亲兄弟也不能拆开他们，难道众人的闲言碎语

就能使他们彼此怀疑吗？常言道偏听偏信就会做出邪恶的事，一意孤行就会弄出乱子。从前鲁定公采纳了季孙斯的意见逼走了孔子，宋君听信了子冉的意见赶走了墨翟。凭借孔子墨翟那样的辩才，还不能从小人的诽谤中拯救自己，可是鲁、宋两国也因此陷于危险境地了。为什么呢？众口一词的诽谤，任你是黄金也会被熔化，长期的诽谤，任你坚如骨头，也会被烧成灰。所以秦国重用戎人由余而称霸于中原，齐国重用越人子臧而使威王、宣王武功显赫，这两国哪里受习俗的拘束、哪里受世人意见的牵累、哪里受偏狭虚浮的言论的影响呢？不抱成见地听取意见，不带偏见地观察情况，就能在当代获得明智的声誉。所以见解一致，那么南北相距千里的人可以亲如兄弟，由余、子臧的遇合便是例证；见解不合，那么亲骨肉也可以成为仇敌，丹朱、象、管叔、蔡叔的行为便是例证。假如君主能用齐国、秦国那样明智的眼光，摈弃宋国、鲁国那样偏听偏信的作法，那么五霸已经不配当他的榜样，三代圣君的高度也容易达到了。

所以圣王醒悟了，就会捐弃子之那包藏祸心的花言巧语，就会不受田常那伪善行为的感动，而封赏比干的子孙，培修纣所杀的孕妇的坟墓，使普天之下的人民都从自己的功业中得到好处。为什么呢？想做好事的心永远不满足啊。晋文公信任他的对头，而成为诸侯的霸主；齐桓公重用他的仇人，而匡正天下，为什么呢？以慈和仁爱的心肠、殷勤的态度对人，你的诚意就能打入人家的心坎儿，这样的奉献不是浮夸的言辞所能代替的。然而秦国用商鞅的办法，削弱东方的韩、魏两国，成为天下的强国，但最后把商君车裂处死；越国采用大夫文种的谋略，制服强大的吴国，称霸中原，但最后却杀了大夫文种。因此孙叔敖三次被免去相国职务而自己毫不悔恨；於陵仲子不接受三公的高位，而去给别人浇园子种菜。假如君主真的能够克服高人一等的心理，而怀有值得人家报答的诚意，敞开胸怀，不加文饰地表露自己的真心，披肝沥胆，真诚地扶危济困，把自己的真情德惠全都施与士人，无保留，不吝惜，那么夏桀能喊得动

他的狗去对着唐尧狂叫，盗跖也喊得动他的手下去刺杀高士许由，何况是有大国君主的权势、贤明君主的美誉可以凭借呢？这样说来，荆轲被秦始皇屠灭七族，要离为效忠阖闾而烧死了妻子，哪里还值得为大王称述呢！

明月珠，夜光璧，在黑暗中丢给路上的行人，那些人没有不握住剑把警惕地审视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缘无故地到自己面前的。枝干盘屈的大树，它的根弯曲纠结姿态奇特，而人们用它给大国君主制成器具，这是因为君主身边的人先给它加了雕刻装饰。所以无缘无故地到你面前，即使出现的是隋侯之珠、夜光之璧，也只足以结怨而不会被人感激；如果有人事先介绍一下它的长处，那么就是枯朽的树木，也可以得到发挥功效的用场而不被人忘记。假使是天下无名位隐居草野的士人，即令他领会了尧舜的治国之道，怀着伊尹管仲的治国之术，没有人像给盘屈的树根雕刻装饰那样，事先给他揄扬，却想尽心竭力，陈说自己的忠信，来辅佐国君治理政事，那么君主一定会步握住剑把警惕地审视珠玉的人的后尘，这样就使没有名位的人士连枯朽树木那样的机会也得不到了。因此圣王约束和驾驭他的臣民，匠民独运，就像陶轮只围着其轴心转动，而不受那些浅薄混乱的言论的牵制，不受众人七嘴八舌的影响。而秦始皇听信中庶子蒙嘉的意见，相信了荆轲的谎言，于是荆轲的匕首猝不及防地亮了出来；周文王在泾水渭水一带打猎，得到吕尚，跟他同车归来，从而统一了天下。秦二世听了身边亲信的话，而落个杀身亡国的下场；周武王指挥不期而会的队伍，而成就了以王道统一天下的大业。为什么呢？因为他能超越束手束脚的陋见，驰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论，因为他领悟了光明宏大的大道理啊。现在的君主沉醉在一片阿谀奉承的声音之中，受到姬妾群臣的牵制，而让才识高远、有独立见解的士人与牛马同槽而食，这就是鲍焦愤世疾俗、不留恋富贵之乐的原因吧！

臣下听说，带着很多美德就像穿着盛装一样进入朝廷的人，不

会为满足私欲而玷污大义，修炼自己操守的人，不会为追求私利而损害自己的德行。因此有一个街区叫“胜母”，曾就不进去；有一座城市叫“朝歌”，墨子就调转车辕。假如想叫天下抱负远大的士人，都蜷缩在威权牢笼之下，都在权势地位面前低头，改变初衷，同流合污，来侍奉那些引诱君主作恶和附和君主作恶的谄谀之辈，以求得到这些人的表睐，那么士人只有住在草野洞穴之中等死罢了，哪里会有投奔朝廷来尽力效忠的人呢？

这封信呈奏到梁孝王那里，孝王立刻放他出狱，他终于成了孝王的上客。

按：本条采自《史记·邹阳传》，亦见《汉书·邹阳传》和《昭明文选》。

新序全译卷第四

杂　事　四

【题解】

本卷共二十八条，以讲为君之道为主，以服人以德为重点，包括居安思危、知而能行、知人、尊贤、守信用、重礼义、纳谏等内容。

【原文】

4·47　管仲言齐桓公曰："夫垦田创邑，辟土殖谷，尽地之利，则臣不若宁戚，请置以为田官①。登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置以为大行②。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重富贵，不避死亡，则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谏臣③。决狱折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则臣不若弦宁，请置以为大理④。平原广囿，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若归，则臣不若王子成甫，请置以为大司马⑤。君如欲治国强兵，则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则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贤，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管仲之功也⑥。《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桓公其似之矣⑦。

【注释】

①邑：土地面积单位，居民聚落。　田官：主管农业的最高官员。

②登降：进退。　揖让：宾主相见的礼仪。　隰(xí 席)朋：齐庄公的曾孙，

以公族为大夫。　大行：即“大行人”，外交官。

③蚤：同“早”。　颜色：脸色，这里指愤怒的表情。　东郭牙：齐大夫，役者出身，在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时，他持保留态度。　谏臣：亦称“大谏”，主管批评君过。

④折中：按照标准，无所偏颇。　弦宁：生平不详。　大理：主管司法的官员。

⑤囿（yòu 又）：用来养禽兽的大园子。　轨：车的两轮之间。因为不败退回车，故车轨不会相交。　王子成甫：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四说，不知何王之子，韩愈《王仲舒神道碑》以为姬姓，魏《王基碑》以为比干之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齐襄公旧臣，桓公用之者。　大司马：总管军事之官。

⑥九合诸侯二句：《论语·宪问》：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用兵车，管仲之力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据《谷梁传》，衣裳之会十一次，这里说“九”，不过表示次数之多罢了。

⑦《诗》曰：见《诗经·大雅·文王》篇。

【译文】

管仲对齐桓公说：“开垦田地创建城邑，扩大耕地种植谷物，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臣下不如宁戚，请派他当田官。进退周旋，熟悉礼仪，臣下不如隰朋，请派他当大行人。入朝早，退朝迟，君主发怒时他也敢于触犯，进谏一定出以忠心，不看重富贵，不贪生怕死，臣下不如东郭牙，请派他当谏臣。判案子依据法律，无所偏颇，不给无罪者加刑罚，不妄杀无辜的人，臣下不如弦宁，请派他当大理。在辽阔的原野、广大的园囿上，兵车不因败退出现交错混乱的轨迹，士兵不因败退而转脚向后，战鼓一响，三军的战士全都视死如归，在下不如王子成甫，请派他当大司马。主公如果只要国家安定、军队强大，那么这五位就足够了，如果要成就霸业、王业、则臣下管夷吾在这里。”因为管仲能识别人才，桓公能任用贤人，所以能多次成为诸侯会盟的盟主，匡正天下，这是管仲的功劳啊。《诗经》说：“众多的人士，文王借以安宁。”齐桓公大概和这首诗说的差不多了吧。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勿躬》，亦见《管子·小匡》、《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文字多异。“夫管仲能知人”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4·48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①。在侧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曷为其不易也②？”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已无为，而天下治③。汤、文用伊、吕，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动，用众贤也④。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⑤。”盖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则不然，所用大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注释】

①有司：有具体职务的管理与执行吏员。 事：原本作“吏”，据《韩非子》、《吕氏春秋》改。 仲父：为使管仲便于发号施令，桓公尊他为仲父。

②曷：同“何”。

③“舜举贤在位”数句：《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垂衣裳：无动作，故衣裳自然下垂而不飘动。 恭：端正威严。

④伊、吕、周、邵：伊尹、吕尚、周公、邵（召）公。 刑措不用：《史记·周本经》“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馀年不用。”集解引应劭说：“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 偃（yǎn 眼）：倒下。

⑤小哉管仲之器：语见《论语·八佾》，“器”指器量。

【译文】

办事的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一件事情，桓公说："去跟仲父说。"又一个小官来请示，桓公说："去跟仲父说。"像这样有好几回。在桓公身边侍候的人说："一次是'跟仲父说'，二次还是'跟仲父说'，当个国君也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得到仲父的时候是很麻烦的，有了仲父，怎么能不容易呢？"所以说当君主的人寻求人材是辛苦的，得到了人材就轻松了。舜提拔了很多贤能的人主管各种事务，自己端正威严地坐在那里，不用理事，就使天下太平。商汤王、周文王任用伊尹、太公，周成王任用周公、邵公，刑法都罢在那里用不上，兵器都放在那里没人动，就是因为用了那班贤能之士啊。桓公任用管仲，还算是低级的，所以只能达到称霸，而不能完成以王道统一天下的事业。所以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太狭窄啦。"这大概是赞赏他和桓公的遇合，而叹惜他不能引导桓公完成以仁政统一天下的王业吧。至于圣明的君主就不同了，他所举用的都是器局恢宏的人材。《诗经》说："众多的人士，文王借以安宁。"桓公大概有一点近似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任数》，吕氏又本于《韩非子·难二》，后于刘向的《论衡·自然》亦用之，《群书治要》亦加引录。"故王者劳于求人"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4·49　公季成谓魏文侯曰[①]："田子方虽贤人[②]，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与之齐礼，假有贤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议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③]。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

议也[4]。"公季成自退于郊,三日请罪。

【注释】

①公季成:魏文侯之弟。

②田子方:名无择,子贡的学生,魏文侯的老师。

③器:能力。 博通士,博古通今,长于政事的人士。 尊:高贵。

④所得议:原本无"得"字,据《群书治要》补。

【译文】

公季成对魏文侯说:"田子方固然是贤德之士,可他并非有封地君主,主公总是跟他平起平坐,假如有比子方更贤德的人,主公又用什么礼数对待呢?"文侯说:"像子方这样的人,不是你有资格议论的。子方是仁者,仁者是国家的宝器;智士,是国家的栋梁;博古通今人,是国家的尊长。因此,国中有了仁者,那么大臣们就不会明争暗斗;国中有了智士,那么四周的诸侯就不敢轻起衅端;国中有了博古通今的人,那么国君就会受到尊崇。这本来不是你有资格议论的呀。"公季成自觉地离开都城,到郊外住了三天,然后来向文侯请求处分。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群书治要》采录。

【原文】

4·50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黄,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1]。克对曰:"君若置相,则问乐商与王孙苟端孰贤[2]。"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黄进之;乐商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则哲[3],进贤受上赏,季成以知贤,故文侯以为相。季成翟黄,皆近臣亲属也,以所进者贤别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注释】

①季克:《汉书·艺文志》说他是“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经典释文·注解传述人》说,“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

②乐商:生平不详,《吕氏春秋》作“乐腾”。　王孙苟端:生平不详。

③知人则哲:语出《尚书·皋陶谟》,哲,明智。《老子》亦云“知人者智。”

【译文】

魏文侯的弟弟叫季成,朋友叫翟黄,文侯想从他们当中选择一个当相国,但拿不定主意。拿这件事请教李克。李克回答说:“君如要确定谁当相国,就考察一下乐商和王孙苟端哪一个贤能。”文侯说:“好。”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贤,他是翟黄推荐的;乐商贤能,是季成推荐的,所以立季成为相国。因此说善于识别人材是一种智慧,能推荐贤能之士的人应受最高奖赏,季成因为能识别贤才,所以文侯用他作相国。季成、翟黄,都是魏文侯的亲近大臣或骨肉手足,用他们所推荐的人贤能与否来鉴别他们本人的水平,所以李克的话是对的。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举难》,《韩诗外传》卷三、《史记·魏世家》、《说苑·臣术》亦载此事而更详细。“故知人则哲”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4·51　孟尝君问于白圭曰[①]:“魏文侯名过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魏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②],此名之所以过于桓公也。卜相则曰:‘成与黄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爱妨公举,在职者不堪其事,故功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则王功成,岂特霸哉[③]!”

【注释】

①孟尝君：即田文，齐威王之孙，靖郭君田婴之子，字孟，邑名尝，故称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曾为齐、魏的相国，《史记》有传。

②子夏：卫国人，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是孔子死后儒家经典的主要传述者之一。 段干木：段干，复姓，名木，子夏弟子，魏文侯师。

③翊（yì 意）：辅佐。

【译文】

孟尝君问白圭道："魏文侯名气比齐桓公大，但功业却赶不上五霸，为什么呢？"白圭答道："魏文侯以子夏为老师，以田子方为朋友，敬重段干木，这是他的名气比齐桓公大的原因。选择相国时却问：'公季成与翟黄哪一个合适？'这是他的功业比不上五霸的原因。因为私人感情而妨碍了国家官员的选拔，在职的人不能胜任工作，所以功业也就旷废了。既然这样他的名声为什么还很好呢？那是三位贤者辅助的结果啦。假如他能够用这三位贤士当相国，那就能成就以仁政统一天下的大业，岂止成为霸主呢！"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举难》，文侯尊事三贤，《吕氏春秋》的《察贤》、《下贤》、《期贤》和《史记·魏世家》均有记载。"在职者不堪其事，故功废"和"如相三士"云云，为刘向所加。《群书治要》亦引此条。

【原文】

4·52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缝，宾胥无善纯缘[1]，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师旷侍曰："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胥无善齐和之。羹以熟矣，奉而进

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亦君之力也。”

【注释】

①宾胥无：亦作“宾须无”，生平不详。

【译文】

晋平公问叔向：“从前齐桓公多次成为诸侯会盟的盟主，匡正天下，不知道那是国君的功劳呢？或是臣子的功劳呢？”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剪裁，隰朋善于缝连，宾胥无善于装饰衣边，桓公只知道穿上罢了，这大概是臣子的功劳吧。”师旷在旁陪伴，插嘴说：“在下愿拿菜肴打个比方，管仲善于掌刀，隰朋善于前煎炒烹煮，宾胥无善于调配佐料，一盘佳肴做熟了，捧到君主面前，但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吃？这也是君主的功劳吧！”

按，本条采自《韩非子·难二》，有所改运动。

【原文】

4·53　昔者齐桓与鲁庄公为柯之盟，鲁大夫曹刿谓庄公曰[①]：“齐之侵鲁，至于城下，城坏压境，君不图与[②]？”庄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③]。”曹刿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及会，两君就坛，两相相揖，曹刿手剑拔刃而进，迫桓公于坛上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仲曰：“然则君何求？”曹刿曰：“愿请汶阳田[④]。”管仲谓桓公曰：“君其许之。”桓公许之。曹刿请盟，桓公遂与之盟。已盟，标剑而去[⑤]。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刿可仇，请倍盟而讨曹刿[⑥]。”管仲曰：“要盟可负而君不负，曹刿可仇而君不仇，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诸侯，翕然而归之，为鄄之

会，幽之盟，诸侯莫不至焉[7]。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远国皆来[8]。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贡；北伐山戎，为燕开路[9]。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尊事周室[10]，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为五伯长，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注释】

①鲁庄公(公元前693～前662年)：名同，鲁桓公之子。　柯之盟：公元前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今山东阳谷县东北)。曹刿劫齐桓公事，见《战国策》、《管子・大匡》、《荀子・王制》、《吕氏春秋・贵信》，《春秋公羊传》、《史记・齐世家》，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已疑之，清卢文弨《钟山扎记》及近人多以为"出于战国之人的撰造。"

②坏：崩塌。

③嘻：叹词，这里表示叹息。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生不若死"之言无据。

④汶阳田：汶阳(在今山东泰安西南，汶水之北岸)，此地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赐给季氏，后归齐，至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齐鞍之战齐顷公战败，才还给鲁国，非桓公庄公时事，见《左传》。

⑤标(pāo 抛)：通"摽"，抛弃。

⑥要(yāo 腰)：要挟，威胁。　倍：同背。　仇：报复。　讨：杀。

⑦翕(xì 戏)：一致。　鄄(juàn 绢)：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北，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参与鄄之会。　幽：宋国地名。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参与幽之盟，桓公开始称霸。

⑧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县北。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在此会诸侯，为进攻楚国做准备。　贯泽：贯，宋地，在今山东曹县南。当时齐桓公使楚国的附庸江国、黄国归附了自己，所以开这个会，事在公元前658年。

⑨南伐强楚：公元前656年，齐、鲁、郑、卫、陈等八国声言伐楚，其实是为了攻蔡国。管仲对楚使者申明攻楚的理由，是奉周天子之命惩罚罪人，因楚国有三年没有进贡菁茅，妨碍了周王室的祭祀活动，而且周昭王死在楚国，二者都是楚成王的罪过。　菁茅：一种有毛刺的茅草，把菁茅札成一把，直竖起来，

把酒淋在上端，则酒糟都被毛刺挡住，清酒汁流下去，以供神灵饮用。此草产于荆州。　北伐山戎：山戎属匈奴，公元前 664 年，山戎攻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为救燕而伐山戎。　开路：未详所指。

⑩三存亡国：公元前 659 年，齐桓公联合曹、宋两国救助邢国，打跑狄人，并把邢国都城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县西），为之筑城。公元前 660 年，狄人侵卫国，杀卫懿公（事详本书第 8・157 条），灭卫，齐桓公重建卫国，迁都于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公元前 647 年，淮夷攻杞国，而且窥伺周王室，齐桓公把杞都迁到齐国境内的缘陵（今山东昌乐东南），并为之筑城。这是桓公三存亡国的事迹。　一继绝世：《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七年都说桓公有存亡继绝之功，继绝世指立鲁僖公。鲁庄公没有嫡嗣，只有庶出的开和斑、申三个儿子，庄公死，其弟立斑，庆父杀了斑，立开为闵公，过了两的，又杀闵公，鲁国无君，齐桓公不乘此时攻鲁，而没法立申为鲁君，使庄公一系的禄位得以继续。　尊事周室：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已衰微，不能号令诸侯，而诸侯中又无能取而代之者，故春秋五霸皆以尊王为号召。

【译文】

从前，齐桓公与庄公在柯这个地方签约盟誓，事先鲁国的大夫曹刿问庄公："齐国侵占鲁国的疆土，兵临都城之下了，城墙被打塌，土地被占领，主公不考虑恢复之策吗？"庄公说："唉！寡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好。"曹刿说："既然这样，就请主公对付他们的国君，让在下对付他们的大臣。"到见面的时候，两位国君登坛就位，互相拱手为礼，曹刿拔剑在手，在坛上逼问桓公："城池被破坏，土地被占领，您不想法恢复吗？"管仲问："如此说来，你有什么要求吗？"曹刿说："要求归还汶阳。"管仲对桓公说："主公答应他。"桓公就答应了。曹刿要求签约起誓，桓公也就跟他签约起誓。盟毕，曹刿把剑一扔扬长而走。桓公的大臣们说："被迫达成的盟约可以背弃，对曹刿这个人可以报复，请允许毁约背盟杀死曹刿。"管仲说："被迫达成的盟约右以背弃而主公不背弃，对曹刿可以报复而主公不报复，主公讲究信义的名声天下都知道了。"于是没有背盟。天下诸侯一

下子全都归附桓公，在鄄召开大会，在幽签约盟誓，诸侯没有不出席的。在阳谷召开大会，在贯泽签约盟誓，远方的诸侯也都赶来参加。挥兵向南讨伐强大的楚国，迫使它给周王进贡菁茅；兵锋北指讨伐山戎，给燕国带来扩展的机会。使三个被灭亡的国家得以重建，使一个被人绝了祭祀的家族得以继续享有国家，维护周天子的崇高地位，多次作为诸侯会盟的领袖，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功业仅次于夏禹、商汤、周文武，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其根本还是从柯地盟会建立起来的守信声誉啊。

按，本条采自《公羊传》庄十三年，其事亦见《管子·大匡》、《吕氏春秋·贵信》、《战国策·齐策六》、《史记》的《齐世家》和《刺客列传》。"为阳谷之会"以下，为刘向的综述和评论。

【原文】

4·54 晋文公伐原①，与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过三日将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为也。"原人闻之曰："有君义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闻之，亦请降。故曰："伐原而降温②。"此之谓也。于是诸侯归之，遂侵曹伐卫，为践土之会，温之盟，后南破强楚③，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齐桓，本信由伐原也。

【注释】

①原：西周国名，春秋时晋邑，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

②温：周地，后属晋，在今河南温县南。《韩非子》、《吕氏春秋》"温"均作"卫"。韩非以为"攻原得卫"是孔子的话。

③曹：姬姓国名，都城在今山东定陶县。 卫：都楚丘，今河南滑县东。此名五件事均发生在前632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晋文公"侵曹伐卫"，夏

四月，晋、宋、齐、秦等国部队到城濮（今山东范县南）与楚军对垒，楚军大败，晋文公在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建临时王宫，向周天子献楚国俘虏，周天子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同年冬天，会于温，与会的有晋、齐、宋、蔡、郑、陈、莒、邾、秦等国。

【译文】

晋文公攻打原国，跟大夫们商定用五天工夫，五天满了而原国还不投降，文公下令撤兵。有位官员说："过不了三天原国就要投降了，主公不如等一等。"文公说："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这种事我不干。"原国人听到此事，都说："有这样讲信义的君主，我们不能不归顺他。"于是就投降晋国。温这个地方的人听到此事，也请求归顺，所以说："攻打原国而温人降伏，"说的就是这回事。于是诸侯都归顺晋国，接着晋国攻打曹国、讨伐卫国，主持践土的诸侯大会，在温地和诸侯们签约盟誓。后来打败了南方强国楚国，维护周天子的崇高地位，终于继齐桓公之后成为诸侯之长。其根本还是从攻打原国建立起守信的声誉啊。

按，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吕氏春秋·为欲》、《淮南子·道应》，以上各书所载互有详略。"于是诸侯归之"以下为刘向的评论，略依《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纪事。《韩诗外传》卷二第一章主题与本条同，唯作楚庄王围宋事。《资治通鉴》周显王五十年司马光论信，亦举此事。

【原文】

4·55　昔者，赵之中牟叛，赵襄子率师伐之，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十堵，襄子击金而退士①。军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也，君曷为去之？"襄子曰："吾闻之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②。'使之城而后攻。"中牟闻其义，乃请降。《诗》曰："王犹允塞，徐方

既来[3]。”此之谓也。襄子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4]，本由伐中牟也。

【注释】

①赵：公元前403年晋国韩、赵、魏三家自立为诸侯，公元前376年三家共灭晋而分其地，赵国领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部、河北西南部。 中牟：在今河南汤阴县西，一说在今河北邢台与邯郸之间。 赵襄子：赵简子之庶子，名无恤，亦称赵孟，襄王，公元前475年继卿位，赵简子认为他“能为社稷忍羞”。 率：率领。

②乘：欺凌。 险：艰难。

③犹：谋。 允：真。 塞：成为现实。 徐方：徐国，古九夷之一所建之国，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公元前512年为吴国所灭。 来：慕仁德而来。这两句诗见《诗经·大雅·常武》。

④知氏：即荀瑶，他的祖上为晋国大夫，封邑在知（zhì 智），因以为氏。《左传》说“知氏贪而愎”，他在酒宴上打过赵襄子，赵襄子忍了下来。知氏联合韩、魏攻赵，要用水淹方法灭赵，赵襄子策动韩魏反对知氏，终于捉到知氏，并以他的头骨作为饮器。 代：古国名，公元前476年为赵襄子所灭，故地在今河北蔚县。

【译文】

从前，赵氏的领地中牟反叛赵氏，赵襄子带着队伍去讨伐，包围圈还没有布署好，而中牟城有几十丈自行倒塌，赵襄子鸣锣退兵。一位军官说：“主公惩罚中牟的反叛之罪，而他们的城墙自己塌了，这是老天爷帮忙，主公为什么要撤兵？”襄子说：“我听叔向说过：‘君子不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欺凌别人，不利用别人的艰难逼迫别人。’让他们把城修好了再去进攻。”中牟人听到他这样义气，于是请求投降。《诗经》说：“天子的谋划真的成了现实，徐国已经慕德归服。”就是说的这类事情啊。襄子终于灭了知氏，兼并了代国，成为天下的强者，其根本是由伐中牟建立的义气的名声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六，《淮南子·道应》亦同。“襄子遂灭知氏”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4·56　楚庄王伐郑，克之，郑伯肉袒，左执旄旌，右执鸾刀，以迎庄王曰①：“寡人无良，边陲之臣，以干天之祸，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弊邑，君如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②。”庄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③。”庄王亲自手旌，左右麾军，还舍七里，将军子重进谏曰④：“夫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斯役死者数百人，今克而不有，无乃失民力乎⑤？”庄王曰：“吾闻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见君子重礼而贱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从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⑥。”既而晋人之救郑者至⑦，请战，庄王许之，将军子重进谏曰：“晋，强国也，道近力新，楚师疲劳，君请勿许。”庄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也。”遂还师以逆晋寇，庄王援枹而鼓之⑧，晋师大败。晋人来，渡河而南，及败，奔走欲渡而北，卒争舟，而以刃击引，舟中之指可掬也⑨。庄王曰：“嘻，吾两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师，以轶晋寇。《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⑩。”庄王之谓也。

【注释】

①楚庄王伐郑：事在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　郑襄公：名坚，郑

灵公庶弟，公元前604～前587年在位。楚庄王认为襄公能屈己事人，必能得民心，后望无穷(《左传》宣公十二年)。 肉袒(tǎn 坦)：上身裸露。 旄旌(máojāng 毛京)：即茅旌，一种旗帜，《公羊传》何休注以为祭祀宗庙时迎神所用。 鸾刀：带铃的刀，祭祀时用。襄公如此装扮，是表示愿意臣服的意思。

②无良：不善。 边陲：边疆，此指郑愿臣服于楚，为楚之边疆。 沛：原本作“昧”，难通，据《公羊传》、《韩诗外传》改。 辱：指使对方受屈辱，谦词。 丧人：不能守住社稷的逃亡之人。

③交易：往来。 微：指积累了小话。

④舍：兵营。 子重：庄王之弟。

⑤南郢：楚国的第一个都城，即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楚国后来历次迁都，有时也称新都为郢，而皆在此地之北。故称此地为南郢。 数千里：郢与郑相距不到二千里，这里子重有意夸张，以图说动庄王。 斯役：指军中干粗活的士兵。

⑥不祥：用心不善。 菑：通“灾”，指天火，也泛指一切灾害.

⑦晋人之救郑者：晋国救郑，与楚人战于邲(bì 必)，其地在今河南郑州西北、荥阳东北，《左传》宣公十二年对此战有详细记载。

⑧枹(fú 浮)：鼓槌。

⑨河：黄河。 引：牵，此指抓着船舷争着上船的人。 掬(jū 菊)：双手捧。

⑩《诗》：此处所引，见《诗经·大雅·烝民》。 茹：吞下。 强御：强悍者。

【译文】

楚庄王攻打郑国，攻了下来，郑襄公光着上身，左手拿着旄旌，右手拿着鸾刀，前来迎接庄王，说：“寡人有罪，作为边疆的臣子，冒犯了老天，闯下大祸，因而使大王为之震怒，委屈大王来到这个小地方，假如大王怜悯我这个失掉社稷的流亡之人，赐给一块不生五谷的地方，我一切听大王示下。”庄王说：“您手下一些坏人，不断地来说些不中听的话，因此使寡人有机会来瞻仰您的风采，是一些小是非累积起来才到了这个地步啊！”庄王亲自挥动旌旗，指挥军队后退七里扎营，将军子重上前劝庄王道：“南郢与郑国相距好几千里，死了好几位大夫，死了几百名士兵，如果打败了郑国而不予占

领，不是白费了人力物力吗？”庄王说：“我听说古时候如果不预计到水盂、皮裘等等的磨损，就不去四处经营了，因此君子重视礼义而轻视财利，要的是对方服罪而不贪图对方的领土，人家已经表示服罪还不放过人家，那是存心不良，我如果靠存心不良在天下立足，那么天火随时会打到我身上了。”没多久，晋国援救郑国的部队开到这里，下了战书，庄王答应交战。将军子重上前劝庄王说：“晋国是强国，他们路途近，力量没有消耗，楚国的部队已经疲劳，大王还是别答应他们。”庄王说：“那不行，对强者我就回避，对弱者我就欺凌，这样我就无法立足于天下了。”于是调回军队迎击晋军，庄王手持鼓槌擂鼓命楚军冲锋，晋军大败。晋军来的时候，是渡过黄河南下，到战败时，士兵奔跑想渡黄河北上，相互争船，船上的人用刀砍那些用手抓住船帮往船上爬的人，船里的断指可以大把地捧起来，庄王说：“唉！我和晋景公两位国君不和，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就下令叫部队后撤，放晋军一条退路。《诗经》说：“柔软的他也不吞下去，刚硬的他也不吐出来。他不欺侮孤寡无告的人，也不害怕凶悍强横的人。”这说的是庄王啊。

按，本条采自《公羊传》宣公十二年、《韩诗外传》卷六，亦见《贾子新书·先醒》。

【原文】

4·57　晋人伐楚，三舍不止[①]。大夫曰：“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②]，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寡人之过也，如何其辱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晋伐楚，是臣之罪也，请击之。”庄王俯泣而起，拜诸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已，且君下其臣犹如此，所谓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未可攻也。”乃夜还师。孔子闻之曰：“楚庄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

而敌还，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③。”此之谓也。

【注释】

①晋人伐楚：庄王初年，晋楚为陈、宋、郑等国，多次发生战争，此次战事年代不详。 舍：军队一天行三十里，叫做一舍。

②先君：指楚穆王。按楚穆王时，晋楚亦有战争，公元前624年，楚兵围江国，晋派兵救江，未战而双方息兵。

③《诗》：本条引诗句见《诗经·大雅·民劳》。 柔：安抚。 能：亲善。 定：安定。

【译文】

晋国军队攻打楚国，离楚都九十里还不停止前进。楚国的大夫们对楚庄王说：“请下令出击晋军。”庄王说：“先父穆王在世时，晋国不攻打楚国，到寡人执政时，晋国来进攻楚国，这是我的过失造成的，怎么好委屈各位大夫呢”大夫们说：“先君穆王在世时，晋国不攻打楚国，到臣下办事时，晋国来进攻楚国，这是臣下的过失造成的，请下令出击晋军。”庄王低不头流了泪，站起来，拜谢各位大夫。晋国人听到这件事，说：“楚国君臣争着承担犯错误的责任，况且君主对他的臣子是如此谦恭，这就是所谓上下同心，三军协力，我们不能攻打他们啦。”就趁着黑夜撤了兵。孔子听说此事后，说：“楚庄王称霸，是有道理的。说了一句对手下表示谦恭的话就使敌人退兵，安定了国家，他成为诸侯之长不也是应该的吗？”《诗经》说：“安抚远方的国家，亲善邻近的国家，来安定周王朝。”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条采自《淮南子·道应》。“孔子闻之曰”以下，为《淮南子》所无。

【原文】

4·58　晋文公将伐邺，赵衰言所以胜邺[①]，文公用之而胜邺，将赏赵衰。赵衰曰："君将赏其末乎？赏其本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郄虎[②]。"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胜邺，遂胜，将赏之，曰，盖闻之子，子当赏。"郄虎对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③]："子无辞。"郄虎不敢固辞，乃受赏[④]。

【注释】

①邺（yè 叶）：齐桓公始筑城，故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赵衰（？～公元前 622 年）：春秋晋国人，从晋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入晋，衰任原大夫，佐文公成霸业，晋立新三军，他任上军将，中军佐，升卿，子孙世代亦为卿。

②郄虎：《国语·晋语》韦昭注以为即晋大夫郄芮之父郄豹。

③公曰：原本"公"下有"子"字，据程荣本、《四部丛刊》本、王谟本删。

④乃受赏：《吕氏春秋》认为行赏要广，赏广则多助，使疏远者也尽其能、竭其智。

【译文】

晋文公要去进攻邺地，赵衰谈了战胜邺人的方略，文公用赵衰的办法拿下了邺地，要赏赐赵衰。赵衰说："主公要奖赏起次要作用的人呢？还是奖赏起主要作用的人？奖赏起次要作用的人，那么士兵们都在；奖赏起主要作用的人，那么我的办法是从郄虎那儿听来的。"文公召见郄虎，说："赵衰谈战胜邺人的方略，终于战胜了，我要奖赏他，他说是从您这儿听来的，您应该受赏。"郄虎回答说："谈谈容易，做起来就困难，臣下不过说说罢了。"文公说："您不要推辞。"郄虎不敢坚决推辞，就接受了赏赐。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不苟》。

【原文】

4·59 梁大夫有宋就者，为边县令，与楚邻界①。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各有数。梁之边亭人，劬力数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恶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楚亭人心恶梁亭之贤已，因夜往窃搔梁亭之瓜③，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觉之，因请其尉，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尉以请宋就④。就曰："恶！是何可？构怨祸之道也，人恶亦恶，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⑤"于是梁亭乃每暮夜窃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则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则乃梁亭也。楚令闻之，大悦，因具以闻楚王，楚王闻之，惄然愧，以意自闵也⑥，告吏曰："微搔瓜者⑦，得无有他罪乎？此梁之阴让也。"乃谢以重币，而请交于梁王，楚王时则称说梁王以为信⑧，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也⑨。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注释】

①梁：即战国魏国，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从此魏亦称作梁。本条所记事件年代不详。 宋就：生平不详。

②边亭：相当于今日的哨所。 劬(gú 骨)：辛劳。 窳(yǔ 雨)：懒惰。

③心恶(wù 务)：心里讨厌。 夜往：原本作"往夜"，据《贾谊新书》改。

④尉：在战国时代，尉是将军之下的高级军官，此指边亭长官或县里负责军事的官员。

⑤恶(wū 乌)：表示对事情感到不安的叹词。 褊(biǎn 扁)：此指心地狭小。 子：对人的敬称。

⑥惄(nì 腻)：忧思。 意：放在心上。 闵：疾病。

⑦微：伺察，原本作"徵"，据《贾谊新书》改。

⑧时则称说：原本作"时称则祝"，据《贾谊新书》及卢文弨《群书拾补》校改。

⑨转败二句：出自《战国策·燕策一》所载苏代遗燕昭王书。　报怨以德：出自《老子》第六十三章。

【译文】

梁国有一位大夫叫宋就，在一个边境县份当县官，这个县与楚国为邻。梁国的边防兵营和楚国的边防兵营都种瓜，都有一定的数量。梁国戌边的士兵，勤劳努力经常浇灌他们的瓜田，瓜长得好。楚国士兵懒惰，不常灌他们的瓜田，瓜长得不好。楚国的县官因此拿梁国的瓜好，来责骂楚国的士兵没有把瓜种好。楚国的士兵心里忌恨梁国士兵比自己强，于是趁着黑夜偷偷地到梁国士兵的瓜田里去胡乱翻动，弄得很多瓜都枯死了。梁国兵营的人发现了这种情形，就向他们的长官请示，也想偷偷地去报复，破坏楚国兵营的瓜田，他们的长官拿这件事请示宋就，宋就说："嗨！这怎么行？这是结怨惹祸的办法啊！别人使坏，你也使坏，心胸不也太狭窄啦！要叫我教给您办法，一定每天晚上派人去，悄悄地在夜里好好为楚国兵营浇灌他们的瓜田，不要叫他们知道。"于是梁国兵营就每天晚上悄悄地浇灌楚国兵营的瓜田。楚国士兵早上巡视瓜田，就发现都浇过水了，瓜一天比一天长得好，楚国兵营觉得奇怪，就注意观察，才知道是梁国士兵干的。楚国的县官得知此事，十分高兴，于是原原本本地报告楚王，楚王听到此事，又忧愁又惭愧，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像一块心病，他告诉主管官员说："悄悄调查一下那些到人家瓜田里骚扰的人，莫不会还有其他罪过吧？这是人家梁国暗暗地责备我们啊！"于是用丰厚的礼物向宋就表示歉意，并且希望和梁王结交。楚王常常提起梁王，认为这个人信实。所以说梁楚两国的友好关系，从宋就开始。古书里说："使危难的情况转向胜利，把灾祸

转变成幸福。”老子说：“把恩惠施给跟自己有仇的人。”就是说的这类事情。别人存心不良，哪值得仿效呢！

按，本条采自《贾谊新书·退让》。

【原文】

4·60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①。”乃召朱公而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注释】

①陶之朱公：《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在佐勾践灭吴后，退隐江湖，改名换姓，到了陶这个地方，称朱公，经营商业，成为大富之家。后人把陶朱公作为富者的通称。

【译文】

梁国曾经有一件疑难案件，大臣们有一半认为该判罪，一半认为无罪，就是梁王也拿不定主意。梁王说：“陶那个地方的朱公，作为一个平头百姓，而他的财富可与诸侯相比，他一定有超群的智

慧。”于是召见朱公，问道：“梁国有一件疑难案件，司法官员一半认为该判罪，一半认为不该判罪，就是寡人也委决不下，你若判这个案子，怎么判决？”朱公说：“在下是个无知草民，不懂判案子的事，虽然这样，草民家里有两块白璧，它们的颜色一样，直径相同，光泽也一样，但是说到价钱，一块值千金，另一块值五百金。”梁王说：“直径和颜色、光泽都一样，一块值千金，另一块值五百金，为什么呢？”朱公说：“看它们的侧面，一块比另一块厚一倍，所以值千金。”梁王说：“好啊。”所以可以判罪也可以不判罪的人就不判罪，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的人就给予奖赏，梁国的臣民都欢喜极了。由此看来，墙薄了就倒得快，帛薄了就裂得快，器皿薄了就破得快，酒味薄了就酸得快，薄的东西而能够长久完好的，大概不会有吧。所以享有国家权力、畜养人民实施政令教化的君主，要存心忠厚才好啊。

按，本条采自《贾谊新书·连语》

【原文】

4·61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①，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问曰②：“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闻也；谴而行其诛乎，则庖宰食监法皆当死③，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惟德是辅④，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后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视听，不可谓不察也⑤。

【注释】

①楚惠王：公元前488～前432年在位，名章。　菹：同菹（zū租），腌酸

菜。 蛭(zhì 至):蚂蟥。

②令尹:楚国官名,即相国。

③庖(páo 刨):厨师。 庖宰:主管膳食的官员。 食监:主管检查食物的官员。

④天道无亲二句:《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孔安国注说,天对人无亲疏之分,惟有德者则辅佑之。此语亦见《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⑤不可谓:原本无"谓"字,据《贾谊新书》补。

【译文】

楚惠王吃冷酸菜时发现了一只蚂蟥,并吞进肚子里,肚子不舒服吃不下饭。令尹进来问道:"大王怎么得的这个病呢?"楚惠王说:"我吃冷酸菜时看见里边有一条蚂蟥,心想要责罚当事人而不判他们的罪呢,那就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威信树立不起来,不是使国家有好名声的办法;要责罚他们而按罪判刑呢,那么庖宰、食监依法都该判死罪,心里又不忍那样做,我怕蚂蟥被人发现,于是就吞到肚子里了。"令尹离开坐席站起来,行了两次跪拜礼,祝贺惠王,说:"在下听说老天爷对人不分亲疏厚薄,只辅佑有德行的人。大王有仁德,是老天爷要扶助的人,这点病不足为害。"这天晚上,惠王从肛门排出了那条蚂蟥,并且他五脏六腑那些多年的老病也全好了。老天爷的眼睛耳朵,不能说不是明察秋毫啊!

按,本条采自《贾谊新书·春秋》,亦见于《论衡·福虚》。

【原文】

4·62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然明谓子产曰[①]:"何不毁乡校?"子产曰:"胡为?夫人朝夕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如之何毁之?吾闻为国忠信以损怨,不闻作

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决之使导，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惟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由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注释】

①郑：春秋战国时国名，都新郑（在今河南），为春秋初年强国，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　然明：鬷蔑的字，春秋时郑国大夫，其貌不扬，曾对子产说过“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的话，因而受到子产的赏识。　子产（？～公元前522年）：即公孙乔、公孙成子，字子产，郑简公时的卿和执政，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制订新的税法，铸刑鼎以公布法律，在外交上也颇有建树，为历史上著名的能臣和贤相。

【译文】

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并议论执政者的得失。然明对子产说：“干嘛不毁了乡校？”子产说：“为什么？人们清早和晚上到那里散散心，来议论执政者的得失。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下去，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一改，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听说治理国家要尽心为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要摆出威势来不准人们怨恨。防止人民发泄不满，就像防范河水，河堤大决口，就会伤害许多人，我无法挽救。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流得到疏导，我听到这些议论，作为我救治错误的药物呀。”然明说：“我现在知道为您效劳确实是值得的，小人确实资质低劣。如果这样做下去，实在有利于郑国，岂但有利于二三位大臣？”孔子听到这些话，说：“从这件事来看，别人说子产不仁德，我不相信。”

按，本条采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又见《孔子家语·正论》。

【原文】

4·63 桓公与管仲、鲍叔、宁戚饮酒[1]，桓公谓鲍叔：“姑为寡人祝乎？”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2]。”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齐之社稷，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必不骄矣[3]。

【注释】

①鲍叔：即鲍叔牙，齐大夫，与管仲友善。

②出而在莒：齐襄公无道，其弟小白（即桓公）逃到莒（今山东莒县）躲避灾难。 束缚而从鲁：齐襄公无道，其弟纠逃到外家鲁国，管仲辅佐他，后来纠与小白争位失败，鲁国不得已杀了纠，囚禁管仲。经鲍叔推荐，桓公小白不记前仇，予以重用，鲍叔接管仲回齐国。

③隘（ài 爱）：窘迫，走投无路。

【译文】

齐桓公和管仲、鲍叔、宁戚一起喝酒，桓公对鲍叔说：“姑且为寡人祈祷几句吧。”鲍叔捧着酒站起来说：“愿我的主上不忘记那出逃到莒地的日子，也叫管仲别忘了那披枷带索从鲁国出来的日子，也叫宁先生别忘了在车下喂牛的日子。”桓公离开坐席行了两次大礼说：“寡人和两位大夫都不忘记先生的这一番教诲，齐国的社稷一定不会垮台了。”这是说常常想到自己身处逆境的日子，就一定不会得意忘形了。

按，本条采自《管子·小称》，亦见《吕氏春秋·直谏》，《贞观政要》亦加引用。“此言常思”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4·64　桓公田，至于麦丘，见麦丘邑人①，问之："子何为者也？"对曰："麦丘邑人也。"公曰："年几何？"对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寿乎！子其以子寿祝寡人。"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寿，金玉是贱，人为宝。"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羞学，无恶下问，贤者在旁，谏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②："吾闻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尝闻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麦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长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③，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则君之得于其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公曰："善，赖国家之福，社稷之灵，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载之，自御以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

【注释】

①田：同"畋"，打猎。　麦丘：齐邑，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　邑：古代行政区划，一说三十户为一邑，一说一千零八十家为一邑。　麦丘邑人：生平无考，《晏子春秋》以为景公时人。

②怫（fèi 沸）：愤怒的样子。

③便辟（piánbì 偏必）：君主左右的宠幸小臣。

【译文】

齐桓公打猎，到了麦丘，见到一个麦丘邑人，问他说："您是什么人？"答道："是麦丘邑人。"桓公问："多大年纪？"答道："八十三岁了。"桓公说："有福气呀，这么高寿啊！您可用您的高寿为寡人祈祷。"麦丘邑人说："祝主君，使主君高寿，看轻金玉珠宝，以人民为宝。"桓公说："说得好啊，大德必有偶，好话一定有第二句，您可以再来一句。"麦丘邑人说："祝主君，使主君不以学习为耻，不厌烦向地位低学识浅的人请教，有贤能的人追随，找到称职的谏官。"桓公说："说得好啊，大德必有偶，好话一定有第三句，您就再说一句。"麦丘邑人说："祝主君，使主君能不得罪群臣百姓。"桓公火气上升变了脸色说："我只听说，儿子得罪于父亲，臣下得罪于君主，没听说过君主得罪于臣下的，这一句话，不配跟那两句话并列，您改改。"麦丘邑人坐着行了个礼，站起来说："这一句话，是那两句话的纲领，儿子得罪了父亲，可以通过姑姑、妈妈、叔父来排解，父亲能赦免他；臣下得罪了君主，可以通过君主的左右亲信表示认罪，君主能赦免他；从前夏桀得罪了商汤王，商纣得罪了周武王，这就是君主得罪于他的臣下的例证，没有人能从中斡旋，到如今他们的罪过还没能赦免。"桓公说；"说得好。靠着国家的福祉、社稷的威灵，使寡人在这里得到您。"就扶麦丘邑人上车，亲自驾车回来，在朝廷里给他极高的礼遇，把麦丘封给他，让他参与治理朝政。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十，文字小异，《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亦有类似记载。

【原文】

4·65　哀公问孔子曰[①]："寡人生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问，乃圣君

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②]？”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无所闻之矣。”孔子就席曰：“君入庙门，升自阼阶，仰见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③]，君以此思哀，则哀将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旦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④]，君以此思忧，则忧将安不至矣！君平旦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门廷者[⑤]，君以此思劳，则劳将安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之四郊，亡国之墟列，必有数矣，君以此思惧，则惧将安不至矣！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安不至矣！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马[⑥]，《易》曰‘履虎尾。’《诗》曰‘如履薄冰’。[⑦]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虽不敏，请事斯语矣[⑧]。”

【注释】

①鲁：周代姬姓诸侯国，在今山东西南部，建都曲阜，春秋时已衰微，战国时为一小国，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　哀公：鲁定公之子，名蒋，公元前494～前467年在位。公元前484年孔子自卫返鲁，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哀公问孔子，在此数年之间。

②小人：见闻浅薄的人。

③君入：原本“君”上有“然”字，据《荀子·哀公》、《孔子家语·五仪》及卢文弨《群书拾补》删。　庙：此指宗庙，即帝王公侯的家庙，也作为朝廷的代称，也指王宫的前殿。　阼(zuò 作)阶：大堂东面的台阶，主人由此登堂。　榱(cuī 崔)：椽子。　栋：房屋的正梁。“榱栋”指屋顶。　几筵：放置供品的小桌子。

④昧：暗。　爽：明。　栉(zhì 治)：梳头。

⑤昃(zè 仄)：太阳偏西。　在君之门廷：诸侯子孙在外，或是充当人质，

或是避难逃亡，或是办理外交。

⑥懔(lǐn 凛)：危惧的样子。

⑦履虎尾：踩了老虎尾巴，比喻极危险的处境，语见《周易·履卦》。　如履薄冰：语见《诗经·小雅·小旻》，毛传：恐陷也。

⑧寡人虽不敏：此二句套用《论语·颜渊》的“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不敏”，不才，自谦之词。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道：“寡人出生在公侯的深宅大院之中，在奶妈宫女的手中长大，寡人从来不懂什么叫悲哀，不懂什么叫忧愁，不懂什么叫劳苦，不懂什么叫恐惧。”孔子离开坐席，说：“我的主公所问的问题，是圣明君主才会提出的问题，孔丘是个寡见陋闻的浅薄之人，哪配谈这个问题呢？”哀公说：“不然。先生您快请坐，要不是您在，我就没处去找答案了。”孔子回到坐席上，说：“主公您进入宗庙的大门，从东面的台阶登上大堂，仰头看看椽子和栋梁，低头看看几案，这里陈设的器皿都是老样子，而当初使用这些礼器的人却早已死了，主公您以此时此地的感触品味一下什么是悲哀，那么悲哀之情怎么能不油然而生呢？主公您在于将明未明之际就梳洗穿戴，天刚亮就上朝与大臣们议论国事，若有一项制度推行不下去，那就是国家不安定的征兆，主公您以此时此地的感触品味一下什么是忧愁，那么忧愁之情怎么能不油然而生呢？主公您天刚亮就上朝与大臣们讨论国事，日落西山才退朝休息，这中间一定有一些诸侯的子孙在主公您的门下侍候听命，主公您以此时此地的感触品味一下什么叫劳苦，那么劳苦的味道怎能不感同身受呢？主公您走出曲阜四面的城门，来眺望一下曲阜的四郊，好满目罗列的古代亡国的废墟之上，一定有些人建房居住了，您以此时此地的感触品味一下什么叫恐惧，那么国破家亡的恐惧之感怎能不油然而生呢？我听说过君主就像一条船，老百姓就像水，水能把船浮起来，水也能

把船打翻，主公您用这船和水的比喻想想什么叫危险，那么危险的感觉怎么能不兜上心头呢？掌握国家大权，身在万民之上，就像用一根烂绳子来驾驭飞跑的骏马。《周易》说‘踩在老虎的尾巴上。’《诗经》说‘像走在薄薄的冰层上。’那不是很危险的吗？”哀公行了两个大礼，说：“寡人虽然迟钝，也要实行您这番教导。”

按，本条采自《荀子·哀公》，亦见于《孔子家语·五仪解》，“夫执国之柄”以下，为刘向所增加。

【原文】

4·66　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①。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②。”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③：“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

【注释】

①郭氏之墟：《说文解字·邑部》“郭国既亡，谓之郭氏之虚（同墟）”，段玉裁注“郭氏虚在齐境内。”《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休注“失地者，也奔也。”《风俗通义》卷十“郭氏，古之诸侯。”　墟：废址。

②恶恶：第一个“恶”音 wù（务），厌弃。

③管仲：原本“管仲”二字不重，据《群书拾补》增。

【译文】

从前，齐桓公出游到野外，看到一处已经灭亡的国家的城墙残

迹，就是郭氏的废墟。向一个老百姓问道：“这是什么废墟？”那老百姓说：“这是郭氏的废墟。”桓公问：“郭氏的领地怎么成了废墟呢？”老百姓说：“郭氏喜欢美德厌弃邪恶。”桓公说：“喜欢美德厌恶邪恶，这是人的为善之道啊，这个地方变成废墟，原因何在呢？”老百姓说：“喜欢美德但不能任用好人，厌弃邪恶但又不贬斥坏人，因此郭国才变成废墟。”桓公回来，把这事告诉管仲，管仲说：“那个人是谁？”桓公说：“不知道。”管仲说：“主公也是一位郭氏。”于是桓公召见那个老百姓，并且给他赏赐。

按，本条来源不明，稍晚于刘向的桓谭《新论》(严可均辑本卷中)、东汉的许慎《说文解字》、应劭《风俗通义》卷十以及唐代《贞观政要·纳谏》都引用此事。

【原文】

4·67　晋文公田于虢[①]，遇一田夫而问曰：“虢之为虢久矣，子处此故矣，虢亡其有说乎？”对曰：“虢君断则不能，谏则无与也。不能断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辍田而归，遇赵衰而告之[②]。赵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与之来也。”赵衰曰：“古之君子，听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听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晋国之忧也。”文公乃召赏之，于是晋国乐纳善言，文公卒以霸。

【注释】

①虢(guō 郭)：西周姬姓之国，有东、西、北之分，此当指北虢，都上阳(在今河南陕县东南)，领有今河南三门峡和山西平陆一带，公元前 655 年为晋献公所灭，事见《左传》僖公五年。

②辍(chuò 绰)：停止。

【译文】

晋文公在虢国故地打猎，遇到一位农夫，文公问他："虢国作为一个国家有很长的历史，您住在此地也很久了，虢国灭亡总该有些原因吧？"农夫答道："虢国国君无能力治理国家，进忠言的人他又不重用。自己无能而又不重用贤才，这就是虢国灭亡的原因了。"文公听了这话就停止打猎回到都城，遇见赵衰，就把这事说给他听。赵衰问道："现在那个人在哪儿？"文公说："我不跟他一起回来。"赵衰说："古时候的君子，采纳了谁的好见解就任用谁，现在的君子，采纳了人家的好见解就把人家甩在一边，可悲啊！这是晋国叫人担心的地方啊！"文公于是召见这位农夫，给他赏赐，从此晋国乐于采纳好见解，文公也终于因此而成了诸侯的领袖。

按，本条来源不明，《群书治要》曾予收录。

【原文】

4·68　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①]："嗟乎！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将谁与归乎？"叔向对曰："其赵武乎？"平公曰："子党于子之师也。"对曰："臣敢言赵武之为人也，立若不胜衣，言若不出于口，然其身举士于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赖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宾位，是其无私德也。臣故以为贤也。"平公曰："善。"夫赵武贤臣也，相晋，天下无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晋赵武之力尽得人也[②]。"

【注释】

①九原：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在新绛(今山西侯马)。

②天下无兵革者九年：《谷梁传》襄公三十年说，澶渊之会，中国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晋赵武、楚屈建之力也。 晋赵武之力尽得人

也：今本《春秋》经传无此语。

【译文】

晋平公路过九原时叹息道："唉！这里埋葬着我们晋国多少杰出的大臣啊，如果让死者复活，我该和哪一位共事呢？"叔向答道："大概是赵武吧？"平公说："您偏袒您的老师吧。"叔向答道："在下冒昧地谈谈赵武的为人吧，他站起来时，好象连衣服都承受不住，说话的时候半天才能憋出一句，但是他一生举荐的贫寒之士有四十六个人，都人尽其材，各得其所，而且国家办事情也很依赖他们。到文子死了办丧事，他们都站立在宾客的席位上，这说明文子对人没有私人恩惠。臣下因此认为赵文子是位贤德之士。"平公说："是的。"赵武是一位贤能的大臣，做晋国的相国，使天下没有战乱达九年之久。《春秋》说："晋赵武的精力都用有发现和举用贤材上了。"

按，本条系综合《国语·晋语八》、《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礼记·檀弓下》的有关记载，并加上刘向个人的评论而成。

【原文】

4·69　叶公诸梁问乐王鲋曰①："晋大夫赵文子为人何若？"对曰："好学而受规谏。"叶公曰："疑未尽之矣。"对曰："好学，智也；受规谏，仁也。江出汶山②，其源若甕口，至楚国，其广十里，无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学受规谏，宜哉其立也。"《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③。"此之谓也。

【注释】

①叶公诸梁：即叶公子高，楚国人。　乐王鲋：（fù 付）春秋晋国大夫，晋平公时人，叔向说："乐王鲋，从君者也（看国君脸色行事的人）"，则他人品不高。

班固《古今人表》列他于第三等“智人”，也许是因为他偶有善言之故。

②江出汶山：“江”指长江，“汶山”即岷山，在甘肃四川之间，岷江所出，《尚书·禹贡》、《荀子·子道》、《山海经·海内东经》、《淮南子·说山》、《汉书·地理志》均认为岷江为长江上源，汉代以后，人们渐知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明代人徐霞客《江源考》对此加以确认，1978年实地考察，证实江源在青海西藏之间青海一侧的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江源地区有五条水流，其中沱沱河最长，故沱沱河是长江正源。《荀子·子道》说，江出于岷山，它的源头只能浮起小酒盅，而到了中下游，不把船并排连起来，不避风，就不能渡过，这是因为一路容纳的支流多。

③《诗》：这里的引文见《诗经·大雅·抑》。“惟”，此鲁诗，毛诗作“维”，仅，只有。“哲”，明智。“话言”，古人的善言。“之”，而。

【译文】

叶公诸梁问乐王鲋说：“晋国的大夫赵文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乐王鲋答道：“他喜欢研究学问，又能听逆耳忠言。”叶公说：“我怕他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吧。”乐王鲋说：“喜欢研究学问，是他有智慧；能接受逆耳忠言，是他有仁德。长江发源于岷山，它的源头只有坛子口那么大，流到楚国，江面就有十里宽，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它接纳的支流多罢了。一个人能喜欢学习，又能接受逆耳忠言，他能有所建树不是当然吗！”《诗经》说：“只有明智的人，你告诉他古人的好经验，他就能按照古代仁德之人的教导去行事。”就是说的赵文子这样的人啊。

按，本条来源不明。《北堂书钞》卷九十七曾加引录。

【原文】

4·70　钟子期夜闻击磬声者而悲①，旦召问之曰：“何哉！子之击磬若此之悲也？”对曰：“臣之父杀人而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隶，臣得生而为公家击磬②。臣不

睹臣之母三年于此矣，昨日为舍市而睹之[③]，意欲赎之，无财，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钟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于心而木石应之，以至诚故也。”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应而感移，尧舜之诚，感于万国，动于天地，故荒外从风，凤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④]。《易》曰：“中孚。豚鱼吉[⑤]。”此之谓也。

【注释】

①钟子期：春秋时人，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俞伯牙善弹琴，他弹琴时心里想着高山，钟子期就听得出他的琴音在描写高山，俞伯牙弹琴时心里想着流水，钟子期就听得出他的琴音在描写流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俞伯牙再找不到赏音知己，就把琴摔了。

②不得生、母得生、臣得生：三“生”字均原本所无，据《吕氏春秋·精通》补。　臣：古代称男奴仆做“臣”，称女奴仆做“妾”。

③为：于，在。　舍市：《说文解字》说“市居曰舍”，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说：“舍市’者犹言居于市也。”则“舍市”可译为“街道”。

④荒：离王都最远的地方。“荒外”国家版图以外。　风：教化，德化。　微物：小的生物。

⑤《易》曰：引文见六十四卦中的《中孚》，孔颖达《周易正义》即据《新序》本条发挥“中孚，豚鱼吉”的含义，他说“信发于中谓之中孚。鱼者，虫之幽隐，豚者，兽之微贱。人主内诚信，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所而获吉，故曰豚鱼吉。”

【译文】

钟子期在夜间听到敲磬的声音，那声音十分悲凉。早上他把敲磬的人叫来，问道：“怎么啦？你敲磬敲出那么悲怆的调子。”那人答道：“小人的父亲杀人抵了命，小人的母亲没被处死充当了官府的奴隶，小人得了一条命被派到官府敲磬。小人见不到母亲的面已经

三年了，昨天在街上见到她老人家，心里想为她赎身，但是没有钱，自己的身子也是公家的财产不得自由，因此感到悲伤。”钟子期说：“悲伤是心里的感情，不在手上，不是木头做的磬槌，不是石头做的磬，悲伤发自内心，而木头石头受到感应发出悲凉的声音，这是因为心里的感情太真诚了。”君主的心里假如能够萌动最真诚的仁爱之情，天下的百姓一定会受到感动而真心归向他们的君主。尧、舜的至诚之心，感化了所有的诸侯国家，感动了天地神祇，所以连边境地区甚至外国的人民都接受他们的教化，凤凰飞翔麒麟舞蹈，以至于花草虫鱼等等微小的生物，全都各得其所。《周易》说：“君主内心诚信，那么连小猪和鱼这些微贱的生物也能得到快乐。”就是这个意思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精通》，“尧舜之诚”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4·71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士之诚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①，见寝石以为伏虎，关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②，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先王之所以拱楫指挥而四海宾者，诚德之至，已形于外。故《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④。”此之谓也。

【注释】

①熊渠子：熊氏，名渠，西周时楚国领袖，活动年代在周夷王、厉王时（说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八），善射箭。楚原在湖北武当山东南，经他用武力扩

展到长江中游，奠定了楚国继续发展的基础。射石没羽事，《吕氏春秋·精通》以为养由基事，《史记·李将军列传》以为李广事。

②开：通过，此指让箭穿进去。

③孔子曰云云：此语引自《论语·子路》。

④拱揖指挥：《荀子·富国》语，意为双手相握，从容安舒，而天下皆听其驱使。　《诗》曰：见4·55条注③。

【译文】

勇士一声吼，上中下三军将士全都退避，士人的真感情就有这样的威力。从前，楚国的熊渠子夜间走路，看见横卧在地上的石头，以为是趴着的老虎，拉满弓一箭射过去，整支箭连羽毛都射进去了。下车一看，才知道是石头。退回去再射一箭，箭撞碎了而石头上连个痕迹也没留下。熊渠子那一箭表现了他的真实感情，所以连石头都让它穿过，何况是人的心呢！你唱歌而没人附和，你行动而没人追随，必然是你的感情有不纯粹的地方。能够不离开坐席而匡正天下一切事情的人，是能够向自己提出严格要求的人。孔子说："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他本身行为不正当，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古代的圣君所以能够不动双手而人们都听他指挥驱遣，整个天下都来归顺，是因为他真诚到了极点，已经表现在他的作为上。所以《诗经》说："天子的谋略真的成为现实，徐国已经仰慕圣德而来归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六，少量文句也见于《淮南子·缪称》、《文子·精诚》。《论衡·儒增》对射石饮羽事曾加辨证。

【原文】

4·72　齐有彗星，齐侯使祝禳之[1]，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2]，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

何损？《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③。'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④。'若德之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⑤，乃止。

【注释】

①齐侯：齐景公，见1·14条注。　祝：祭祀时司祭礼的男巫。本文末"祝史"也即男巫。　禳(ráng 瓤)：除邪消灾的一种祭祀。本条三"禳"字，原本均作"穰"，从程荣《汉魏丛书》本改。

②谄(chǎn 产)：奉承。《左传》、《晏子春秋》均作"謟"，解作疑。　贰：改变。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应是"忒"，解作差，错，录之备考。　命：天道，道理。

③《诗》：下面的引文见《诗经·大雅·大明》。　昭：借为"劭"，勤勉。　聿(yù 玉)：句首助词。　怀：思，思念。一说为招来。　回：违，"不回"，不违德。　方国：四方来归附的国家。

④《诗》：下面所引为今本《诗经》所无。　夏后：即夏代。

⑤说：同"悦"。

【译文】

齐国上空出现了彗星，齐景公派男巫去祭祷以求消灾，晏子说："这没什么好处，只是拿来骗自己罢了。天道不奉承谁，不会改变他的意向，干嘛还去禳解呢？而且老天有扫帚星，是用来扫除污秽的，主公如果没有污秽的品行，又何必禳解？如果品行污秽，举行禳祭就能减轻吗？《诗经》说：'这位周文王，小心恭敬，勤勉地事奉天帝，求取各种福禄，他的品行不违背天意，因此才得到四方诸侯人民的倾心爱戴。'主公没有恶德，四方的诸侯国家将会归顺，何必怕彗星出现？《诗》说：'我没有什么借鉴，要有就是夏朝和商朝，由

于政治脱离正轨，老百姓终于流落逃亡。’如品行奸邪污糟，老百姓将要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巫祝的祈祷，是无济于事的。”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停止了祭祷。

按，本文采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晏子春秋·外篇》。《论衡·变虚》亦载此事。

【原文】

4·73　宋景公时，荧惑在心，惧，召子韦而问曰①：“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身。虽然，可移于宰相②。”公曰：“宰相，所使治国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请自当也③。”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将谁君乎？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饿必死，为人君欲杀其民以自活，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矣④，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舍⑤，君延寿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三赏，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当一年⑥，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寿二十一年，臣请伏于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请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韦言。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也⑦。”

【注释】

①宋景公：公元前516～前469年在位，此据《左传》，说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九及《汉书人表考》卷七。　荧惑：《吕氏春秋》高诱注认为是火星。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第367～368页认为火星有一定的轨道，运行到心宿，本

为常事，不足为奇，此“荧惑”当为妖星，按古代称新星、变星、彗星为妖星，此荧惑运行甚速，当为彗星。　心：二十八宿之一，在天蝎座。　子韦：宋国的司星，司星为史官，位在太史之次。

②天罚：为天帝执行死刑的杀星。　分野：《周礼》记载，保章氏主管观察星象，记日月星辰的变化运动，天下封域，都与天星对应，以天星的变化运动，来观察地上的祸福，与某一宿相对应的地域，就是某一宿的分野，就天说叫分星，就地说叫分野。

③请：其，兼有命令和期望的语气。

④是：语助词。　固：今。

⑤徙（xǐ）：迁移。　舍：星运行所到之处，有一种计算方法是以二十八宿的一宿为一舍，与本篇的计算方法不同。

⑥星必三舍，舍行七星：前一“星”字指荧惑，后一“星”字，高诱注云“宿也”，即二十八宿的一宿。

⑦老子曰：见《老子》七十八章，今传《老子》各种版本均无“能”字，《论语·尧曰》记商汤王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表现了同样的意思。

【译文】

宋景公时，荧惑星在心宿，景公感到恐惧，把子韦叫来问道：“荧惑在心宿，意味着什么呢？”子韦说：“荧惑是为天帝执行死刑的杀星，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祸事落在国君身上。尽管如此，可以转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用他来治理国家的，把死罪转到他身上，是居心不良，寡人还是自己承当好了，。子韦说：“可以转给老百姓。”景公说：“老百姓都死了，还当谁的君主呢？宁愿自己死了算了。”子韦说：“可以转到年成上。”景公说：“年成不好，老百姓没饭吃一定饿死，当君主的以饿死老百姓来换取自己的生存，那么谁还把我当做国君呢？寡人的阳寿现在是到头了，你别再说了。”子韦赶紧回转几步，面向北行了两次大礼，说：“在下冒昧地祝贺主公，老天爷住在高处，但能听到下方的私语，主公说了三句仁者才能说出

的话，老天一定给主公三个奖赏，今晚荧惑一定移动位置，主公阳寿将延长二十一年。”景公说：“你怎么知道呢？”子韦答道：“主公三次表现善德，所以有三次赏赐，荧惑一定移动三次，每次经过七个宿，每一宿等于一年，三七二十一，所以说延长寿命二十一年，在下希望在大殿的台阶下守候，来观察荧惑，荧惑不移动，在下愿意接受死刑。”景公说：“好吧。”这一晚上，荧惑果然三次移动，就像子韦预言的一样。老子说：“能为国家承当灾祸的君主，那才是天下能完成王业的人啊。”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制乐》，《淮南子·道应》略同《吕氏》、《史记·宋世家》亦记此事而稍简，亦见《论衡·变虚》。

【原文】

4·74　宋康王时，有爵生鹯于城之陬，使史占之[①]，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②]，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之[③]，曰：“威严伏天地鬼神。”骂国老之谏者，为无头之棺以示有勇，剖伛者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④]。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儿侯之馆，遂得病而死[⑤]。故见祥而为不可，祥反为祸[⑥]。臣向愚以《鸿范传》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传所谓黑眚者也，犹鲁之有诏鹆为黑祥也，属于不谋，其咎急也[⑦]。鹯者，黑色，食爵，大于爵，害爵也，攫击之物，贪叨之类，爵而生鹯，是宋君且行急暴击伐贪叨之行，距谏以生大祸以自害也[⑧]。故爵生鹯于城陬者，以亡国也，明祸且害国也，康王不悟，遂以灭亡，此其效也。

【注释】

①宋康王：公元前328～前286年在位，名偃，战国宋国末代君主，《战国策》、《吕氏春秋》都说他死后谥“康”。　爵(què 雀)：通“雀”。　鹯(zhān 沾)：鹞属猛禽。　陬(zōu 邹)：隅，角落。　史：史官。也负责占卜。

②滕：周代国名，在今山东滕县西南，战国初为越所灭，不久复国，公元前318年为宋所灭。　薛：周代国名，春秋后期迁都于今江苏邳县西南，成为齐国的一个邑。　淮北：当时属楚。

③射天：殷商时帝武乙和战国时宋康王都曾以皮囊盛血，悬而射之，取名射天。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　笞地：不详。　斩社稷：“斩”，砍断。“社”，用石或木制成的土地神的神主。“稷”，祭谷物之神的处所。

④国老：已退休的卿大夫。　无头之棺：不详，《战国策》作“无颜之冠。”锲：斩断。　胫(jìng 竟)：小腿骨。

⑤儿侯：宋君之臣，亦作倪侯。

⑥祥：吉凶的征兆，此指吉兆。

⑦愚：谦词。《鸿范传》：“鸿范”亦作“洪范”，《尚书》篇名，“传”，古人著作或解释经书的著作。　黑祥：从五行的水气而起的征兆，五行当水为黑色，故称黑祥。　黑眚(shěng 省)：自五行之水气而生的灾祸。　鲁之有鸜鹆(qúyù 渠玉)：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有鸜鹆到鲁国筑巢，同年，昭公进攻季氏，遭到失败，昭公逃到齐国，后来又到晋国的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于公元前510年死在那里，事见《左传》。《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认为鸜鹆来巢预示国君将被迫离开宫室而逃亡在外。属于不谋：《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黑祥是对“视不明，听不聪”的惩罚。　咎(jiù 就)：灾祸。

⑧攫(jú 局)：抓取。　距：同“拒”。

【译文】

宋康王的时候，有雀在城墙的角落里孵出鹯来，康王叫史官就此事推测一下吉凶，史官说：“小的生出来大的，预示宋国一定成为诸侯之长。”康王大喜，于是灭了滕国，进攻薛邑，占领淮北地区，因此更加自信，想使称霸的梦想赶快实现，故尔用箭射天，用板子打地，砍了土地神五谷神的牌位放火烧掉，说：“我的威势慑服了天地

鬼神。”责骂那些已经退休但还来劝他改邪归正的高级官员，做一口没有头的棺材来显示自己的勇武，劈开驼背人的脊骨，斩断早晨过河的人的小腿，因此全国上下惶惶不安。齐国听到这种情况就进攻宋国，老百姓各奔东西，城池守不住，康王逃到儿侯的馆舍，就生病死了。所以看到好兆头而做不该做的事，吉祥就会变成灾祸。臣下刘向用《鸿范传》来推断，宋国史官对预兆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黑祥，即《鸿范传》所说的那种黑眚，就象鲁国出现鸜鹆是凶兆一样，属于对头脑昏聩、策划失当的人的惩罚，那灾祸来得极快。鹯这种鸟，羽毛黑色，吃雀，比雀大，它是雀的天敌，是善于用爪子袭击抓取猎物的东西，是贪婪的凶猛的那一类鸟，雀居然生出鹯来，那是预示宋康王将做出急躁残暴攻城夺地贪得无厌的行为，拒听逆耳忠言，闯出大祸，来自己害自己。所以雀在城墙角落里生出鹯来，是亡国之兆，显示那灾祸将会害了国家，宋康王不明白，终于因此身死国灭，就是应验了预兆。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宋卫策》，“臣向愚”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新序全译卷第五

杂　事　五

【题解】

本卷共三十二条，涉及五个主题。一是君主必须学习，必须明古道，才能安国保民。二是君主要行仁政，去苛政。三是君主要赏罚分明，信赏必罚。四是识别贤才、任用贤才，尊重贤才。五是论"礼"和"势"的作用。本卷的重心是识别贤才、任用贤才、尊重贤才，从各个角度来发挥这一论旨。

【原文】

5·75　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①？"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②，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③，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铰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④，周公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⑤。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世。"《诗》曰："不衍不忘，率由旧章。⑥"此之谓也。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家者，未之有也。

【注释】

①五帝：说法不一，多数古籍认为是黄帝，颛顼（zhuānxū 专须）、帝喾（kù

库）、唐尧、虞舜。

②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代神农氏为天子，有土德之瑞，故号为黄帝，为中华民族之祖。　大真：据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当作“大填”，生平不详。　颛顼：黄帝之孙。　绿图：生平不详。　帝喾：黄帝曾孙。　赤松子：《列仙传》以为神农时雨师，《神仙传》以为到帝喾时又为雨师。

③尹寿：生平不详。　务成跗（fú 浮）：生平不详。　西王国：生平不详。

④威子伯：生平不详。　铰时子斯：生平不详　郭叔：周文王的弟弟，武王的叔父，著名的贤人。

⑤老聃（dān 单）：即老子，陈国（在今河南安徽交界一带）人，姓李，名耳，字聃，传说生即白发，故号老子。世传老子事，多有可疑，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认为孔子所师事的老子，即老莱子，亦即《论语》中的荷篠丈人。

⑥《诗》曰：引文出于《诗经·大雅·假乐》。　愆（qián 迁）：过错。　忘：遗忘，遗失。　率由：循用。　旧章：先圣的礼法。

【译文】

鲁哀公问子夏道：“一定要学习然后才能使国家安定、使人民安居乐业吗？”子夏答道：“不学习却能够使国家安定、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人，我还没听说过。”哀公问道：“那么五帝也有老师啦？”子夏说：“有。在下听说黄帝向大真学习，颛顼向绿图学习，帝喾向赤松子学习，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跗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威子伯学习，文王向铰时子斯学习，武王向郭叔学习，周公向太公学习，孔子向老子学习。这十一位圣人，不遇到这样的老师，那么就不可能在天下创立丰功伟业，不可能在后世留下千古不朽的名声。”《诗经》说：“没有过误，没有遗失，一切遵循古代圣王的规章。”就是这个意思。不学习、不明白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却能够使国家安定的，从来也没有过。

按，本篇采自《韩诗外传》卷五，少数文句见于《荀子·大略》，“此之谓也”以下是刘向的评论，《贞观政要》卷四采用此条。

【原文】

5·76　吕子曰[①]："神农学悉老，黄帝学大真，颛顼学伯夷父，帝喾学伯招[②]，帝尧学州支父，帝舜学许由，禹学大成执，汤学小臣，文王武王学太公望、周公旦[③]，齐桓公学管夷吾、隰朋，晋文公学咎犯、随会，秦穆公学百里奚、公孙支[④]，楚庄王学孙叔敖、沈尹竺，吴王阖闾学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学范蠡、大夫种，此皆圣人之所学也[⑤]。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则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则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则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则不若狂[⑥]。故凡学非能益之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可谓善学者矣"。

【注释】

①吕子：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末卫国濮阳（在今河南）人，本为富商，后来在赵国邯郸遇见在赵为人质的秦公子子楚，设法使秦立子楚为太子，子楚即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为相国，秦王政即位，称为仲父。执政期间，除扩大秦国疆土外，还叫门客汇合先秦诸子学说，编著《吕氏春秋》秦王政亲理政务后，不韦被免职，又被贬到蜀郡，自杀。

②神农：即炎帝，传说为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　悉老：李慈铭认为应是"悉者"，即"悉诸。"生平不详。　大真：谭戒甫、陈奇猷认为应是"大挠"，即创造甲子的那个人，而此大真为刘向或后人所改，大真、大挠实为二人。　伯夷父：生平不详。　伯招：生平不详。

③州支父：生平不详。　大成执：生平不详。　小臣：《吕氏春秋》高诱注认为即伊尹，"小臣"为伊尹之氏。　太公望：姓姜，名牙，炎帝之后人受封于吕，子孙从其所封为姓。　周公旦：姓姬，名旦。

④咎犯：即狐偃，春秋晋国的卿，晋文公之舅，随文公出亡十九年，回晋后

任上军之佐，以“尊王”为号召，助文公成霸业。 随会：姓士，氏随，名会，即范武子，晋文公大夫。 公孙支：字子桑，秦国人，曾到晋国，后又入秦，曾给穆公推荐孟明，遂霸西戎，君子认为子桑之忠，在知人而能举善。

⑤沈尹竺：《吕氏春秋》高诱注以为“沈县大夫”，则其人名竺，为沈县县官。 文之仪：生平不详。勾践（？～公元前465年）：春秋末越国国君，在被吴国打败后，他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吴国，成为霸主。 范蠡：春秋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越大夫，曾在吴国当人质二年，回越后，辅勾践灭吴，功成身退，从事商业，泛舟五湖。

⑥喑（yīn 音）：哑。 狂：痴呆。

【译文】

吕子说：“神农向悉老学习，黄帝向大真学习，颛顼向伯夷父学习，帝喾向伯招学习，帝尧向州支父学习，帝舜向许由学习，夏禹向大成执学习，汤向小臣学习，周文王、周武王向太公望、周公旦学习，齐桓公向管夷吾、隰朋学习，晋文公向咎犯、随会学习，秦穆公向百里奚、公孙支学习，楚庄王向孙叔敖、沈尹竺学习，吴王阖闾向伍子胥、文之仪学习，越王勾践向范蠡、大夫种学习，这都是圣王所尊崇的老师。况且老天爷生下人来，使他的耳朵可以听，不用耳朵学习，能听那还不如聋；使他的眼睛可以看，不用眼睛学习，能看那还不如瞎；使他的嘴巴可以说，不用嘴来学习，能说那还不如哑巴；使他的心可以无所不知，不用心来学习，能无所不知还不如痴呆。所以，凡有学习，不是能增加人的天赋能力，只是充分发挥人的天赋能力、天赋美德罢了，能保全人的美好天赋而不是毁坏它，就是善于学习的人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尊师》。

【原文】

5·77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

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①]。”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②]。”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鸟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注释】

①祝：用语言向鬼神求福。　离：同“罹”，遭遇，撞上。

②蛛蝥(wú 无)：蜘蛛。　序：绪，绪馀。

【译文】

商汤看见一个猎人把网四面围好，在那里祈祷，口中念道：“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下爬出来的，从四面八方来的，统统都陷在我的网里。”汤王说：“唉！要一网打尽了。除了夏桀那还有谁会这样干呢？”汤王于是把网撤去三面，只留下一面，另拟了一套祷词教给猎人，说：“从前蜘蛛发明了网，现在人们照样子学了一点，飞禽走兽，想向左的就向左，想向右的就向右，想高飞的就高飞，想入地的就入地，我只逮住那些命该如此的。”汉水以南的国听见这件事，都说：“汤王的仁德已经连鸟兽都受益了。”有四十个国家归顺了汤王。有人四面布网，未必能获得一只鸟，汤王撤去三面，只留下一面，却网到了四十个国家，岂止网鸟而已！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异用》、其事亦见于《贾谊新书·谕诚》、《史记·殷本纪》。

【原文】

5·78　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①]，掘地得死人之

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

【注释】

①灵台：观测天文、气象的建筑，《三辅黄图》说其址在长安（今西安）西北四十里。　池沼：即灵台附近的灵沼。

【译文】

周文王建造灵台，到修建池沼的时候，挖地挖出了死人骨头，管理工地的官员把这事报告文王。文王说："给他改葬。"官员说："那是没有主儿的骨殖。"文王说："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寡人本来就是他的主人，你还到哪儿去找他的主人？"于是叫那位官员备办寿衣棺木给他改葬。天下的人听到这件事，都说："文王真是贤君啊，连朽骨都受到他的恩泽，又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有人得到珍宝但给国家带来灾难，文王得到枯骨，以此表明他仁爱的诚心，因此天下的人都仰慕他、归向他。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异用》。《贾谊新书·谕诚》也有同样的主题，《三辅黄图》也采用此文。"而天下归心焉"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5·79　管仲傅齐公子纠，鲍叔傅公子小白，齐公孙无知杀襄公，公子纠奔鲁，小白奔莒。齐人诛无知，迎公子纠于鲁，公子纠与小白争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带钩，小白

佯死，遂先入，是为齐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奔鲁。桓公立国定，使人迎管仲于鲁，遂立以为仲父，委国而听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①。

【注释】

①立为仲父：《韩非子·难一》说，管仲认为地位低的管不了地位高的，故桓公拜他为上卿；管仲说穷的管不了富的，故桓公使他有钱；管仲说关系远的管不了亲近的，于是桓公立他为仲父。

【译文】

管仲辅佐齐国的公子纠，鲍叔辅佐公子小白，齐国的公孙无知杀了齐襄公，公子纠逃到鲁国，小白逃到莒。齐人杀了公孙无知，到鲁国迎接公子纠，公子纠和小白要争先进入都城，管仲用箭射小白，射中他的腰带钩子，小白假装被射死了，就先进了都城，这就是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逃到鲁国，齐桓公稳定了国内局势后，派人到鲁国迎接管仲，接着尊他为"仲父"，把国政完全交给他，由他全权治理，因此桓公能多次作为诸侯会盟的主持者，匡正天下，成为五霸当中的第一位。

按，本条叙事，系综合《管子·大匡》、《左传》庄公八年、九年、《史记·齐世家》而成，此事亦见《列子·力命》。

【原文】

5·80　里凫须，晋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①。公子重耳出亡于晋②，里凫须窃其宝货而逃。公子重耳反国，立为君，里凫须造门愿见，文公方沐，其谒者复，文公握发而应之曰："吾凫须邪？"曰："然。"谓凫须曰："若犹有以面目而复见我乎？"谒者谓里凫须，凫须对曰："臣闻之，沐者其心

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3]？何悖也。”谒者复，文公见之，曰：“若窃我货宝而逃，我谓汝‘犹有面目而见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凫须曰：“然。君反国，国之半不自安也，君宁弃国之半乎？其宁有全晋乎？”文公曰：“何谓也？”凫须曰：“得罪于君者，莫大于凫须矣，君谓赦凫须，显出以为右，如凫须之罪重也，君犹赦之，况有轻于凫须者乎？”文公曰：“闻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国，使为右，翕然晋国皆安。语曰：“桓公任其贼，而文公用其盗。”故曰：“明主任计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计。计胜怒者强，怒胜计者亡[4]。”此之谓也。

【注释】

①里凫须：《左传》僖二十五年作“头须”，为“守府者”即保管财物的人。重耳：晋文公。

②于晋：《韩诗外传》作“过曹”，曹为曹国。

③悖（bèi 背）：荒谬。　意：料想。

④语：泛称前人著作言论。“语曰”、“故曰”以下的引文均出《荀子·哀公》。

【译文】

里凫须，是给晋国公子重耳保管财物的人。公子重耳从晋国出逃时，里凫须偷了他的珍宝财物悄悄跑了。公子重耳返回晋国，立为晋文公，里凫须又登门求见。晋文公正在洗头，他的门房来通报，文公挤着头发里的水，答应道：“是我的凫须吗？”门房说：“是他。”文公说：“去跟里凫须说：‘你还有什么脸儿再来见我啊？’”门房把这话传给里凫须，凫须答道：“在下听说正在洗头的人，他的心正好是倒着的，心的位置倒了，言语一定荒谬，想来主公正在洗头吧？他

的话真也太没道理啦!”门房把这话传给文公,文公就召见里凫须,对他说:“你偷了我的珍宝钱财逃跑,我说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呢?你说‘主公太没道理了’,是什么意思?”凫须说:“我是说过。主公回到晋国,晋国有一半人心里七上八下的,主公是要丢掉一半晋国呢?还是愿意要整个晋国呢?”文公曰:“这是什么意思?”凫须曰:“开罪于主公的人当中,过错没有比臣下我更大的了,主公如果赦免凫须,来一次大排场的出巡,让在下作贴身侍卫,像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主公还能赦免,何况罪过比凫须轻的人呢?”文公说:“我听你的劝导。”于是赦免了里凫须,第二天离开宫廷巡视都城,让里凫须为车右,晋国举国上下人心都安定了。前贤的著作中说:“齐桓公任用杀自己的人,晋文公任用偷自己的人。”所以说“英明的君主依靠谋略而不意气用事,昏庸的君主意气用事而不依靠谋略。谋略战胜情绪的就会强大起来,情绪战胜谋略的就会灭亡。”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条系综合《左传》僖二十四年、《国语·晋语四》、《韩诗外传》卷十的有关材料而成,结论则采自《荀子·哀公》。

【原文】

5·81　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赁车以适齐,暮宿于郭门之外①。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赁车者②,执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于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商歌③。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④。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曰:“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合境内⑤。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悦,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

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遂举大用之，而授之以为卿。当此举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注释】

①穷困：不得意，走投无路。 进：引进，靠近。 赁车：“赁”通“任”，赁车即任车，载货的车。 郭：内城叫城，外城叫郭。

②辟：治理，驱除。

③疾：宏亮，激扬。 商：五声之一，《风俗通·声音》引刘歆《钟律书》说，商声，从五行说为金，从五常说为义，从五事说为言，总归为臣。

④后车：副车，侍从之车。

⑤合境内：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说《新序》“治”作“合”，“合”当系“治”之坏误。

【译文】

宁戚想投奔齐桓公为他效力，但走投无路没人替他引见，于是他做了长途贩运的商人，跟着货车到齐国，夜晚在外城的门外住宿。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夜间打开城门，派人叫货车回避，桓公的随从非常多，他们手上的火把也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望见桓公，心里十分悲哀，就敲着牛角，用宏亮激扬的声音唱起凄厉哀婉的商调歌曲。桓公听到歌声，按着他仆人的手说：“奇怪！这唱歌的人不平凡哪！”命令随从请宁戚上侍从人员的车子。桓公回城，到了朝廷，随从们请示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说：“赏给他穿戴衣物，我要接见他。”宁戚进见，以团聚国内的力量劝说桓公。第二天又进见，以治平天下劝说桓公，桓公非常高兴，打算重用他。大臣们提出不同意见，说：“这位客人是卫国人，离齐国五百里，不算远，不如派人去察访一下，真的是贤能之士呢，再任命也不晚。”桓公说：“不是这么回事。察访了，恐怕他有些小缺点，因为他的小缺点，而抛弃了他的

大才干，这是君主失掉天下贤士的原因。而且人本来难于十全十美，衡量之下长处多于缺点就可用了。”终于擢拔重用宁戚，授给他卿这样的高级职位。这一安排，桓公大有收获，是他成为诸侯领袖的重要原因。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举难》，也见于《淮南子·道应》，《群书治要》引录此条。

【原文】

5·82　齐桓公见小臣稷[①]，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②]，一日三至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③]，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④]。《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桓公其以之矣[⑤]。

【注释】

①小臣稷：氏小臣，名稷，齐人，生平不详。

②见布衣：“见”字原脱，据《吕氏春秋》、《群书治要》补。

③霸王：指在天下称王、称霸的地位。

④于是：“于”用、按照的意思。“是”，代词，指代上文讲的对士人的态度。

⑤《诗》云：引文见《诗经·大雅·抑》。　觉：正直。　顺：遵循。　以：有，获得。

【译文】

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天当中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随从

的官员说："一位大国的君主，去访问一个平头百姓，一天去了三次都吃了闭门羹，也可以就此罢休了。"桓公说："话不能这么说，士人当中那蔑视高官厚禄的，当然也小看他们的君主；他们的君主如果不把称王称霸的荣誉放在心上，也就蔑视士人。即使他先生蔑视高官厚禄，我怎么敢小看称王称霸的荣誉呢？"到第五次拜访才见到。天下的人听到这件事，都说："桓公对平头百姓都能移尊就教，何况是对国君呢？"于是天下诸侯一位接着一位地前去朝见，没有不到的。桓公所以能够多次主持诸侯会盟，使天下一切脱离正轨的事得到匡正，就因为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士人啊。《诗经》说："有正直的德行，所以四方的国家都归顺他。"大概可以说桓公获得这样的赞誉了。

按，本条前半采自《吕氏春秋·下贤》，后半采自《韩诗外传》卷六，此事亦见《韩非子·难一》和《高士传》。

【原文】

5·83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①]，其仆曰："君何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乎？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地不如德，财不如义。寡人当事之者也。"遂致禄百万，而时往问之。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②]。"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③]："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④]，不见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⑤]，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

死者已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未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

【注释】

①闾：里巷的大门。　轼：在车箱前部供站立者凭扶的横木。坐车的人站起来伏在轼上，表示对所经过的对象的敬意。

②诵：颂扬。　正：正直。　忠：忠厚。　隆：推崇。

③司马唐：秦国大夫。原本“唐”下有“且”字，误，据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卢文弨《群书拾补》删。　秦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其间秦国有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此事发生于何时不详。

④君子之用：“之”原本作“善”，据《吕氏春秋》及《群书治要》引改。

⑤舆：原本作“举”，据《吕氏春秋》改。舆，抬、扛的意思。

【译文】

魏文侯经过段干木住的胡同大门前面时，总要伏在轼上表示恭敬，他的仆人问：“主公为什么要敬礼？”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住的那条胡同吗？因为段干木是贤人，我怎么敢不表示敬意？况且我听说段干木从来不愿意跟寡人调换一下位置，我怎么敢于傲视他呢？段干木能名声显赫在于德行，寡人能名声显赫在于土地；段干木富有的是仁义，寡人富有的是钱财。土地不如德行，钱财不如仁义，寡人应当拜他为师才对。”于是送了一百万给段干木作为酬劳，经常向他请教，魏国人民都很高兴，异口同声地颂扬道：“我们的主公提倡端方刚正，就把段干木来敬奉；我们的主公提倡厚道公忠，就把段干木来推崇。”过了不久，秦国动员军队要攻打魏国，司马唐规劝秦国国君说：“段干木是位贤德之士，魏文侯非常尊敬他，天下无人不知，向他们发动进攻恐怕有所不便吧？”秦国国君认为此话有理，就停止动员部队，不打魏国了。魏文侯可以说是善于用兵的人了。君子的用兵啊，你还没见动静，他已大功告成，指的就是

这种情形了。缺乏教养的人的用兵，鼓声就像打雷，喊杀声震得大地战抖，尘土漫天，箭如雨下，扶助受伤的，抬走打死的，人们踩着肠子、鲜血奔跑，无辜人民的尸首，足以填平一大片洼地，但是国家的存亡，君主的死活，都还在不可知之数，这样做离开仁义之道也太远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期贤》，亦见于《淮南子·修务》。《高士传》、《群书治要》均采用。

【原文】

5·84　秦昭王问孙卿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能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进在本朝；置而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①]。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食。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计；叫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裁万物、养百姓之经纪[②]。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闾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③]。仲尼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鲁之鬻牛马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网罟[④]，分有亲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孙卿对曰："其为人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⑤]。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之外，应之而怀之，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⑥]。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走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

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⑦]。’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为人上也如此，何为其无益人之国乎？”昭王曰：“善”。

【注释】

①礼义：指等级制度、道德规范、行为礼仪之类。　编：即“编户”，登记编排在户籍册上。　悫(què 却)：诚实。原本作“敌”，不通，据《荀子》改。

②餧(něn 内上声)：饥饿。　经纪：纲纪。

③贵：尊崇。

④逾：原本作“喻”，不通，据崇文书局本及《荀子》改。　罟(gǔ 古)：网。

⑤官：官府，指政府中管理文书地图等的部门。

⑥白：显赫，显扬。　天下治：王先谦《荀子集解》引顾千里说，以为“治”当作“愿”，意为仰慕。

⑦《诗》曰：引文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思：句中语助词。

【译文】

秦昭王问孙卿道：“儒者对于别人的国家没什么好处吧？”孙卿说：“儒家学派的人士效法古代的圣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而且能够使他们的君主受到人们的景仰。君主如果任用他，他就在朝廷里做一个称职的臣子；如果把他丢在一边不予任用，他就回到老百姓的行列，做一个诚实、恭顺的老百姓。尽管艰难困苦，挨饿受冻，也一定不屑于以歪门邪道谋取衣食。他没有立锥之地，而通晓保持社稷治理国家的大计；他奔走呼号而没人去响应，但他通晓使万物各得其所，使百姓安居乐业的纲纪。假如他的地位在众人之上，他能够挑起天子、诸侯的重任；假如他的地位在人之下，他就是国家的栋梁、君主的宝器。虽然他隐居在寒酸的小胡同中难以遮风挡雨的破屋子里，但没有人不尊敬他，因为他的确有高尚的德行。孔子当鲁国的大司寇时，羊贩子沈犹氏不敢在早上往羊肚子里灌

水，公慎氏休掉了他那淫乱的老婆，平时胡作非为的慎溃氏逃到了别的国家，鲁国的牛马贩子不敢漫天要价，这是孔子以自己的端方行为来扶助人们心中的正气啊！孔子住在阙里，阙里的年轻人出去打鱼或捕猎，分配猎物时总是给有父母的人多分一些，这是孔子孝敬长辈友爱兄弟的精神感化了他们啊。儒者在朝廷当官，就会使朝政完美，在草野为民，就会使风俗淳厚。儒者在天子诸侯之下为官为民就是这样了。”秦昭王又问：“他的地位在人人之上时又怎么样呢？”孙卿答道：“那他的作用就大了。他怀有坚定的意志，用礼节整顿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使百姓养成忠、信、爱、利这些品德。如果做一件不仁不义的事、杀一个没有罪过的人就能得到天下，他也决不去干，他的大义得到人们的信任，传遍四海，那么中国版图以外的人民都会响应他、归附他、这是为什么呢？那是高尚的名声显扬于天下，天下人受他的感召而达到天下大治啊。他的仁德使近处的人都歌颂他、欢迎他，远处的人都不辞劳苦地来投奔他，四海之内亲如一家，人类的足迹能够到达的地方，人们没有不愿追随他、服从他的，这样的人就是所有的人的表率。《诗经》说：‘无论是东方西方，无论是南方北方，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就是说的这样的人啦。儒者作为臣民像刚才说的，他作为君主像现在说的，怎么能说他对人家的国家没有益处呢？”秦昭王说：“你说的对”。

按，本条采自《荀子·儒效》。

【原文】

5·85　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1]，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荆王曰：“可得而闻邪？”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热，衣无恶于甲者矣。赞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厚无敌，而好衣人以甲，臣窃为大王不取

也。意者为其义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刳人之腹，堕人城郭，系人子女，其名尤甚不荣②。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甚不安，之二者为大王无取焉③。荆王无以应也。昔卫灵公问阵，孔子言俎豆，贱兵而贵礼也④。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恶之。兵者，国之凶器也⑤，而荆王喜之，所以屈于田赞，而危其国也。故《春秋》曰："善为国者不师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田赞：齐国人，生平不详。　荆王：即楚王，周朝称楚国为荆蛮，也因楚国初建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因此，荆为楚国的别称。此楚王为谁，亦无可考。

②义：合宜的道德、行为、道理。　折：断。　刳（kū 哭）：剖。　堕（huī 灰）：同"隳"，毁。　系：捆绑，这里指胁裹。　子女：人民，也指青少年男女。

③实：原本作"贵"，据《吕氏春秋》改。指财宝爵禄、辟土安疆。　安：乐意。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以为是"利"的意思。

④卫灵公问阵：《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⑤兵者，国之凶器：《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⑥《春秋》曰：引文见《谷梁传》庄八年。

【译文】

田赞穿着儒者的衣服去见楚王，楚王说："先生的衣服怎么这样粗陋啊？"田赞答道："还有比这个更粗陋的呢。"楚王说："我能够听一听吗？"田赞答道："铠甲比儒服更粗陋。"楚王问："怎么解释？"田赞答道："铠甲冬天穿着冷，夏天穿着热，衣服当中没有比铠甲更糟的了。我因为穷，所以衣服粗陋。象大王您，是大国的君主，财力

雄厚，天下无比，但却喜欢给人穿铠甲，臣下心里以为大王这样做不妥当。我猜测大王认为这样做合乎道理吧？战争这种事，砍下人家的脑袋，划破人家的肚皮，毁坏人家的城郭，胁裹人家的子女，这样做，名声是十分不光彩的。我猜测大王您认为这样做能获得很多实惠吧？可是假如大王您打主意坑害别人，别人也一定打主意坑害大王您；假如您打主意使别人陷于危难之中，别人也一定打主意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您，因为您要的实惠损害了别人的利益。这两种情形我认为大王都不应当选择。”楚王无话可说。从前卫灵公请教布阵作战的事，孔子用祭祀的礼仪来答覆，那是表示鄙视战争而看重礼义。儒者的服装，是古代圣王的服装，但楚王讨厌它。军备是国家的不祥之物，但楚王却喜欢它。因此他没有理由驳倒田赞，但却给他的国家带来危难。所以《春秋》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谨慎地对待战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顺说》，“昔卫灵公”以下系撮述《论语》、《老子》、《文子》的有关议论，而以《谷梁传》的话作结论。

【原文】

5·86　哀公问于孔子曰[①]：“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②]，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③]。”未闻东益之与为命也[④]。

【注释】

①哀公：鲁哀公。

②伏匿：“匿”字下《孔子家语》有“愚者擅权”四字，张国铨《新序校注》、赵

善诒《新序疏证》均据以补入正文，按《家语》本身及其流传情况疑点甚多，作为参考则可，据为典要则不够谨慎，故此四字今不入正文。

③《诗》曰：引文见《诗经·小雅·小宛》的第二章，这两句叫人各自注意自己的仪态尊严，不要放纵，因为天命是一去不再来的。

④为：谋求。　命：这里指运气。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寡人听说把住宅向东面扩展不吉利，真有这回事吗？"孔子说："不吉利的事有五种，但和向东面扩展住宅没有关系。损人利己，对这样做的人自身不吉利；遗弃老伴再娶年轻女子，是家庭的不吉利；把贤能之士摆在一边而重用庸劣小人，是国家的不吉利；年长的不教育后代，年轻的不愿意学习，是社会的不吉利；圣人要么隐藏要么逃亡，是天下的不吉利。因此说不吉利有五种，而向东扩展住宅不在其中。"《诗经》说："王公大人们各自检点自己的仪态吧，好运气一旦离开了你，就永远不再回来。"没听说过向东扩展住宅跟谋求好运气有什么瓜葛。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淮南子·人间》有类似的记载，但内容不同，《孔子家语·正论》与本条同，或即取自本书。

【原文】

5·87　颜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①。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颜渊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不悦，以告左右曰："吾闻之，君子不谗人，君子亦谗人乎？"颜渊不悦，历阶而去，须臾马败闻矣，定公蹴席而起曰②："趋驾，请颜渊③。"颜渊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东野毕御也。'吾子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矣。'不识吾子何以知之也④。"颜渊曰："臣以政知

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今东野毕之御也，上车执辔，御体正矣；周旋步骤，朝礼毕矣；历险致远，而马力殚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⑤。”定公曰：“善，可少进与？”颜渊曰：“兽穷则触，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有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善御之谓也⑥。”定公曰：“善哉！寡人之过也。”

【注释】

①颜渊：春秋鲁国人，名回，字子渊，孔子弟子，贫而好学，孔子说他不迁怒，不二过。他死于三十二岁，在孔门中列于德行科第一名。　鲁定公：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鲁昭公之弟。　东野毕：姓东野，名毕，生平不详。

②败：这里可以解释为“出事”。上文说“其马将失”，《荀子》杨倞注“失”为奔逸，《荀子》交代马失的情形是“两骖列”，《吕氏春秋》于此两处均用“败”字，亦未交代“败”的情状，因此我们把“失”、“败”两字都释为“出事”。　躐(liè列)：越。躐席就是从席位上站起来。

③趋(cù促)驾：赶快套车。

④吾子何以：“吾”原本作“君”，从王谟本《汉魏丛书》及崇文书局本改。

⑤穷其民：“穷”下原本有“于”字，据《群书拾补》删。　辔(pei佩)：缰绳。御体：驾马车的手法。　朝：王先谦《荀子集解》引郝懿行说，认为与“调”通。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认为“调”就是服习、训练的意思。　朝礼：《荀子新注》认为“指训练马的各种要求。”　殚(dān单)：尽。

⑥《诗》曰：引文见《诗经·郑风·大叔于田》。　组：丝织的带子。　骖(cān参)：两侧拉套的马。

【译文】

颜渊在高台上陪着鲁定公，东野毕在台下驾马车。定公说：“东野毕驾车的技术太高明啦！”颜渊说：“高明是高明，尽管高明，那马

是要出事了。”定公听了不高兴，跟他身边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在背后说人坏话，君子也会在背后说人坏话吗？”颜渊听了不高兴，就两步作一步地跨着台阶离开了。不一会儿马出事的消息传来了，定公从坐席上站起来说：“赶快备车，去请颜渊。”颜渊到了，定公问他：“刚才寡人说：‘东野毕驾车的技术太高明啦！’您说：‘高明是高明，尽管高明，那马是要出事了。’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出来的。”颜渊说：“在下是由国家政事看出来的。从前舜帝善于使用民力，造父善于使用马力。舜不把民力用到尽头，造父不把马力用到尽头，因此在舜的治下没有逃亡的人民，在造父的手下没有脱缰的马匹。而东野毕驾车呢，他上车抓缰绳，驾车的手法是正确有；转弯直走快跑慢步，训练马的各种要求也都做到了；经过各种险路，达到很远的目标，马的力量也用尽了，但他还要马不断地快跑，因此我知道他是要出事的。”定公说：“说的好，可以再发挥一下吗？”颜渊说：“兽类急了就会乱撞，鸟类急了就会乱啄，人急了就会作假。从古到今，使用民力使用到叫老百姓无法喘息，国家有不发生危险的吗？从来没有过啊。《诗经》说：‘抓着马缰，好象抓着柔软的丝绳；驾着马车，两边拉套的马跑起来就象跳舞。’说的就是善于驾驶啊。”定公说：“说的好啊！是寡人的过错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二，有关此事的记载，早于《外传》的有《庄子·达生》、《荀子·哀公》、《吕氏春秋·适威》，晚于《外传》的有《孔子家语·颜回》。《管子·形势解》亦有此主题。

【原文】

5·88　孔子北之山戎氏①，有妇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舆而问曰：“曷为哭哀至于此也？”妇人对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则曷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

去也。”孔子顾子贡曰：“弟子记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诗》曰：“降丧饥馑，斩伐四国②。”夫政不平也，乃斩伐四国，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注释】

①山戎氏：山戎为匈奴的前身，居于今河北省北部。

②《诗》曰：引文见《诗经·小雅·雨无正》。粮食作物欠收叫饥，果菜之类欠收叫馑。 斩伐：残害。

【译文】

孔子到北方的山戎地区去，看见有个妇女在路边哭，她哭得十分伤心，孔子站在车上问道：“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呐？”那位妇女答道：“往年老虎吃了我的丈夫，现在老虎吃了我的儿子，因此我伤心啊。”孔子说：“唉，像这样，那你为什么不离开此地呢？”妇人答道：“这儿的政治公正，官吏不凶狠暴虐，我因此不愿意离开这里。”孔子回头对子贡说：“弟子记住，政治不公道、官吏凶狠暴虐，竟然比虎狼还厉害呐。”《诗经》说：“上天降下死亡和饥荒，残害四面八方的国家。”政治不公正，就会残害四面八方的国家，又岂止两个人受害呢？这位妇人不离开这里也就很自然了。

按，此事见于《礼记·檀弓下》，主题与本条同，而文字多异，亦见《孔子家语·正论》、《论衡·遭虎》。“《诗》曰”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5·89 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

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道：“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答道：“不断地作战，不断地胜利。”文侯说：“不断作战，不断胜利，这应该是国家的福祉，而吴国却因此灭亡，原因是什么呢？”李克说：“不断作战老百姓就会疲惫穷困，不断胜利君主就会自以为了不得。让一个自以为了不得的君主去治理疲惫穷困的老百姓，这就是吴国灭亡的原因了。”因此迷恋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没有不亡国的。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适威》，亦见《淮南子·道应》和《韩诗外传》卷十，“是故好战”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5·90　赵襄子问于王子维曰①：“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吴君吝而不忍②。”襄子曰：“宜哉！吴之亡也。吝则不能赏贤，不忍则不能罚奸。贤者不赏，有罪不罚③，不亡何待？”

【注释】

①王子维：《太平御览》卷六三三引《说苑》作“王离”，生平不详。

②吝：同“吝”　忍：狠心。

③不罚：原本“不”下有“能”字，据《太平御览》卷六二〇引本书及卢文弨《群书拾补》删。

【译文】

赵襄子向王子维问道：“吴国灭亡的原因何在？”王子维答道：“吴国的国君吝啬而又不能下狠心。”赵襄子说：“吴国灭亡是理所

当然的啊！吝啬就不会赏赐贤能之士，不能下狠心就不会惩罚犯法的人。贤能之士得不到赏赐，有罪的人受不到惩罚，还能靠什么维持国家不致灭亡呢？”

按，本条来源不明，亦见于《太平御览》卷六三三所引《说苑》佚文。

【原文】

5·91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①：“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曰：“自今以来，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故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矣。《论语》曰：“必也正名②。”《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③。”可不慎乎？

【注释】

①季孙：以孔子在鲁国和季孙之执鲁政者的时间推测，孔子于公元前498年离开鲁国到卫国，季孙斯于公元前501年起执鲁政，则此“季孙”当为季孙斯。 宰：家臣，即大夫的臣，为大夫管理封地内的事务。 通：许维遹和周廷寀都认为是宰的名字，说见许氏《韩诗外传集释》卷五。

②《论语》曰：引文见《论语·子路》。

③《诗》曰：引文见《诗经·大雅·抑》。 由：于。 言：教令。 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为当读为“笱”，为慎言的意思。

【译文】

孔子陪着季孙闲谈，季孙的家臣叫通的进来说：“国君派人来借马，还是借给他吧？”孔子说：“我听说君主向臣子寻求什么东西叫做取，不叫借。”季孙醒悟了，告诉管家道：“从今以后，国君有所寻求就说取，不要说借。”由于孔子纠正了“借马”的用词，君臣名分的准则也就确定了。《论语》说：“那一定是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

当。"《诗经》说:"不要随随便便地下命令,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做到措辞谨慎了。"做指示下命令能不字斟句酌吗?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五,《孔子家语·正论》亦载此事,"无曰苟矣"以下为刘向所加。

【原文】

5·92　君子曰①:"天子居闉阙之中,帷帐之内,广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②,而知天下者,以有贤左右也。"故独视不如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与众听之聪也。

【注释】

①君子:有道德的人。

②闉(yān 烟):大城门外的瓮城的城门。　阙:宫门外两边的高台,台上有楼,两台中间有道路。　帷帐:帐幕。　旃(zhān 沾):通毡,毛织物。　茵(yīn 因):垫褥的通称。　襜(chān 搀):车上的帷幕。　幄(wò 握):形如宫室的帐幕。

【译文】

有道德的人说:"天子住在瓮城的城门和宫门外双阙的后面,帐幕中间,大厦之下,毛织的褥垫之上,不走出帐幕,但他却知道天下一切情况,这是因为有贤明能干的人做左右手啊。"所以说一个人的观察不如集中众人的观察那样看得清楚,一个人的判断不如集中众人的意见作出的判断明智。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五。

【原文】

5·93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

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曰："欲进善言，谒者不通，罪当死。"

【译文】

晋平公问叔向道："国家的祸患中哪一种最大?"叔向答道："大臣看重爵禄而不能尽力规劝君主，左右亲信怕受到刑罚而不敢说真话，下情不能上达，这就是国家祸患中最大的那一种了。"平公说："说得好。"于是向全国下令说："有人想贡献有益的意见，而门房不给通报，就把门房处死。"

按，本条来源不明，亦见《说苑·善说》。《群书治要》亦引此条。

【原文】

5·94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于情[①]对曰："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诚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②]，官职日进，此所谓吉士也。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谓吉主也[③]。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庄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孙叔敖、将军子重之属，以备卿相，遂成霸功[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⑤]。"此之谓也。

【注释】

①于：其，代词。

②有行：有德的人，能行德法者。“行”字原本无，据《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补。　事君日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认为“事”读为“使”，在铜器铭文中“事”和“使”字形相同，故可通用。

③分争：据理辩白。　正：通“证”，谏。

④备：占有其位。

⑤《诗》曰：引文见《诗经·大雅·文王》。

【译文】

楚国有一个善长相面的人，他所谈的别人未来的祸福没有不应验的，在都城里很有名气。庄王召见他并询问相面的情况，他答道：“臣下不是会给人相面，而是能观察一个人交什么朋友。一般平头百姓，他结交的人都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老实谨慎，不敢犯法，这样的人他的家业一定一天比一天发达，他自己一定一天比一天安适，这就是所谓吉祥的人。国家官员，是为君主办事的人，他结交的人都能忠诚信实，品德高尚，喜欢行善，象这样的人，能使他的君主一天比一天成功，他自己的官职也能步步高升，这就是所谓吉祥的士人。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左右亲信都很忠直，君主有过失，都敢于据理谏诤，像这样的话，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安定，君主就一天比一天受人爱戴，天下一天比一天富足，这就是所谓吉祥的君主。臣下不是会给人相面，而是能观察一个人交什么朋友。”庄王说：“说得好。”于是就招聘各地的贤能之士，从早到晚兢兢业业，终于得到孙叔敖、将军子重这些人，任命他们担任显要的官职，最后庄王也成了诸侯的领袖。《诗经》说：“众多的人士，文王借以安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贵当》，亦见《韩诗外传》卷九，“遂成”以下为刘向所加。

【原文】

5·95 齐闵王亡居卫，昼日步走，谓公玉丹曰[①]："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对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贤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闵王慨然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谓闵王曰："古人有辞天下无忧色者，臣闻其声，于王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有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盈，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②]。"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国而居卫也，带三益矣。"遂以自贤，骄盈不止。闵王亡走卫，卫君避宫舍之，称臣而供具。闵王不逊，卫人侵之。闵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不纳，遂走莒[③]。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闵王，淖齿擢闵王之筋，而悬之庙梁，宿昔而杀之，而与燕共分齐地[④]。悲夫！闵王临大齐之国[⑤]，地方数千里，然而兵败于诸侯，地夺于燕昭，宗庙丧亡，社稷不祀，宫室空虚，身亡逃窜，甚于徒隶，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犹自以为贤，岂不哀哉！公玉丹徒隶之中而道之，谄佞甚矣[⑥]！闵王不觉，追而善之，以辱为荣，以忧为乐，其亡晚矣，而卒见杀。先是靖郭君残贼其百姓，[⑦]害伤其群臣，国人将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装赍食[⑧]。及乱作，靖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饥，其御出所装食进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赍食？"对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谋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贤至闻也，何谓暴虐？"其御惧，曰："臣言过也，君实贤，唯群臣不肖共害贤。"然后靖郭君悦，然后食。故齐闵王、靖郭君，虽至死亡，终身不谕者也，

悲夫！

【注释】

①齐闵王：《史记·田仲敬完世家》说，齐闵王三十六年称“东帝”，秦昭王为“西帝”（于鬯《战国策年表》、齐思和等《中外历史年表》均认为在闵王十四年，即公元前288年），三十八年齐伐宋、侵占楚国的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称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四十年（上述二《年表》均认为在十八年）燕、秦、楚、三晋各出精兵攻齐，乐毅入临淄，闵王逃到卫国。公玉丹：生平不详。

②发扬：焕发。

③卫君避宫舍之：此句本于《史记·田仲敬完世家》。有骄色，邹、鲁不纳：《战国策·赵策三》记闵王到鲁、邹均摆天子的架子，其从人出言不逊，故为鲁、邹所拒。

④淖齿：楚国公族，率楚军救齐，而杀闵王，齐人王孙贾又率莒之市人四百人共杀淖齿，事见《战国策·齐策六》。宿昔：自晨至晚。与燕：“燕”原本作“之”，从程荣《汉魏丛书》本改。

⑤闵王：“王”原本作“公”，据《群书拾补》从宋本改。

⑥徒隶：服徭役的人。　谄佞：献媚。

⑦靖郭君：卢文弨《群书拾补》认为即《贾谊新书·先醒》所载的虢君，“虢”与“郭”通，“靖”字乃后人妄加，因为靖郭君田婴并无逃亡至死的事情。

⑧赍（Jī基）：携带。

【译文】

齐闵王逃亡到卫国居住，白天散步，对公玉丹说：“我已经逃亡了，但不明白逃亡的原因。我所以要逃亡，原因何在？”公玉丹答道：“在下以为大王是已经明白了，大王竟然还没明白吗？大王所以逃亡，是因为贤明啊，是因为天下的君主都不是好东西，他们讨厌大王的贤明，所以一块儿联兵来攻打大王，这就是大王逃亡的原因啦。”闵王忧伤地长叹一声说：“贤明人就该这样苦吗？”公玉丹又对

闵王说:“古人有推却掌管天下的大权而毫无痛苦表情的,在下只是听人说过,在大王的事迹中实际见到了。大王号称东帝,实际享有天下,离开本国寄居卫国,而仪容丰满,神采焕发,没有看重掌握国家权力的意思。”闵王说:“太好了,你理解我,我从离开齐国移居卫国,腰带已经三次加长了。”于是自以为贤明,骄傲自满之态有增无减。闵王逃跑到卫国,卫国国君让出自己的宫殿给闵王住,自己谦称臣下,供给闵王酒饭。闵王态度傲慢,卫国人也就凌辱他。闵王就离开卫国逃到邹国、鲁国,态度还是那样骄横,邹国、鲁国都拒绝收留,终于跑到莒这个地方。楚国派淖齿带兵来援救齐国,于是淖齿就当了闵王的相国。淖齿抽出闵王的筋挂在庙堂的大梁上,从早到晚,一天工夫就把闵王折腾死了,而和燕国一起瓜分了齐国。可悲啊!齐闵王作为泱泱大国齐国的君主,国家边界有好几千里,但是军队敌不过诸侯,土地被燕昭王夺去,祖宗基业丧失,土神谷神没人祭祀,宫里的珍宝一扫而空,自己也到处流亡逃窜,比服劳役的罪人还不如,可还不明白自己逃亡的原因,已经十分可怜了,还自以为贤明,岂不是太可悲了吗!公玉丹在这种悲惨的境地中还诱导闵王走邪路,巴结奉承也太过份了。而闵王不觉悟,随着公玉丹的思路走,还要称赞他,以耻辱为光荣,把值得忧虑的事当成值得高兴的事,他被迫流亡的境遇其实来得太晚了,他到底还是被人杀死了。在齐闵王之前,有位靖郭君,践踏百姓,残害群臣,全国的人都要反叛他,一起驱逐他。他的车夫知道这种情形,就预先把吃食准备好,到变乱发生时,靖郭君逃跑,到了野外,肚子饿了,他的车夫拿出装在车里的食品捧给他吃。靖郭君问道:“你怎么知道要出乱子,事先准备食物带来呢?”车夫答道:“主公凶残暴虐,那班臣子已密谋好久了。”靖郭君大发脾气,拒绝进食,说:“像我这样以极端贤德闻名的人,怎么能说凶残暴虐?”他的车夫怕了,就说:“臣下的话错了,主公真的贤明,只是那班臣子都是坏东西,结成一伙残害贤人。”靖郭君这才高兴,这才吃东西。像齐闵王、靖郭君,纵然逃

亡、丧命，到死还不可理喻的人，可悲呀！

按，本条齐闵王事杂采《韩非子·奸劫弑臣》、《吕氏春秋》的《审己》、《过理》、《战国策》的《赵策三》、《楚策四》、《史记·田仲敬完世家》而成，靖郭君事采自《韩诗外传》卷六、《贾谊新书·先醒》，而文字较二书省简。

【原文】

5·96　宋昭公出亡至于鄙[①]，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发政举事，无不曰'吾君圣者'；侍御数百人，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②]。"由宋君观之，人主之所以离国家、失社稷者，谄谀者众也。故宋昭亡而能悟，盖得反国云[③]。

【注释】

①宋昭公：公元前620年～前611年在位，他一上台就以杀戮公族为事，最后他的祖母襄公夫人策划杀死了他。战国时又有一宋昭公(公元前450～前404年在位)。未知本条指的是哪一位。　鄙：国家的边远地区。

②政：政策法令。　举：谋划。　事：原本作"吏"，甲骨金文"吏"、"事"同形，据《贾谊新书》及卢文弨《群书拾补》改。　内外：内朝外朝，内朝指宫禁之内，外朝指朝廷。

③反国：反同"返"，春秋宋昭公无出亡之事，战国宋昭公事迹不详，《贾谊新书·先醒》说昭公出亡后革心易行，两年后，他的美德被宋国人知道，宋国派人迎他复位，最后成为贤君。

【译文】

宋昭公出逃到了国家边境，长叹一声说："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逃亡了。我的朝廷有臣子千人，发布政令、谋划国事，没有哪个人不说'我们的主上是圣君'的；侍候我衣食住行的有几百人，我穿好

衣服往那儿一站，没有哪个人不说‘我们的主上是漂亮人物’的。在宫禁、在朝廷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落到这个地步。”从宋昭公的情况看来，君主逃离故国失去江山的原因，就在于阿谀奉承他的人太多啦。由于宋昭公虽逃亡但能觉悟，所以能再回国执政。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六、《贾谊新书·先醒》，“由宋君观之”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5·97 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①，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于赵高②，轻大臣，不顾下民。是以陈胜奋臂于关东，阎乐作乱于望夷③。阎乐，赵高之婿也，为咸阳令，诈为逐贼，将吏卒入望夷宫，攻射二世，就数二世，欲加刃，二世惧，入，将自杀。有一宦者从之，二世谓曰：“何谓至于此也？”宦者曰：“如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对曰：“臣以不言，故得至于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后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杀。

【注释】

①秦二世胡亥：秦始皇的小儿子，始皇死后，赵高、胡亥与李斯合谋，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公子扶苏、大将蒙恬自尽，胡亥即皇帝位，称二世。续修阿房宫，诛杀大臣及诸公子，增收赋税，最后天下皆叛之，三年而秦亡。公子：诸侯之子，除太子外，皆称公子。 昆弟：兄弟。《史记·李斯列传》说始皇有二十余子。

②赵高：太监，在秦宫任职二十余年，秦始皇末年任中车府令，因拥立二世之功，升郎中令，他把秦二世和大臣隔离开，使二世一切听他，杀李斯后，赵

高升为中丞相，大权独揽，与其女婿阎乐合谋杀秦二世，想自立为帝未遂，立秦二世的侄儿子婴为帝，子婴即位，杀赵高。

③陈胜：即陈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自立为楚王，被秦将章邯打败，死于叛徒之手。　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　望夷：秦宫殿名，在咸阳东南泾水边上。

【译文】

秦二世胡亥当公子的时候，兄弟好多人，秦始皇下令摆酒席款待那些大臣，也召见他的儿子们，赐他们吃饭，他的儿子们先吃完离开。胡亥下台阶的时候，看见大臣们摆在那里的鞋子当中式样好的，就把它踩坏了才离开。秦始皇其他儿子听到看到这件事的，没有一个不叹气。到二世即位，他们都知道二世一定会被天下人所抛弃。因为二世受到赵高的蛊惑，藐视大臣，不关心老百姓，因此陈胜在关东振臂高呼，阎乐在望夷发动叛乱。阎乐是赵高的女婿，当咸阳县县令，打着追捕刺客的旗号，率领士兵闯进望夷宫，射击二世，并凑近来指责二世的罪状，要砍杀二世，二世怕了，就往内室躲，要自杀。有一个太监跟随他，二世问："怎么弄到这个地步呢？"太监说："像这样不止一天两天了。"二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太监答道："在下因为不说，所以才能跟您到这儿，假如我说这种情形，恐怕早就让您杀死了。"二世这才感到后悔，长叹一声，就自杀了。

按，本条前半采自《贾谊新书・春秋》，后半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原文】

5・98　齐侯问于晏子曰①："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②。"君曰："列地而与之，疏爵而贵之③，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

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④；谏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故忠臣也者，能尽善与君，而不能与陷于难。”

【注释】

①齐侯：据《晏子春秋》，此齐侯为齐景公，所以称“侯”，因为周朝把诸侯按爵位高低，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到春秋时代，诸侯通称为“公”。

②难：灾难，此指使君主丧生的变乱。

③列：同“裂”，列地即划出一个区域赐给臣子作封邑。 疏：分赐。

④妄死：枉死，白白地、毫无意义地死。

【译文】

齐景公问晏子道：“忠臣应怎样奉事君主？”晏子答道：“君主有灾难时不跟着君主死，君主逃亡出国时不去送行。”景公说：“分出土地赐给他，拿爵位给他使他有显要的地位，而国君有灾难他不跟着死，国君逃亡国外他不去送行，这可以说是忠臣吗？”晏子答道：“如果臣子的议论被采纳，君主终身不会有灾难，臣子又怎么要为君主死？臣子的规劝得到听从，君主终身不必逃亡到外国，臣子又为谁送行？假如谈的意见不被采纳，君主有生命危险臣子跟着君主死，那是无谓的牺牲；规劝得不到听从，到逃亡国外时又去送行，那是虚假的行为。因此忠臣是这样的人：能把自己的美才善意全部奉献给君主，但不能和君主一起承受灭顶之灾。”

按，本条采自《晏子春秋·问上》，《说苑·臣术》、《论衡·定贤》、《贞观政要·君臣鉴戒》均引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务大》亦有此主题。

【原文】

5·99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①，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鋔，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②，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緤，则虽东郭鋔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③，蹑迹而纵緤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④’，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

【注释】

①桂：肉桂，木名，为百药之长。　未：可以作“昧”讲，昏暗不明。

②东郭鋔(jùn 郡)：《战国策·齐策》“东郭鋔者，海内之狡兔也。”　于是：在那时。　韩卢：韩国所产黑色俊犬。

③蹑(niè 捏)：跟随。　纵：同踪，追赶。　緤(xiè 泄)：拴兽的绳索。　离：逃避。　属(zhè 主)：托付。

④《诗》曰：引文见《诗经·小雅·谷风》。“将”，正。“我”，毛诗作“予”，此用鲁诗。“如遗”，像人在路上遗忘了东西，想不到还曾有过这件东西。

【译文】

宋玉通过他的朋友而得到楚襄王的接见，襄王对待宋玉并不特加青眼，宋玉因而责备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生薑肉桂凭借土地而生长，但不因土地而具有辣味；女人靠媒人出嫁，但不能靠媒人得到丈夫的爱。您服事大王没有引人注目的表现罢了，怎么能埋怨我呢？”宋玉说：“不是这么回事，从前齐国有一种兔子叫东郭鋔，一早上能跑五百里，当时齐国还有一种好狗叫韩卢，也是一个早上能跑五百里。如果远远地指给它看，那么纵然是韩卢也追不上一般兔子奔跑时扬起的尘土；如果用一根绳子系上再顺着足迹追，那么就是东郭鋔也无法逃脱。现在您把鄙人托付给大王，是用绳子栓着兔子让狗去追呢？还是指着远方的兔子叫狗去追呢？《诗经》说‘到

了安乐的时候，就像忘了一件不关痛痒的东西一样把我丢在一边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啦。"他的朋友说："鄙人有不是，鄙人有不是。"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七。《诸宫旧事》卷三亦引此事，《襄阳耆旧传》叙此事而极简。

【原文】

5·100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画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蝯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①。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悼慄，危视而蹟行，众人皆得意焉②。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势不便故也。夫处势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③。'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趑趄④。'此之谓也。"

【注释】

①蝯：后世多作"猨"，同"猿"。　桂林：桂树之林，指乔木林。　逢蒙：羿的学生，以为天下惟羿的射术超过自己，遂杀羿。

②枳(zhǐ 只)：臭橘，灌木或小乔木。　棘：泛指有芒刺的草木。　悼：战慄。危：侧。　蹟：道路。　得意：得志，恣行所欲。

③急：紧缩。

④《诗》：此处引文见《诗经·小雅·节南山》。　牡：公马。四牡，古制马车单辕，辕侧两马共驾，另有两匹骖马，故共四马。　项：大。　领：脖颈。因为马脖子长期负轭而不驰骋故逐渐变形臃肿，失其雄骏。此鲁诗说，与毛诗不同。

⑤《易》：此处引文见于《周易》《夬》卦九四和《姤》卦九三。　臀无肤：屁股上皮肉受损。　趑趄(zījū 资居)：行走困难。

【译文】

宋玉在楚襄王那里服务，而他的才能被忽视，他的志气得不到伸展，常流露出不平的神色。有人对他说："先生您的说辞怎么如此受到冷落，您的谋划怎么如此受到怀疑呢！"宋玉说："不是这么回事。您难道没见过那些黑猿吗？当它们生活在桂树林中，在树顶的叶子上自由自在地游戏，在高大的树木间凌空飞跃，时而如蛟龙腾空，时而如飞鸟落树，凄厉地呼啸、曼声地吟叫，在这个时候，纵然是后羿、逄蒙，也不敢正眼看它。等到它们落到长满棘刺的灌木丛中啊，可就只好心怀恐惧、浑身哆嗦，低眉顺眼、顺着大道走了，这时平凡的人也都能够对它们为所欲为了。这时候它们的皮肉并未瘪缩，它们的身材没有变小，原因是处境不利。处在不利的境地，哪能跟别人较量短长呢？《诗经》不说吗：'我所驾驭的四匹雄马，它们的脖子那样的臃肿。'长期压在套包子下面而又永远没有奔驰的机会，脖子变形臃肿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周易》说：'屁股上皮肉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按，本条来源不明，《渚宫旧事》卷三引此条，文字小异。

【原文】

5·101　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①，田饶谓哀公曰："臣将去君而鸿鹄举矣。"哀公曰："何谓也？"田饶曰："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虽有此五者，君犹日瀹而食之②，何则？以其所从来近也。夫鸿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菽粟③，无此五者，

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臣请鸿鹄举矣。”哀公曰：“止，吾书子之言也。”田饶曰：“臣闻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荫其树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书其言为？”遂去之燕，燕立以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国无盗贼。哀公闻之，慨然太息，为之避寝三月，抽损上服[4]，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5]。”《春秋》曰：“少长于君，则君轻之[6]。”此之谓也。

【注释】

①田饶：生平不详。

②瀹（yuè 月）：煮。

③菽（shū 书）：豆类的总称。

④避寝：不入内室，斋戒的一种形式，即不近女色。 抽损：减少。 损服：《汉书·谷永传》：“古者谷不登亏膳，灾屡至损服。”损服即减少衣服，以示俭朴。

⑤《诗》：引文见《诗经·魏风·硕鼠》，何允中本《新序》“适彼乐土”句重，无“乐土乐土”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卢文弨云“重上句者是古本，后人以毛诗改之”。

⑥《春秋》：引文见《谷梁传》僖二年。

【译文】

田饶为鲁哀公办事但不受赏识，田饶对哀公说：“在下要离开主公而像天鹅一样高飞远翥了。”哀公问道：“怎么解释呢？”田饶说：“主公难道没见过鸡吗？头上戴冠，是有文采；脚上加个利爪，是有武备；敢和面前的敌手搏斗，是勇敢；见到食物而互相招呼，是仁爱；守夜到五更按时打鸣，是守信用。鸡尽管有这五种美德，主公还是每天把它煮熟吃掉，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是从近处来的呀。那天

鹅一飞千里，停在主公的园林池沼之中，吃主公的鱼和甲鱼，啄食主公的谷物，它没有鸡的五种美德，但主公还是对它青眼相加，就因为它是从远处来的。在下想学天鹅高飞远翥了。”哀公说：“等一等，我把您的话写下来吧。”田饶说：“在下听说吃了人家的食物，不毁坏人家的餐具；在树下乘凉，不折断那棵树的枝条；有士人而不重用，写下他的言论干嘛呢？”于是离开鲁国到了燕国，燕国任命他当相国。三年之后，燕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内没有盗贼。鲁哀公听到这种情形，悲伤地叹气，因此三个月不入内室，不穿华丽的衣服，说：“事先不忧虑，事后才懊悔，失去的机会哪能再来呢？”《诗经》说：“我发誓躲开你另找生路，搬家到乐土。啊，乐土，乐土，那里才是我的安身之处。”《春秋》说：“从小和君主一起长大的，君主就会小看他。”就是说的这回事了。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二，”《春秋》曰”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5·102　子张见鲁哀公[①]，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②]。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③]，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④]，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⑤]。”

【注释】

①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陈人,孔子弟子。

②百舍:"舍",一天的路程,军行一日三十里,叫一舍,百舍即旅途百日。趼(jiǎn 简):同"茧"因不断摩擦而生的厚皮。重趼,脱了又生的茧。

③钩:圆规。 写:摹画。 牖(yǒu 有):窗。

④五色无主:因恐惧而神色不定、惊慌失措的样子。

⑤《诗》:引文见《诗经·小雅·隰桑》。 藏之:记住那人的好。 敢:冒昧。

【译文】

子张去拜见鲁哀公,等了七天,而鲁哀公不能以礼相待,子张托仆人带个话就离开鲁国了,他说:"臣下听说主公喜欢士人,因此跋涉千里,顶霜露、冒风尘,走了上百天,脚上磨起一层一层的厚茧,来不及歇一口气就来拜见主公,过了七天,而主公不能给予应有的礼遇。主公的喜欢士人,就像叶公子高的喜欢龙一样。叶公子高喜欢龙,用圆规来摹画龙,用凿子来雕刻龙,房子里雕刻绘画的都是龙,因而龙听说后就从天而降,把头伸进窗子,尾巴拖在厅堂,叶公看见这个样子,丢开它回头就跑,吓掉了魂,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这样看来,叶公喜欢的不是龙,他喜欢的是象龙而又不是龙的东西。而今臣下听说主公喜欢士人,不远千里跋涉来见主公,过了七天,主公不予礼遇。主公所喜欢的不是士人,而是喜欢像士人而又不是士人的人。《诗经》说:'把这个人的好处记在心里,没有哪一天忘记。'我要走了,冒昧地托人带个话给您。"

按,本条采自《庄子》(佚文见《艺文类聚》卷九六、《太平御览》卷九二九),《群书治要》及《太平御览》卷七五〇均引《新序》此条。

【原文】

5·103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带索,往见孟

尝君，欲趋不能进[①]。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将我而老乎？噫！将使我追车而赴马乎？投石而超距乎[②]？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将使我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决嫌疑而定犹豫乎？吾始壮矣，何老之有？"孟尝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诗》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③]。"言老夫欲尽其谋，而少者骄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败其师，殷纣所以亡天下也[④]。故《书》曰："黄发之言，则无所愆[⑤]。"《诗》曰："寿胥与试[⑥]。"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国也。

【注释】

①楚丘先生：楚丘为复姓，生平不详。　趋：小步快走，以示恭敬。

②噫：叹词，表示伤心的语气。　将我而老："将"，以。"而"为。　将使：如使。　超距：跳跃，跳远，跨过障碍。

③《诗》：引文见《诗经·大雅·板》。　灌灌：心中的忧虑无处说（此用王先谦说）。　蹻蹻（jiǎo 矫）：小人得志骄傲的样子。

④秦穆公所以败其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不听蹇叔的劝告，出师伐晋，三十三年四月，在崤山（在今河南灵宝、卢氏两县之间）大败，三位主帅被晋人俘虏。殷纣所以亡天下：纣不听微子、比干等人劝谏，淫奢暴虐，以致亡国杀身，事见《史记·殷本纪》。

⑤《书》：引文见《尚书·秦誓》，今本《尚书》作"询兹黄发，则罔所愆。"兹：这些。　黄发：指老年人，因老人头发由白转黄，所以说黄发。罔同无。愆（qiān 千）：过失。

⑥《诗》：引文见《诗经·鲁颂·閟宫》。郑玄笺："胥，相也。寿而相与试，谓讲气力，不衰倦。"朱熹集传引王氏（按邱汉生《诗义钩沉》认为即王安石《诗义》说）说"寿考者相与为公用也。"按王说于义为长，且符合刘向引用之意。

【译文】

从前，楚丘先生已经七十岁了，披着皮袄，用绳子系着腰，去见孟尝君，想按规矩小步快走但却走不快。孟尝君说："先生您老态龙钟，年纪不小了，有什么要指教我吗？"楚丘先生说："唉！你认为我这样就是老了吗？唉！假如你叫我追赶车马吗？叫我扔石头跨障碍吗？叫我跟麋鹿赛跑、跟虎豹搏斗吗？我早就死了，哪来得及活到老呢？唉！假如叫我用严正的言辞跟各国诸侯应对呢？叫我判断疑惑难明的事理、叫我在多种选择中作出决定呢？我正进入年富力强的壮年时期，哪里谈得到什么老？"孟尝君踌躇不安离开坐席，脸上流露出惭愧的表情。《诗经》说："老夫我心中的忧虑没地方去讲，那小子志得意满目中无人。"是说老年人想把全部心力贡献出来，而年轻的人刚愎自用不肯接受。秦穆公的部队打败仗，殷纣王失掉天下，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尚书》说："听听老年人的教导，大概就可以免于犯错误了。"《诗经》说："把老年人的力量都发挥出来。"这都是赞美采用老年人的意见来定国安邦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十，马总《意林》卷三曾加引录。今本《韩诗外传》至"老夫灌灌"止，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以为《韩诗外传》有缺文，其实未必，因为刘向借前人记载发挥已见的时候很多，本条亦可作如是观。

【原文】

5·104　齐有闾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①]："家贫亲老，愿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闾丘卬对曰："不然，昔有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②]，由此而观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骖驹而能服重致远者也[③]，由此观之，夫士亦华发堕颠而后可用耳。"闾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长，骅骝騄骥，天下之俊马也，使之与狸鼬试于釜灶之间[④]，其疾未必能过狸鼬也；黄鹄白鹤，一举千里，使之与燕服翼，试之堂庑之下，庐室之间[⑤]，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辟闾巨阙，天下之利器也，击石不缺，刺石不锉，使之与管槀决目出眯[⑥]，其便未必能过管槀也。由此观之，华发堕颠与卬，何以异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见寡人之晚也？"卬对曰："夫鸡豚讙嗷，即夺钟鼓之音；云霞充咽，则夺日月之明[⑦]，谗人在侧，是以见晚也。《诗》曰：'听言则对，谮言则退[⑧]。'庸得进乎？"宣王拊轼曰："寡人有过。"遂载与之俱归而用焉。故孔子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⑨]"此之谓也。

【注释】

①闾丘卬："卬"原作"邛"，卢文弨《群书拾补》、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均认为"邛"字误。闾丘，复姓，其人生平不详。

②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此说始见本书，《艺文类聚》卷十一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梁沈约《宋书·符瑞志》都说他生十年佐少昊，二十登帝位。诸书晚出，也许就是敷演本书而来。　项櫜：《汉书·董仲舒传》孟康注以为即《论语》之"达巷党人"。《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甘罗云"夫项櫜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说："《新序》谓秦人，误。"

③咫角骖驹：额角只有八寸长的拉套小马。

④骅骝騄骥：古骏马名。　狸鼬：野猫和黄鼠狼。

⑤黄鹄：天鹅。　服翼：蝙蝠。　庑(wǔ 五)：堂下周围的稍矮稍狭的房屋。

⑥辟闾、巨阙：吴王阖闾的名剑，见《荀子·性恶》。　管槀(gǎo 稿)：稻草秆。　眯(mí 米)：原本作"眯"，从程本及卢文弨《群书拾补》改。眯为细物进入眼中。

⑦豚(tún 屯)：小猪，也泛指猪。　讙嗷(huánào 欢奥)：喧噪。　充咽：阻塞。

⑧《诗》：引文见《诗经·小雅·雨无正》。 对：毛诗作"答"，此用鲁诗。对，意为"遂"、"进"。

⑨孔子曰：引文见《论语·子罕》。

【译文】

齐国有个人叫闾丘卬，十八岁，他在路上拦住齐宣王，说："家里穷，父母老，希望给我一个小差事。"宣王说："你年龄还小，不能当官。"闾丘卬答道："不是这么回事，从前颛顼十二岁就治理天下，秦国的项橐七岁就当孔圣人的老师，由此看来，我是不贤能罢了，年纪不小了。"宣王说："从来没有额骨只有八寸的拉套的小马驹子能拖着重东西走远路的，由此看来，士人也只有白了头发秃了顶才能任职办事。"闾丘卬说："不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骅骝騄骥，是天下的骏马，让它们和野猫黄鼠狼在锅灶中间比试比试，它们未必比野猫黄鼠狼跑得快；天鹅仙鹤，一飞千里，让它们跟燕子蝙蝠在大堂和两厢的房檐下面、在居室中间比试比试，它们未必比燕子、蝙蝠动作灵活。辟闾巨阙，是天下最锐利的宝剑，砍石头剑刃不会缺损，刺石头剑尖不会折断，用它们来和稻草杆比一比拨开眼睛取出细屑，它们未必比稻草杆用起来方便。由此看来，那些白了头发秃了顶的先生与我闾丘卬，又有什么差别呢？"宣王说："说得好。你有这样好的见解，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见寡人呢？"闾丘卬答道："鸡和猪的喧哗吵闹，把钟鼓的声音淹没了；云霞布满天空，就把太阳月亮的光辉掩盖了。大王身边小人太多，所以我迟迟才来见大王。《诗经》说：'听见谁说顺耳的话，你就提拔；听到有人诽谤哪一个，你就贬黜哪一个。'我怎能得到任用呢？"宣王拍着车轼说："寡人有过错。"于是把闾丘卬带在车上一起回到朝廷，委派他职务。因而孔子说："年少的人是可怕的，怎能断定他们将来赶不上现在的人呢？"说的就是这回事啊。

按，本条来源不明。骅骝一喻，采自《淮南子·主术》。

【原文】

5・105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献之荆厉王[1]，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谩[2]，而断其左足。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复奉玉璞而献之武王[3]。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为谩，而断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于荆山中[4]，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共王闻之，使人问之曰："天下刑之者众矣，子独何哭之悲也？"对曰："宝玉而名之曰石，贞士而戮之以谩，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听！难剖石而易斩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5]，断者不可属，何听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贵也，和虽献宝而美，玉未为尹用也。进宝且若彼之难也，况进贤人乎？贤人与奸臣，犹仇雠他，于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奸臣进其雠于不合意之君，其难万倍于和氏之璧，又无断两足之臣以推，其难犹拔山也，千岁一合，若继踵，然后霸王之君兴焉。其贤而不用，不可胜载，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献耳[6]。

【注释】

①荆：楚国。　璞(pú 扑)：含玉的矿石。　荆厉王：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引张淏《云谷杂记》(卷一)，说根据《史记・楚世家》，"熊通自立为武王"，因而楚君称王从熊通开始，在他前面本无所谓"厉王"。从武王即位到文王即位，已历五十二年，如再加上所谓厉王，即超过五十二年，卞和虽三次献玉，也不应经过这么多年，《新序》有共王而无文王，但武王至共王已六代，差不多百年，这条记载显然荒谬。

②尹：主管官员。　谩(mán 瞒)：欺骗。

③武王：熊通，公元前740～前690年在位。 薨(hōng 轰)：诸侯死亡叫“薨”。

④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有“抱玉岩”，相传卞和得玉于此。

⑤夫：原本作“夭”，据程荣《汉魏丛书》本改。

⑥有道者：贤德智能之士。 宜：大概。

【译文】

楚国人卞和获得了一块璞玉，献给楚厉王，厉王叫主管玉器制作的官员鉴定一下，那位官员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欺骗他，处以剁去左脚的刑罚。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璞玉献给武王。武王让主管玉器制作的官员鉴定一下，那位官员说：“是石头。”武王也认为卞和欺骗他，处以剁去右脚的刑罚。武王死了，共王即位，卞和就捧着璞玉在荆山里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光了，接着哭出血来。共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去问卞和，说：“天下受肉刑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卞和答道：“宝玉却被说成石头，真诚的人却被认为行骗而受刑，这就是在下伤心的原因。”共王说：“可惜呀！我的先王这样听取意见，把凿开石头看得那么困难，而把剁下人的脚看得那么随便。死了的不能复活，断了的无法接上，对意见的选择是多么不同啊！”于是派工匠整治那块璞玉，果然得到了里面的宝玉，因此起名叫“和氏之璧”。所以说，珠玉是君主看重的东西，卞和虽然献了珍贵的美玉，但主管制作玉器的官员并不用它。进献宝贝尚且那样的困难，何况推荐贤才呢？贤者和奸臣，就像仇敌一样，也不合昏庸君主的心意，想使奸臣把昏君看不顺眼的人推荐给昏君，这比卞和献宝玉又困难万倍，又没有不惜为此被剁掉两只脚的大臣来荐举，那困难就像拔起一座山一样了。一千年当中有一次圣主贤臣的遇合，也就算是前脚接后脚了，有这样的遇合，成霸业成王业的君主也就兴起了。那些德才兼

备而不被重用的人，多得记载不完，因此贤德智能之士所以没有受刑罚，大概是没有像卞和献璞玉那样把自己的才干献给君主吧！

按，本条采自《韩非子·和氏》，"况进贤人乎"以下为刘向的评论，《淮南子·览冥》高诱注、蔡邕《琴操》卷下均引述此故事，《楚辞·七谏章句》洪兴祖补注引《新序》本条。

新序全译卷第六

刺　奢

【题解】

本卷共十一条，围绕“刺奢”这一中心，发挥了君主当先正其身，才能改变朝臣的习气和社会风俗；体察民间疾苦、使民以时、减轻赋税；君主应轻财富、重人才等思想。对君主的奢侈、淫乱、滥用酷刑提出了尖锐的指责。

【原文】

6·106　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①。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②。”又曰：“乐兮乐兮，四牡跻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③？”伊尹知天命之至，举觞而告桀曰：“君王不听臣之言，亡无日矣④。”桀拍然而作，哑然而笑曰⑤：“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于是接履而趋，遂适汤，汤立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注释】

①瑶台：用美石装修的台上之屋，瑶是一种象玉的石料。一说“瑶”作“摇”，指安设机关，使屋子可以摇动。两种解释均见《淮南子·本经》高诱注。

罢:同"疲"。

②沛沛:水势大。　楫:船桨。　败:毁坏。　废:变坏。　薄:同"亳",商代(或称殷代)首都,共三处,一在今河南商丘东南,一在商丘北,一在今河南偃师县西。

③骄:壮。　沃:驯顺。

④觞(shāng 伤):盛满酒的饮器。

⑤拍:轻击。　哑然:声音干涩。

【译文】

夏桀兴建瑶台,耗尽了民力,刮尽了民财,又建造酒池、糟堤,毫无节制地演唱颓废淫荡的歌曲,一声令下,弯腰低头像牛喝水一样在酒池里喝酒的有三千人之多。臣子们手牵着手唱道:"江水浩浩荡荡,江里的船都给毁了,我们的君主变得一天比一天坏了,赶快投奔亳都吧,亳都是个很大的地方啊。"又唱道:"快乐啊快乐啊,四匹雄马多么矫健啊,它们在缰绳下又多么驯顺啊,离开昏暴的君主去追随仁德的君主,为什么不感到快乐呢?"伊尹明白夏朝气数要完了,举起一杯酒对夏桀说:"君王不采纳臣下的忠告,说不定哪一天就要亡国了。"夏桀拍着大腿站起来,声音干涩地笑了笑,说:"您干嘛胡言乱语?我有天下,就像天上有太阳,太阳会消失吗?如果太阳消失了,我才会亡国呢。"于是伊尹提着鞋子赶紧跑,到了汤王那里,汤王立他为相国。因而伊尹抛弃官职投奔殷商,殷商成就了王业,夏朝也就灭亡了。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二,其事亦见《尚书大传》卷一(陈寿祺辑校本)、《列女传》卷七。

【原文】

6·107　纣为鹿台①,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作炮烙之刑,戮无辜,夺民力②,冤暴施于百姓,

惨毒加于大臣，天下叛之，愿臣文王[3]。及周师至，令不行于左右[4]。悲夫！当是时，求为匹夫不可得也，纣自取之也。

【注释】

①鹿台：郭沫若《管子集校》认为“鹿台”为上古钱府(国库)的通名，见《管子·山至数》。

②炮烙：据刘向《列女传》卷七说，“炮烙”是在铜柱上涂油，下面用炭火烧，叫罪人在铜柱上行走，铜柱既滑又热，人必跌入炭火之中。

③惨毒：“惨”亦训“毒”，酷虐的意思。　天下叛之，愿臣文王：《管子·形势解》说“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史记·殷本纪》说“西伯(周文王)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④令不行于左右：《列女传》卷七说：“(周)武王遂受命兴师伐纣，战于牧野，纣师倒戈”。

【译文】

商纣王建造鹿台，七年才建成，面积有三里地，高一千尺，站在台上，可居高临下观看云行雨施。又造出了名为炮烙的刑具，杀害无罪的人，还强迫人民为他劳动，对百姓非常残暴，对大臣十分酷虐，以致全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他，愿意做周文王的臣民。到周武王的大军来攻打他的时候，连他的亲信他都指挥不动了。可悲呀！在这个时候，他即使想当个平头百姓也不可能了，这样的下场是纣王自作自受啊！

按，本条有关鹿台规模的描述来源不明，关于炮烙的记载采自《韩诗外传》卷四，“冤暴施于百姓”以下采自《管子·形势解》和《韩诗外传》卷五。

【原文】

6·108　魏王将起中天台[1]，令曰：“敢谏者死。”许绾

负蔂操锸入曰[2]："闻大王将起中天台，臣愿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绾曰："虽无力，能商台。"王曰："若何？"曰："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古者尧舜建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犹不足，又伐四夷[3]，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材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廪之储，数以万亿。度八千里之外，当尽农亩之地[4]，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魏王默然无以应，乃罢起台。

【注释】

①魏王："《太平御览》卷四五六引《新序》作"魏襄王"，襄王公元前 318 年至前 294 年在位，与张仪同时，襄王在位时多次战败于秦国。

②许绾（wǎn 晚）：生平不评，　蔂（léi 雷）：盛土的竹笼。原本无此字，据《意林》卷三补。锸（chā 插）：铁锹。

③四夷：四方夷邦，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④尽：原本作"定"，据《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引《新序》改。

【译文】

魏王要建造中天台，下令说："敢于劝阻的人判死罪。"许绾背着箩筐拿着铁锹到朝廷，对魏王说："听说大王要兴建中天台，在下希望能助一臂之力。"魏王说："您能有多大的气力帮我呢？"许绾说："虽然没气力，可以估算建台所需的条件。"魏王说："有什么高见？"许绾说："在下听说天和地相距一万五千里，假如大王取其一半，就该起一座七千五百里高的台，高度如此，它的地基每一边就要有八千里长，把大王的领土全用上，还不够做台基。古时候尧、舜分封诸侯，四境每边才有五千里长，大王如一定要起这个台，就要

先派兵征服所有的诸侯，把诸侯的领地全部占有还不够用，又要去征伐四方蛮夷之地，达到四境每边八千里才够作地基之用，此外木料等等建筑材料的积累、人工劳力的众多、仓库粮食的储备，其数量都要以亿万计。所以八千里以外的地方，要完全开垦种植，才能够供给建台役夫的需要。建台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才能开始修建。"魏王没有话来回答，才停止了修建中天台的计划。

按，本条资料来源不明，《艺文类聚》卷六二、《意林》卷三、《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四五六均加引录。

【原文】

6·109 卫灵公以天寒凿池[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苴。君则不寒，民诚寒矣[②]。"公曰："善"。令罢役。左右谏曰："君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罢役，是德归宛春，怨归于君。"公曰："不然。宛春，鲁国之匹夫，吾举之，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与？"灵公论宛春，可谓知君之道矣。

【注释】

①卫灵公：春秋卫国国君，公元前534年至前493年在位，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九说："灵虽无道，然知人善任，于孔子为际可之仕（独对孔子一人礼遇，孔子因此在卫国做官）"，也有其可取的一面。　宛春：宛春之见于先秦史籍者，为楚成王大夫，其活动年代早于卫灵公百年之遥，《盐铁论·取下》述此事作"海春"，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说："疑此人本是海春，因人所熟知城濮之战之宛春而误作'宛春'"。其人生平不详。

②陬（yū 玉）：房屋西南角，尊长所在的位置。　苴（jū 居）：作动词当"补"

讲,作名词当“鞋中草垫”讲,在这里两义均通。

【译文】

卫灵公在隆冬时节挖人工湖,宛春劝阻道:“在大冷天动工,恐怕老百姓受不了。”灵公说:“天冷吗?”宛春说:“主公穿的是狐皮袍子,坐的是熊皮垫子,屋角里烧着灶,所以不冷。现在老百姓衣服破了打不起补钉,鞋底破了找不着草来垫。主公固然不冷,老百姓真正感到冷啊。”灵公说:“说得是。”下令停止工程。灵公左右的亲信劝灵公道:“主公挖人工湖,不晓得天气冷,因为宛春说了天气冷,这才停工,这样一来,人们都会感激宛春,而怨恨主公了。”灵公说:“话不能这样说。宛春本是鲁国的平头百姓,我把他提拔起来,老百姓没看见他有什么长处,现在就让老百姓通过这件事知道他的长处。况且宛春有他的长处,寡人能用他的长处,这难道不是寡人的长处吗?”灵公谈宛春的这番话,表明他可以说是懂得当君主的行事原则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分职》,亦见《盐铁论·取下》。《太平御览》卷二七引作《说苑》,今本《说苑》无此条。

【原文】

6·110 齐宣王为大室,大盖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者①。香居问宣王曰②:“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为淫乐,敢问荆邦为有主乎③?”王曰:“为无主。”“敢问荆邦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居曰:“今王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谏者,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香居曰:“臣请避矣④。”趋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谏寡人之晚也?”遽召尚书曰⑤:“书之:寡人不肖,好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注释】

①大室：顾颉刚《史林杂识·明堂》认为这大室即《孟子·梁惠王下》所指的“明堂”，明堂的制度，《周礼·考工记·匠人》及《礼记·明堂位》疏所引诸书，其说各不相同，或说是天子的太庙，或说是天子为诸侯朝见而设。　具：办。　莫：无。

②香居：《吕氏春秋》作“春居”，《困学纪闻》卷五“养老”条认为“春居”即《尚书大传》所谓“春子”，翁元圻《困学纪闻注》认为《新序》作香居，盖因春、香形近而误。其人生平不详。

③为淫乐：“为”，演奏。　为有主：“为”，是。“有主”，按《吕氏春秋》高诱注，此“主”指贤君。下文“臣”指是贤臣。

④避：去，离开。

⑤尚书：主管或职掌作文字记录的小官。

【译文】

齐宣王兴建一座大房子，大到能覆盖一百亩土地，大堂上开了三百个门，以齐国强大的人力财力，干了三年这座房子还没盖好，大臣们没有敢劝阻的。香居问宣王道：“楚王抛弃了先王留下的雅乐而演奏靡靡之音，我冒昧地问您楚国能算有君主吗？”宣王说：“应该说没有君主。”“我冒昧地问您，楚国能算有大臣吗？”宣王说：“应该说没有大臣。”香居说：“现在大王建造大房子，三年还建不成，但大臣们没有敢来劝阻的，我冒昧地问您，您能算有大臣吗？”宣王说：“应该说没有大臣。”香居说：“在下请求离开齐国。”他匆匆迈着小步往外走。宣王说：“香先生请留下来，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规劝寡人呢？”马上就把负责抄写的官员叫来，吩咐道：“写下来：寡人昏庸，喜欢盖大房子，是香先生劝我停工的。”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骄恣》。

【原文】

6·111　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①。"优莫曰②："君勉之，不及纣二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惧，谓优莫曰："然则吾亡乎？"优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纣二日耳，不亡何待？"优莫曰："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注释】

①邦士：即"国士，"全国推重仰望的人。　殊：犹，尚。　病：饮酒过度，身体不适如病。

②优莫："优"指其人的职业，为演员；"莫"为其人之名。春秋时代操各种技艺的人多如此称呼，如"庖丁"，"轮扁"之类。优莫生平不详。

【译文】

赵襄子喝酒，喝了五天五夜还不罢休，跟侍候他的人说："我真算得是全国仰望的人了，喝了五天五夜了，但仍然毫无醉意。"优莫说："主公再努把力，跟纣相比只差两天罢了。纣喝到七天七夜，现在主公已经五天了。"赵襄子怕了，对优莫说："这样说我是要完蛋了？"优莫说："不会。"赵襄子说："跟纣相比只差两天罢了，凭仗什么能不垮台呢？"优莫说："夏桀、商纣的灭亡，是因为碰上了商汤王和周武王，现在天下都是夏桀之流，而主公象商纣，桀、纣同时，谁又能灭掉谁呢？不过也很危险了。"

按，本条来源不明。

【原文】

6·112 齐景公饮酒而乐，释衣冠，自鼓缶[①]，谓侍者曰："仁人亦乐是夫？"梁丘子曰[②]："仁人耳目亦犹人也，奚为独不乐此也？"公曰："速驾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乐此乐也，愿与夫子共之，请去礼[③]。"晏子对曰："君之言过矣，齐国五尺之童子，力尽胜婴，而又胜君，所以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鹿唯无礼，故父子同麀诚心诚意[④]。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⑤]？'故礼不可去也。"公曰："寡人无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于此，请杀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礼，左右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君若恶礼，亦将如之。"公曰："善。请革衣冠，更受命。"乃废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觞三行[⑥]，晏子趋出。

【注释】

①缶(fǒu 否)：古代西戎的陶制乐器。为秦国所吸收，其形如覆盆。

②梁丘子：齐景公的佞臣，名据，生平不详 。

③礼：古代统治者规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④麀(yōu 优)：母鹿。

⑤《诗》曰：本条引文见《诗经·卫风·相鼠》。 遄(chuán 传)：快，速。

⑥觞：向人敬酒或自饮。 行：斟酒。 觞三行：春秋时代，臣侍君小宴，饮酒三尊而止，过三尊则为非礼，此一规矩见《礼记·玉藻》和《左传》宣公二年。

【译文】

齐景公喝酒喝得高兴，脱了衣服和帽子，亲自敲缶，对侍候他的人说："仁德之士也喜欢这种享受吗？"梁丘子回答说："仁德之士

的耳朵和眼睛也和芸芸众生一样，为什么偏就不喜欢这种享受呢？”景公说：“赶快套车去接晏子。”晏子穿着上朝用的礼服来到此间，景公说：“寡人觉得这种享受太惬意了，愿意和先生一起受用，请不要拘于什么礼法。”晏子答道：“主公的话不对了，齐国那些五尺高的小后生，他们的气力个个比我晏婴大，也比主公大，其所以不敢犯上作乱，原因就在于怕触犯礼法。在上位的人如果没有礼，就没办法驱遣他的下属；下属如果没有礼，就不能为他的上司效劳。那些麋鹿就因为没有礼法，所以父亲儿子跟同一头母鹿交配。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就因为讲究礼法呀。《诗经》说：‘做人而没有礼，为什么不快点死？’所以礼法是不能丢掉的。”景公说：“寡人没有善德，左右亲信诱导寡人沉迷酒色，以致到了这个地步，我希望把他们都杀了。”晏子说：“那些人有什么罪？主公如果讲究礼数，左右亲信中守礼法的人就会接近主公，不守礼法的人就会引退；主公若讨厌礼法，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景公说：“好。让我换上礼服，再恭听您的指教。”于是中止酒宴，更换杯盏，穿着礼服坐下，敬酒三杯之后，晏子就迈着快速的小步离开了。

按，本条采自《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一章、《韩诗外传》卷九，这个主题和类似的情节亦见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二章。

【原文】

6·113　魏文侯见箕季①，其墙坏而不筑，文侯曰：“何为不筑？”对曰：“不时。”其墙枉而不端，问曰：“何不端？”曰：“固然②。”从者食其园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进粝餐之食，瓜瓠之羹③。文侯出，其仆曰：“君亦无得于箕季矣。曩者进食④，臣窃窥之，粝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无得于季也？吾一见季而得四焉：其墙坏不筑，

云'待时'者，教我无夺农时也；墙枉而不端，对曰'固然'者，是教我无侵封疆也[5]；从者食园桃，箕季禁之，岂爱桃哉？是教我下无侵上也[6]；食我以粝餐之食、瓜瓠之羹者，季岂不能具五味哉[7]！教我无多敛于百姓，以省饮食之养也。"

【注释】

①箕季：生平不详。

②固然：指地皮四至本来如此。

③粝(lì 立)：糙米。　瓠(hù 户)：一年生草本蔬类植物，即瓠瓜、葫芦之类。

④曩(nang 攮)：有很久前、不久前二义，随上下文而定，此指不久前、刚才。

⑤封疆：这里指诸侯的封地疆界。

⑥侵：超越。

⑦之食瓜瓠之羹：此六字原本所无，据《太平御览》卷四五七引补。　五味：咸苦酸辛甘。

【译文】

魏文侯去看箕季，他家的墙塌了而没有维修，文侯问："为什么不修一修？"箕季答道："季节不对。"他家的墙弯曲不直。文侯问道："为什么不直？"箕季说："地界本来不直。"文侯的随从吃他园子里的桃子，箕季不许他们吃。过了一些时候天晚了，箕季进献的食物是糙米饭、瓠瓜菜。文侯从箕季家出来，他的侍从说："主公在箕季那里一无所获，刚才进献食物，小人偷偷看了一下，是糙米饭、瓠瓜菜。"文侯说："怎么认为我在箕季那儿一无所获呢？我拜访箕季一次就有四项收获：他的墙塌了而不修缮，他说'等待季节'，那是教我不要在农忙时节征调民夫啊；他家的墙弯曲不直，他回答我'地

皮四至本来如此’，那是教我不要侵犯诸侯的领土啊；我的随从吃他园子里的桃子，他加以制止，难道是舍不得几个桃吗？那是教我在下位的人不要超越在上位的人啊；给我吃糙米饭、瓠瓜菜，箕季难道无力备办美味食品吗？那是教我不要过分搜刮民脂民膏，减少饮食之类生活资料的消费啊。”

按，本条来源不明。《太平御览》卷四五七、九六七、九七九均引录。

【原文】

6·114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止而觞之[①]。南家之墙拥于前而不直[②]，西家之潦经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③]，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宫卑，潦之经吾宫也利，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归，荆适兴兵欲攻宋，士尹池谏于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无功，为天下笑。"楚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谓也[④]。"

【注释】

①士尹池：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日人松皋圆说，认为“士”为“工”字之误，陈氏认为“工尹”是楚国官名，又以官名作为姓氏。其人生平不详。　司城子罕：陈奇猷据《汉书·古今人表》，认为此子罕为宋平公、元公之间的一位大夫，活动年代在公元前575年至前517年间。

②拥：同臃，即肿，指突出。

③鞔（mán 瞒）：鞋子。

④折冲："冲"为冲车，兵车的一种，"折"，折还，使之退回。

【译文】

士尹池为楚国出使到宋国，司城子罕留他在家里喝酒。司城子罕的南邻的院墙前伸到子罕的院子里，使子罕的南墙不直，子罕的西邻家的脏水从子罕的宅院穿过，子罕也不堵塞。士尹池问为什么任它这样，司城子罕说："南面的一家是工匠，是做鞋的，我要把他家迁走，那家的父亲说：'我家靠做鞋糊口，已经三代了，现在搬走，那么宋国要买鞋的人，就不知道我的住址，我们就会没饭吃，希望相国体念我家无法糊口的苦哀。'因此我没把他们迁走。西邻地势高，我的宅子地势低，脏水从我家流下去很方便，因此没有堵塞。"士尹池回国，楚国正好发兵要进攻宋国。士尹池规劝楚王，说："宋国是攻不得的啊，他们的君主贤明，他们的相国仁厚。贤明的人能得民心，仁厚的人能使人为他卖命，攻打宋国，不会得手，会成为天下的笑柄。"楚国放过宋国转而攻郑国。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在朝廷上改善了国家政治，就使千里之外的敌人退兵，这说的就是司城子罕啊！"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召类》。

【原文】

6·115　鲁孟献子聘于晋，宣子觞之[1]。三徙，钟石之县[2]，不移而具。献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与我家富？"献子曰；"吾家甚贫，惟有二士，日颜回、兹无灵者，使吾邦家安平[3]，百姓和协，惟此二者耳，吾尽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贤为富；我鄙人也，以钟石金玉为富。"孔子曰："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秋》[4]。"

【注释】

①孟献子：鲁国大夫仲孙蔑，死于鲁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4年）。聘：出使别国。　宣子：晋国大夫韩起，为晋国中军将。

②钟石：指铜钟和石磬等乐器。　县（xuán 悬）：同“悬”，悬挂钟磬等乐器的架子。

③颜回：孔子弟子，以德行高尚闻名。　兹无灵：生平不详。　邦家：邦即国，诸侯的领地叫“国”。大夫的封邑叫“家”。

④《春秋》：鲁国的史书，后来经孔子修订。

【译文】

鲁国的孟献子代表鲁君到晋国访问，韩宣子请他喝酒。三次酒宴在不同的厅堂举行，每一处都整整齐齐地悬挂着钟磬等全套乐器，根本用不着搬动。献子说：“尊府真太富有啦！”宣子说：“您府上和舍下谁家更富裕呢？”献子说：“我家很清贫，只有两位士人，叫颜回和兹无灵的，他们使我们鲁国和我的封邑太平无事，老百姓合睦齐心，只有这两个人罢了，我的财富如此而已。”客人离开后，宣子说：“他是位正人君子啊，以招纳贤才为富有。我是个村俗鄙夫，以钟鸣鼎食金银珠玉为富有。”孔子说：“像孟献子这样的富有，值得在历史上记一笔了。”

按，本条来源不明。《太平御览》卷四七二引录。

【原文】

6·116　邹穆公有令，食凫雁必以秕，无得以粟[①]。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②]，吏以为费，请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饱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岂为鸟兽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养鸟？且尔知小计，不知大会[③]，周谚曰：‘囊漏贮

中④,’而独不闻欤?夫君者,民之父母⑤,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也。粟之在仓与在民,于我何择?”邹民闻之,皆知私积与公家为一体也。此之谓知富邦。

【注释】

①邹穆公:邹,古国名,国都在今山东邹县东南,战国时国为楚所灭。穆公,生平不详。 食(sì 四):喂食,饲。 凫(fú 富):野鸭。 秕(bǐ 比):瘪谷。 粟:小米。

②石(dàn 担):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③尔:你,下文“而独”之“而”同。 计、会(kuà 快):都是计算,计为每月小计,会为年终大计。

④囊漏贮(zhù 住)中:口袋漏出的东西落在别的容器里,意为仍然为我所有。

⑤夫君者,民之父母:《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译文】

邹穆公下了命令,饲养野鸭和大雁只能用瘪谷,不许用小米。因而仓库里面的瘪谷吃光了,而到民间去换,两石小米才换来一石瘪谷,主管的官吏认为不上算,建议用小米来饲养。穆公说:“去你的吧!这不是你能明白的。老百姓把牛喂饱了才能耕田,在太阳底下弯腰耘地,辛勤劳苦不敢休息,难道是为了禽兽吗?小米,这是人的上等食物,怎么用它来养鸟?况且你只知道算小账,而不懂得算大账。周人的谚语说:‘口袋漏出的东西落在别的器皿里。’你难道没听说过吗?君主是百姓父母,把国家仓库里的小米,转到老百姓手里,这就不是我的小米了吗?鸟假如吃的是邹国的瘪谷,并不损害邹国的小米呀!小米在国家仓库里还是在老百姓手里,对于我有什么不同呢?”邹国的老百姓听穆公这样说,都懂得了私人的储粮

和公家的积蓄是一回事。这就叫做懂得使国家富裕的道理。

按，本条采自《贾谊新书·春秋》，“此之谓知富邦”一句为刘向的评论。《群书治要》卷四二引录。

新序全译卷第七

节　士

【题解】

本卷共二十九条，主题是“节”，曹国公子喜时引用前记，说“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本卷的中心是表彰守节之士。刘向认为人民“贪、争”不能守节，是因为人主怀有私心，不能身行礼义的结果。有下述表现者可称节士：冒死进谏、据事直书、守信、不贪、远嫌、不避死、不欺心、不卖勇、不苟取、不降敌、不食夺国者之禄、不履污君之土、不以谒得官、不以争得财、替下级官员承担责任、忠孝不能调和时自己死、受人之惠则死人之难、宁死不违父命、以不尝药而父死则受弑父之罪。节近于廉，但廉并不等于仁与智，单纯的刚勇与节相似，但不是节。

【原文】

7·117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为诸侯焉[①]。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②]。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位而问焉，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焉，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其位，至公也。以至无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舜亦犹然。今君赏罚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始

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以是野处也。今君又何求而见我？君行矣，无留吾事。"耕而不顾。《书》曰："旁施象刑，维明③，"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④，"信厚也。

【注释】

①伯成子高：可能是庄子杜撰的人物，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通变经》："老子，从此天地开辟以来，吾身一千二百变，后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这段记载十分荒诞。

②禹：传说在上古时代，帝位传贤，到禹开始传子，这是制度上的一大改变，古人对这一改变一般持否定态度。

③《书》：《尚书》，又称《书经》，古代称为《书》，引文见《皋陶谟》，也有的版本把引文所在的部分从《皋陶谟》中划出来，称为《益稷》。 旁：溥，普。 象刑：传说尧、舜时代不用真正的刑法，而用象征性的刑法，即用某种特殊的衣服式样，表示穿该服装的人应受某种刑罚，如用无领的布衣服象征大辟（砍头）之类。 维明：指舜之仁德因此而明。维，则。今本《尚书·益稷》作"方施象刑，惟明"。

④《春秋》：引文系檃括《春秋谷梁传》隐公八年之"诰誓不及五帝。" 告：通"诰"，帝王警戒臣下的文告。 誓：立誓，约信。

【译文】

在帝尧治理天下时，伯成子高被提升为诸侯，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禹治理天下时伯成子高辞去诸侯的职位，耕田度日。禹去拜访他，他正在田野里耕作，禹快步走到卑微的人见尊长时应在的位置上，问伯成子高，说："从前帝尧治理天下，把先生立为诸侯，帝尧禅位给帝舜，先生还在诸侯之列，到我在位的时候，先生辞去诸侯的职位而耕田度日，是什么原因呢？"伯成子高说："从前帝尧治理天下，双手把整个天下传给别人，这是最没有贪欲的行为；选

择贤能的人而给他适当的职位，这是最公平的行为。以最没有贪欲、最公正无私的行为昭示天下，所以虽然不论功行赏而百姓人人努力，虽然不施加刑罚而百姓都敬畏他的威权。到了舜的时代还是如此。现在主上赏功罚罪而老百姓都心怀贪欲而且做出许多奸邪的事，这是因为主上心里充满了私欲，老百姓都看得明白，这就开了贪婪争斗的头，仁德从此衰微，刑律条款从此多起来了。我不忍心看这类事情，因此跑到山野之地居住。现在主上又何必来找我、来见我呢？主上您走吧，不要耽误我的事情。”伯成子高埋头耕田，不再理睬禹。《尚书》说：“普遍地施行象征性的刑罚，舜的仁德，光照天下。”到了禹，就做不到了。《春秋》说：“五帝不警戒他们的臣民，也不立誓约信。”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义深入人心哪！

按，本条采自《庄子·天地》、《吕氏春秋·长利》，“《书》曰”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7·118 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逄进谏曰[①]：“为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祸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闻之曰：“天之命矣夫[②]。”

【注释】

①关龙逄(féng 逢)：夏桀的臣，《庄子·人间世》说他因蓄德爱民，触犯了君主的猜忌品性而被杀，《吕氏春秋·必己》高诱注说他因谏桀而被杀。历来认为他是死节之臣，与比干齐名。

②天之命：原作“未之念”，卢文弨《群书拾补》云“宋本‘未之念’似非”，今据《韩诗外传》改。

【译文】

桀造了一个酒池，能够在里面行船，用酒糟堆成山，能够看到七里以外的地方，一声令下，像牛一样俯身在酒池喝酒的有三千人。关龙逄上前规劝道："作为君主，按照礼法仁义的要求去做，爱护人民，节约钱财，则国家太平，自己也能长寿。现在主上用钱好象有用不完的钱，役使人民好象唯恐他们累不死，如果不改，老天爷一定会降下灾祸，惩罚一定会到来的，主上还是改一改吧。"站在那里不肯离开朝堂，夏桀于是把他关进监狱。君子听到此事，说："这就是上天的意思了吧。"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四。

【原文】

7·119　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见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进谏，三日不去朝，纣因而杀之。《诗》曰："昊天太怃，予慎无辜①。"无辜而死，不亦哀哉！

【注释】

①《诗》曰：引文见《诗经·小雅·巧言》。昊(hào 号)天：皇天，上帝。　太怃：毛诗作"大怃"，此鲁诗文。太，甚。怃(wǔ 五)，傲。予：原本误作"子"，据程荣《汉魏丛书》本改。

【译文】

商纣制造了名为炮烙的刑具，王子比干说："主上残暴而不规劝，不是忠臣；怕死而不敢说话，不是勇士。发现君主有过错就规劝，君主不采纳自己就死，这才是忠到极点。"于是上朝劝纣王，三

天不离开朝堂，纣王于是杀了他。《诗经》说："苍天太傲慢了，我真是无罪的啊！"没有罪而被杀，不是很令人悲痛的吗？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四。

【原文】

7·120　曹公子喜时，字子臧，曹宣公子也①。宣公与诸侯伐秦，卒于师，曹人使子臧迎丧，使公子负刍与太子留守，负刍杀太子而自立②。子臧见负刍之当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将亡，国人皆从之③。负刍立，是为曹成公④。成公惧，告罪，且请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为君。其后晋侯会诸侯，执曹成公，归之京师，将见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⑤，子臧曰："前记有之：'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⑥？"遂亡奔宋。曹人数请⑦，晋侯谓子臧："反国，吾归尔君。"于是子臧反国，晋乃言天子，归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国致成公，成公为君，子臧不出，曹国乃安。子臧让千乘之国，可谓贤矣，故《春秋》贤而褒其后⑧。

【注释】

①曹：公元前十一世纪周代分封的诸侯国，有今山东西部，建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公元前487年为宋所灭。　喜时：《左传》作"欣时"，此从《公羊》。曹宣公庶子。　曹宣公：公元前594年至前578年在位。

②与诸侯伐秦：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与齐、鲁、宋、卫、郑、曹等国进攻秦国，秦国战败。　丧：尸体。　负刍：曹宣公庶子。

③国人：一般指国都及其附近的士农工商各色人等。

④曹成公：公元前577年至前555年在位。

⑤告罪：请罪，承认罪过。　请：请子臧留而不出走。　晋侯会诸侯：诸侯

于前 578 年负刍自立为君时即欲讨伐他，但因晋国刚与秦国作战，故延至前 576 年才与鲁、卫、郑、宋、齐等国，借会盟之机，逮捕了也来参加会盟的曹成公负刍。

⑥前记：古书。　达节：最高道德为能进能退，能上能下，而皆合于节义。守节：不能积极对待，仅消极保守节义。　下失节：原作“下不失节”，不失节与守节同义，从《群书拾补》据《左传》成公十五年删“不”字。失节即唯名利是图，无节义。

⑦数请：指多次请求晋厉公交出曹成公。

⑧《春秋》贤而褒其后：“贤”指以喜时为贤，《公羊传》成公十六年说：“公子喜时者，仁人也，内平其国而待之。”褒其后，指《春秋》昭公二十年（公元前 522 年）喜时之子曹公孙会出奔宋国，本来是叛，但《春秋》不书叛，《公羊传》说：“《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公子喜时？让国也。……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也。”

【译文】

曹国的公子喜时，字子臧，是曹宣公的儿子。曹宣公参与诸侯们讨伐秦国的战争，死在军中，曹国人派子臧去迎归宣公的灵柩，让公子负刍和太子留守，负刍杀了太子而自立为君。子臧知道负刍应当为一国之主，埋葬了宣公以后，子臧就远走他乡，首都的人都追随他。负刍立为国君，就是曹成公。成公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恐惧，就承认罪过，并且请子臧留在曹国，于是子臧回来，成公也就当了国君。后来晋厉公在诸侯盟会时抓了曹成公，送到东周的王都洛邑，准备把子臧推荐给周天子，要立子臧为曹国国君。子臧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话：‘圣人通权达变，进退都合于节义，次一等的人谨慎地保持节义，最下等的则只图名利、不要节义。’当国君不合我的节义，虽然我达不到圣人的高度，又岂敢失去操守呢？”于是逃亡到宋国。曹国人多次请求晋厉公，晋厉公对子臧说：“回你的国家吧，我把你的国君也送回去。”于是子臧回到曹国，晋国也跟周天子说好，送成公到曹国，子臧就把国家交给成公，成公做了国君，子臧不

出走，曹国才安宁。子臧推让一个中等国家的君位，可说是贤人了，所以《春秋》称美他的贤德并且奖饰他的后代。

按，本条所叙事实采自《左传》成公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论断采自《春秋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昭公二十年和《春秋谷梁传》昭公二十年。

【原文】

7·121 延陵季子者，吴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长曰遏，次曰馀祭，次曰夷昧[①]，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贤，兄弟皆爱之。既除丧[②]，将立季子，季子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也，谁敢干君[③]？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与季子[④]，季子必不受，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诸侯乎季子。"皆曰："诺。"故诸兄为君者，皆轻死为勇[⑤]，饮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国，必疾有祸予身。"故遏也死，馀祭立；馀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国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还[⑥]，僚者，长子之庶兄也，自立为吴王[⑦]。季子使而还，至，则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号曰阖闾[⑧]，不悦曰："先君所为不与子而与弟者，凡为季子也，将从先君之命，则国宜之季子也，如不从先君之命而与子，我宜当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⑨]，而致国乎季子。季子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⑩]，是吾与尔为乱也。尔杀我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号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国为义，以其

不杀为仁，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11]。

【注释】

①延陵季子：延陵为春秋吴国的一个邑，季札封于此，故地在今江苏常州。季札为吴王寿梦的小儿子。　吴王：指寿梦，从吴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吴国壮大，开始称王，寿梦于公元前585～前561年在位。　嫡(di 迪)：指正妻和正妻所生之子。　遏：《左传》作诸樊，公元前560～前548年在位，在进攻楚国时战死。　馀祭：公元前547～前531年在位，他用一战俘当守门人，结果为此人所杀。　夷昧：公元前530～前527年在位，一说在位十七年。

②除丧：换掉丧服，改穿吉服，春秋时尚行三年之丧。这就是说寿梦死了三周年之后。

③干：冒犯，此指反对。"干"原本作"千"，从程荣《汉魏丛书》本改。　义嗣："义"为合于道理，遏为嫡长子，理当继承王位，故说"义嗣"。

④作：仓卒、匆忙。

⑤诸兄："兄"原本作"其"，据陈用光校《汉魏丛书》本及崇文书局本改。

⑥季子使而未还：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出使鲁国，接着访问了郑、卫、晋等国。公元前515年又出使于晋。

⑦僚：寿梦的庶长子，继夷昧为吴王，公元前526～前515年在位。

⑧王子光：本书以为遏之子，东汉学者服虔以为夷昧之子，公元前514年继位。

⑨专诸：春秋吴国人，公子光欲杀吴王僚自立，伍子胥把他推荐给光。刺僚：事在公元前515年，当时吴、楚两国正在作战，大军在外，公子光利用国内空虚的机会，宴请吴王僚，专诸把短剑藏在鱼腹，利用进献食物机时刺杀了吴王僚，他自己也被僚的亲兵杀死。

⑩受：原本作"授"，从卢文弨据《春秋公羊传》校改。

⑪《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说"吴子使札来聘"，《公羊传》解释说："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谷梁传》说："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延陵季子之贤，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

【译文】

延陵季子，是吴王的儿子，吴王的正妻生了兄弟四人，老大叫遏，老二叫馀祭，老三叫夷眜，老四叫札。札就是季子，他年龄最小又最贤能，兄弟们都爱他。在他们为亡父服丧期满之后，遏打算立季子为君，季子推辞说："曹宣公死的时候，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曹君负刍的做法不对，要立子臧为君，子臧离开了曹国，他们就没按原来的想法去做，这成全了曹君负刍，君子说子臧能守节义。您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谁敢反对您？据有一个国家，不是我的操守。我虽然不肖，但愿意依从子臧，使自己不致丧失节义。"他们坚持要立季札，季札抛弃了他的家财去耕田度日，他们才放弃了立季札的想法。遏说："现在像这样仓促地把王位传给季子，季子一定不接受，我希望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兄弟一个接一个地做君主，而把诸侯之位传给季子。"兄弟们都说："好的。"因此季札的做了君主的哥哥们，都不怕死而作险事，饮食的时候一定祷告说："苍天如果保佑我的国家，一定赶快加祸给我。"所以遏死了，馀祭立；馀祭死了，夷眜立；夷眜死了，国家应该传到季子，季子出使尚未回来。僚是遏的庶出的哥哥，他自立为吴王，季子出使归来，到了吴国，就把僚当作国君来对待。遏的儿子叫王子光，又叫阖闾，他不高兴，说："先君所以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啊，假如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国家应该传给季子，假如不遵从先君的命令而传位给儿子，我就是应当做国君的人了。僚怎么能当国君？"于是就派专诸刺杀了僚，而把国家交给季子。季子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接受你的国家，这就是我和你共同作乱了。你杀了我的哥哥，我又杀你，这是父子兄弟互相杀戮，永远没个了结。"就离开国都而到延陵，终身不到吴国都城，所以称作延陵季子。君子认为他不接受国君之位是义，认为他不杀人是仁，因此《春秋》认为季子贤德而推崇他。

按，本条采自《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其事亦见《左传》襄

公十四年、昭公二十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关此事的评论亦见于《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说苑·至公》、《论衡·书虚》亦采用了这个故事。

【原文】

7·122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①，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②，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故反，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注释】

①延陵季子将西聘晋：事在公元前544年。此次出使的路线是先由吴北上到鲁国曲阜，再往北到齐国临淄，然后折向西南到郑国新郑，再北渡黄河到卫国帝丘(今河南濮阳)，再西行到晋国。　徐：周代国名，故地在今安徽泗县、江苏泗洪一带，为由吴至鲁的必经之地。因为地处东夷，故不在"上国"之数。

②上国：吴国称中原诸国为上国。

【译文】

延陵季子将西访晋国，佩带着宝剑来探望徐国国君。徐国国君观赏这口宝剑，嘴里不说，而脸上的表情却显示着他很想得到这把剑。延陵季子因为要出使中原的大国，所以没有进献给他，但心里

已决定把这口剑赠送给他了。执行了到晋国出使的任务，而他返回的时候，徐国国君已经死在楚国，于是他解下宝剑送给徐国国君的继承人。延陵季子的随从阻拦道："这是吴国的宝物，不是拿来送人的东西。"延陵季子说："我不是送给他，先前我来到这里，徐国国君观赏我的宝剑，嘴里不说，而脸上的表情却显示着他很想得到这口剑。我因为要出使中原的大国，所以没有进献给他。虽说如此，我心里已经答应他了。现在他故去了，我就不进献，这是欺骗自己，为舍不得一口剑而欺骗自己，正直的人不干这种事。于是解下剑来交给徐国国君的继承人，这位继承人说："先君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寡人不敢接受这口剑。"于是季子把剑挂在徐国国君墓地的树上，就离开了。徐国人民嘉许季子，歌唱这一行为道："延陵季子啊不忘故旧，解下价值千金的宝剑啊挂在坟墓。"

按，本故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而叙事甚简，《论衡·书虚》的议论则采自本条。《艺文类聚》卷十九、《太平御览》卷四六五均引录。

【原文】

7·123　许悼公疾疟，饮药毒而死，太子止自责不尝药，不立其位①，与其弟纬。专哭泣，啜馇粥，嗌不容粒②。痛己之不尝药，未逾年而死，故《春秋》义之③。

【注释】

①许：西周所封诸侯国，战国初灭亡，其故地在今河南许昌至安徽亳县一带。　许悼公：许灵公之子，公元前546～前523年在位。

②啜(chuò 绰)：喝。　馇(zhān 沾)：同"饘"，稠粥。　嗌(yì 意)：咽喉。

③痛己之不尝药：《礼记·曲礼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药为止所进，不是医生所开，而且止又不先尝，故万斯大《学春秋随笔》说："疟非必死之疾，治疟

无立斃之剂。今药出自止，饮之即卒，是有心毒杀之也。”不过太子止进毒药杀君父之后，颇为后悔罢了。　《春秋》义之：《春秋》昭公十九年书“许世子止弑其君”，《春秋谷梁传》昭公十九年载“止曰：‘我与夫弑者’”，而“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也，”亦即根据他对自己的责备来责备他；又宣公二年传引史狐的话说“于许世子止，见孝之至。”

【译文】

许悼公得了疟，喝药，中了药中之毒而死。太子止自己责备自己没有尝药，不肯接替国君之位，而把君位给了他弟弟纬。他自己只是哭泣，只吃浓粥，咽喉咽不下一粒米。他恨自己没有尝药，不到一年就死了，所以《春秋》一书认为他有节义。

按，本条采自《春秋谷梁传》昭公十九年和宣公二年，《左传》则载“大子奔晋”，与《谷梁传》不同。

【原文】

7·124　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①]。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②]，其诗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③]。”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④]，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⑤]！”又使伋之齐，将使盗见载旌，要而杀之[⑥]。寿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为前，窃伋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伋至，见寿之死，痛

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⑦。兄弟俱死，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谗也。

【注释】

①卫宣公：卫桓公之弟，公元前718～前700年在位。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石碏父子设计诛州吁而立宣公。 前母：《左传》桓公十六年认为是卫庄公之妾、宣公之庶母，宣公为公子时与之通奸，即位后立为夫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历引前人考证，辨《左传》之诬，认为此“前母”为宣公为公子时所娶正妻。 后母：宣公即位后，为太子伋（jí 急）娶齐国之女，他发现此女甚美就据为己有，而为伋另娶，此女即宣姜，为伋之后母，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及《诗经·邶风·新台》毛氏序。 朔：即卫惠公。

②伋傅母：据《左传》，伋之傅（即师傅）为右公子，名职，傅母即职之妻。《二子乘舟》：《诗经·邶风》篇名，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云：“傅母闵而作诗，二子亦当指伋、寿乘舟实事，非喻言也。沈舟秘计，傅母知而不敢言，寿与同舟以阻其谋，其果沈与否，亦非寿与傅母所敢知，而寿有救伋之心，傅母必知之，故闵伋兼闵寿也。”

③汎汎：浮，指船浮于水上。 景：同“憬”，远行貌。 愿：每。 言：焉。 中心：心中。 养养：洋洋，思之长也，忧思深长。

④《黍离》：《诗经·王风》篇名，“王”指王城洛邑（今洛阳）。曹植习韩诗，他的《令禽恶鸟论》说：“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东汉有人说伯奇不是被杀，而是被放逐。《新序》为鲁诗说，与此不同。

⑤迈：行远。 靡靡：迟迟。 摇摇：忧无告，即忧愁无处诉说。 悠悠：远。 此何人哉：不敢明斥后母，故以问句达其意。

⑥盗：刺客。 要（yāo 腰）：截击。

⑦至境而自杀：《左传》桓公十六年载伋子亦为盗所杀，与《新序》不同。

【译文】

卫宣公的儿子有伋、寿、朔三个，伋是前母的孩子，寿与朔是后

母的孩子。寿的母亲与朔商议，想杀太子伋而立寿为太子。派人和伋在黄河泛舟，要把伋沉入黄河淹死，寿知道不能阻拦他们，就和伋同船，船夫没有机会动手杀伋。在他们泛舟时，伋的师母怕伋遇害，哀怜伋的遭遇，作了一首诗，就是《二子乘舟》。这首诗说："两位公子泛舟黄河，漂啊漂啊漂向远方。每当我想到你啊，心里就有无限的忧伤。"那时候寿担心他哥哥将被害，作了一首忧伤的诗，就是《黍离》。那首诗说："我慢腾腾的走在漫漫长路，谁能听我诉说心中的忧愁。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痛苦，不了解我的人说不知道我把什么东西苦苦寻求。那么悠远那么悠远的苍天哪，是什么人干了这伤天害理的事啊？"他们又派伋到齐国，而让刺客看见车上有标志的旗子，就截击并且杀掉他。寿劝伋别去，伋说："不遵从父亲的命令，不合做儿子的道理，不能那样做。"寿又跟伋同行，寿的母亲明白不能阻止他，于是告诫他说："寿儿你不要走在前面。"寿又走在前头，偷了伋的旗子先走，快要到达齐国的时候，刺客见到他就杀了他。伋赶到这里，看到寿死了，为他替自己死而难过，哭泣悲哀，于是把寿的尸体装在车里返回，到了都城地界，就自杀了。兄弟两人一起死，所以君子认为他们两人有节义，而为宣公的听信谗言感到伤心。

按，此事见于《左传》桓公十六年、《史记·卫康叔世家》、《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毛氏序，刘向《列女传·嬖孽》亦载此事。各书所载颇有异同。

【原文】

7·125　鲁宣公者，鲁文公之子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为鲁侯①。宣公杀子赤而夺之国，立为鲁侯②。公子肸者③，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杀子赤而肸非之，宣公与之禄，则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为哉？"织屦而食，终身

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节固矣，故《春秋》美而贵之④。

【注释】

①鲁宣公：公元前608～前591年在位。　鲁文公之子：《左传》、《史记》都以宣公为文公之子，《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以宣公为文公之弟，本书原作"文公之弟"，今据卢文弨《群书拾补》改。　子赤：鲁文公正妻哀姜所生，文公死时，子赤尚幼。

②宣公杀子赤：宣公为文公次妃敬嬴所生，年龄比子赤大，大夫襄仲在齐惠公的支持下，杀子赤而立宣公。

③公子肸（xī 西）：文公庶子。

④屦（jù 具）：用麻绳或葛绳编织的鞋子。《春秋》美而贵之：《春秋》宣公十七年书"公弟叔肸卒"，《谷梁传》认为书"公弟叔肸，"是《春秋》以肸为贤。而所以以肸为贤，是因为他反对杀子赤，又因为他与宣公是兄弟，所以他不逃离鲁国，《春秋谷梁传》范宁集解说肸这样做"论情可以明亲亲，言义足以厉不轨"，故《春秋》用这种书法。

【译文】

鲁宣公是鲁文公的儿子。文公去世，文公的太子子赤立为国君。宣公杀死子赤，夺取了他的国家，当了国君。公子肸是宣公的同母弟弟，宣公杀子赤一事，公子肸是反对的，宣公给他禄位，他就说："我的收入够用了，还要哥哥的俸禄干什么呢？"靠织麻鞋维持生活，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他的仁德是深厚的，他的操守是坚定的，所以《春秋》赞美他推崇他。

按，本条采自《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七年，辅以《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部分材料。本条前半事迹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原文】

7·126　晋献公太子之到灵台，蛇绕右轮①，御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左轮者速得国。"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见太子，太子曰："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于君，不行私欲；恭严承命，不逆君安②。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闻得国而拜其孽③，非君欲也。废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国之危明也④。"拔剑将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⑤；恭严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礼也；恭严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⑥。今太子见福不拜，失礼；杀身恨君，失孝。从僻心⑦，弃正行，非臣之所闻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国，君之孽也⑧。拜君之孽，不可谓礼；见禨祥而忘君之安，国之贼也⑨，怀贼心以事君，不可谓孝。挟伪意以御天下，怀贼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国之危明也。"遂伏剑而死。君子曰："晋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犹恶之，至于自杀者，为见疑于欲国也。己之不欲国以安君，亦以明矣。为一愚御过言之故⑩，至于身死，废子道，绝祭祀，不可谓孝，可谓远嫌，一节之士也。"

【注释】

①晋献公：公元前676～前651年在位，于前672年攻骊戎，获骊姬，宠之，爱骊姬所生之子，故杀其太子申生。"晋"，《论衡》作"卫"。　太子：《太平御览》卷九三三引作"太子申生"。骊姬诬陷太子有欲毒杀献公之谋，太子逃至新城（曲沃），自缢而死，《左传》、《国语》皆同，时间在前656年。此条记晋献公太子事，刘向或别有所本。　灵台：建筑物名，《诗经·大雅·灵台》说周文王始建灵台，《说苑·修文》说"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

者，积仁也。”灵台的功用是观察天文。据《左传》哀公二十五年的记载推论，春秋时代诸侯也都建有灵台。　蛇绕左轮：古人迷信，认为人的祸福、事势的变化等均有先兆，故下文御者对此事有所解说。

②尽和顺于君：“于”字据《论衡》补。　逆：扰乱、违背。　安：身体健康。

③拜其孽：“孽”原本作“声”，从《群书拾补》校改。孽为妖孽，即禽兽虫蝗之怪。

④而：你。　殆：必，一定。

⑤禨(jī 基)：原作机，据《四部丛刊》本、程荣《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改，下同。　禨祥妖孽：混而言之，都指吉凶之兆，分而言之，禨祥指吉兆，妖孽指凶兆。古人认为天在给人降福降祸之前必先以某种预兆使人警悟，这是上天行事的常规，所以说“天之道也。”

⑥戒：警省，见了凶兆就及时反省自己，改弦更张，以求免祸。　恨：凡不如意事，程度深的为“恨”，程度浅的为“憾”。这里是使动用法。

⑦僻心：邪恶的用心，这里指一偏之见。

⑧孽：灾害，祸害。

⑨贼：叛乱者。

⑩过言：指因不懂正理而发的错误议论，并非有意教唆别人作恶。

【译文】

晋献公的太子前往灵台，途中车子的左轮被一条蛇缠住，车夫说：“请太子下来拜祭。我听说国君的儿子如果遇到蛇缠在他车子的左轮上，就意味着他很快要继承君位了。”太子就不再往前走，而返回自己的府邸。车夫进见太子，太子说：“我听说做人儿子的，对君父要完全顺从，不做为个人打算的事；要恭恭敬敬地执行命令，不扰乱君父的安宁。假如我做了国君，那就意味着君父失掉了安康，看见做国君的好处而把君父的安康丢在脑后，不是做儿子的道理；听到能当国君就拜祭妖孽，不是君父的希望。背弃做儿子的道理，是不孝；违背君父的希望，是不忠。你叫我做这种事，一定是想

让我的国家陷于危难之中，这是很明白的了。”拔出剑来就要自杀，车夫劝阻道：“预示人间的祸福，是上天行事的常规；恭敬地执行命令，是人类行事的准则。见祥瑞而拜祭，见妖孽而警省，这是礼法；恭敬地执行命令，不因为自己使君父抱恨终天，这是孝道。现在太子见了祥瑞而不拜祭，是失礼；要自杀而使君父有终古之恨，是不孝。随顺一偏之见，不走阳关大道，臣下没听说过这种道理。”太子说：“不对。我得到国家，君父就受到祸害。拜祭君父的妖孽，不能叫做礼；见了自己的吉兆就忘了君父的安危，那就是国家的叛逆，怀着叛逆的鬼胎来奉事君父，不能叫做孝。带着虚伪的念头来治理天下，怀着叛逆的打算来奉事君父，那是最大的邪恶。你叫我做这种事，一定是想让我的国家陷于危难之中，这是很明白的了。”于是就用剑自刎而死。当时的君子说：“晋国太子的车夫让他拜祭那条显示预兆的蛇，他厌恶这种预兆，弄到自杀的地步，是因为被怀疑到对国家有野心。他本人的对国家没有野心和希望君父安康，也因此而大白于世。因为一个愚昧的车夫说了一些糊涂话的缘故，自杀而死，背弃了做儿子的道理，断绝了祖宗的香火，不能叫做孝，可以叫做避免嫌疑，他是一个恪守某种节操的人。

按，本条来源不明，亦见于《论衡·异虚》，《太平御览》卷九三三亦加引录。

【原文】

7·127　申包胥者[①]，楚人也。吴败楚兵于柏举，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随[②]。申包胥不受命而赴于秦乞师，曰：“吴为无道，行封豕长蛇，蚕食天下，从上国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③]，使下臣告急曰：‘吴，夷狄也，夷狄之求无厌，灭楚则西与君接境，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④]。逮吴之未定，君其图之。若得君之灵，存抚楚国，世以事君[⑤]。’”秦

伯使辞焉[6]，曰："寡君闻命矣，子其就馆，将图而告子。"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于庭墙立哭，日夜不绝声，水浆不入口[7]，七日七夜。秦哀公为赋《无衣》之诗，言兵今出，包胥九顿首而坐[8]。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无臣若此，吾亡无日矣。"于是乃出师救楚。申包胥以秦师至楚，秦大夫子满、子虎帅车五百乘[9]，子满曰："吾未知吴道[10]。"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会之，大败吴师。吴师既退，昭王复国，而赏始于包胥。包胥曰："辅君安国，非为身也；救急除害，非为名也；功成而受赏，是卖勇也[11]。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赏，终身不见。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绝声，厚矣；不受赏，不伐矣。然赏所以劝善也，辞赏，亦非常法也。"

【注释】

①申包胥：楚国王族芬冒之后，故《国语·吴语》称"王孙包胥"，《战国策·楚策一》称"棼冒勃苏"。《战国策》吴师道补注、黄丕烈札记以及梁玉绳《汉书人表考》都以为勃苏、包胥声近，实为一名。

②吴败楚兵于柏举：事在《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 506 年）冬十一月。柏举：楚地，在今湖北麻城县北。 郢（yǐng 影）：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以北的纪南城。 昭王：楚平王之子，公元前 515～前 489 年在位。 随：姬姓国名，故城在今湖北随县南，为南方群蛮之一，终春秋之世犹存。

③无道：暴虐不讲仁德。 封：大。 豕：此指野猪。 从：从事，此指从事攻城掠地的军事活动。 寡君：对别国的人称本国之君。 越：流亡。

④埸（yì 意）：边界。

⑤灵：威灵。 存抚：一般释为存问安抚，此指爱护而使之保全。 以：语助。

⑥秦伯：指秦哀公，公元前 536～前 501 年在位。

⑦浆：古代的一种酿糟而成略带酸味的饮料。

⑧《无衣》:《诗经·秦风》篇名,中有"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之类的句子,表示并肩作战的意向。　今:将。　九顿首:顿首为叩头,九顿首是一连叩九次头,古无此礼,包胥特别感激,故如此,参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　而:乃,才。

⑨以:与,和……一起。　子满:《左传》作"子蒲"。　乘:兵车一乘,包括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⑩道:此指战术。

⑪是卖勇:"是"原本作"非",据《四部丛刊》本、《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改。

【译文】

申包胥是楚国人。吴国在柏举大败楚军,接着攻入郢都,楚昭王逃亡到随国,申包胥未经请示就奔赴秦国去求救兵,说:"吴国贪残暴虐,干的事就像大野猪大长虫,想一口一口地把天下都吃掉,对中原国家用兵,首先攻打楚国,敝国国君丧失了国家,流亡在草野之中,派卑职来报告急难,说:'吴国,是野蛮的夷狄之人,野蛮人的欲求永无满足之日,占有了楚国,那它的西边就和您的国家接壤,如果吴国与您为邻,那就是大王边境上的祸害了。趁吴国脚跟尚未站稳,大王一定要想个办法,如果能仰仗大王的威灵,楚国得以保全,楚国将世世代代奉事大王。'"秦哀公派人告诉他说:"我们大王知道您的要求了,您还是到宾馆歇息,一定商议此事给您回话。"申包胥答道:"敝国国君流亡在草野之中,找不到安居之地,卑职怎能安歇?"靠着宫廷的墙壁站在那儿哭,哭声日夜不断,连水浆也不喝一口,这样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为他吟诵了《无衣》这首诗,告诉他就要出兵,申包胥磕了九个响头才坐下。秦哀公说:"楚国有这样的臣子尚且亡国,我没有像这样的臣子,我不知哪天就要亡国了。"于是就发兵援救楚国。申包胥和秦国部队一起到了楚国,秦国大夫子满、子虎率领五百乘兵车,子满说:"我不了解吴国的战术。"让楚国部队先跟吴国部队打,然后与楚军会合,大败吴军。吴

国退兵后，昭王收复了他的国家，论功行赏，从申包胥赏起。申包胥说："辅佐君王安定国家，不是为了自己；为国家解救急难剷除祸害，不是为了美名；事情办成了就接受奖赏，那是出卖自己的胆气。君王已经得到安宁，我还有什么要求呢？"就逃避昭王的赏赐，终身不再出现。君子说："申先生未请示就奔赴秦国，表现了对楚国的忠诚；七天七夜哭声不断，表现了对父母之邦的深情；不接受赏赐，表现了不夸耀功劳的美德。但赏赐是鼓励人们做好事，拒绝奖赏，也不符合常规。"

按，本条采自《左传》定公四年、五年，而略有增饰。亦见于《战国策·楚策一》、《淮南子·修务》、《史记·伍子胥列传》、《说苑·至公》，各书记载互有详略。"终身不见"以下，为刘向所增。

【原文】

7·128 齐崔杼者，齐之相也①。弑庄公②，止太史无书君弑及贼，太史不听，遂书贼，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又嗣书之，崔子又杀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复书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③，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将复书之，闻既书矣，乃还。君子曰："古之良史④。"

【注释】

①崔杼：春秋齐国大夫，少时即得宠于齐惠公，惠公死，他被逐奔卫国，齐灵公时又为齐大夫，后弑齐庄公，立景公，自为相，公元前546年在权力斗争中自缢，次年暴尸。

②齐庄公：公元前554～前548年在位。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后妻东郭姜私通，崔杼勾结庄公的侍者，设计把庄公关在他宅子里，庄公要求免死、或与崔达成协议、或在太庙自杀，崔都不答应，庄公翻墙逃跑时被射伤，遂被杀。事见《左传》襄二十五年，又见《列女传》卷七。

③南史氏：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说，很可能古代史官工作，四季分四

人掌管，所以有"青史氏"、"南史氏"，掌管春季、夏季记事、崔杼弑君在夏五月，正是南史主管的季节。

④古之良史：这是孔子称赞晋太史董狐的话，见《左传》宣公二年。

【译文】

齐国的崔杼，是齐国的相国。他谋杀齐庄公后，阻拦太史，叫他们不要写国君被臣下所杀和杀国君的人，太史不听从，竟写了弑君者的名字，道"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杀了他。太史的弟弟又接着写了同样的话，崔杼又杀了他，一共死了两位史官。太史的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又这样写，崔杼只好饶了他。南史氏是太史的族人，听说太史都死光了，拿了竹简赶去，也准备作同样的记载，听说已经这样记下了，才回家。君子说："他们保持了古代优秀史官的风范。"

按，本条采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及《史记・齐世家》，刘向略有增饰。

【原文】

7・129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岑鼎往[①]。齐侯不信而反之，以为非也，使人告鲁君："柳下惠以为是，因请受之[②]。"鲁君请于柳下惠[③]，柳下惠对曰："君之欲以为岑鼎也[④]？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所难也。"鲁君乃以真鼎往。柳下惠可谓守信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存鲁君之国。信之于人，重矣，犹舆之輗軏也[⑤]。故孔子曰："大舆无輗，小舆无軏，其何以行之哉[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岑鼎：亦名崇鼎、谗鼎，传说是夏禹所铸的九鼎之一，后为鲁国所得。载岑鼎：《韩非子》作“以其雁”，《吕氏春秋》作“载他鼎”，张国铨《新序校注》据《吕氏春秋》改为“他鼎”，赵善诒“疏证”、卢元骧“今注今译”均从之，而岑鼎之铭文见于《左传》昭公三年及《晏子春秋·问下》，流传甚广，齐岂不知？当从《韩非子》作“雁”为是，“雁”即“赝”，假也。

②柳下惠：见第44条注⑪。下文柳下惠说“臣亦有国于此”，柳下惠非诸侯，本无国，故《吕氏春秋》高诱注说是“以信为国”，则“有国”为比喻之词。因请：《吕氏春秋》作“请因”。“因”，则。“请”，表敬副词。，无法与现代汉语对译。

③鲁君：“鲁”上原本有“请”字，张国铨据《吕氏春秋》删，是。

④君之欲以为岑鼎也：《吕氏春秋》作“君之赂，以欲岑鼎也”，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认为《新序》误，当依《吕氏春秋》订正，他说，柳下惠明白鲁君以赝鼎往，是又想存真鼎，又想免国家的灾难，所以问鲁君：“君之赂齐，以欲有此真鼎邪？抑亦免国之患邪？”其说可从。

⑤舆：车。　輗(ní 泥)軏(yuè 月)：古代用牛拉的车叫大车，用马拉的车叫小车，二者都把牲口套在车辕上，联系车辕和牲口的是车辕前的一根横木，这横木的两端有活销，大车横木的活销叫輗，小车横木的活销叫軏。

⑥孔子曰：此处引文见《论语·为政》“舆”字《论语》作“车”。

【译文】

齐国进攻鲁国，讨岑鼎，鲁君运了一个假岑鼎去。齐君怀疑有假，就把它退了回来，派人告诉鲁君：“柳下惠认为是真的，我就收下。”鲁君请柳下惠设法，柳下惠答道：“您送鼎给齐君，是想保有真岑鼎呢？还是为了避免国家的灾难呢？臣下也有个国家在这儿，毁掉我的国家，来保全您的国家，这是臣下难于接受的啊。”鲁君这才把真岑鼎送过去。柳下惠可说是讲信用的人了，不但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又保全了鲁君的国家。信用，对人太重要了，就像车不能没有套牲口的活销。孔子说：“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那怎么能走

呢?”就是这个意思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审己》、《韩非子·说林下》,“信之于人”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7·130　宋人有得玉者,献诸司城子罕[①],子罕不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与我者,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今以百金与搏黍以示儿子[②],儿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与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③],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取弥精;其知弥觕,其取弥觕[④]。子罕之所宝者至矣。

【注释】

①宋:西周初周公封微子于宋,都商丘,有今河南东部及邻近的山东、江苏、安徽部分地区,战国后期为齐所灭。　司城子罕:“司城”是官名,即司空,掌水利及土木工程,为古代三公之一,参与国家大政,春秋宋国为避宋武公讳改称司城。苏时学《爻山笔话》认为宋有两个司城子罕,这里说的是春秋时的司城乐喜,字子罕,为宋国贤者。

②搏黍:黄鹂的别名。　儿子:小孩子。

③道德之至言:玄奥精深的哲理。

④觕(cū 粗):同粗,粗疏。

【译文】

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美玉,献给司城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拿给玉工看过,玉工认为是宝物,我才敢献给您。”子罕

说："我把不贪财的德行当宝物，你把玉当作宝物，如果你把玉给了我，我和你就都失掉了自己的宝物，不如各人保留自己的宝物。"因此宋国的忠厚长者说："子罕不是没有宝物，只是他所珍惜的东西跟别人不同罢了。"假如拿一大堆钱和一只黄鹂放在一个小娃娃面前，这个小娃娃一定要那只黄鹂；把和氏璧和一大堆钱放在一个山野村夫面前，这个山野村夫一定要那一堆钱；把和氏璧和一篇玄奥精深的哲理放在一位贤人面前，这位贤人一定要那玄奥精深的哲理。他的见识愈是广博深刻，他的选择就愈精当；他的见识愈是粗疏浅薄，他的选择就愈庸劣。子罕所珍惜的才是至高无上的啊！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异宝》。子罕不受玉一事出自《左传》襄公十五年，《吕氏春秋》、《韩非子·喻老》均取这个故事的前半以发挥自己的主张，《淮南子·精神训》亦用《左传》事，高诱注引《左传》此事全文。"子罕之所宝者至矣"一句为刘向所增。

【原文】

7·131 昔者，有馈鱼于郑相者[①]，郑相不受。或谓郑相曰："子嗜鱼，何故不受？"对曰："吾以嗜鱼，故不受鱼。受鱼失禄，无以食鱼；不受得禄，终身食鱼。"

【注释】

①馈（kuì 溃）：赠送。 郑相：《韩非子》、《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均以为鲁相，其人为公仪休，与《新序》不同。

【译文】

从前，有人送鱼给郑相，郑相不接受。有的人就问郑相："您喜欢吃鱼，为什么不收下呢？"郑相答道："我因为喜欢吃鱼，所以不收别人送的鱼。收下鱼丢了官，就没有薪俸买鱼吃了；不收鱼能保住

薪俸，一辈子都有鱼吃。”

按，本条采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韩诗外传》三、《淮南子·道应》、《史记·循吏列传》，而颇有删减，《意林》三曾引录。

【原文】

7·132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①]。子赣闻之，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②]。原宪冠叶冠、杖藜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衽襟则肘现，纳履则踵决[③]。子赣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④]。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⑤]。”子赣逡巡[⑥]，面有愧色，不辞而去。原宪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⑦]。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故养志者忘身，身且不爱，孰能累之[⑧]？《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⑨]”此之谓也。

【注释】

①原宪：姓原名宪，字子思，郑玄以为鲁人，《孔子家语》以为宋人，孔子的弟子，孔子死后，他就在卫国隐居。　环堵：四周各一堵墙。“环堵之室”即是斗室。　茨(cí 慈)：盖房顶。　生蒿：新生未乾的蒿草。　瓮牖(yǒu 有)：用破陶坛子做窗子。　揉(rǒu 柔)：使弯曲。　枢：门板上的转轴，旧式的门没有铰链，开闭转动，靠门板侧边的轴。桑条细软，做门轴的材料又须一定的强度，故揉折为两三股，以敷使用。匡坐：正襟危坐。

②子赣：即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人，长于经商，又善于辞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为保全鲁国，出使列国，使齐乱、使吴亡、使晋

强、使越霸，虽出于战国人士的妄谈，但也足为子贡长于舌辩的佐证。 轻裘：裘皮衣服以轻软者为贵。 绀(gān 干)：黑中透红之色。 轩车：有帷幕而车顶前高后低的华丽马车。

③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其坚老者可作手杖。 缨：帽带。 衽：《庄子》作“捉”、《韩诗外传》作“振”，当据以校改。 决：通“缺”，破裂。“踵决”，脚后跟部位的鞋帮破裂。

④学而：刘文典《庄子补正》据《太平御览》卷四八五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认为“学”下当补“道”字。

⑤希世：趋时阿世，以求得到世俗的好感。 比周：偏袒亲近的人，以结党营私。 学以为人：《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为古代求学的人目的在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当今求学的人目的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 教以为己：教导别人的目的是多得学费。 慝(tè 特)：祸患。

⑥逡巡(qūnxún 囷寻)：徘徊不前。

⑦《商颂》：为什么歌《商颂》，《庄子》旧注无解。《商颂》为《诗经》的一部分。

⑧养志者忘身：《庄子》成玄英疏说“君子贤人，不以形(身)挫志。”

⑨《诗》曰：引文见《诗经·邶风·柏舟》。

【译文】

原宪住在鲁国，只有一间小屋，屋顶是用没晒干的蒿草盖的。门是用蓬草编的，拿破坛子做窗户，把桑条折成几股当门轴，房顶漏雨，地面潮湿，他却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弹琴唱歌。子贡听到这个情形，驾着肥壮的大马，穿着轻暖的皮袍，紫红色的内衣，雪白的袍面，巷子狭窄，他那豪华宽大的马车无法进去，他就这样来拜访原宪。原宪戴着树叶做的帽子，拄着藜杆做的手杖来开门。要把帽子扶正，帽带就拉断了；抬手整整衣襟，胳膊肘就露了出来；提一提鞋子，脚后跟就把鞋帮挤破了。子贡说：“嘿！先生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原宪昂着头答道：“我听说，没有钱财叫做穷，学了一套大道理而不能身体力行叫做病。我是穷，不是病。至于行为迎合世俗，交

友结党营私，求学问是为了装门面给人看，教弟子是为了收学费满足私欲，当仁义的祸害，而获得车马的华饰，这是我不忍心去做的。”子贡进退不安，面有愧色，也没告辞就走了。原宪拖着手杖，趿拉着鞋子，一边走一边唱着《商颂》回他的破屋子，声音充满天地之间，就像钟磬发出的一般。天子不能使他做臣子，诸侯不能攀他做朋友。所以说磨炼心志的人不挂牵自己的身体，连身体都不爱惜，还有什么能拖累他呢！《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是不能转动的；我的心不是席子，是不能卷起来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了。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一，《韩诗外传》实为把《庄子·让王》关于原宪和曾子的两条记述合而为一，“环堵之室”至“上漏下湿”数句，又见《淮南子·原道》，《庄子·让王》关于原宪的一条，又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采用。《高士传》卷上又糅合《韩诗外传》、《史记》及《新序》。

【原文】

7·133　晏子之晋，见披裘负刍息于涂者[①]，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②]。”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③]，载而与归。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甫怒而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犹未可邪？”越石甫曰：“吾闻君子诎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己者[④]，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几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⑤]？”越石甫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上客。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⑥]。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诎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⑦]。

【注释】

①刍(chù 除):喂牲口用的草。

②絫:通“累”,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认为絫有附属、连属之义,即卖身为奴。按,陈说是,《晏子春秋》载越石甫说“不免冻饿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正可为陈说注脚。 越石甫:生平不详。

③遽(jù 巨):匆忙。 骖(cān 餐):在辕马两侧拉套的马。

④诎(qū 屈):屈辱。 信:伸。

⑤意:志,志向。 留:陈奇猷认为《说文解字》“留”、“稽”同义,故“留有察义。” 声:此指语言。 几:同“讥”,察 。“几辞”,考察其言辞。 辞而无弃:“辞”即责备、批评。“辞而无弃”即批评而不抛弃。

⑥功:功德。 德:同“得”,满足。

⑦厄(è 饿):困苦,灾难。 诎:同“屈”。

【译文】

晏子出使晋国,看见一个披着皮裘背着一捆喂牲口的草在路上歇气的人,认为是个君子,派人前去询问道:“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呀?”那人答道:“齐国人买下我做奴仆。我名叫越石甫。”晏子叹气道:“唉!”赶紧解下左边拉套的马给他赎身,带他一起坐车回去。到了家,没跟越石甫打招呼就自己进去了,越石父大发脾气要求绝交。晏子派人答覆他道:“我并没有和你交朋友啊,现在把你从困境里解救出来,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吗?”越石甫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挫折,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那里扬眉吐气,因此我要求绝交。”晏子于是出来见他,说:“原先呢,我看到您的外表,现在呢,看到了您的志向。我听说审视实情的人不掂量对方的话语,观察行为的人不琢磨对方的言辞,您可以责备我而不抛弃我吗?”越石甫说:“先生以礼相待,我怎敢不听从分付?”晏子于是把他作为上客。一般人为人做了一点好事就自鸣得意,自鸣得意就目中无人。晏子给别人做了好事,把别人从困苦中拯救出来,反而对

那个人低首下心，他的境界与一般人真有天壤之别了。这是不使功德受损伤的办法啊。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观世》，又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史记·管晏列传》。

【原文】

7·134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①]。客有言于郑子阳者曰[②]："子列圉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③]。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乐，今妻子皆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先生又辞，岂非命也哉[④]！"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将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养，不死其难，不义也；死其难，是死无道之人，岂义哉！"其后民果作难，杀子阳。子列子之见微除不义远矣[⑤]。且子列子内有饥寒之忧，犹不苟取，见得思义，见利思害，况其在富贵乎[⑥]？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⑦]，可谓能守节矣。

【注释】

①子列子：在人名前加"子"字，是学生称老师的敬辞。列子，名御寇，也作圄寇，本篇作圉寇，圉（yǔ 雨）与"御"、"圄"古时同音。《庄子·应帝王》、《尸子·广泽》（《尔雅》邢昺疏引）、《吕氏春秋·不二》都认为列子思想以"虚"为核心，他摆脱了人世名利贵贱的羁绊，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之一切无所作为，所以他的生平事迹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而有关他的记载，也大体上是寓言。

②郑子阳：战国郑国人，活动年代在郑𦈡公（公元前 422～前 396 年在

位)时，曾为相国，封于驷，为人严猛，用刑过滥，其家臣有过失，怕处死刑，逃奔繻公，繻公利用此人杀了子阳。后来子阳的家臣门客又联合杀死繻公，立康公(采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首时》篇注 46)。

③遗(wèi 卫)：赠送。 秉：原本作“乘”，据《吕氏春秋》改。按古代九夫为一井，一乘为六十四井；一秉为十六斛，一斛为五十升，一秉为八百升，一升为 31.6 立方寸。如此，则作“秉”比较合理。

④望：怨。 拊心：拍胸口。

⑤微：细小。 见微：指见微知著，从萌芽预见结果。 除：免。

⑥得：指获利。

⑦性命之情：这一词组屡见《庄子·骈拇》、《吕氏春秋·重己》、《淮南子·原道》，指下面的意思：性命对于人，比身外的名利地位更重要，一切危及性命的灾祸，都由当事者是非不明、判断失当，从而对事态做出了错误的反应而来，故能做到“见得思义、见利思害”，就叫“通乎性命之情。”

【译文】

列子生活贫困，面带菜色。郑国相国子阳有位门客对子阳说：“列圄寇这位先生，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人了，住在您的国家里，生活贫困，您莫非不喜爱有才智的人吗?”子阳就叫手下的官员运了很多粟子给列子，列子出来见这位官员，行礼如仪，但谢绝了馈赠。那位官员离开后，列子回到屋里，他的妻子拍着心口窝埋怨他道：“我听说作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乐，现在老婆孩子都面带菜色，相国派人带了粮食来看望你，你又不收下，岂不是我命该如此吗?”列子笑着对她说：“相国他不是自己对我有所了解，是因为听了别人的话才对我有所了解，是因为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粟子给我，他也会因为听了别人的话，编派我的罪名，这就是我不接受馈赠的原因啦。而且接受人家的供养，人家有了灾难自己不去赴死，那就是不义；为他去赴死，却是为暴虐的人效命，难道能叫做义吗?”此后，老百姓果然发动武装变乱，杀了子阳。列子见微知著，使自己免于陷入不义的境地，可说是目光远大了。而且列

子全家饥寒交迫，还能够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在实惠面前想到道理，在利益面前想到后果，何况是在富贵的时候呢！象列子这样懂得珍惜生命、权衡利害的人，可说是能够守节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观世》，《吕氏春秋》又采自《庄子·让王》，而增加"受人之养"以下部分，刘向转录时，又把"受人之养"至"岂义哉"移入列子与其妻的对话，同时对《吕氏春秋》的文字亦略有增删。《列子·说符》略同《庄子》。

【原文】

7·135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①]。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②]。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③]，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④]。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⑤]。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⑥]。秦使人愿以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⑦]。张仪曰："以一仪而易汉中地，何爱仪！"请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王归之。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于秦。为天下笑[⑧]。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屈原疾闇主乱俗，汶汶嘿嘿[⑨]以是

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渔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独醒；世皆浊，我独清。吾闻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弹冠，又恶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汶汶嘿嘿者哉[10]？吾宁投渊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11]。

【注释】

①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楚国人，他的诗作《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在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楚之同姓：楚国王族，有昭、屈、景三姓。

②怀王用之：怀王公元前328～前296年在位，楚国国君，著名昏主，他曾重用屈原。

③张仪（？～公元前310年）：战国魏国人，曾为秦国之相，封武信君，主张六国分别与秦结盟，为纵横家中连横派的代表。晚年为魏相。其使楚在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

④上官大夫：不知其名，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一二七条，"凡称某某大夫者，率以邑名"，上官为邑名。　靳尚：楚国有权势的大夫，据《战国策·楚策二》，靳尚受张仪的贿赂，为张仪开脱，又为讨好怀王，自告奋勇尾随监视张仪，靳尚的仇人又说服魏国大臣张旄刺杀靳尚，以使怀王因恨张仪而与秦国交战，则靳尚死于怀王入秦之前。　令尹子阑：令尹为官名，子阑，《史记》《楚辞章句》均作子兰，楚怀王的小儿子，顷襄王之弟，顷襄王时为令尹。令尹为执政的上卿，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　司马子椒：生平不详。　郑袖：楚怀王夫人。　屈原遂放于外：此处记载有误，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见绌在张仪至楚以前，此以为在张仪来楚之后，其误一。屈原仅被疏远，此以为被流放，其误二。　作《离骚》：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一说"《离骚》之文斥刺子兰，宜在怀王末年，顷襄王世。"

⑤谢地六百里：指以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县及其中间的一片地方。

⑥级：量词，指砍下的人头。

⑦汉中：指南郑（今陕西汉中东）为中心的地区。

⑧蓝田：地名，在今西安东南，秦岭之北，蓝水之东，以出产玉石著名。

果见拘囚：《史记·屈原列传》，楚怀王在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为从湖北襄阳到陕西咸阳的大道上的要冲）被秦国伏兵切断退路，叫怀王割地，怀王逃到赵国，赵国不接纳，又返回秦国。

⑨汶汶（mèn 门）：不明的样子。　嘿嘿：同“默默”，闭口不说话。

⑩吾闻之：“闻”上原本有“独”字，据卢文弨《群书拾补》删。　更事世之汶汶：原本无“世”字，据程荣《汉魏丛书》本及卢文弨《群书拾补》补。原本无“汶汶”二字，卢校“世之一作汶汶。”按，当据上文补“汶汶”二字，文意乃全。

⑪汨（mí 密）罗：江名，发源于江西，流入湖南，为湘江支流。

【译文】

屈原，名叫平，是出身于楚国王族的大夫。他有广博通达的知识，清廉高洁的品行，楚怀王很重用他。秦国想要吞并所有的诸侯，统一天下。屈原为楚国出使东方的齐国，来联合这强大的盟友。秦国为此而焦虑，派张仪到楚国，贿赂楚国的权贵上官大夫、靳尚等人，向上贿赂到令尹子阑、司马子椒，向内廷贿赂到夫人郑袖，这些人一齐诽谤屈原。屈原于是被流放到外地，就作了《离骚》这首诗。张仪趁此机会让楚国跟齐国断交，答应以六百里土地来酬谢。楚怀王相信了左右亲信的奸谋，采纳了张仪的谬论，终于和强大的齐国断绝了邦交。楚国和齐国绝交以后，秦国却装糊涂说只答应六里。怀王怒气冲天，起兵攻打秦国，多次大战，秦军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杀死好几万人。秦国派人来，表示愿意以割让汉中地区来谢罪，怀王不答应，要得到张仪才能平心中之气。张仪说：“用一个张仪我能换来汉中的土地，又何必舍不得我呢！”要求走一趟，就去了楚国，楚国把他关押起来。上官大夫那些人都在楚怀王面前为张仪说好话，怀王就放走了张仪。当时楚怀王后悔没采用屈原的办法，才落到这一步，于是再度起用屈原。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听说张仪已经离开，就给怀王淋漓尽致地说明了张仪的罪行，怀王派人追张仪，已经追不上了。后来秦国国君嫁女儿到楚国，与怀王攀交情，要在蓝田地方结盟。屈原认为秦国靠不住，希望怀王不去跟秦王见

面，大臣们都认为可以去见一见，怀王到底还是去了。果然被囚禁起来，死在秦国，被天下所嘲笑。怀王的儿子顷襄王，也明白是大臣们的谄媚坏了怀王的事，但却不追究他们的罪过，反而听信他们的不实之词，再度流放屈原。屈原厌憎昏庸的君主、淆乱的风气，昏暗模糊，不哼不哈，是非颠倒，清浊混淆，不耐烦混迹于这污浊的世间了。要投水自尽，一位渔翁劝他不要寻短见。屈原说："世人都醉了，只有我清醒；世人都污浊，只有我清白。我听人说，刚洗过澡的人一定把衣服理整齐，刚洗过头的人一定把帽子掸干净，我又怎么能以自己这样的清明洁净，再去侍奉那班昏聩糊涂、不哼不哈的人呢？我宁愿投河死了。"于是就跳进湘水汨罗江中自杀了。

按，本条载屈原事迹，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多有不合，至屈原作《离骚》时的遭遇和时间，则《汉书·地理志下》与本书相合。

【原文】

7·136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正而好义，王使为理①。于是道有杀人者②，石奢追之，则其父也，遂反于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废法而伏其辜，仆之所守也③。"伏斧锧，命在君④。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离𫓧锧，刎颈而死于廷中。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⑤。"《诗》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⑥。"石子之谓也。

【注释】

①石奢：楚人，《史记·循吏列传》说他是楚昭王的相。 理：主管司法的

官员。

②道：原本作“廷”，据《韩诗外传》、《史记·循吏列传》改。

③弛：同弛，放纵。　辜：罪过。

④斧锧：斩人的刑具，斧即大斧，质是砧木。下文“铁锧”同此。

⑤孔子曰：引文见《论语·子路》。“直”，杨伯峻先生释为“直率”。

⑥《诗》曰：引文见《诗经·郑风·羔裘》。“己”，毛诗作“其”，此从鲁诗、韩诗，己、其均为语气词，无实义。　司：主。　直：正，纠正人的错误或缺失。司直：指君子能使人正确。一说，司直是官名，主管谏止君上的过失。

【译文】

楚昭王手下有一位士人叫石奢，他的为人，公平正直而又喜欢按道理办事，昭王让他主管司法。当时有人在道路上杀人，石奢去追捕，而凶手竟是他父亲。于是他回到官署，说：“杀人凶手是在下的父亲。拿叫父亲伏法来实现政令，是不孝；不执行君主定下的法律，是不忠。放纵罪犯、废弃国法而后承认自己犯下了这样的罪行，这就是我该做的事了。”说着就趴在斧砧上，等待国君的发落。国君说：“追捕而没有追上，哪里有什么罪过呢？先生还是继续办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的父亲，是不孝；不执行君主的法律，是不忠；犯了死罪还要偷生苟活，是不正直。君上赦免我，是君上的恩德；臣下不敢丢掉法律，是臣下的品行。”到底不肯离开斧砧，就在官署里自刎而死了。君子听了说：“多么坚定地守法啊！”孔子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诗经》说：“那个人啊，是我国不使任何人有过失的官员啊！”说的就是石奢了。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二，亦见于《吕氏春秋·高义》、《史记·循吏列传》。《渚宫旧事》卷二及《北堂书钞》卷三十七、《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太平御览》卷二三一、四三八均曾引用。

【原文】

7·137　晋文公反国，李离为大理，过杀不辜[①]，自系曰："臣之罪当死[②]。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罚有轻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过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下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过听杀无辜，委下畏死，非义也[③]。臣之罪当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为有罪，则寡人亦有过矣。"李离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职而任事，臣受印绶之日[④]，君命曰：'必以仁义辅政，宁过于生，无失于杀。'臣受命不称，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当死，君何过之有[⑤]？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杀即死。君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任臣以理[⑥]。今离刻深，不顾仁义；信文墨，不察是非；听他辞，不精事实；掠服无罪，使百姓怨[⑦]。天下闻之，必议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怨积于百姓，恶扬于天下，权轻于诸侯，如臣之罪，是当重死[⑧]。"文公曰："吾闻之也，直而不枉，不可与往；方而不圆，不可与长存，愿子以此听寡人也。"李离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杀无罪而生当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国也，离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独不闻管仲之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污而霸成[⑨]。"李离曰："臣无管仲之贤，而有辱污之名；无霸王之功，而有射钩之累[⑩]。夫无能以临官，籍污以治人，君虽不忍加之以法，臣亦不敢污官乱治以生，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

【注释】

①李离：春秋晋国大夫，官大理，除本篇所载外，其他事迹不详。　过：无心的过失。

②当：判其罪。

③过听:“听”,断,审理。　委:推卸。

④印绶:“印”,此指官印。“绶”,拴印的带子,周秦两汉,人皆随身佩挂印章,以备应用,历代印绶制度,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有详尽考证。

⑤壅:障蔽。　乃:才。

⑥理有法:此“理”司法机构,“理有法”,司法机构有其工作制度和奖惩制度。　听微:考察纠缠模糊的案情。

⑦精:明。　掠:用肉刑,拷打。

⑧权:威势。　重(chóng 虫)死:多次受死。　是:准则。

⑨身辱而君肆:管子辅佐公子纠,纠败,管子未能以身殉主,受拘囚之辱,转而辅佐公子纠的政敌齐桓公,使桓公称霸。“肆”,展放其志。　行污而霸成:《史记·管晏列传》载,管子自己说,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因为家贫而多要红利;他多次参加战斗,都因家有老母而临阵退缩;还有上面提到的不能以身殉主,如此等等,按当时的道德标准衡量,都是不名誉的行为。他给自己辩护,说是“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

⑩射钩:公子纠与小白(齐桓公)争夺诸侯之位时,管仲在战斗中曾射中桓公,只因射在带钩上,桓公得以不死。　累:罪过。李离在晋文公登位前流亡在外时,做过什么对不起晋文公的事,史无明文。

【译文】

晋文公回到晋国继承君位之后,任命李离为最高司法官员,李离因审理失误,杀了一个没罪的人,他自己拘捕自己,说:“臣下我的罪过该判死刑。”文公对他说:“官位有高低,处罚有轻重,这是你手下官吏的罪过,不是你的过失。”李离说:“我担任这个衙门的官长,没有让位给下级;我得到的薪水最高,没有分钱给下级。判案子有失误,杀了没犯死罪的人,自己怕死而把责任推给下级,是不合道理的。我的罪过该判死刑。”文公说:“您一定认为自己有罪,那么寡人也是有错误的了。”李离说:“主公您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然后授予官职,臣下接受官职然后办理政务,在下接受官印的那天,主公命令道:‘一定要本着仁义之心来辅助我管理人民,宁可把死罪错

判为活罪，不可把活罪错判为死罪。'在下接受了官位而不称职，我在中间遮挡而使人民得不到主公的恩惠，像我这样的罪才该判死刑，主公有什么过错呢？况且司法衙门有其办事的规矩：对把死刑错判为徒刑的官员，就处以徒刑，对把徒刑错判为死刑的官员，就处以死刑。主公认为在下我是有能力考察模糊不清的细节、判断疑难的案子的，所以叫我主管司法事务，现在我苛刻严酷，不顾仁义；相信笔录供词，不能明察是非，听信旁证，不能弄清真相；把无罪的人屈打成招，使百姓怨恨政府。天下人听到这件事，一定会非议主公您；诸侯们听到这件事，一定会小看我们晋国。怨气在老百姓心中积累起来，恶名在天下各国传扬开去，威势在诸侯中间不断减轻，像臣下我这样的罪过，按准则判一万次死刑也够了。"文公说："我听说过，直但不能弯的人，不能与他交往；方但不能圆的人，不能与他共图长久存在。希望您依着这个道理接受寡人的意见。"李离说："主公您因为爱惜我而损害国法，杀死无罪的人而让该死的人活下去，这两样都不是教导国内人民的办法，李离我不能接受主公您的劝告。"文公说："您难道没听说过管仲是如何当臣下的吗？他忍辱负重而让君上施展抱负，他做了许多不名誉的事但让君上完成霸业。"李离说："臣下我没有管仲的才干，而有不好听的名声；没有为主公完成霸业的功劳，而有陷害主公的罪过。缺乏才能而担任官职，声名狼藉而治理百姓，主公您虽然不忍心办我的罪，臣下我也不敢在玷污官职毁坏法纪之后苟且偷生了，臣下我知道天命了。"说完就用剑自杀了。

按，此事亦见于《韩诗外传》卷二、《史记·循吏列传》，其文字多与本书不同，而以本书所载为详。

【原文】

7·138 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①]。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觞三

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②]：" '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③]。'此何谓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④]。"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国者，子也，吾将以成子之名[⑤]。"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⑥]。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⑦]。《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适彼乐郊，谁之永号[⑧]。"此之谓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⑨]。

【注释】

①咎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字子犯，故亦称舅犯，《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等书作咎犯，据《仪礼・士昏礼》郑注，"咎"为"舅"的古文。文公为公子时，狐偃追随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终于返回晋国，得到君位，狐偃之力为多。　艾陵："艾"同"艾"，艾陵不详。

②爵齿：爵位的次列。　觞：向人敬酒。下文"奉觞"为举杯。　介子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以为"文公微臣"，即小臣。

③龙：此处比喻文公。　矫矫：勇武貌。这首诗《吕氏春秋・介立》、《史记・晋世家》、《淮南子・说山》高诱注、《琴操》、《说苑・复恩》各书所载，文字多与本书不同。

④嘻：叹词，这里表示遗憾语气。　为：给予。　与：有。　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　阳：不详。

⑤使吾得反国者子也：《庄子・盗跖》载介子推在跟随文公流亡时，曾割

自己的肉给文公充饥，此事亦见《韩非子·用人》、《韩诗外传》十、《楚辞·九章》、《汉书·丙吉传》。

⑥介山：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

⑦避寝：斋戒的一种方式，即独宿。 期(jī 机)年：一周年。

⑧《诗》曰：引文见《诗经·魏风·硕鼠》。 逝：同“誓”。 乐郊：即乐土，“郊”指都城以外距都城百里以内的地方。 谁之永号：依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谁”古与“唯”通；“之”，以；“永”歌；“号”，呼叫。

⑨焚死：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说，“至焚死之说，恐起于战国好事者附会……流俗相传，遂有禁火之事。所述推之亡月，或云冬中，或云寒食，或云三月三日，或云五月五日，俱无稽之言尔。”

【译文】

晋文公回到晋国后，为大小官员摆酒设宴，召咎犯，封为大将，召艾陵，封为相国，赏给他们很多田土银钱。介子推坐在席位上，但没有官职，酒过三巡，介子推举杯起立，说：“‘有一条勇武的龙，失掉了它的安居之地。有一条蛇跟随着它，到处流离迁徙。这条龙已经进入广阔的深水之中，得到了安居之地。那条蛇耗尽了它的膏血，偏偏得不到滋润它的甘霖。’请问这是说的什么事情呢？”文公说：“唉！这是我的过错啊。我给您爵位，有参与早朝的官职；我给您封地，有河东和阳之间的一块地方。”介子推说：“我听说君子的为人之道，由请求而得到的官拉，品德高尚的人不去就职；经争论才得到的财产，方正廉洁的人不会接受。”文公说：“使我能够返回晋国的是您啊，我要使您得到应得的名声。”介子推说：“我听说君子的为人之道，作为人的儿子而不能顺奉他的父亲，他就不能做他父亲的继承者；作为人的臣下而不被他的君主赏识，他就不能置身于他君主的朝廷，如此说来我对天下也没什么祈求了。”于是离开朝廷而到介山去了。文公派人找他，没有找到，为此而独宿了三个月，悲戚地呼号了一年。《诗经》说：“我发誓离开你，搬家到乐郊，搬家到乐郊，在那里高歌欢笑。”说的就是这类事情了。文公等待他，

他不肯出山，寻找他又找不到，以为放火烧山，他该会出来了，到烧山的时候，介子推终于不肯出来而被烧死了。

按，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庄子·盗跖》、《韩非子·用人》、《吕氏春秋·介立》、《韩诗外传》卷十、《淮南子·说山》、《史记·晋世家》、亦见于《说苑·复恩》，各书记载多有不同。《琴操》下亦载此事。“文公待之”以下为刘向所增。

【原文】

7·139　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曰[①]：“吾闻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民之父母也，今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②]？”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吴杀子胥、陈杀泄冶而灭其国[③]。故亡国残家，非无圣智也[④]，不用故也。”遂负石沉于河[⑤]君子闻之曰：“廉矣乎，如仁与智，吾未见也[⑥]。”《诗》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申徒狄：据《庄子·外物》，为商汤时人，《元和姓纂》卷三引《尸子》，以为夏代贤人，汤把天下给他，他以为不义，自投于河而死。《汉书·邹阳传》颜师古注引服虔说，以为殷商末年人，《韩诗外传》卷一载申徒狄的谈话，引据春秋时史事，则又似春秋末战国初人。估计历史上未必实有其人，所以今人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只说他是“传说中愤俗者”。　崔嘉：生平不详。

②濡（rú如）：沾湿。此指稍稍沾上一点不洁之物，比喻稍稍委屈自己。

③泄冶：春秋时陈灵公的大夫，因谏陈灵公而被杀，事见《左传》宣公九年，参阅第19条。

④非无圣智：原本无“无”字，从《新序校注》据《韩诗外传》补。

⑤负石沉于河：《庄子·盗跖》说：“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荀子、不苟》也说申徒狄“怀负石而赴河”，所以要“负石”，王念孙说

是为了“速沉于水”。

⑥廉:《韩诗外传》所列四类“仁道”中的第四类,其特点为“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wù 务)邪不匡。虽居乡里,若坐涂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尝,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庄子·大宗师》则认为申徒狄这类人只不过是顺应一般人的道德理想,以杀身来沽名钓誉的伪善者。

⑦《诗》曰:引文见《诗经·邶风·北门》,“天”,这里指命运之天,认为天是有意志、能行令的那一位人类个体的命运的主宰者。　谓之何:陈奂《诗毛氏传疏》说就是“奈之何。”

【译文】

申徒狄认为世道人心坏透了,要投河自尽,崔嘉听到了就去劝阻,说:“我听说圣人仁者生活在天地之间,就是芸芸众生的父母啊,假如因为怕两脚沾上泥水,就不去救落在水里的人,那能行吗?”申徒狄说:“不是这么回事。从前夏桀杀关龙逄,商纣杀王子比干,结果丧失了天下,吴国杀伍子胥,陈国杀泄冶,结果国家灭亡。其所以亡国,不是因为没有圣人智者,只是因为不重用这些人罢了。”终于抱着石头跳河自杀了。君子到这件事,说道:“这只是洁身自好而已,至于仁德和智慧,我没在他身上看到。”《诗经》说:“天命如此,无可奈何啊。”说的就是这类事情了吧。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一,申徒狄事又见于《庄子》的《外物》、《盗跖》、《大宗师》(闻一多认为可能是错简,应该是外篇中的文字)、《荀子·不苟》、《淮南子·说山》。《初学记》卷六、《太平御览》卷六十一亦加引录。

【原文】

7·140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①。有饿者蒙袂接履,贸贸然来②,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

以至于此也。”从而谢焉[3]，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4]。”

【注释】

①黔敖：齐人，生平不详。　食(sì 四)：给人吃东西。

②蒙袂(mèi 妹)：用袖子遮住脸。“袂”，衣袖。　接履：《礼记》作“辑屦”，“履”在这里用为动词，意为穿鞋，接履就是没有力气穿鞋，即趿(tā 他)拉着鞋。　贸贸然：目不明的样子。

③从而谢焉：《吕氏春秋》高诱注作“随而谢之”。“从”即追上去。“谢”，道歉。

④微：无。　与：语气词。

【译文】

齐国遇到了大饥荒，黔敖在路旁预备了一些饮食，等待那些饥饿的人，来给他们吃。有一个饥饿的人用袖子遮着脸，趿拉着鞋，两眼昏花地走过来，黔敖左手拿着吃食，右手端着汤水，叫道：“喂！过来吃吧！”饥饿的人抬起眼睛看看他，说：“我只因为不吃这样施舍的东西，才饿成这个样子。”黔敖上前给他道歉，那个人无论如何不肯吃，终于饿死了。曾子听到这件事，说：“事情本来没那么严重吧，喊你的声音不够礼貌，离开他就是了；他既然向你道歉，你接受他的食物就是了。”

按，本条采自《礼记·檀弓下》。后《吕氏春秋·介立》高诱注亦曾引用。

【原文】

7·141　东方有士曰袁族目[1]，将有所适，而饥于道，狐父之盗丘也见之，下壶餐以与之，袁族目三铺而能视[2]，仰而问焉，曰：“子谁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3]。”袁族目

曰："嘻！汝乃盗也，何为而食我？吾义不食也[4]。"两手据地而欧之，不出，喀喀然[5]，遂伏地而死。县名为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饮盗泉之水[6]，积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洁之至也。

【注释】

①袁族目：《吕氏春秋》及《列子》作"爰旌目"，《后汉书·张衡传》作"旌瞀'注云"一作爰精目"，生平不详。

②狐父：地名，在今安徽砀山县南。 狐父之盗丘：原本"丘"下有"人"字，据《吕氏春秋》、《列子》删。 下：这里是从身上拿出来之意。 餔(bǔ 逋)：给吃，后作"哺"。

③我狐父之人丘也：原本作"我狐父之盗丘人也"，据《吕氏春秋》、《列子》校改。

④吾义不食也：原本作"以吾不食也"，不通，据《吕氏春秋》、《列子》删"以"字、补"义"字。

⑤欧：同呕。 喀喀(kā 咔)：象声词，呕吐、咳嗽的声音。

⑥席不正不坐：语见《论语·乡党》，意为地上草垫的位置摆得不合礼制，或者摆的不端正，就不就坐。 割不正不食：语见《论语·乡党》，意为不是按照规定的方法分解的动物肢体，就不吃。 盗泉：《尸子》说，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泉在今山东泗水县。

【译文】

东方有一位叫袁族目的士人，将要到一个地方去，饿得倒在路上，狐父地方的强盗叫丘的看见了他，解下身上的水壶和吃食拿给他，袁族目吃了好几口才能张开眼睛看，仰着头问道："您是谁呀？"丘答道："我是狐父人，叫丘。"袁族目说："唉呀！你是强盗啊，为什么给我东西吃？我坚守正道，不吃你的东西。"两手按着地要把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呕出来，一时间呕不出，嗓子里发出喀喀的声音，终于扑在地上死了。因县名称作"胜母"，曾子就不进去；因城市叫作

“朝歌”，墨子马上叫车子掉头。所以不按一定的方法砍割的肉，孔子就不吃；坐席摆的方向不合礼制，孔子就不坐；泉水名叫盗泉，孔子就不喝，就是要在点滴小事上不断地培养端正的人格。袁旌目不吃强盗给他的食物而饿死，他的人格是高洁的了。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介立》，亦见于《列子·说符》、《金楼子·杂记上》、《太平御览》卷四九九亦加采录。“县名胜母”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7·142　鲍焦衣弊肤见，挈畚捋蔬，遇子赣于道[①]。子赣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闻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毁廉也[②]。行爽廉毁，然且不舍，惑于利者也。”子赣曰：“吾闻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③]。今吾子污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捋其蔬，此谁之有哉[④]？”鲍焦曰：“呜呼！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廉者易醜而轻死[⑤]。”乃弃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⑥]。君子闻之曰：“廉夫刚哉！夫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与天地疑者，其为人不祥[⑦]鲍子可谓不祥矣，其节度浅深，适至而止矣。”《诗》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⑧]？”

【注释】

①鲍焦：《庄子·盗跖》成玄英疏以为周时隐者。　挈：原本作“洁”，不通，据《韩诗外传》改。　畚（bēn 本）：用草绳或竹篾编织的容器。　捋：原本作“将”，《韩诗外传》作“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引俞樾云：“持”疑“捋”字之误，《诗·芣苢》篇“薄言捋之”，传曰“捋”，取也。”《新序·节士》篇作“将”，此

作“持”，皆“捋”字之误。今从俞说改。 子赣：即子贡。

②爽：损伤，，败坏，与下文“毁”意思相近。 行：道，道理。

③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韩诗外传集释》说，《庄子·盗跖》篇成疏、《史记·鲁仲连邹阳传》正义引作“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盖古本如是，今本似字误句倒。

④捋其蔬：“捋”原本作“将”，从俞樾说校改。

⑤醜：愧。

⑥洛水：即今河南省的洛河，为黄河支流。

⑦疑：《韩诗外传》作“拟”，比拟。 祥：吉祥。

⑧《诗》曰：引文见《诗经·邶风·北门》。

【译文】

鲍焦穿着破衣服，身上的肉都露出来，他提着箩筐去找蔬菜，在路上遇见子贡。子贡说：“您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啊？”鲍焦说：“天下抛弃道德教化的人太多了，我怎能不落到这一步呢？我听说过，世上的人不理解自己，而自己还是不停地去做，这样是损伤道理的；当政的人不了解自己，而自己还是不断地向他求职，这样是败坏清德的。道理受损伤，清德被败坏，还不肯罢休，那是沉迷于利益的缘故啊。”子贡说：“我听说过，认为世道不好的人，就不在这个世间经营资产；认为君主昏庸的人，就不在他的土地上生活。现在老兄您认为君主昏庸但还在他的土地上奔走，认为世道不好但还要从这个世间找蔬菜来吃，这土地和地上生长的东西都是属于谁的呢？”鲍焦说：“唉呀！我听说有德行的人对出去不出去做官，是慎重考虑的，而对辞职就看得比较轻易；洁身自好的人容易感到惭愧，而对生命并不那么重视。”于是扔掉了手中的菜蔬站在那里，在洛水边上绝食，像草木一样枯萎而死了。君子听到这件事，说：“多么清白又多么刚烈啊！山太尖锐了，就不可能很高；水太狭窄了，就不可能很深；行为太独特了，这个人的天性就不会很笃厚；心比天高志比地大的人，会遇到许多不吉利的事。鲍先生可以说是很不幸

的，他的器局只有那么大，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吧。”《诗经》说：“算了吧，天命如此，无可奈何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一。《太平御览》卷四二六和卷七六五亦加引录。

【原文】

7·143　公孙杵臼、程婴者，晋大夫赵朔客也[①]。晋赵穿弑灵公，赵盾时为贵大夫，亡不出境，还不讨贼，故《春秋》责之，以盾为“弑君”[②]。屠岸贾者，幸于灵公，晋景公时，贾为司寇[③]，欲讨灵公之贼，盾已死，欲诛盾之子赵朔，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④]，贼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⑤]：“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⑥]，故不诛。今诸君将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予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⑦]。赵朔妻成公姊[⑧]，有遗腹，走公宫匿。公孙杵臼谓程婴：“胡不死？”婴曰：“朔之妻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无何而朔妻免，生男[⑨]。屠岸贾闻之，索于宫，朔妻置儿袴中，祝曰[⑩]：“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之，奈何？”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婴曰：“立孤亦难耳！”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吾请先死。”而二人谋取他婴儿，负以文褓，匿山中。婴谓诸将曰：“婴不肖，不能立孤，谁能与吾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

皆喜，许之，发师随婴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婴！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之。纵不能立孤儿，忍卖之乎？"抱而呼："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也。"诸将不许，遂并杀杵臼与儿。

诸将以为赵氏孤儿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儿乃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病，卜之，大业之胄不遂者为祟[11]。景公问韩厥，韩厥知赵孤存，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12]，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缪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13]。今及吾君，独灭之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14]。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病，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儿，孤儿名武[15]。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病，群臣固将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愿之。"于是乃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俱与程婴赵氏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氏田邑如故。赵武冠，为成人[16]，程婴乃辞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赵氏后，今子既立为成人，赵宗复故，我将下报赵孟与公孙杵臼[17]。"赵武号泣，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弃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报之，是以我事为不成也。"遂自杀。赵武服衰三年，为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绝[18]。君子曰："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矣。婴之自

杀下报，亦过矣。”

【注释】

①公孙杵臼、程婴：生平不详。　赵朔：赵盾之子，晋大夫，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8年）晋楚邲之战，朔将下军，至晋景公十一年，栾书始代赵朔将下军，朔之死，当在此前不久。

②赵穿：赵盾的堂兄弟，赵朔的堂叔父，晋国的将军。　弑灵公：晋灵公（公元前620～前607年在位）被弑，在公元前607年，灵公昏庸残暴，以增加赋税来满足奢靡的生活，从台上用弹弓射人，以看那些人躲避弹丸来取乐，又滥杀无辜，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听，反而两次谋杀赵盾，赵盾被迫逃到晋国边境，赵穿攻杀灵公，迎回赵盾，二人共立晋成公。《春秋》责之：《左传》宣公二年载，弑灵公事发生后，晋太史书“赵盾弑其君”，因为事发时，赵盾人在晋国，而且回到朝廷后也没有处分赵穿。

③屠岸贾：晋大夫，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三以为屠岸贾、程婴、杵臼的故事出于周末好事者影撰，恐无其人。屠岸贾诛赵氏，《史记·赵世家》系于晋景公三年，而据《左传》，赵朔活到景公十年左右，显然错误。　司寇：周代六卿之一，掌司法刑狱，春秋列国亦多设此官。

④盾虽不知：赵穿弑灵公时，赵盾已为躲避迫害。，逃到温山（太行山南端，在今河南修武县北），并未参与事件的策划，故说“不知”。　贼首：原本作“首贼”，卢文弨所见宋本作“贼首”，今据改。因为当时赵盾名义上仍是“正卿”，而且是赵家官职最高的人，赵氏弑君，他有不可逃避的道义上的责任。

⑤韩厥：晋大夫，景公时晋楚邲之战、晋齐鞍之战中，均立有战功，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晋国扩三军为六军，韩厥升为卿，十五年，景公从其议，迁都新田（即绛，今山西侯马），十七年，景公信赵姬之谗杀赵同、赵括，韩厥因少时曾寄养在赵盾处，故不参与其事，且多方营救。晋悼公时，韩厥执政，使晋国第二次称霸。

⑥先君：指晋成公（公元前606～前600年在位）。

⑦攻赵氏于下宫：《左传》记此事在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本书从《史记·赵世家》，将此事提前了十二年。景公攻赵氏，是因为赵朔死后，其妻赵庄姬（晋成公之女，说详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注）与其夫叔赵婴通

奸，赵婴被赵同、赵括放逐到齐国，赵庄姬怀恨，故诬告同、括将作乱，故有攻杀赵氏之事。 下宫：本指亲庙或后宫，此处当为地名，为赵氏宗族所居之地，不详所在。 赵同、赵括、赵婴齐：均为赵衰与后妻（晋文公女）所生之子，与赵盾（赵衰与前妻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三人均为赵盾之子赵朔的叔父。此赵括与战国时赵奢之子赵括不是一人。赵婴齐即赵婴，与朔妻通奸者。

⑧赵朔妻成公姊：贾逵、服虔、杜预等著名《左传》学者皆以为赵朔妻为成公之女，成公为文公的小儿子，其姐自然是文公之女，赵氏绝无祖孙二人而娶姐妹二人之理，《史记》与本书皆误。

⑨即：如果。 徐：迟，晚一步。 免：同娩。

⑩索于宫：这段记载亦荒诞无稽，《左传》成公八年正义说："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庸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 祝：祈祷。

⑪居十五年：据《左传》，景公攻赵氏和韩厥请立赵氏后人，都是景公十七年的事，而搜孤救孤，《春秋》三传都无记载，故历来学者都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大业：传说颛顼之孙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 胄：帝王或贵族的后代。 不遂：原本无此二字，张国铨《新序校注》据《说苑·复恩》补。

⑫中衍：原本作"中行衍"，据卢文弨《群书拾补》删。《史记·秦本纪》说中衍"鸟身人言"，为商朝第九代天子大戊的御者。 嬴姓：《史记·秦本纪》说大业的儿子受帝舜赐姓为"嬴"。 噣（zhòu 宙）：鸟嘴。

⑬佐帝大戊及周天子：《史记·秦本纪》说，中衍的后人，每代都有功于商朝，在周朝，最著名的有周缪王的御者造父，他替缪王驾车，一日千里，得以平定叛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赵衰其后也。"到周宣王时，造父的六世孙奄父，在千亩之战中救宣王脱险。 幽、厉：周厉王在前，在位时间无文献记载可供查考，他刚愎暴虐，用巫师监视人民，见批评厉王者就杀，以致国人敢怒不敢言，终于激出叛乱，厉王被赶出首都。其后周公召公"共和"行政十四年。厉王死后，宣王继位，四十六年后，幽王登基。幽王重用小人，对人民敲骨吸髓，又滥用武力，加以宠褒姒、废申后及太子，申侯联合犬戎等攻周，幽王被杀，西周覆灭。 叔带：奄父之子，幽王时离开周王朝，投奔晋文侯（据《史记·赵世家》）。 事先君缪侯：此处记载有误，晋缪侯于周宣王十七年至四十三年在位，缪侯死后四年，幽王才即位（据齐思和等《中外历史年表》），当从《史记·赵世家》作文侯。 世有立功：叔带以下，赵夙事晋献公、夙之孙赵衰事晋文公，佐其返国并称霸诸侯，又事襄公，衰之子赵盾事灵公、成

公、景公，皆为执政。

⑭独：特。　之：助词，无义。　宗：同一祖先的家族。　龟策：用来占卜的龟甲和蓍草。

⑮孤儿名武：赵武，赵盾之孙，赵朔之子，晋平公时为正卿，执国政。

⑯冠：帽子，古人二十始冠，为成年的仪式。

⑰赵孟：此指赵盾，自赵盾以下，赵氏世称赵孟。

⑱衰（cuī 崔）：用粗麻布制成的毛边丧服。服衰三年，是儿子为父亲服丧的期限。

【译文】

公孙杵臼和程婴，是晋国大夫赵朔的门客。晋国大夫赵穿刺杀晋灵公，当时赵盾是晋国的执政大夫，逃亡而没有逃出国境，返回朝廷后又不讨伐刺杀灵公的元凶，因此受到《春秋》的责备，认为赵盾是弑君者。屠岸贾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到晋景公时，当了司寇，要惩罚谋杀灵公的凶手，当时赵盾已死，想把赵盾的儿子赵朔处死，告诉那些将军们说："赵盾虽然不知道刺杀灵公的事，但仍然是刺杀灵公的元凶，让弑君凶手的子孙在朝廷做官，这怎么能惩罚罪人呢？我要求把弑君凶手的子孙处死。"韩厥说："灵公遇刺时，赵盾不在都城，我们死去的成公认为他没有罪过，所以不杀他。现在各位要随便杀人，随便杀人叫做乱，当臣子的要做什么大事，而不叫君主知道，这是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诉赵朔叫他快点逃走，赵朔不答应，说："您一定不会让赵氏断了香火，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韩厥答应了他，就借口生病闭门不出。屠岸贾不经请示就擅自和将军们到下宫围攻赵氏，把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都杀了，而且全都满门抄斩。赵朔的太太是晋成公的姐姐，已经怀孕，跑到景公的宫殿里躲藏。公孙杵臼对程婴说："为什么不殉难？"程婴说："赵朔的太太有遗腹子，如果有幸是个男孩，我就保护他，如果是个女孩，我只不过迟死几天罢了。"没多久，赵朔的太太分娩了，生了个男孩。屠岸贾得到消息，就在宫里搜索，赵朔的太太把婴

儿藏在裤子里，祈祷道："要是赵氏宗族该绝，你就哭；如果不该绝，你就不出声。"到搜到这里时，婴儿居然不出声。脱险后，程婴对杵臼说："今天这回没搜索到，日后一定会再来，怎么办？"杵臼说："抚养孤儿长大成人和自杀殉主，哪一样更难呢？"程婴说："抚养孤儿困难。"杵臼说："赵氏死去的家长待你恩义最重，就请你勉为其难，我去做容易的，让我先死吧。"于是两人想办法找到别家的一个婴儿，用绣花的小被子包着，藏在山里。程婴对那些将军说："我不长进，不能抚养孤儿长大成人，谁肯给我富贵，我就把赵氏孤儿藏身的地方告诉谁。"将军们都很高兴，答应了他，派兵跟着程婴去打杵臼。杵臼道："程婴！你这个小人！下宫出事，你舍不得你的狗命，跟我合谋掩藏赵氏孤儿，现在又出卖他。即使你不敢抚养赵氏孤儿，难道就忍心出卖他吗？"杵臼抱着孩子叫道："天哪！赵氏孤儿有什么罪过？饶他一命吧！就杀我一个人吧！"将军们不答应，就把两个人都杀了。

将军们认为赵氏孤儿已经死了，都很高兴。但真正的赵氏孤儿还在，程婴终于和他一起藏身在山里。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生了重病，占卦的结果，说是大业的后人当中不如意的在作祟。景公问韩厥大业的后人中谁过得不称心，韩厥知道赵氏孤儿还活着，就说："大业的后人，在晋国断了香火的，大概就是赵氏了吧？从中衍以来就都姓嬴，中衍人面鸟嘴，悦服并辅佐商朝天子大戊。他的子孙辅佐周朝历代天子，都表现了光明的品德，到了幽王、厉王，暴虐昏庸，叔带就离开周王朝到晋国去，在我们的先君缪侯手下办事，从那时到成公，赵氏每一代人都曾建有功勋，没有断过香火。现在传到主上，偏偏灭绝了赵氏宗族，国内人民都为赵氏悲痛，所以显现在卦象上，希望主上好好对待这件事。"景公问："赵氏还有嫡系子孙吗？"韩厥把实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景公。景公和韩厥商量恢复赵氏孤儿的地位，把孤儿召来，藏在宫里。将军们来探望卧病的景公，景公借着韩厥的兵力来逼迫将军们，叫赵氏孤儿出来，孤儿的名字

叫做武。将军们无计可施，就说："从前下宫的叛乱，是屠岸贾操纵的，他伪造主公的命令，把我们全都召去，不然，谁敢作乱？如果不是主上您生病，我们本来就打算要求恢复赵氏嫡传后代的地位，现在主公既下了命令，我们都愿意服从。"于是叫赵武、程婴一个一个地拜谢将军们，将军们就跟程婴、赵氏一起攻打屠岸贾，把他满门抄斩。赵氏原来享有的封地，也如数还给了赵氏。赵武二十岁行了冠礼，取得了成年人的资格，程婴就辞去大夫职务，对赵武说："从前下宫事变，大家都不惜性命，我不是怕死，只是想把赵氏的后代拉扯大，现在您已经长大成人，赵氏也恢复了原有的地位，我要下黄泉去，向赵孟和公孙杵臼报告了。"赵武失声痛哭，苦苦哀求道："我愿意尽心竭力报答您一辈子，您忍心丢下我去死吗？"程婴说："不行。他们认为我能够把抚养你这件事办成，所以都在我之前殉难了，假如我不下黄泉向他们报告，那他们就会认为我没把事情办好。"于是就自杀了。赵武为他穿了三年孝服，划出祭田，春秋两季按时拜祭，世世代代没有断过。君子说："程婴和公孙杵臼，可以说是笃守信义的忠诚之士了。程婴的为了向死者报告而自杀，也有些过头了。"

按，本条采自《史记·赵世家》，又见《说苑·复恩》。弑灵公事见《左传》宣公二年，《公羊传》宣公六年。攻赵氏及赵武复立事见《左传》成公八年。"君子曰"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7·144　吴有士曰张胥鄙、谭夫吾，前交而后绝[①]。张胥鄙有罪，拘将死。谭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于道，而后乃知其夫吾也，辍行而辞曰[②]："义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后绝。吾闻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为危易行[③]，今吾从子，是安则肆志、危则易行也。与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阖

闾闻之，令吏释之。张胥鄙曰："吾义不同于谭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谭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④]？"遂触墙而死。谭夫吾闻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虚矣。人恶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于世。"乃绝颈而死。君子曰："谭夫吾其以失士矣，张胥鄙亦未为得也。可谓刚勇矣，未可谓得节也。"

【注释】

①张胥鄙、谭夫吾：二人生平无考。

②辍（chùo 龊）：中止。　辞：责备。

③不以安肆志：此五字原本脱，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太平御览》卷四一〇补，今从。　行：此处指一贯的做法。

④庸：岂，难道。　遽：遂，就。

【译文】

吴国有两位士人，叫张胥鄙、谭夫吾，他们原先是好友，后来绝了交。张胥鄙犯了罪，押在牢里，等着受死刑。谭夫吾纠集了他门下的人救出了他，到走在大路上之后，才知道救他的人是谭夫吾。他停下脚步辞谢道："我为人的原则跟您不同，所以原先是好友，后来绝了交。我听说，君子不因为处境安稳而恣行所欲，也不因为处境艰险而改弦易辙。假如我依顺了你，那就是因处境安稳而恣行所欲，因处境艰险而改弦易辙了。我与其借您的力量而活命，不如回监牢等着受死。"吴王阖闾听说此事，就命令执法官员放了他。张胥鄙说："我为人的原则与谭夫吾不同，所以不接受他的信任，现在执法人员因为谭夫吾的举动而放我出去，那就是我由于谭夫吾才得到赦免，我岂能就接受呢？"于是一头在墙上撞死了。谭夫吾听到之

后，说："我信任他而他拒绝我，就等于我在巴结讨好；他不理解我而我却去救他，这是我愚蠢。巴结逢迎的人不配和士人往来，愚蠢的人不配为君主办事，我所做的都是徒劳啊。人家不屑于靠我的力量保全性命，我也耻于被人家讨厌还要立足于人世。"就割断脖子而死。君子说："谭夫吾大概算是失掉了一位士人朋友，张胥鄙的做法也不对。他们的做法可以说是刚烈勇敢，但不能认为符合节义。"

按，本条出处不明，《太平御览》卷四一〇曾引录。

【原文】

7·145　苏武者，故右将军平陵侯苏建子也[①]。孝武皇帝时，以武为栘中监，使匈奴，是时匈奴使者数降汉，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当[②]。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③]，武不从，乃设以贵爵重禄尊位，终不听，于是律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又当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④]，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称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守节不移，虽有铁钺汤镬之诛而不惧也，尊官显位而不荣也[⑤]"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馀岁，竟不降下，可谓守节臣矣[⑥]。《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⑦]。"苏武之谓也。匈奴绐言武死，其后汉闻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义归武[⑧]。汉尊武以为典属国，显异于他臣也[⑨]。

【注释】

①苏武（约公元前140～前60年）：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汉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以中郎将身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历尽艰辛，坚贞不屈。昭帝时，匈奴与汉和亲，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获释回朝，须发尽白。后官至典属国，八十余岁卒。后来宣帝命在麒麟阁画苏武象，表

彰他的节操。 苏建：苏武之父，多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封平陵侯，拜右将军。苏建父子《汉书》卷五十四有传。

②孝武皇帝：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在位五十四年，削弱割据势力，兴修水利，击败匈奴，尊崇儒学，推动汉朝进入全盛时期。 栘(yí移)中：厩名，厩为养马场。 监：主管某一事务的官员。 匈奴使者数降汉，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当：据《汉书·苏武传》，武帝时，汉朝廷不断对匈奴作战，彼此又不断通使窥探情况，彼此扣留对方使者的事也不断发生。

③汉人卫律：据《汉书·李陵传》王先谦补注，卫律的父亲本是胡人，降汉后，为屯札长水(在今陕西蓝田县西北，流经西安东南)的胡骑，卫律生长于此，故为汉人。卫律与李延年为密友，延年推荐他出使匈奴，使还，正碰上延年犯罪被收监，他怕受连累，又返回匈奴，受到单于的宠幸。

④旃(zhān沾)：通"毡"。 暴(pù铺)：同"曝"，晒。

⑤由：同"犹"，就像。 恨：憾，程度轻的叫憾，程度重的叫恨。 汤镬(huò霍)：烧热水或滚油的大锅，烹人的刑具。

⑥武留十余岁："岁"，年。《汉书·苏武传》说，苏武在匈奴十九年。

⑦《诗》云：引文见《诗经·邶风·柏舟》。这四句意为，石虽坚重，而可搬动，席虽平，可卷曲，比喻自己身可受屈辱，而意志坚定，不可摧挫。

⑧绐(dài待)：哄骗。汉昭帝即位后，匈奴与汉和亲，汉朝要求放还苏武，匈奴诡称苏武已死，后来与苏武同时被扣留的常惠，设法见了汉朝使者，教使者对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射得一雁，雁足上系有帛书，写着苏武在某地。这样，匈奴才不得不放回苏武。 慕义：近人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汉新魏晋蛮夷印例"条说，"汉代蛮夷效顺，称曰归义，或曰率善，亦曰守善，又曰率众。"这里的"慕义"，指有归顺之心。

⑨典属国：本为秦代官名，汉代亦设此官，掌管归顺汉朝的邻国或边疆少数民族的事务。 显异于他臣：苏武晚年参与拥立宣帝的谋划，有定策之功，号称祭酒，"祭酒"指祭祠时以酒酹地的尊者，这里指给予苏武特殊的尊宠。

【译文】

苏武是已故的右将军、平陵侯苏建的儿子。汉武帝时，任命苏武为栘中厩的长官，派他出使匈奴。当时匈奴派到汉朝的使者有很

多都归降了汉朝，所以匈奴也想使苏武投降，以便自己和汉朝拉成平局。单于派显贵大臣归降的汉人卫律向苏武进言劝降，苏武不答应，又用显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重要的官职来引诱，苏武始终不答应，于是卫律停止苏武的日常供给，不给苏武饮食，这样好几天苏武还不投降。又遇上盛夏酷暑，用几件厚毛毡衣服捆在他身上把他晒了三天，而苏武意志更加坚定，到底不低头，说："臣子为君主效劳，就像儿子为父亲效劳。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遗憾。坚守节义毫不动摇，尽管砍脑袋下油锅也无所畏惧，高官显爵也不以为荣。"匈奴也因此而敬重苏武。苏武被拘留了十多年，始终不肯降服，可说是谨守节义的忠臣了。《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过来转过去；我的心不是席子，不可以卷过来卷过去。"苏武就是这样了。匈奴欺骗汉朝政府说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政府了解到苏武还活着，就派使者去要人，匈奴也有心归顺，就放还了苏武。汉朝推崇苏武，委任他为典属国，他的尊贵显荣远远超过别的大臣。

按，本条为有关苏武的现存资料中最早一篇，较晚的《汉书·苏武传》中没有"又当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的情节。

新序全译卷第八

义　勇

【题解】

本卷共十四条，主要是讲臣节，主辱臣死，为人臣就要赴君之难，不求无义之生、不仁之富。另外，在忠和孝发生矛盾时，则孝为私情而忠为公义，应该不以私害公。总之，作者认为智仁勇三者的试金石就是能不能为君主效死。

【原文】

8·146　陈恒弑简公而盟①，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杀之。石他人曰②："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谓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③。'他人不能。虽然，不盟则杀父母也，从而盟，是无君臣之礼也。生于乱世，不得正行；劫于暴上，不得道义。故虽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杀，以礼其君④。"乃自杀。

【注释】

①陈恒：春秋末年齐国的大夫，齐简公时，阚止得宠，欲尽逐陈氏，在陈、阚的权力斗争中，简公不能当机立断杀掉陈恒，终于使陈恒有机会先下手杀了阚止，同时杀了简公。简公：齐国国君，公元前484～前481年在位。盟：誓约，此指发誓效忠于陈氏。

②石他人：《韩诗外传》作"石他"，生平不详。

③而："而君"的"而"是代词，你的。

④虽：助词，无义。　不以：卢文弨《群书拾补》云“此二字疑”。《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此二句作“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杀以礼其君”，文义较顺。

【译文】

陈恒杀了齐简公之后跟朝中群臣誓约，凡参加盟誓赞成他的就可保全身家性命，不参加盟誓的全家处死。石他人说：“从前侍奉君主的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愿侍奉的君主去侍奉，现在对我说：‘抛弃你的君主来侍奉我吧！’，我石他人做不到。话虽如此，但不盟誓的话，父母就活不成；听从他跟他盟誓，那就是丢弃了君臣的恩义。生在乱世，没有光明大道可走；被残暴的当权者所威逼，又无法坚持道义。所以我参加盟誓，免得父母送命；我自己还是回家自杀，表示我不忘君臣的名分。”于是自杀而死。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六，而文字多有不同。《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本书，文字较本书简当。

【原文】

8·147　陈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渊棲①，子渊棲曰：“子之欲与我②，以我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为仁乎？见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为勇乎？劫我以兵，惧而与子，非勇也！使吾无此三者，与何补于子？若吾有此三者，终不从子矣。”乃舍之。

【注释】

①子渊棲：卢文弨《群书拾补》云：“昭二十六年《左传》有子渊捷，古捷接多通用，此棲疑接之讹。”子渊捷，姓姜，氏子渊，名捷，字子车，齐顷公之孙。

②与：“与”有亲近、结交、支持等义项，用在这里，可说三者兼而有之。《淮南子·说山》“陈成子恒之劫渊捷也”，高诱注：“陈成子将弑齐简公，勇士十六人胁其大夫子渊捷，欲与分国，捷不从，故曰劫之。”则陈恒为得到子渊捷的支

持，曾有与他分国之议。按自顷公即位至陈恒弑简公，共 117 年，即使子渊捷生于顷公死后 20 年，此时也已 80 岁，故本条纪事是否可能，尚为疑问。

【译文】

陈恒杀齐简公的时候，派了六个勇士去劫子渊棲，子渊棲说："您所以要与我结交而获得我的支持，是认为我明智吗？臣子杀君主，是不明智的！是认为我仁德吗？看到有利可图就背叛君主，是不仁德的！是认为我有勇气吗？用暴力来劫持我，我因为怕死就支持您，就是没有勇气！假如我没有这三种品德，我的支持对您有什么帮助？如果我有这三种品德，那就死也不会跟您去干了。"于是陈恒就放了他。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

【原文】

8·148 宋闵公臣长万以勇力闻，万与鲁战，师败，为鲁所获，囚之宫中数月，归之宋①。与闵公博②，妇人在侧，公谓万曰："鲁君孰与寡人美？"万曰："鲁君美。天下诸侯，唯鲁君耳。宜其为君也。"闵公矜妇人。妒其言③，曰："尔鲁之囚虏，尔何知？"万怒，遂搏闵公颊，齿落于口，绝吭而死④。仇牧闻君死⑤，趋而至，遇万于门，携剑而叱之，万臂击仇牧而杀之，齿着于门阖⑥。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⑦，趋君之难，顾不旋踵⑧。

【注释】

①宋闵公：春秋时宋国国君，公元前 691～前 682 年在位。长万：氏为南宫，名为万，字为长。亦称宋万。据《左传》庄公十二年载，长万杀闵公后，逃到陈国，后经宋国的请求，引渡回宋，被处死。 万与鲁战：鲁庄公十年（公元前

684年)，鲁宋战于乘丘(今山东兖州县)，长万被鲁俘获。后经宋国请求，才放回。

②与：原本作“宋”，卢文弨据《公羊传》及《韩诗外传》校改，今从。　博：博戏，又叫局戏，古代一种游戏，六箸十二棋。

③矜(jīn 今)：自负。　其言：原本作“因言”，卢文弨据《公羊传》、《韩诗外传》校改，今从。

④绝：断。　吭(háng 杭)：喉咙。《史记·宋世家》说长万用棋局击杀闵公。

⑤仇牧：生平不详。

⑥门阖：门扇。据《公羊传》，长万打碎了仇牧的头颅。

⑦不畏强御：《诗经·大雅·烝民》句，意为不怕强暴的人。

⑧君：原本作“臣”，卢文弨改为“君”，是。　顾：乃，竟。　不旋踵：不转足，喻其迅速。

【译文】

宋闵公的大夫长万以胆大力大出了名，他在和鲁国作战时，军队被打败，他也被鲁国俘虏，在鲁国宫廷里拘押了几个月，才被送回宋国。有一次他和宋闵公下棋，宫女们在旁边观战，宋闵公问长万：“鲁君和我谁长得好?”长万说：“鲁君长得英俊，天下这么多诸侯，只有鲁君无可挑剔，他当君主那真是没说的了。”闵公在妇女面前是很自负的，听了长万的话很忌恨，就说：“你是鲁国的俘虏，你懂个屁!”长万听了大为光火，一巴掌朝闵公脸上打去，闵公的牙齿被打落在口腔里，牙齿血水堵住喉咙，呛死了。仇牧听到闵公被人打死，一溜烟赶到这里，在宫门遇到长万，握着宝剑责骂长万，长万用胳膊猛击仇牧，把仇牧打死，仇牧的牙齿迸射出来，竟嵌在门扇上。仇牧可说是“不怕强悍的人”了，国君遇难，他赶来报仇，那是一点犹豫没有啊。

按，本条采自《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二年、《韩诗外传》卷八、此事亦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史记·宋世家》。《左传》庄公十

二年亦记此事而较略。

【原文】

8·149 崔杼弑庄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脱剑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①]，所杀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叹曰[②]："恶乎[③]！崔子将为无道，杀其君。"盟者皆视之[④]。崔杼谓晏子曰："子与我，我与子分国；子不吾与，吾将杀子。直兵将推之，曲兵将勾之[⑤]，唯子图之。"晏子曰："婴闻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⑥]。"《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⑦]。"婴可谓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婴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趋出，援绥而乘[⑧]，其仆将驰，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驰不益生，缓不益死。"安行成节[⑨]，然后去之。《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⑩]。"晏子之谓也。

【注释】

①指不至血：古代歃(shà 霎)血为盟，或微饮牲血，或含牲血于口中，或涂于口旁，以示诚意，下文有"奉桮"二字，知此"指不至血"为用手端杯。

②奉：捧。 桮：同杯，盘盏之类的通称。

③恶乎：《晏子春秋》作"鸣呼"。

④视之：《韩诗外传》有四种版本作"视足"，卢文弨以为"作视足较胜"，因"视足"有惭愧低头之意，《新序》各本均作"视之"，故不改。

⑤兵：武器。 直兵：指剑、矛之类。 曲兵：指戟。

⑥回：惑乱。 劫：威胁。

⑦《诗》云：引文见《诗经·大雅·旱麓》。 恺悌：毛诗作"岂弟"，此从韩诗。"恺悌"为和乐平易之意。这两句诗，意为和乐平易的君子，不用邪道获取福禄。 回：邪僻。

⑧援：原本作"授"，《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本亦作"授"，卢

文弨、刘师培并据马总《意林》所引《吕氏春秋》改为“援”,张国铨《新序校注》、赵善诒《新序疏证》从之,今据改。 绥:登车时用以拉手的绳索。 乘:原本作“垂”,卢文弨据《吕氏春秋》校改,今从。

⑨安行:原本作“按之”,从卢文弨据《韩诗外传》校改。

⑩《诗》云:引文见《诗经·郑风·羔裘》。 彼己之子:“己”,助词。“之”,助词。“己”毛诗作“其”,此从鲁、韩。 渝:变。

【译文】

崔杼杀了齐庄公,命令士大夫来参加誓约的,都要解下佩剑才准进入,盟誓时话音不响亮、不用手端牲血的,都要杀头,被杀的有十个人了。轮到晏子起誓,晏子捧起盛血的杯盏,昂头向天,长叹一声说:“唉!崔先生要干大逆不道的事,杀了他的君主。”参加盟誓的人都盯着他看。崔杼对晏子说:“你站在我一边,我就和你分治这个国家;你不站在我一边,我就要杀死你。剑要刺死你,戟要勾死你,希望你考虑考虑。”晏子说:“我听说因为利益的迷惑而背叛他的君主,是不仁义的;因为刀剑的威胁而丢掉美德,是不刚勇的。”《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用不正当的方法谋求福祉。”晏婴可以称得上不背叛君主了,剑要刺死他,戟要勾死他,晏婴都不肯背叛啊! 崔杼放了晏子,晏子小步快走出来,拉着绳子登上马车。他的车夫快马加鞭,晏子抚着他的手说:“虎豹在深山密林里生活,它们的性命决定于厨房。跑得快未必多活几天,走得慢未必早死几天。”就像平时一样让马安详地迈着有节奏的步子离开这里。《诗经》说:“那个人哪,丢了性命也不会改变初衷啊!”晏子就是这样的人啦。

按,此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二,《晏子春秋·杂上》、《吕氏春秋·知分》亦载此事而文字多异。《论衡·命义》、《后汉书·冯衍传》李贤注亦引《晏子春秋》亦言及此事。

【原文】

8·150　佛肸以中牟叛①，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与我者受邑，不吾与者烹。"大夫皆从之。至于田卑②，曰："义死，不避斧钺之罪；义穷，不受轩冕之服③。无义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将就鼎，佛肸脱屦而生之④。赵氏闻其叛也⑤，攻而取之；闻田卑不肯与也，求而赏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举而万夫俯首，智者不为也。赏一人而惭万夫，义者不取也。我受赏，使中牟之士怀耻，不义。"辞赏徙处曰⑥："以行临人⑦，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注释】

①佛肸(xī 西)：春秋时晋人，为中牟地方行政长官，在晋国范氏、中行氏与赵氏的权力斗争中，他倾向于范、中行。鲁哀公二年至五年(公元前493～前490年)间，赵简子多次与范、中行二氏作战，终于把他们逐出晋国，在这个过程中，佛肸据中牟叛赵。　中牟：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认为在今河北省邢台与邯郸之间，《水经·渠水注》认为是赵氏都城。

②田卑：原注"中牟之邑人也。"《说苑·立节》作"田基"，《水经注》及《太平御览》卷六三三引《说苑》均作"田英"，《御览》卷六四五引本书作"田单"，向宗鲁《说苑校证》以为"单字形误。"

③罪：惩罚。　穷：不得志。　轩：曲辕有幡的车，卿大夫及诸侯夫人所乘。冕：礼帽。　服：古代对宫室衣服器物车马的泛称。《庄子·缮性》说："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

④褰(qiān 千)：撩起，提起。　屦(jù 具)：鞋。　脱屦：比喻看得轻，不足介意。

⑤赵氏：春秋晋国贵族，赵氏平中牟之叛，《史记·孔子世家》和今本《说苑》都说在赵简子时，为公元前490年；《列女传·辩通》及《太平御览》卷六三三引《说苑》和《水经·渠水注》都说是在赵简子之子赵襄子时。

⑥徙：原本作"从"，据卢文弨《群书拾补》及《说苑》校改。

⑦行：德行。　临：居上视下，这里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含义。

【译文】

佛肸凭借中牟发动叛乱，把一口大鼎放在庭院里，告诉士大夫们说："跟我站在一边的可以得到封地，不跟我站在一边的我就煮死他。"大夫们都听从他。轮到田卑，他说："按道义应该死，就不逃避斧钺的惩罚；按道义不该飞黄腾达，就不接受高官厚禄。违背道义而生存，违背仁德而发财，还不如下油锅。"撩起衣襟就要往鼎里跳，佛肸不加思索赶紧放了他。赵简子听到中牟叛变，就发兵把它收复了；听说田卑不肯附和叛贼，找到他要赏赐他。田卑说："那可不行，一个人被选拔出来，而使成千上万的人抬不起头，明智的人不会做这种事；赏赐一个人，而使成千上万的人感到惭愧，仁义的人不选取这种办法。我受了赏赐，使中牟的人都觉得自己无地自容，那是不仁义的。"他推辞了赏赐要搬家，说："以自己的德行使自己凌驾在他人之上，是不道德的，我要离开这里了。"于是他就迁居到南方的楚国。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亦见于《说苑·立节》，《太平御览》卷六四五曾予引录。

【原文】

8·151　楚太子建以费无极之谮见逐[①]。建有子曰胜，在外，子西召胜，使治白，号曰白公[②]。胜怨楚逐其父，将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③]。陈士勒兵，以示易甲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易甲笑曰："尝言吾义矣[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义，吾不从也。今子将弑子之君，而使我从子，非吾前义也。子虽告我以利[⑤]，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

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也。

【注释】

①楚太子建：楚平王太子，名建，字子木，在流亡过程中，于公元前479年为郑国所杀。　费无极：楚平王之大夫，以谗邪闻名，于公元前515年为令尹子常所杀。　谮(zèn 怎去声)：诬陷、中伤。

②白：据《左传》哀公十六年杜预注，当在今河南息县东七十余里。　号曰白公：楚国称县邑的行政长官为“尹”或“公”。白公胜于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被召回楚国，即于是年作乱失败自缢而死。“白公”下原书有注云：“子西，太子建之弟，胜之叔父也。”白公胜回楚国前住在吴国。

③子西：二字下原书注云：“惠王亦子西之侄，惠王之叔父也。”按惠王为楚昭王之子，平王之孙，故为子西之侄。　易甲：原书注云：“人姓名”。生平不详。

④尝言吾义矣：此“义”字意为准则，下文“明吾义”、“立义不争”与此同。

⑤告：求，请。

【译文】

楚平王的太子名叫建，他因受到费无极的诬陷，被迫逃亡外国。太子建有个儿子叫胜，也流亡在外国，令尹子西把胜召回，叫他管理白这个地方，因此他被称作“白公”。白公胜对楚国迫使他父亲逃亡这件事怀恨在心，要杀惠王和子西，想得到易甲做自己的帮手。他部署了阵势给易甲看，说：“跟着我去干，不怕得不到高官厚禄；不跟我合作的话，那么这些人就要杀了你。”易甲笑道：“曾经议论过我的为人准则，您忘了吗？马上可以得到天下，如果不合道义，我也不要；用兵力来胁迫我，如果不合道义，我也不服从。现在您要杀您的君主，而要叫我跟着您干，这不合我的为人准则。尽管您用利益来打动我，用武力来威胁我，我也不忍心去干。您逞您的威风，而我也要显示我的准则。用武器来抗拒您，那是较量；用语言来答

应你，那是庸陋。我听说士人建立了准则就不跟别人较量；在死亡面前也不会那么庸陋。”他双手一拱，站在那里等待刀剑，从容平静面不改色。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曾加引述。《左传》哀公十六年记白公胜与他的亲信石乞讨论如何对付子西和子期，石乞建议找熊宜僚，二人去找熊宜僚，“与之言，说。告之故，辞。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其事与易甲相似，录以备考。《渚宫旧事》即以与易甲打交道者为石乞。

【原文】

8·152　白公胜将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马皆死①。拔剑而属之于屈庐曰②：“子与我，将舍子；子不与我，必杀子。”庐曰③：“《诗》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④。’今子杀子叔父而求福于庐也，可乎？且吾闻之⑤，知命之士，见利不动，临死不恐；为人臣者，时生则生，时死则死，是谓人臣之礼⑥。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胜乃内其剑⑦。

【注释】

①王出亡：据《左传》哀公十六年，惠王当时由臣下护送到其母昭王夫人的宫殿躲避。　令尹司马皆死：白公之乱在鲁哀公十六年七月发生，令尹子西被杀，司马子期拔了一棵樟树做武器，先杀叛徒，然后被杀。

②属（zhǔ 主）：对着。　屈庐：生平不详。

③庐曰：此下“《诗》有之……今”二十一字原本缺，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孙诒谷依《后汉书·黄琬传》注引本书补，《太平御览》卷四三八同。

④《诗》：引文见《诗经·大雅·旱麓》。　莫莫：茂盛的样子。　葛藟：葛藤。　延：毛诗作“施”，此从韩诗。　条：木名，一说为柚，一说为楸。　枚：树

干。

⑤子叔父：原本无“子”字。 且吾闻之：原本无“且”、“之”二字。以上三字均据孙诒谷依《后汉书·黄琬传》注补。

⑥时：处于。 礼：规矩，准则。

⑦内：同“纳”。

【译文】

白公胜要杀楚惠王，惠王逃了，令尹、司马都被乱党杀死。白公胜拔剑对着屈庐，说：“你站在我这边，就放过你；你不站在我这边。一定杀了你。”屈庐说：“《诗经》里有这样的话‘茂盛的葛藤，在楸树的树干上攀绕；和乐平易的君子，谋求福祉不走邪道。’现在你杀了你的叔父，还要叫我给你出力，办得到吗？况且我听说过，领悟了天命的人，看到利益不动心，面临死亡不恐惧；作为君主的臣子，处在能活的情况下就活下去，处在该死的情况下就死，这就叫做当臣子的准则。像这种上知天命，下知为臣之理的人，难道你威胁得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剑刺死我呢？”白公胜把剑插进了剑鞘。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后汉书·黄琬传》章怀太子李贤注、《太平御览》卷四二一、四三八均曾引录。

【原文】

8·153 白公胜既杀令尹司马，欲立王子闾以为王①，王子闾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闾曰：“王孙辅相楚国②，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闾之愿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杀伐以乱国家，吾虽死，不子从也。”白公胜曰：“楚国之重，天下无有。天以与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闾曰：“吾闻辞天下者，非轻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为诸侯者，非恶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见国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

义，不勇也。子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为也。”白公强之，不可，遂杀之。叶公子高率众诛白公，而反惠王于国③。

【注释】

①王子闾：楚平王之子，名启，据《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与子西、子期、子闾为兄弟，据刘向《列女传·节义》昭王为兄。昭王临死，让国于弟，子西子期皆不允，子闾五辞而后允。昭王死后，子闾与子西子期共立惠王，则子闾曾短时做楚王。

②王孙：指白公胜，他为楚平王之孙，故称为王孙。

③叶公子高：此处原本无“子”字，依赵善诒《新序疏证》据《后汉书·朱隽传》李贤注引《新序》补。

【译文】

白公胜已经杀了令尹、司马，想要把王子闾立为楚王，王子闾不答应，白公胜就用武力威胁，王子闾说：“王孙您辅助楚国，扶正王族和楚王的政权，从而使自己也有所蔽荫，这是我的愿望。现在您凭借武力来侵害王族的政权，随便杀人来扰乱国家，我就是死，也不会顺从您。”白公胜说：“像楚国这样的大国，天下没有第二个。老天爷把它赐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王子闾说：“我听说辞谢天下的人，不是小看有天下的好处，而是以这样的行为显示他的清德；不肯当诸侯的人，不是厌恶诸侯的权位，而是以这样的行为保持他的廉洁。假如我看到可以得王位就忘了自己的君主，那是没有仁德；受到刀剑的威胁就丢掉为人的准则，那是没有勇气。尽管您用利益来打动我，用武力来威胁我，我也不会跟着你干。”白公胜强迫王子闾，他还是不答应，终于把他杀了。叶公子高带着人马讨伐白公胜，使惠王返回他的王位。

按，本条采自《左传》哀公十六年，而颇多增饰，《渚宫旧事》卷二和《太平御览》卷四二一对本条均加引录。

【原文】

8·154 白公之难，楚人有庄善者[①]，辞其母将往死之。其母曰："弃其亲而死其君，可谓义乎？"庄善曰："吾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②]，今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无死乎！"遂辞而行。比至公门，三废车中[③]。其仆曰："子惧矣。"曰："惧"。"既惧，何不返？"庄善曰："惧者，吾私也；死义，吾公也。闻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门，刎颈而死。君子曰："好义乎哉！"

【注释】

①庄善：《太平御览·公平部》引《韩诗外传》作"壮之善"，梁玉绳《汉书人表考》云"庄壮古通"。《渚公旧事》注云"《新序》作庄之义"，梁玉绳以为讹。其人生平惟见本书。

②内：同"纳"。 外：抛弃。

③废：跌下。

【译文】

白公胜作乱时，楚国有一个名叫庄善的人，告别他母亲，要去为他的国君牺牲。他母亲说："抛弃自己的母亲而为国君送命，可以算合道理吗？"庄善说："我听说为国君做事的人，接受了国君的俸禄就应该不顾自己的性命。现在用来供养母亲的，都是国君给的，我怎能不为国君献出生命呢？"于是辞别了母亲就走。等到到达王宫大门的时候，他已经在车里跌倒三次。他的仆人说："您害怕啦。"他说："是害怕。"仆人说："既然害怕，为什么不回去？"庄善说："害怕，是我的私事；为道义而死，是我的公心。听说君子不因私害公。"到了王宫门前，他自刎而死。君子说："真是热爱道义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一。《渚宫旧事》卷二、《太平御览》卷四二一、四六九均加引录。

【原文】

8·155　齐崔杼弑庄公也，有陈不占者[1]，闻君难，将赴之。比去，餐则失匕，上车失轼[2]。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义也；无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闻战斗之声，恐骇而死。人曰："不占可谓仁者之勇也。"

【注释】

①陈不占：生平不详。

②失：没有把握住。　匕：用来取饭的浅斗匙。　轼：车厢前用以扶手的横木。

【译文】

齐国崔杼杀齐庄公的时候，有个人叫陈不占的，听说国君有难，要奔赴救援。要去的时候，吃饭拿不住饭勺，上车抓不住车轼。他的车夫说："像这样胆小，去了有用吗？"陈不占说："为国君牺牲，是道义准则；胆小怯懦，是我个人的事。不能因私害公。"于是就去了。听到武器碰撞兵员呼叫的声音，就给吓死了。人们说："陈不占的勇敢是仁者的勇敢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今本《外传》无此条，引见《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四九九。

【原文】

8·156　知伯嚣之时，有士曰长儿子鱼，绝知伯而去

之[1]。三年，将东之越[2]，而道闻知伯嚣之见杀也，谓御曰："还车反，吾将死之。"御曰："夫子绝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绝属无别也。"长儿子鱼曰："不然，吾闻仁者无余爱，忠臣无余禄[3]。吾闻知伯之死而动吾心，余禄之加于我者，至今尚存，吾将往依之。"反而死。

【注释】

①知伯嚣：即荀瑶、知伯瑶、知襄子，"知"亦作"智"，春秋末战国初人，晋国贵族，刚愎贪婪阴狠，于前453年围晋阳攻赵襄子，战败被杀。 长儿子鱼：生平不详。 绝：断绝关系。

②越：《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作"鲁"。

③无余爱：指仁者的忠爱只给一人，没有多余的给另外的人。

【译文】

知伯嚣那时候，有位士人叫长儿子鱼，跟知伯断绝关系离开了他。三年后，要到东方的越国去，在路上听到知伯被杀的消息，对他的车夫说："驾车回头，我要为知伯而死。"车夫说："先生跟知伯断绝关系，离开他三年了，现在回去为他死，这是混淆了有关系的和没有关系的之间的差别呀。"长儿子鱼说："话不能这样说，我听说仁德的人把全部忠爱都贡献给一个人，忠心的臣子不应在他的君主死后还享用君主的俸禄。我听到知伯死了，心里受到震动，他给我的俸禄，到现在我都没用完，我要把自己寄托在他那里。"终于回去为知伯而死。

按，本条出处不明。《太平御览》卷四一八曾引用。

【原文】

8·157 卫懿公有臣曰弘演[1]，远使未还。狄人攻

卫[2]，其民曰："君之所与禄位者，鹤也；所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3]？"遂溃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荥泽[4]，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号，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齐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无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救卫于楚丘[5]。

【注释】

①卫懿公：卫惠公之子，名赤，公元前668～前661年在位。　弘演：生平只此一事见于记载，《淮南子·缪称》认为王子闾、弘演都是"世乱则以身卫义"的人物。

②狄人：春秋时居住在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的少数民族。

③所与禄位者，鹤也：《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汪中《述学·释三九(中)》认为懿公给鹤以卿的地位和禄食，以示宠遇。　所富者宫人也：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说"《史记·卫世家》谓懿公'淫乐奢侈'，则懿公贵富宫人，亦必有据。"　余焉能战：卫国人民不愿为懿公卖命，有深远的原因，卫国人对懿公之父惠公用阴谋杀害太子伋，取得诸侯之位，久怀不满，曾迫使惠公出逃在外达八年之久，《史记·卫世家》说："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败之"，所以懿公好鹤和淫乐奢侈，只是人民不愿出战的表面理由。　君使："君"原本作"召"，据程荣本及《吕氏春秋》校改。

④荥(xíng 形)泽：古泽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南，《周礼·职方》郑玄注"自(汉)平帝以后，荥泽塞为平地。"《左传》闵公二年作"荧泽"，杨伯峻先生注据传文认为"卫、狄相战，始终在黄河之北"，当从胡渭《禹贡锥指》卷八之说，黄河以北自有一荧泽。

⑤救卫于楚丘：据《左传》和《史记·卫世家》，卫人怀念伋子，懿公死后，因伋子之子已死，故迎立伋之弟昭伯之子，是为卫戴公。戴公即位不久就死了，立其子为卫君，是为卫文公。齐桓公因卫国连年动乱，就率领诸侯讨伐狄人，恢复卫国，为卫国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筑城。

【译文】

卫懿公有一位叫弘演的臣子，出使到远方还没有回来。狄人进攻卫国，卫国的老百姓说："国君赏赐禄位的，是白鹤；国君赏赐钱财的，是宫女。国君还是派白鹤和宫女去作战吧，我们哪能打仗呢？"一下子就溃散了。狄人在荥泽追上了卫懿公，把他杀了，把他的肉都吃光了，只剩下他的肝。弘演回到卫国，向懿公的肝述职完毕，喊着天号哭起来，尽了臣子哀悼君主的礼数，才停止号哭，说："我希望能作您的外衣。"于是自己划开自己的肚子，把懿公的肝装进去就死了。齐桓公听到此事，说："卫国因为国君昏庸无道而灭亡，现在有这样的臣子，不能不让这个国家存在下去。"于是在楚丘修建城墙，恢复了卫国。

按，本条采自《吕氏春秋·忠廉》，其事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僖公二年、《韩诗外传》卷七、《贾子·春秋》、《史记·卫世家》。《论衡·儒增》亦载此事并有评论。

【原文】

8·158　芋尹文者，荆之欧鹿彘者也①。司马子期猎于云梦，载旗，旗长拖地②，芋尹文拔剑齐诸较而断之③，贰车抽弓于韔，援矢于箙，引而未发也④。司马子期伏轼而问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对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王者之旗拽于地，国君之旗齐于轸，大夫之旗齐于较⑤。今子荆国有名大夫，而灭三等，文之断也，不亦可乎！"子期悦，载之王所，王曰："吾闻有断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将杀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悦，使文为江南令⑥，而大治。

【注释】

①芋尹文："芋"原本作"芊"，卢文弨《群书拾补》据《汉书·古今人表》改

不同。芋尹为官名，见于《左传》，为驱赶兽类的官员，故在射猎时出现。　荆：楚的别称。　欧(qū 区)：同敺，驱赶。　彘(zhì 志)：猪。

②云梦：古泽薮名，这里泛指春秋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包括江汉平原及其东西北三面的部分丘陵和山地，南至郢都以南的长江南岸地区，战国时则限于江北。　旗长：原本作"之长"从卢文弨说校改。

③较：原本作"轸"，卢文弨《群书拾补》说"轸讹，或作角。"孙诒让《札迻》引《礼纬》改作"较"，张国铨、赵善诒均从之，今据改。"较"为车箱两旁板上的横木，士以上乘的车才有较，大夫以上乘的车，较上装有铜饰。

④贰车：副车，随从人员所乘的车。　韔(chàng 唱)：弓袋。　矢：箭。箙(yǒng 涌)：盛箭的容器。　引：开弓。

⑤王者之旗拽于地：此句原本脱，依卢文弨据《渚宫旧事》校补。　较：原作"轸"，今改，见注③。子期属卿大夫一级，故应齐较。

⑥江南令："令"为县长官。据饶宗颐《楚辞地理考·"江南"解》，江南为楚邑名，为秦昭王所置黔中郡之一部，到战国初楚悼王时，这里还属于南蛮，号称难治，且因地处边荒，为流放罪臣之地，并非今苏南太湖一带。

【译文】

芋尹文，是楚国主管驱赶兽类的小官。司马子期在云梦打猎，车上插着旗子，旗子的飘带拖到地上，芋尹文拔出剑来，齐着车后横木把飘带斩断。司马子期副车上的随员从弓袋里拿出弓来，从箭筒里抽出箭来，把弓拉满准备射箭。司马子期靠在车轼上问芋尹文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先生您吗？"芋尹文答道："臣下因为您旗子的飘带拖到地上，才这样做。天子的旗子飘带拖到地上，诸侯的旗子飘带和车箱底板一样齐，大夫的旗子飘带只达到车较的高度。现在您是楚国知名的大夫，但却抹煞这三个等级的差别，我把您旗子的飘带截断，不是很合道理的吗？"子期听了很高兴，就让他上车，一起到王宫去，楚王说："我听说有个把您的旗子斩断的人，这个人在哪儿？我要杀了他。"子期把芋尹文的话报告楚王，楚王很高兴，就派芋尹文为江南邑的地方长官，江南邑被治理得很好。

按，本条材料来源不明，其事与《左传》昭公七年芋尹无宇断令尹王旌相似。《渚宫旧事》卷二曾引述。

【原文】

8·159 卞庄子好勇①，养母，战而三北，交游非之，国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齐与鲁战②，卞庄子请从，见于鲁将军曰："初与母处，是以三北，今母死请塞责而神有所归。"遂赴敌，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一北。"又入，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再北"。又入，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三北。"将军曰："毋没尔家③，宜止之，请为兄弟。"庄子曰："三北，以养母也，是子道也。今士节小具而塞责矣。吾闻之，节士不以辱生。"遂反敌，杀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责，灭世断宗④，于孝未终也。"

【注释】

①卞庄子：鲁国勇士，他的勇敢曾受到孔子的称赞，为鲁卞邑大夫。

②齐与鲁战："齐"原本作"冬"，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后汉书·崔骃传》注引《新序》改。

③毋：原本作"母"，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及崇文书局本校改。

④已：原本作"又"。 宗：原本作"家"。此二字均依卢文弨据《后汉书·崔骃传》注引《新序》改。

【译文】

卞庄子崇尚勇敢，由于要奉养老母，所以作战三次，都战败而回，朋友都责备他，国君也羞辱他。到他母亲死去三年以后，齐国和鲁国发生战争，卞庄子要求参战，拜见鲁国的将军，说："以前要奉

养母亲，所以三次败逃，现在母亲故去了，希望能尽我对国家的责任，而让我的灵魂有个归宿。”于是冲入敌阵，斩了一个披甲士兵的头来献功，说：“这个头洗雪我一败之耻。”又冲入敌阵，斩了一个披甲士兵的头来献功，说：“这个头洗雪我二败之耻。”又冲入敌阵，斩了一个披甲士兵的头来献功，说：“这个头洗雪我三败之耻。”将军说：“不要断了你家的香火，应该停止了，我们结为兄弟吧。”卞庄子说：“三次败逃，是为了奉养母亲，那是尽为人子的责任。现在大体具备了士人的节操而为国家尽责任了。我听说有操守的人不带着羞辱活着。”于是回到敌阵，一连杀了十多个敌人，自已也战死了。君子说：“三次败逃的耻辱已经洗雪了，绝了后代，断了祖宗香火，从孝道说，有所不足啊。”

按，本条采自《韩诗外传》卷十，其事又见《尸子》（《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韩非子·五蠹》。《后汉书·崔骃传》注亦引此事。

新序全译卷第九

善　谋（上）

【题解】

本卷共十一条，讲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其中心思想是“仁恩，谋之本也”，“欲富者务广其地，欲强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从这一点出发，要获得诸侯的支持，最好的途径是“勤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好的办法是助无罪、伐无道。在策略上，则要远交近攻；在利害上，要考虑唇亡齿寒；在具体做法上要“先从事于易”，不要为求速成而做力不能及的事。而要达成这一切，根本在于用贤。

【原文】

9·160　齐桓公时，江国、黄国①，小国也，在江淮之间，近楚；楚，大国也，数侵伐，欲灭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齐桓公方存亡继绝，救危扶倾，尊周室，攘夷狄；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与诸侯将伐楚②。江人黄人慕桓公之义，来会盟于贯泽。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无以宗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闵之③。是后桓公信坏德衰，诸侯不附，遂陵迟不能复兴④。夫仁智之谋，即事有渐，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质，桓公受之，过也，管仲可谓善谋矣。《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⑤。”此

之谓也。

【注释】

①江国：周国名，在今河南信阳东北，淮河岸边，春秋时为楚所灭。　黄国：周国名，嬴姓，故地在今河南潢川县西，淮河南岸附近，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为楚所灭。

②存亡继绝：《论语·尧曰》云"兴灭国，继绝世"，意为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据说这都是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的手段。　尊周室：《春秋谷梁传》庄公十六"会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疏云"诸侯推桓为伯，使翼戴天子，即是尊周之事。"　攘夷狄：《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指存卫国、伐山戎等事。　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县北，《春秋》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左传》"谋伐楚也。"　贯泽：即"贯"，春秋宋地，在今山东曹县南，《春秋》僖二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伐楚：《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王问伐楚的理由，管仲说因为楚不贡苞茅，使周王在祭祀时没有用来滤酒之物。

③管仲死：此据《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而《左传》载本年夏楚人灭黄，本年冬管仲还为周襄王平戎人。《谷梁传》杨士勋疏已疑此说，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以《左传》本身记事及《史记·齐世家》证明管仲死于楚人灭黄之后。

④桓公信坏德衰：信坏，不能救江，黄可证。　德衰：《左传》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桓公为葵丘之会，周王的代表宰孔就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史记·齐世家》亦载宰孔说"齐侯骄矣。"

⑤《诗》云：引文见《诗经·大雅·荡》。　曾：竟。　是：这个。　大命：性命。

【译文】

齐桓公时，江国、黄国是小国，地处江淮之间，离楚国很近，楚国是大国，不断侵犯它们，想灭掉并占有它们，江人、黄人憎恨楚国。齐桓公正从事于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救援

陷于危难的、扶助即将倾覆的，尊奉周王室，驱除夷人、狄人；举行阳谷和贯泽的盟会，正要与各国诸侯讨伐楚国。江人、黄人敬慕桓公仗义，来参加贯泽的盟会。管仲说："江国黄国离齐国远，离楚国近，楚国便于从那里谋取利益，如果楚国进攻它们而我们不能去援救，我们就无法使诸侯归服我们，不能接纳他们参加盟会。"桓公不采纳管仲的意见，就和江国、黄国结了盟。管仲死后，楚国进攻江国，灭了黄国，而桓公没办法援救，君子都为桓公惋惜。此后桓公信誉扫地，仁德也逐渐减少，诸侯不再归附齐国，于是逐渐衰颓，无法恢复往日的威望。出于仁心和智慧的谋略，要考虑做事情有个步骤，对于鞭长莫及无力救援的国家，不能接受他们参加盟誓，桓公接受了，是个错误，管仲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了。《诗经》说："竟不听这样的忠言，终于亡国丧身。"说的就是这种事了。

按："管仲曰……君子闵之"一段出自《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二年。其余大体依据《春秋》及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夫仁智之谋"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9·161　晋文公时，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难，出亡居于郑，不得入，使告难于鲁、于晋、于秦[①]。其明年春，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文公曰[②]："求诸侯，莫如勤王，且大义也，诸侯信之。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③]。"卜，偃卜之曰[④]："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⑤]。"公曰："吾不堪也[⑥]。"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⑦]。"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⑧]，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⑨]。"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

右师围温，左师逆王[10]。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11]。取太叔于温，而杀之于隰城[12]。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开南阳之地[13]。其后三年，文公遂再会诸侯以朝天子，天子锡之弓矢秬鬯，以为方伯[14]。晋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谋也。夫秦鲁皆疑晋有狐偃之善谋，以成霸功。故谋得于帷幄，则功施于天下，狐偃之谓也[15]。

【注释】

①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难：时在周襄王十六年至十七年(公元前636～前635年)。太叔名带，周襄王的同母弟，周惠王之子，惠王爱太叔，欲废太子(即襄王)而立太叔，故兄弟一直不和。襄王十六年，太叔利用狄人的兵力进攻襄王。　居于郑：天子以天下为家，故所在称“居”。　不得入：襄王未能入郑国都城，而住在汜(今河南襄城县)。

②狐偃：晋文公舅，文公的主要谋士。

③勤王：为王事勤劳，这里指救周王回王城洛阳。　继文之业：晋文侯曾辅周平王东迁，其功见《尚书·文侯之命》。

④卜：古人占卜的次序是先卜后筮，卜用龟甲，筮用蓍草。　偃：此偃为卜偃，晋国掌卜大夫，名偃，姓郭，卜为其职。

⑤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阪泉在今河北涿鹿县东。　兆：龟甲烧灼后形成的裂纹。

⑥吾不堪也：晋文公误认为“黄帝”指自己，故说此话。　不堪：承受不起。

⑦周礼未改：意为周朝虽已衰微，但并未灭亡，故礼制未变。　今之王，古之帝也：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引《逸周书》之《尝麦解》、《史记解》，认为赤帝命蚩尤治理天下，蚩尤就反过来攻赤帝，于是轩辕率兵勤王，为赤帝攻杀蚩尤，亦举《左传》“黄帝战于阪泉之兆”为证，说明黄帝为勤王之师。卜偃说“今之王古之帝”，王即指周襄王，把襄王比作赤帝，以明黄帝当时为臣，犹如晋文公为臣。

⑧《大有》：《周易》卦名，为☲。《睽》：《周易》卦名，为☲。“睽”原本误

"睽",据《周易》改。

⑨公用享于天子:"用",因而。"享"同飨,用酒食招待人。此句为《大有·九三》的爻辞。 天为泽以当日:《大有》是上离☲下乾☰,《睽》是上离☲下兑☱,"离"为日,"乾"为天,"兑"为泽。《大有》䷍的倒数第三爻由阳"—"变阴"--",便成为《睽》䷥,就是天成泽迎着太阳,所以说"天为泽以当日"。 天子降心以迎公:"乾"为君为天子,"离"为臣为公侯(据《周易·系辞》"离"为阴卦,所以为臣),"兑"为泽,处于卑下之地,所以,这个卦象又是天子屈意下心来接待公侯之兆。《大有》去《睽》而复:天子有天下,是大有;天子离开王朝,是睽("睽"有离、违之意),本卦转为别的卦,终要回到本卦,《大有》转为《睽》,终要回到《大有》,天子离开王朝,终要回到王朝。以上据高亨《周易杂论》。

⑩晋侯辞秦师而下: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说,"据此句,则纳王之役,秦师未与。" 甲辰:十九日。 阳樊: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温: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右师、左师:晋原只一军,至晋献公才扩大为两军,此左、右二师即上下两军。 逆:迎。

⑪王城:东周都城,在今河南洛阳市。

⑫隰(xī 西)城:在今河南省武陟县。

⑬戊午:四日。 享醴:即飨醴,醴是用麦芽酿造的糟汁不分的薄酒,味甜。飨是设盛礼宴饮宾客,用醴不用酒。 命侑: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是宾主相互敬酒,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经》用此说,云"盖此享为天子款待诸侯,必王命之,……始敢于主人敬酒之后奉命回敬酒于主人"。 原:河南济源县北。 欑(zuān 钻)矛:"今河南修武县大陆村。""欑"原本误作"攒",据卢文弨《群书拾补》及《左传》校改。 南阳:《春秋左传注》据《水经·清水注》引马融说,认为此南阳大约即河南省新乡地区所辖境,其地在黄河之北,太行之南。 开:开拓疆土。

⑭再会诸侯:鲁僖二十八年(公元前 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战胜后,晋国于践土(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诸侯会盟,杜预认为周襄王亲往慰劳。同年冬,晋国与诸侯会于温,晋文公再次朝见周襄王。天子锡之弓矢秬(jù 巨)鬯(chàng 唱):践土之会,周襄王赐晋文公彤弓一张、彤矢一百、黑弓十张、黑矢一千。秬,黑小米;鬯,用黑小米和香草酿的酒,古人用来降神。 方伯:一方诸侯之长。

⑮施(yì 意):行、及。

【译文】

晋文公的时候，周襄王遇到他弟弟太叔作乱的事，逃离王城，到郑国躲避，又进不了郑国的都城，派使者到鲁国、晋国、秦国求救。第二年春天，秦穆公率领军队到了黄河边上，准备把周襄王接回王城。狐偃对晋文公说："要取得诸侯的爱戴，没有比为周天子尽力更好的办法了。而且这是堂堂正道，诸侯们会信任。继承文侯的功业，向诸侯们昭示信义，现在是时候了。"占卦，卜偃用龟甲占了一卦，说："吉利。得到黄帝在阪泉大战的卦象。"晋文公说："我当不起啊！"卜偃说："周朝的礼制没有改变，现在的王，就是古采的帝呀。"晋文公说："再用蓍草占一卦。"占的结果，得到《大有》转化为《睽》，说："古利。得到'公爵在天子那里受到飨礼招待'这一卦，战胜敌人而天子设飨礼，还有比这更吉利的吗？而且这一卦呀，天变成湖泽承受太阳的照耀，天子降贵纡尊来迎接您，不是也很好吗？《大有》从《睽》又回到《大有》，天子也就回到了他应在的处所呀。"晋文公就辞别了秦国部队，顺黄河东下，三月十九日到达阳樊，右军东进包围了温，左军南进迎接周襄王。夏四月三日，襄王回到王城。晋军在温抓获了太叔，押到隰城处决。四日，晋文公朝见襄王，襄王用飨礼接待，又让文公向他敬酒，赐给晋文公阳樊、温、原、欑茅几处田土，晋国从此开拓南阳一带疆土。此后三年，文公两次与诸侯会盟而且都朝见了天子，天子赐给他弓、箭以及黑小米加香草酿的酒，并封他为一方诸侯的领袖。晋文公做了救援周襄王这件事，终于成了霸主，这都是狐偃的计谋。秦国、鲁国都估量晋国是因为有狐偃的高超计谋，才完成称霸诸侯的事业。所以说在帘幕之间有了好计谋，就会在整个天下建功立业，狐偃就是这样的了。

按，本条主要部分采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此事亦略见于《吕氏春秋·不广》。"晋文公之命是也"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9·162 虞、虢、皆小国也①,虞有夏阳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晋不能禽也,故晋献公欲伐虞、虢②。荀息曰③:“君胡不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④?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厩,置之外厩⑤。”公曰:“宫之奇存焉⑥,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固知矣,虽然,其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长于君。通心则其言之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之使者,其币重,其辞卑,必不便于虞。语曰:‘唇亡则齿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为赐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旋归⑦。四年,反取虞⑧,荀息牵马抱璧而前曰:“臣之谋如何?献公曰:“璧则犹是,而吾马之齿加长矣⑨。”晋献公用荀息之谋而禽虞,虞不用宫之奇谋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战国兼并之臣也;若宫之奇,则可谓忠臣之谋也。

【注释】

①虞:周姬姓国名,故地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　虢:此即后人所称的北虢,亦周姬姓国,在虞之南。

②夏阳:即下阳《春秋公羊传》认为是虢之邑。　禽:战胜,克服。　晋献公:公元前676年～前651年在位,他于公元前658年及前655年进行灭虢

灭虞的战争。

③荀息：即荀叔，《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竹书纪年》说“(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黯可能是他的名，息为他的字，叔为排行(此据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④屈：在今山西吉县。《左传》杜预注“屈地生良马”。　垂棘：在今山西潞城县。　假道于虞：《春秋左传注》云“今平陆县东北有虞坂者，为中条山冲要途径，《太平寰宇记》谓晋假虞之道，即此路。”《左传》载，晋于僖公二年、五年，两次假道。　假：借。

⑤小国：原本无“国”字，依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据《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年补。　币：礼物。　中府：内府，府是古代收藏文书或财物的公家建筑。　外府：都城以外公家收藏财物的库房。

⑥宫之奇：虞国贤臣，《说苑·尊贤》说“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

⑦旋归：僖公二年晋伐虢，虞派兵参加，而且充当先导，灭下阳后回师，故说“旋归”，“旋”表示时间短暂。

⑧四年：僖公五年，晋再次伐虢，反回时灭虞，从二年到五年，前后共四年。

⑨荀息牵马抱璧……加长矣：这段话始见于《韩非子·十过》。

【译文】

虞国和虢国都是小国。虞国有夏阳地方的险阻，虞、虢两国共同防守，晋国无法攻破，因此晋献公要攻打虞、虢两国。荀息说：“主君为什么不用屈地出的良马、垂棘出的白璧，去和虞国借路呢？”晋献公说：“这些都是晋国的宝物，假如他们拿了我的璧玉，又不借路给我，那怎么办呢？”荀息说：“这就是小国奉侍大国的办法了，他不肯借路给我们，就一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假如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又把道路借给我们，那么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把宝物从宫廷府库拿出来，放到地方的府库；把良马从宫廷的马房牵出来，放到地方的马房罢了。”晋献公说：“有宫之奇在，他一定不叫虞君

接受。”荀息说：“宫之奇智慧固然智慧，尽管如此，他的为人呢，明达但是懦弱，又是跟虞君从小一起长大的。明达的人说话总是点到为止，懦弱的人不会坚持反对虞君的意见，跟君主一起长大的，君主就不会很尊重他。何况珍贵的玩物就摆在眼前，而灾难是在别的国家后头呢？有中等以上的智慧，才能考虑到这么远，臣下估量虞君的智力在中等以下吧。”晋献公于是借路进攻虢国。宫之奇劝虞君道：“晋国的使者，礼物很重，言辞谦恭，一定怀着不利于虞国的打算。俗话说：‘唇亡则齿寒’，所以虞国虢国彼此救助，并不是施恩于对方。今天叫虢灭亡，明天就会叫虞灭亡了。”虞君不采纳宫之奇的意见，就接受了晋国的礼物，答应借路给晋国，晋军很快就打败虢国回来了。此后第四年，晋国灭了虢国，回过头来占领了虞国。荀息牵着屈地良马、抱着垂棘的璧玉来到晋献公面前，说：“臣下的谋略如何？”晋献公说：“璧玉倒还跟从前一样，而我的马的牙齿已经增多了。”晋献公用了荀息的谋略而战胜了虞国，虞国不用宫之奇的谋略而亡国。而荀息不是要建立霸道王道的君主的谋士，而是战国时代那种为君主开疆拓土的大臣，象宫之奇，就可以说是忠臣的计谋了。

按，本条大体采自《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年。《春秋公羊传》略同于《谷梁传》，而《谷梁传》本条记事多与《韩非子·十过》相同。假虞伐虢事又见于《春秋左传》僖公二年、五年，《吕氏春秋·权勋》、《淮南子·人间》、《战国策·秦策》、《韩非子·内储说下》。

【原文】

9·163　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以其无礼而附于楚[1]。郑大夫佚之狐言于郑君曰[2]：“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围必解[3]。”郑君从之，召烛之武使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郑君曰：“吾不能蚤用子[4]，今急

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许诺。夜出见秦君曰：“秦、晋围郑，郑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5]？郑在晋之东，秦在晋之西，越晋而取郑，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晋[6]？晋，秦之邻也，邻之强，君之忧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资粮，亦无所害[7]。且君立晋君，晋君许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设版而画界焉[8]，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取郑，又欲广其西境，不阙秦将焉取之[9]？阙秦而利晋，愿君图之。”秦伯说，引兵而还[10]。晋咎犯请击之[11]，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郑，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12]。吾其还矣。”亦去，郑围遂解。烛之武可谓善谋，一言而存郑安秦。郑君不蚤用善谋，所以削国也[13]；困而觉焉，所以得存。

【注释】

①围郑：事在鲁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当晋文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年、郑文公四十三年。　无礼：僖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晋公子重耳经过郑国，郑文公不按接待邻国公子的礼仪接待重耳。　附于楚：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郑文公答应派兵与楚国联合攻晋，到楚国战败，郑国怕祸及于己，才在表面上倒向晋国。因此晋文公围郑的目的不仅在报复，而在于施加军事压力，以便在郑国建立一个亲晋的政权，说详后。

②佚之狐：生平不详。　郑君：郑文公。

③烛之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烛”为地名，在今新郑县西南，以其居于烛地，故说是“烛之”，与“佚之狐”、“介之推”同。

④蚤：同早。

⑤执事：办事人员，这里是客气话，实际指秦穆公本人。

⑥陪：增加。古代生产力低下，衡量国力，以土地广狭、人口多少为主要标准，故下文有“邻之强，君之忧也”之说。

⑦行李：使者。　共：同供，供应，供给。

⑧君立晋君：晋惠公为秦穆公所立。　许：许诺。　焦：本周朝姬姓封国，后为晋邑，大概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瑕：一说在今山西芮城县，一说在今河南灵宝县东。　版：夯土筑墙用的夹板。　朝得入而夕设版：晋惠公知道众望在重耳，不在自己，所以答应以厚礼酬谢秦穆公，以求入主晋国，穆公知道晋惠公孤立，才答应立他为晋君。晋惠公即位后，立即派使者到秦国，说原来答应的礼物缓送，其实就是不给。（参吴闿生《文史甄微》、《左传》僖公九年、十年、《国语·晋语三》）。

⑨厌：满足。　阙：损害，使受损害。

⑩说：同悦。

⑪咎犯：即狐偃，亦称子犯、舅犯、咎犯。

⑫弊：此处同"敝"，损害。　弊郑：使郑国的现政权受损害。因为郑文公背晋附楚，郑文公有宠子五人，皆因罪早死，于是把所有的公子全部驱逐出去，他的妾生的儿子子兰逃到晋国，很巴结晋文公，晋文公也要一个亲晋的人主持郑国国政，因此，这时提出立兰为郑太子，做为退兵的条件，郑文公答应了，晋国才退兵。　因：借，靠。　所与：同盟者。　以乱易整：同盟者分裂动武为乱，秦晋和为整。　武：古人认为止戈为武。

⑬安：止。　削国：郑公人在位时间很长，就其年代近者而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狄人攻郑，就夺去了栎（今河南禹县）。

【译文】

晋文公、秦穆公联合包围郑国都城，因为郑文公曾经对晋文公无礼，又依附楚国。郑国的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如果派烛之武去拜见秦君，包围圈一定可以瓦解。"郑文公听了他的建议，就召见烛之武，请他当使者，烛之武推辞道："臣下年富力强的时候，还不如别人，现在老了，办不了事啦。"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情况紧急了才找您，这是寡人的过失。但是郑国亡了，对您也没有好处啊。"烛之武答应出使，夜间出城去见秦穆公，说："秦、晋包围郑国，郑国知道自己要亡国了，如果灭亡郑国对您有利，我就不敢麻烦您手下的官员了。郑国在晋国的东边，秦国在晋国的西

边，跨过晋国而夺取郑国，您知道那该有多么困难，何必灭亡郑国来扩大晋国的势力呢？晋国是秦的邻国，邻国的强大，是您的苦恼啊。如果放过郑国，让郑国做东方道路上的居停主人，供给往来使者的需求，对您也没什么不好。况且是您使晋惠公当上诸侯的，惠公答应把焦、瑕两地送给您，但他早上进入晋国，晚上就支起夹板筑城墙，划定边界了，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哪会有满足的时候？在东边得到郑国之后，又想扩大它西边的领土，不损害秦国的话，晋国又到哪儿去扩大西部领土呢？使秦国受损害而晋国得好处，希望您三思。"秦穆公很高兴，就带兵回国了。晋国的咎犯要求晋文公追击秦军，文公说："不行，没有他的力量我们不能削弱郑国，借了人家的力量又损害人家，是不仁德；失掉了盟国，是不明智；以内哄代替和睦，是不勇武。我还是回去吧。"也就撤了兵，对郑国的包围也就解除了。烛之武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了，他一席话就保全了郑国、使秦国免除后顾之忧。郑文公不能早采用烛之武的意见，所以丧失了土地，遇到困难才觉醒，所以保全了郑国。

按，本条采自《左传》僖公三十年，文字小异。"郑围遂解"以下，为刘向评论。

【原文】

9·164　楚灵王即位，欲为霸，会诸侯，使椒举如晋求诸侯[①]。椒举致命曰："寡君使举曰：君有惠，赐盟于宋[②]，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驩于二三君[③]。使举请间，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④]。"晋君欲勿许，司马侯曰[⑤]："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⑥]；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修德以待其归[⑦]。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

之[8]，吾谁与争？”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济[9]？”对曰：“恃马与险，而虞邻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终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10]。冀之北土，马之所生也，无兴国焉[11]。恃险与马，不足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德音以享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12]。或多难以固其国，开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13]，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14]。卫、邢无难，狄亦丧之[15]。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有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贾，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哉[16]？”乃许。楚灵王遂为申之会，与诸侯伐吴[17]，起章华之台，为乾谿之役[18]，百姓罢劳，怨怼于下，群臣倍畔于上，公子弃疾作乱，灵王亡逃，卒死于野[19]。故曰：“晋不顿一戟，而楚人自亡[20]。”司马侯之谋也。

【注释】

①楚灵王：共王之子，名围（公元前540～前529年位），公元前541年弑楚王郏敖及其二子，自立为王。　椒举：即伍举，因其先人受封于椒，故其后人为椒氏，但仍有伍为氏者，如伍尚、伍员。　如：至。

②盟于宋：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鲁、晋、楚、蔡、卫、陈、郑、许、曹会于宋，在这个会上，晋、楚争先歃盟，即争为盟主。

③不易：多灾难，多事。　驩：同欢。

④间：闲暇。　虞：戒备、忧虑。　假宠：借其光耀。

⑤晋君：晋平公。　司马侯：晋臣，生平不详。

⑥侈：自高自大，盛气凌人。　厚：加重。　毒：罪恶。

⑦其:指楚。　归:结果,归宿。　唯天所相:"相",佑助。当时晋楚争霸,唯不知天意助谁,故"修德以待其归'。

⑧适:《左传》作"逞",放纵,肆行。

⑨殆:危。　国险:晋国西边、南边有黄河,东边有太行山,所以说险。　多马:本卷节162条说晋有"屈产之乘"。　齐、楚多难:齐国十年前(公元前548年)崔杼弑齐庄公,公元前546～前545年又有庆封之乱。楚国于公元前541年发生楚灵王以弑君上台的事。

⑩虞邻之难:虞,杨树达《读左传》认为"读为娱,乐也。"　四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　三涂:杜预注以为在河南陆浑县南,服虔则认为是太行、辗辕、崤渑。　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俗名城山岭。　大室:即中岳嵩山。　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八十里。　终南:山名,在今西安市南,又名秦岭。　九州:古代分中国九州,说法不一,可参《尚书·禹贡》、《尔雅·释地》等。　是不一姓:这是说有兴国,有灭国。

⑪冀之北土:指古冀州北部的燕、代等地,以出良马著名。

⑫邻国之难不可虞也:原本无此八字,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左传》补。

⑬守:《荀子·王制》杨倞注:"守者谓地也,守国以地为本"。　宇:指边境。

⑭齐有仲孙之难: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弑齐襄公,次年,齐人又杀无知,立齐桓公。　晋有里克之难: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里克欲迎立重耳,于是联合一些人杀了太子奚齐和公子卓,奚齐之傅荀息自杀。公子夷吾借秦穆公之力立为晋君,是为晋惠公,公元前650年,"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史记·晋世家》)。

⑮邢卫无难狄亦丧之: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次年,狄人入卫,卫懿公死,其后,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两国虽都恢复,然都曾为狄人所灭。

⑯賨(yǔn 陨):通陨、殒、坠落、死亡。

⑰申之会:在公元前538年,为楚灵王始会诸侯。申为楚地,在今河南南阳市北二十里。同年秋七月,楚灵王率诸侯联军攻吴,占据朱方(今江苏镇江之丹徒镇南)。此后连续两年攻吴,或无功,或为吴所败。

⑱起章华之台:《水经·沔水注》说台高十丈,广十五丈。　为乾谿之役:乾谿,在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五里。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发兵围徐国,自己

驻札于乾谿，作为后援，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威慑吴国。

⑲罢：同疲。 怼(dùi 队)：怨恨。 倍畔：同背叛。公子弃疾作乱：公子比自晋归楚，杀灵王之太子及公子，自立为王，灵王自缢而死。公子比之弟公子弃疾杀公子比，即王位，是为楚平王。

⑳顿：损。

【译文】

楚灵王即位之后，想当诸侯的霸主，主持诸侯的会盟，派椒举到晋国请诸侯开会。椒举传达楚灵王的意思，说："我的国君派我来的时候说：您曾加惠于敝国，赐给敝国在宋国参加结盟的机会。说：'跟从晋国和楚国的国家互相朝见。'因为年来处于多事之秋，寡人愿和各位诸侯结为好朋友。派我前来，看您什么时候有一点空闲，您如果边境太平，就希望借助您的名望来向诸侯提出请求。"晋平公想不答应，司马侯说："不行。楚王正沾沾自喜胆大妄为，老天爷也许想让他志得意满，来加重他的罪恶从而给他惩罚，这是说不定的。也许让他能得善终，这也是说不定的。晋国和楚国谁能称霸，只能看老天爷帮谁的忙，上天要帮谁，去争也是没用的。您还是答应他，自己修明德政，等待楚国的归宿。如果他归结到德行，我们还要去事奉他，何况其他诸侯呢？如果他放纵自己荒淫暴虐，楚国人民也会抛弃他，又有谁和我们争夺呢？"晋平公说："晋国有三个免于危险的条件，还有谁是我们的敌手？国家地势险要、盛产良马、齐国楚国内乱不止，有了这三条，要做什么事还会不成功吗？"司马侯答道："靠着马匹多、地势险要，而对邻国幸灾乐祸，这是三种危险。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终南，都是天下险要之地，这些地方并不永远属于一家一姓。冀州北部，是出产良马的地方，但没有出现过强大兴旺的国家。靠地势险要和马匹多，不足以巩固国家，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因此古代帝王都致力于修明德行来使神和人都高兴，没听说过他们致力于地形险要和马匹多的。邻国的灾难，自

己也不能引为乐事。有的国家经过很多灾难,而得到了巩固,扩大了领土;有的国家没有经过什么灾难但亡了国,守不住边境、丧失了土地。为什么要幸灾乐祸呢?齐国发生了仲孙之难而得到了齐桓公,到今天齐国还靠着他的余荫;晋国发生了里克之难而得到了晋文公,这才当了诸侯的盟主。卫国、邢国没有变乱,狄人也灭亡了它们。所以看到别国有难,不要高兴。仗着这三条,而不去修明政治和德行,一眨眼就会亡国,又怎么能成功?您还是答应他们。纣王淫乱暴虐,文王仁惠宽厚,商朝因此灭亡,周朝因此兴起,难道只在于争做诸侯的盟主吗?"晋平公答应了楚国的要求。楚灵王于是在申地与诸侯会盟,与诸侯联合攻打吴国,兴建章华台,在乾谿作战,在下层,百姓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在上层,大臣们群起反叛,公子弃疾发动政变,楚灵王逃亡,最后死于荒野之中。因此说:"晋国没损失一支戟,而楚灵王自己灭亡了。"这是司马侯的谋略啊。

按,本条采自《左传》昭公四年、五年、七年、十二年,其事亦见《史记·楚世家》。"故曰"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9·165　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挟弓而干阖闾,阖闾曰:"大之甚,勇之甚[①]。"为是而欲兴师伐楚,子胥谏曰:"不可。臣闻之,君子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②]。"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于是拘昭公于郢,数年而后归之[③]。昭公济汉水,沉璧曰:"诸侯有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④]。"楚人闻之,怒,于是兴师伐蔡[⑤],蔡请救于吴。子胥谏曰:"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⑥]。"于是兴师伐楚,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⑦],子胥之谋也。故《春秋》美而褒之[⑧]。

【注释】

①大之甚，勇之甚：《春秋谷梁传》范宁集解说“子胥匹夫，乃欲复仇于国君，其孝甚大，其心甚勇。”“勇之甚”甚字原本脱，依卢文弨《群书拾补》据《春秋谷梁传》补，《公羊传》亦有“甚”字。

②君子：《春秋公羊传》作“诸侯”，《春秋谷梁传》无“子”字，“子”字疑衍。 匹夫：庶人，百姓。大概当时伍子胥虽为名大夫之子，而尚无官职。《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说“必须因事者，其义可得因公托私，而以匹夫兴师讨诸侯，则不免于乱。”按《左传》昭二十年、三十年及《史记·伍子胥传》，都说子胥到吴后，即向吴王僚陈说攻楚的好处，因为公子光当时正考虑夺取王位，不想带兵外出，吴王僚才没发动攻楚的战争。

③蔡昭公：蔡，周代国名，都城先后在今河南上蔡、新蔡、安徽凤台等地。蔡昭公于公元前518年即位，公元前491年被他的大夫射杀。 朝楚：蔡昭公于公元前507年冬朝见楚昭王，被囊瓦拘留三年。 郢(yǐng影)：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春秋楚文王定都于此。 囊瓦：字子常，公元前519年为楚令尹，因畏吴而增修郢城。

④诸侯有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左传》定四年记其言为“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示誓不再朝楚，本书用《公羊传》文，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认为“盖因四年蔡随吴伐楚而以意为此辞，非原辞也。

⑤楚人伐蔡：公元前506年，晋国为首在召陵开会谋伐楚，沈人不与会，晋使蔡人灭沈。其秋，楚国为沈之故围蔡。其冬，吴、蔡伐楚，战于柏举。

⑥忧：这里指操劳。

⑦柏举：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公元前506年，吴、蔡与楚人在此作战，楚人战败，《春秋谷梁传》定公四年说吴军入郢，“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

⑧《春秋》褒而美之：《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说：“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其忧中国奈何？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闾……。”《春秋谷梁传》“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吴楚在春秋时都被视为夷狄，而吴为了替中原国家申张正义而攻楚，故说它能攘夷狄，自己以行动为自己升格。

【译文】

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子胥逃亡，带着弓去求吴王阖闾，阖闾说："你真是大孝大勇啊。"为了这个而想派兵讨伐楚国，子胥劝谏道："不行。臣下听说过，国君不为一个老百姓的事而与别的诸侯开战。况且奉事君主就象奉事父亲，损害君主的道义，来为父亲报仇，臣下不会这样做。"于是就没有发兵。蔡昭公访问楚国，穿了一件名贵的皮裘，楚国令尹囊瓦跟蔡昭公讨这件皮裘，昭公不给，囊瓦就把蔡昭公在郢都关了三年，才放回去。蔡昭公渡汉水时，把一块璧丢进水中，说："诸侯当中有谁讨伐楚国，寡人愿意做他的先锋。"楚国人听到这句话，大为震怒，于是发兵进攻蔡国，蔡国到吴国求救，伍子胥又劝吴王："蔡国没有罪过，楚国贪残无道，君王如果有心为中原操劳，那么现在是时候了。"于是发兵讨伐楚国，终于在柏举击败楚军，成为诸侯的盟主，这都是子胥的计谋。因此《春秋》表扬他，赞美他。

按，本条采自《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春秋谷梁传》定公四年略同。其事亦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三十年、定公四年、《吕氏春秋·首时》、《史记·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卷一、卷二。

【原文】

9·166　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更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①]，恐大臣不从，于是召卫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计正本之法，使民之道[②]。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③]。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④]。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警于民[⑤]。语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见未萌[⑥]。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⑦]：'论至德者，不和

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8]。'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9]。"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10]。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11]。今君变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君熟虑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于所习，学者溺于所闻[12]，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13]。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14]。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15]。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治[16]。君无疑矣。"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什不易器[17]。臣闻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18]。"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19]？帝王者不相复，何礼之循[20]？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21]。礼法两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故汤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灭也不易礼[22]。然则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礼者未足多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乡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之议，人心不疑矣[23]。于是孝公违龙、挚之善谋，遂从卫鞅之过言，法严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当时取强，遂封鞅为商君[24]。及孝公死，国人怨商君，至于车裂之[25]。其患流渐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削刻无恩之所致也[26]。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秦项严暴而亡，汉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谋之本也。

【注释】

①秦孝公:秦献公之子,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　卫鞅:战国卫国人,是卫公的同族,因而称卫鞅或公孙鞅。曾在魏国做过小官,后至秦,辅秦孝公,执政二十一年(前359～前338年),孝公封他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亦称商鞅。　三代:夏、商、周。

②甘龙、杜挚:皆秦孝公臣,生平不详。　御:侍候。　正法:高亨《商君书注译》以为"正当读为政,政法即政治法度。"

③代位不亡社稷:《商君书·更法》作"代立不忘社稷",意同。　社稷: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坛,古语用以代表国家。　错:同措,建立、推行。　明:使光明。　主长:"长"读上声。

④疑:迟疑不决。　亟:急。　殆:当。

⑤见负:原本作"负非",《商君书》作"见负",高亨说"负与非同意。"　謷(áo敖):不理解别人的话,高亨以为是"嘲笑"。

⑥暗: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训"蔽"。

⑦郭偃:即卜偃,晋文公掌卜大夫。今人高亨《商君书新笺》则以为郭偃与卜偃未必为一人。下文引语,蒋礼鸿说不见于《左传》《国语》。

⑧至德:最高的道德。

⑨治国:《商君书》、《史记·商君列传》均作"疆国"。　不法其故:《史记》司马贞索隐云,"言救弊为政之术,所为苟可以强国,则不必要须法于故事也。"

⑩易民:改革人民的礼俗。

⑪因:袭用。　据:依照。

⑫溺:沉没。

⑬守法:掌管和维护法律、法制。　典法之外:指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

⑭王:读去声,成王业,做皇帝。　三代不同道而王:《商君书·开塞》"周不法商,夏不法虞(舜),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　五霸:高亨《商君书新笺》说,汉朝人所说的五霸,与战国人所说的不同,据《墨子·所染》、《荀子·王霸》、《吕氏春秋·当染》,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

⑮制焉、拘焉:《史记》司马贞索隐:言贤智之人作法更礼,而愚不肖者不

明变通，而辄拘制不使之行。”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说，“谓拘制于旧礼故法而不敢有所变更也。”

⑯拘礼之人：“拘”原本作“更”，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及《商君书》校改。

⑰功：效率。　器：工具。

⑱臣：原本作“两”，据《四部丛刊》本、卢文弨《群书拾补》及《商君书》校改。

⑲教：政教。

⑳复：《说文解字》“行故道也”，即走旧路。

㉑伏羲：传说中的圣王，曾作八卦代结绳记事。　神农：传说中的圣王，曾尝百草。　诛：罚，杀。　怒：高亨、蒋礼鸿均以为当读为“孥”(nu 奴)，妻子，即一人有罪，妻子连坐。

㉒循古：拘守古代礼法。　易礼：改变礼法。

㉓穷乡多怪：偏僻地方的人，少见多怪。　曲学：《庄子・天下》“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学识偏狭不能博通的知识分子。　拘世：拘守当时现状。

㉔深：严厉。　封为商君：在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340 年)。

㉕国人怨商君：《史记・商君列传》“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车裂：肢解。《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死后，公子虔之徒告商君谋反，商君在逃亡中被秦兵追杀，死后车裂示众。

㉖赤衣：罪人穿的衣服。《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的话说，秦用商鞅之法以后，贫富悬殊，很多人逃亡山林，加以严刑峻法，很多人被判刑，“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削刻：刻薄。

【译文】

秦孝公想采用卫鞅的意见，进一步制订严刑峻法，改变夏商周三代自古传下来的制度，他担心大臣们不同意，就把卫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找来侍候他，一起考虑时势的变化，讨论政治、法度的根本，研究役使人民的方法。秦孝公说：“继承先人当君主，不忘国家，这是当国君的本分。建立法律，努力使它弘扬主上的英明，这是臣下的行为。我现在想改变法度礼制来教导百姓，我怕天下的人要

议论我。”卫鞅说：“我听说过，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决就不能成功。主上赶快下变法的决心，果断地干下去，应该不顾忌别人的看法。况且一个人有过人的行为，本来会受到世人的反对；有独具远见的谋略，必然会受人们的讥评。俗话说‘愚昧的人被已发生的事遮住眼睛，智慧的人在事情的苗头尚未出现时就观察到了。人民，我们不能跟他们谋划事业如何开始，但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论法的时候说：‘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征询众人的意见。’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为了便利办事的。所以假如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圣人就不沿用旧法度；假如对人民有利，圣人就不遵循旧礼制。”孝公说：“好。”甘龙说：“不是这样。臣下听说圣人不改变人民的旧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改变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因袭人民的归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气力就能成功；依据旧有的法度去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能相安。现在主上要变更法度，不遵循旧制，改变礼法来教育人民，臣下担心天下的人都要批评主上，希望您仔细斟酌。”卫鞅说：“您所说的，是一般俗人都了解的。芸芸众生习惯于他所熟悉的东西，学士们跳不出他的见闻的限制。这两者，可藉以担任官职维护法律，而这两类人都不是讨论现有法典以外的事情的对象。夏商周三朝治国原则不同，但都成就了帝王的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一样，但都成为诸侯的盟主。智慧的人创造法度，愚昧的人就要牵制他；贤能的人改革礼制，庸陋的人就要妨碍他。受旧礼制约束的人，不配和我们商讨大事；受旧法度约束的人，不配和我们讨论治国之道。主上不必再犹豫了。”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改换器械。我听说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制就没有奸邪。主上仔细考虑。”卫鞅说：“往古历代政教不同，我们取法哪一个？前代帝王并不互相因袭，我们遵循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育人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周文王、周武王，各自针对时势建立法度，根据现实情

况规定礼制。礼制法度随实情而定，制度法令符合实际需要，武器装备都能便于应用。臣下本来就说，治理国家，并不只有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因此商汤王周武王不拘守古法而得到天下，殷纣、夏桀不改变礼制而遭到灭亡。那么违反古制的人无可责备，遵循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主上别再游疑了。”孝公说：“好。我听说，生于穷乡僻壤的人，往往少见多怪，拘守一偏之见的人，往往爱辩论。愚人高兴的事，正是智者所悲哀的；狂妄的人称快的事，正是贤达的人所担忧的。拘于俗见的议论，人们已经看清楚了。”于是孝公违背了甘龙、杜挚的好主张，遵行卫鞅的错误议论，法令周密严酷，刑罚严厉而不留馀地，执法者完全排除人情。这样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于是封卫鞅为商君。到孝公死后，国都人士怨恨商君，至于把他肢解。商君的祸根逐步发展，到秦始皇时，路上走的满是穿囚衣的罪人，漫山遍野都是盗寇，终于天下大乱，秦朝灭亡，这都是刻薄不宽仁导致的恶果啊！夏商周三代是积累仁德才得天下的，齐桓公是给灭绝宗祀的家族接续香火才称霸诸侯的，秦朝和楚霸王是因为残忍暴虐才灭亡的，汉高祖是因为广施仁惠才得天下的。所以说仁德恩惠，是一切谋略的根本啊。

按，本条采自《商君书·更法》，亦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而文字较简。“于是孝公违龙、挚之善谋”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9·167　秦惠王时蜀乱，国人相攻击，告急于秦①。惠王欲发兵伐蜀，以为道险峡难至，而韩人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恐蜀乱；先伐蜀，恐韩袭秦之弊，犹与未决②。司马错与张子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③，张子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

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4]。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5]。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西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6]。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远矣[7]。"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者务广其地，欲强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8]。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服焉[9]。服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10]。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11]。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叔相蜀[12]。蜀既属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诸侯，司马错之谋也。

【注释】

①秦惠王：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亦称惠文王。伐蜀事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后元九年。　蜀：战国时代的蜀，大致包括今重

庆南充以西、大雪山以东，北邻陕西甘肃、南接云南的一片地方。　蜀乱：《史记·张仪列传》说“苴、蜀相攻击”，据《华阳国志》的《巴志》和《蜀志》，蜀王封他的弟弟于汉中，号为苴侯，蜀与巴为仇，而苴侯私亲于巴，公元前316年，蜀王讨伐苴侯，苴侯逃到巴，因为巴、蜀都和秦友好，所以巴王为苴侯向秦求救，秦就打着救苴、巴的幌子，把蜀、苴、巴全都併吞了。

②险峡：即险狭。司马错等人伐蜀，取石牛道，即从汉中到阳平关，然后沿着与今宝成铁路相同的路线到成都，途经剑门、马角坝等地，故称险峡(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恐韩袭秦之弊：伐蜀前两年(公元前318年)，魏、韩、赵、楚、燕五国联合攻秦，不胜；前一年，韩、赵、魏三国攻秦，秦胜，斩首八万(据《史记·六国年表》)。因此，秦惠王担心韩国袭其后路，不是没有根据的。

③司马错：据《华阳国志·蜀志(四)》任乃强注，司马是官名，错为人名，无姓氏。秦将，生活年代在惠王、武王、昭襄王三朝，《史记·白起列传》称“客卿错”，当不是秦国人。　张子：张仪，秦相，此次伐蜀，他也是重要策划者。　欲：原本作“以”，据程荣《汉魏丛书》本及《四部丛刊》本改。

④魏：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国都在大梁(今开封市)。　三川：战国韩国地名，即今黄河、洛水、伊水一带，靠近秦国。　什谷之口：《战国策·秦策一》作“轘辕缑氏”，在今伊水洛水会流处的河南巩县，已靠近韩国都城。　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其地界于赵、韩之间，可控制赵、韩之间的西路交通。　南阳：据《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五年注，其地大致在今河南淇县迤西至济源县一带，出兵于此，亦为断绝韩、赵间的交通。　南郑：《战国策》姚本高注以为今河南新郑，《史记》张守节正义认为也是“塞什谷之口，”新郑距巩县不远，高诱与张守节之说可从。　新城：今河南襄城。　宜阳：亦今河南县名。新城、宜阳都在周王城洛阳西南。　二周：战国时，周威公去世，其少子根在东部争立，韩、赵两国以武力支持，周遂分裂为二，东周建都巩县。西周仍都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西)。这个“二周”是作为诸侯国的二周，而不是作为朝代的西周和东周，当时东周王朝的首都在洛邑(今河南洛阳)。　楚、魏之地：“魏”原本作“韩”，据程荣《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及《战国策·秦策一》、《史记·张仪列传》校改。

⑤九鼎：《史记·武帝本纪》说禹收九州之铜，铸了九只大鼎，用以祭飨上帝鬼神，后来成为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　按：依据。　图籍：此指中央政府

的档案及文件。此时东周王朝虽已无控制诸侯的力量，但名义上还存在，至前256年，为秦所破，才不再称王。

⑥戎狄之伦："伦"原本作"倫"，据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校改。戎：古代中国西部少数民族。 狄：古代中国北部少数民族。

⑦朝：朝廷，官场。 市：市场。 顾：却。

⑧资：凭借。

⑨桀、纣之乱：《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好色，秦惠王多次赠送美女给他。 得其地，取其财：《华阳国志·蜀志》载司马错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白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缮：备办。

⑩尽：竭。这里指收入尽。 西海：这里泛指中国西部，同时，《汉书·张骞传》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途中曾听说有一条从蜀通往印度的道路，则此"利尽西海"也可能与西域交通有关。 劫天子：《战国策·西周策》记秦欲攻周，周最对秦昭王说"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

⑪宗室：王族。 因：依靠，凭借。 以鼎予楚：《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伐戎，在周王城附近陈兵，周定王派王孙满去慰问，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表现出要图谋中央政权的意图，所以司马错估计周可能在迫不得已时以九鼎换取楚的保护。

⑫定蜀：公元前316年秋伐蜀，冬十月蜀平，前314年，封蜀王之子为侯，派陈庄为相(《华阳国志·蜀志》)。

【译文】

秦惠王时蜀国发生内乱，蜀国人自己互相攻伐，到秦国告急。秦惠王想派兵攻蜀国，认为道路险峻狭窄，军队很难到达，而韩国又可能乘虚而入。秦惠王想先攻打韩国，怕蜀国内乱恶化；想先平定蜀国，又怕韩国利用秦国的疲困而来进攻，一直拿不定主意。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司马错要攻蜀国，张仪说："不如攻韩国。"秦惠王说："愿意听听你的理由。"张仪答道："和魏国、楚国友好相处，派兵下三川，堵住什谷的孔道，挡住屯留的路；魏国封锁

南阳，楚军开到南郑，秦国进攻新城、宜阳，在东周西周的郊外列阵，责问周王的罪过，进攻楚国、魏国的地盘。周王知道自己没救了，一定献出九鼎宝器。占有九鼎，按照周天子档案文件提供的情况，挟持周天子向天下诸侯发号施令，天下没有谁敢不服从，这是统一天下的大事业啊。现在蜀国不过是西方的僻远小国，跟戎狄蛮族没什么两样，兵员伤损，民夫劳累，并不能增强秦国的声威，占领了那块地盘，并不能让秦国得到什么好处。臣下听说要争名就要在朝廷上去争，要夺利就要到市场上去夺。那三川的周王朝，就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而大王不到那儿去争，反而到戎狄之邦去争，这距离统一天下也太遥远了。”司马错说：“不是这么回事。臣下听说，想让国家富裕的人致力于开拓疆土，想让国家强大的人致力于使百姓富足，想完成帝王事业的人致力于广施仁惠，有了这三方面的基础，帝王的地位就会随之而来了。现在大王土地狭小，人民贫穷，因此臣下希望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蜀国是西边偏远地区的国家，是戎狄蛮族的首领，他们的君主象桀、纣一样，因而弄出乱子，拿秦国的兵力去攻打它，就比如让豺狼去追逐一群绵羊。占有那一方土地足以扩大地盘，夺得它的资财足以使百姓丰衣足食，使部队改善装备，不消耗什么兵力就可以使它降服。征服一个国家而天下不认为我们凶横，收尽西方的利益而诸侯不认为我们贪婪，这样我们就一举两得，既得到蜀国的财富，又得到除暴安良、平定祸乱的美名。假如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那就是恶名了，但又未必有什么实惠。背着不仁不义的恶名，攻打天下人都不想攻打的对象，那太危险了。臣下希望把理由说透：周国是天下王室所在的地方，是齐国、韩国的盟友。周天子自料要失去九鼎，韩国自料要丢掉三川，两国将会齐心合力，共商对策，而依靠齐国、赵国的力量，取得楚国、魏国的援助，来解除自己的灾祸。周天子会把九鼎给楚国，韩国会把土地给魏国。把九鼎送给楚国，割土地给魏国，这些事大王是无法阻止的，这正是臣下所说的危险了，不如进攻蜀国万无一失。”秦惠王

说:“好。寡人就照您的意见办。”终于派兵进攻蜀国,到十月份就拿下了蜀国,平定了祸乱,把蜀王的名号降格为侯,而派陈叔为相国。蜀地并入秦国版图以后,秦国日益强大富足,从而控制了天下诸侯,这都是司马错的谋略啊。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秦策一》,亦见《史记·张仪列传》。

【原文】

9·168　楚使黄歇于秦[①]。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韩、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黄歇适至,闻其计[②]。是时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数县,楚顷襄王东徙,黄歇上书于秦昭王,欲使秦远交楚而攻韩、魏,以解楚[③]。

其书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之,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高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④]。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仁、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⑤]。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复之,有取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甄城,而魏氏服[⑥];王又割濮、历之北,注之秦、齐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单矣[⑦]。

“王若能持功守威,挟战功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⑧]。王若负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⑨]’。《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10]’。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见伐赵之利，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11]。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亲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为越人所禽于三渚之浦[12]。智伯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之城，胜有日矣，韩、魏畔之，杀知伯瑶于丛台之上[13]。今王妬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14]。’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曰：‘毚跃跃兔，遇犬获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15]。’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吴之亲越也[16]。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17]。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绝肠，折颡摺颈，身首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系臣束子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潢洋无所食，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海内矣[18]。故韩、魏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赍之与攻楚[19]，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也。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20]。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韩、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铚、胡陵、砀、萧、

相,故宋必尽[21]。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也,而使独攻[22]。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23];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24]。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齐、魏得地保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未能,其于禁王之为帝有余矣[25]。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事而树怨于楚,出令韩、魏归帝重齐,是王失计也[26]。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为一而以临韩,韩必拱手,王施之以山东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27]。若是而王以十万伐郑,梁人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28]。王一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入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29]。王之地一桎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也[30]。"

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黄歇受约归楚。解弱楚之祸,全强秦之兵,黄歇之谋也。

【注释】

①黄歇:即楚国公子春申君,楚顷襄王之弟,以游学博闻知名,事顷襄王,为左徒、相国,后在宫廷权力斗争中为赵人李园所杀。《史记·春申君列传》多误,此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②白起:秦昭王时大将,在秦国对楚、魏、韩、赵的战争中屡建大功,封武安君,后因在伐赵攻邯郸的问题上与秦昭王意见分歧,称病不出战,赐死。　攻韩、魏:据《史记·六国年表》,事在公元前293年,斩首二十四万。

③楚顷襄王东徙:公元前278年,白起击楚,取郢都,烧夷陵,楚顷襄王逃到陈(今河南淮阳)。　上书于秦昭王:以上一段,大体本于《史记·春申君列

传》，为《战国策》鲍彪本所无，鲍本仅作"说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黄丕烈《战国策札记》说"高（诱）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为黄歇说昭王"。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亦均以为非黄歇、秦昭王事，而当在秦始皇八年以后。

④驽（nú 奴）犬受其弊：《史记》索隐说"谓两虎斗乃受弊于驽犬也"，"弊"意为损害。 二垂：《后汉书·杜诗传》注"谓西与北也"，垂同陲，指边疆。 万乘：上万辆兵车，指大国。

⑤盛桥：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以为即秦始皇之弟长安君成蟜，于秦始皇八年谋反失败自杀。 守：待。 杜大梁之门：公元前283年、前275年，秦军两度进攻魏国，至大梁城下。 举：得。 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地区，古名河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九认为此时秦未占领河内，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时，秦亦只有河内之半，秦国完全占领河内，大致在秦始皇六、七年间。 燕：即后世所称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北。 酸枣：故地亦在今河南延津县北。 虚：故地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南。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一三二条说，拔燕、酸枣、虚，《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在始皇五年"，事见《始皇本纪》，又"盛桥"金正炜以为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成蟜，这两点足证此文为始皇时，而非昭王时所作。 桃仁：《战国策》鲍本作"桃人"，注《史记》作"桃"，《史记》集解引徐广云"燕县有桃城"。 邢：《史记》集解引徐广云"平皋有邢丘"，平皋在今河南温县东。 邢：黄丕烈《战国策札记》说"邢当作荆"，认为当与下文连读，作"荆、魏之兵"。 云翔：解散。

⑥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复之："之"，金正炜《战国策补释》认为当作"出"，钱穆从金氏校改，并据这句话认为"此文至早乃始皇八年事"。 有：又。 满：原本注"《史》作蒲"，蒲，在今河南长垣，战国魏地。 衍：《史记》索隐说在河南。卷（quān 圈）在今河南原阳县。 首：《史记》索隐说"首，盖牛首"，为约略之词，非确指，《战国策》鲍本注"河东有首山"，亦难确指其具体位置。牛首在今河南通许县境。 垣：即长垣。 仁、平丘：《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属陈留"，在今河南开封市东。 黄：在今河南杞县北。 济阳：在今河南兰考北。 甄城：原本注"甄，《史》作婴"。《史记》张守节正义说"婴城，未详"。"甄城"地名晚出（在南齐时），且久已废，又在江苏省境，距以上两地甚远。 按，缪文远《战国策考辨》说"《策》文又言秦取魏蒲、衍、首、垣，当即始皇九年秦拔魏垣、蒲阳、衍之讹（《史记·六国年表》）"，缪说是。

⑦濮：古水名，西起今河南封丘、原阳，东至今山东鄄城、荷泽，今已湮塞。历：历山，在今山东荷泽东北。　注：放置。　要：同腰。　单：孤，此指无双。

⑧三王：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

⑨《诗》云：引文见《诗经·大雅·荡》。　靡：无。　鲜：少。　克：能。朱熹《诗集传》说："盖其降命之初，无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终，是以致此大乱"。

⑩《易》曰：引文见《周易·未济》，原文为"小狐汔济，濡其尾。"其象辞说"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韩康伯注云"小狐虽能渡，而无余力，将济而濡其尾，力竭于斯，不能续终"。本文所引，与《周易》今本小异。

⑪智伯伐赵：晋国权臣智伯于公元前455年胁迫魏宣子、韩康子攻赵襄子，围晋阳，公元前453年，因久围不破，智伯决晋水灌之，赵襄子派张孟谈以"唇亡齿寒"为论据，说服韩、魏反攻智伯，智伯败死，赵襄子以智伯之头为饮器，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榆次：在今山西太原市南。　吴伐齐：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践战败，卧薪尝胆。公元前484年，吴与鲁攻齐，大破齐军于艾陵。公元前482年，夫差会诸侯于黄池，越国进攻吴国，吴国只太子及老弱留守，战败。公元前473年，越攻吴，吴国兵力多半消耗于对齐作战，且百姓疲敝，无力抵抗，终为越所灭，夫差自杀。　干隧："干"原本作"千"，据程荣本、王谟本、崇文书局本及《战国策》、《史记》校改。干隧，《史记》张守节正义说，在苏州西北四十里，为夫差自杀处。

⑫吴亲越：夫差战败越王勾践后，相信勾践的谦卑态度，听信贪财好利的太宰嚭，而拒绝伍子胥的忠言，养虎贻患，终于被勾践所灭。　艾陵：《春秋左传注》据沈钦韩说，认为在山东莱芜县东。　三渚之浦：高诱注"即干隧。"

⑬丛台：《战国策》、《史记》均作"凿台"，《史记》集解引徐广云"凿台在榆次。"

⑭《诗》曰：鲍彪本《战国策》注云，"逸《诗》。武，足迹。宅，犹居也。言地之居远者，不涉之也。"《史记》正义说"言大军不远跋涉攻伐。"

⑮《诗》曰：引文见《诗经·小雅·巧言》。《诗经》后二句在前。《战国策》高诱注，"趯趯，跳走也。毚(chán 谗)兔，狡兔。喻狡兔腾趯，以为难得也，或时遇犬获之。喻谗人如毁伤人，遇明君则治汝罪也。"《诗三家义集疏》引戴震说，"彼谗人者有心破坏之(破坏国家宗庙典章法度)，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则情状得，譬如狡兔之趯，遇犬则获矣。"

⑯中道：鲍彪本《战国策》注“在前后间”。

⑰将：近，快要。

⑱隳(huī 灰)：毁坏。 刳(kū 哭)：剖开。 颡(sǎng 嗓)：头。 摺(lā 拉)：摧折。 潢洋：《战国策》作“狐祥”，高诱注云“狐之为妖者。”朱起凤《辞通》说潢洋即狐祥，“鬼神为正祀，狐祥乃淫祀，今并无所食”，淫祀指民间原始宗教信仰。 海内：“内”原本作“渚”，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及《战国策》、《史记》改。

⑲赍(jī 机)：携，持。

⑳藉：同借。 随水右壤：《史记》索隐说“随水右壤盖在随之西，即今邓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矣。”随，今湖北随县，临涢水，其西为大洪山、汉水、荆山，即下文所谓“广川大水、山林谿谷。”

㉑四国：赵、韩、魏、齐。 留：高诱注“属楚国”。 留、方与、铚、砀、萧、相：《史记》正义说，“徐州西，宋州东，兖州南，并故宋地”，大致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接境处。

㉒泗：战国时泗水发源于今山东鲁山，西流经曲阜，南折经今安徽沛县，东南流经今徐州，东折经今江苏邳县，又东南流大概在今洪泽湖处注入淮河。春秋宋国在泗水以西，泗北指今山东南部和今江苏淮北一带。

㉓校于秦：原本“校”作“枝”，依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宋本改。

㉔无后患：指齐国四面皆有险可凭。

㉕详事：谨慎治理。

㉖归帝重齐：《史记》索隐说“谓韩、魏重齐，今归帝号。”

㉗临：进攻。 施：铺陈。 带：围绕如带。 许：在今河南许昌东。

㉘鄢陵：在今河南鄢陵西北。 婴城：绕城守御。 上蔡：在今河南省。召陵：在今河南郾城东。

㉙注：《史记》索隐云“谓以兵裁之也。”

㉚桎：原本注“《史》作经”。 一经两海：《史记》索隐“谓西海至东海皆是秦地。” 要约：《战国策》作“要绝”。腰，中。约，束。 痛：《战国策》注“痛，急也”，“言攻伐之酷”。

【译文】

楚国派黄歇出使秦国。秦昭王叫白起进攻韩国、魏国，韩国、魏国屈从于秦国，昭王正要命令白起跟韩、魏两国一起进攻楚国，黄歇恰好到了，听说了这个计划。当时秦国已经派白起进攻楚国，拿下了好几个县，楚襄王被迫把都城迁往楚国东部。黄歇上书给秦昭王，想叫秦国跟距离遥远的楚国保持友好，而进攻韩国、魏国，拿这个办法来化解楚国的灾难。那封信写道：

"天下没有比秦国、楚国更强大的国家了，现在听说大王要进攻楚国，这就象两只猛虎相斗，而癞皮狗就会从猛虎的疲劳损伤中得到好处，不如跟楚国和好。请允许臣下说一说此中的道理：臣下听说物极必反，冬天的严寒变为夏天的酷暑就是例证；东西堆叠得太高就不安全，把棋子堆高了会倒下来就是例证。现在贵国的领土，占有了天下的西北两边，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大国都不曾有过的广大领土。现在大王派盛桥在韩国办事，盛桥就把韩国的土地并入秦国，这是大王不动用武力、不显示威风，就得到了一百里土地，大王可以说是很有本领了。大王又发兵进攻魏国，堵住都城大梁的门户，攻下河内地区，获取燕、酸枣、虚、桃仁、邢等地，魏国的军队如风吹云散般不敢前来救援，大王的武功是很可观了。大王让兵士人夫休息两年之后再度出兵，又夺得蒲、衍、首、垣，乘胜进攻仁、平丘、黄、济阳、甄城，魏国俯首听命。大王又取得濮、历以北的土地，把兵力放在秦、齐之间的腰部，切断楚、赵之间脊梁，使天下五国同盟、六国联合也无法相互救援，大王的声威也称得上天下无双了。

"大王若能保持已有的功业和声威，收敛攻城夺地的欲望，而在仁义德惠方面下功夫，使自己免除后患，那么三王就少了，应加上您成为四王，五霸就少了，应加上您成为六霸。大王如果倚仗兵多将广，装备精良，趁着战胜魏国的声威，想要以武力使天下诸侯称臣，臣下担心秦国将后患无穷。《诗经》说：'开始都是好的，而结果多半是不好的。'"《周易》说：'狐狸蹚水过河，弄湿了尾巴。'"这都是说善始容易，而善终就难了。怎么会知道是这么回事呢？智伯看

到攻打赵氏的好处，而不知道会有榆次的灾祸；吴王看到进攻齐国有利，而不知道会有干隧的惨败。这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丰功伟业，是贪图眼前的利益，而换来以后的灾难。吴国和越国亲善，一起攻打齐国，已经在艾陵战胜齐国，却在三渚水边被越国打败；智伯信任韩氏、魏氏，一起攻打赵氏，眼看就要胜利了，而韩氏、魏氏背叛了他，在丛台上把智伯杀死了。现在大王忌恨楚国的没有毁灭，而忘记了毁灭楚国的结果是使韩国、魏国强大起来，臣下为大王设想，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做法。

"《诗经》说：'大军不长途跋涉进攻别的国家'。由此看来，楚国是秦国的帮手；邻国是秦国的对头。《诗经》说：'狡猾的兔子跑得快，遇到狗就逃不脱。别人心里打什么主意，我们也要估量估量。'现在大王半路上转变态度，相信韩国、魏国跟大王友善，这是吴国相信越国的友善啊。臣下听说，对敌人不能宽大，对机会不能放过。臣下恐怕韩、魏两国是用谦恭的言辞来换取安宁，实际上是欺骗贵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王对韩、魏没有世代累积的恩德，而只有世代累积的冤仇。那韩、魏两国，父子兄弟接连不断死于抵抗秦国的战争，这种情况延续了将近十代人了。国家残破，政权崩溃，祖庙破坏；肚子被划开、肠子被割断，砍下脑袋、扭断脖子，肢体不全，抛尸荒野，骸骨狼藉，全国境内到处都看到这样的惨象；文武大臣、公子王孙，被绳子捆着，成为俘虏，在大路上一群又一群的被驱赶；无论是祖先神灵还是山精鬼魅，都无法得到人们的祭献，民不聊生，骨肉分离，离乡背井，沦为奴婢的，遍于海内。因此说韩、魏不灭亡，秦国的祸根就存在。现在大王还携带他们一块来进攻楚国，不是打错了主意吗？

"况且进攻楚国，将从哪条路出兵？大王或许会向仇敌韩、魏借路吧？从军队开拔那一天，大王就要担心他们回不来了，那是大王用武器装备接济作为仇敌的韩、魏啊。大王如果不向仇敌韩、魏借路，就一定要进攻随水西岸地区。随水西侧，这些地方都是大河大

水、山林沟谷，尚未开发的土地，大王尽管占领了它，也等于没有占领。这样，大王有毁灭楚国的名声，而没有扩大领土的实惠。

“况且大王进攻楚国的时候，韩、魏、齐、赵四国一定会动员全部兵力对付大王，秦、楚两国打得难解难分时，韩、魏两国将出进攻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宋国旧地将完全被他们占领。齐国南进，泗水以北的地方一定全被齐国占领。这些地方都是四通八达的平原，肥沃的土地，却让他们独吞了。大王进攻楚国，只能使韩、魏在中原地区吃肥，并增强齐国的力量。韩、魏强大了，足以和秦国较量；齐国南面以泗水为边界，东靠大海，北靠黄河，没有后顾之忧。天下的诸侯，没有比齐国、魏国更强大的，齐国、魏国得到土地，保持利益，又谨慎地管理国家、修明吏治，一年之后，虽然自己不能称帝，而在阻止大王称帝这方面，是绰绰有余的了。

“以大王这样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精良的武器装备，一出兵就和楚国结怨，而使韩、魏两国把帝王的尊号归于齐国，这是大王失策了。臣下替大王考虑，不如跟楚国保持友好关系，秦、楚联手来进攻韩国，韩国必然无力抵挡，大王铺排崤山以东居高临下的险要形势，还有黄河如带的便利，韩国必然与秦国封在函谷关内的诸侯并列。象这样，大王再以十万人马进攻郑国旧地，魏国人一定胆战心惊，加强许、鄢陵两城的守备，而与上蔡、召陵的联络也就断绝了，这样一来，魏国也就与秦国在关内的诸侯并列了。大王一旦跟楚国和好，‘关内’两个大国的国王就可以向齐国出兵，自己不动手就可以取得齐国西部的土地。大王的土地从西海到东海连成一气，把天下的腰部约束住，这样燕、赵不能指望齐、楚，齐、楚不能指望燕、赵，然后以灭亡的危险震慑燕、赵，直接发兵动摇齐、楚，这四个国家，用不着经过恶斗就会归顺了。”

秦昭王说：“好。”于是就叫白起停止进攻，辞退了韩、魏的部队，派使者送礼物给楚国，两国结为同盟，黄歇接到盟约后回到楚国。解除了疲惫的楚国的危机，保全了强大的秦国的军队，这都是

黄歇的计谋啊。

按，本条采自《战国策·秦策四》，文字则多从《史记·春申君列传》。

【原文】

9·169 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1]。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2]："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将束甲而赴之[3]。"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宝使而为构[4]。"虞卿曰："昌言构者，以为不构军必破也，而制构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王之军乎？不耶[5]？"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宝，必内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从必一心，如此，则构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构，发郑朱入秦，秦内之[6]。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构秦，秦已内郑朱矣，虞卿以为如何？"对曰："王不得构，军必破矣。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郑朱，贵人也，而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7]。楚、魏以赵为构，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构不可得也。"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构，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8]。不从虞卿之谋也。

秦既解围邯郸，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构[9]。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亡其力尚能进之，爱王而不攻乎[10]？"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11]。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赵郝曰：

“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进，此弹丸之地不与，令秦来年复攻于王，王得无割其内而构乎[12]？”王曰：“请听子割矣，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乎？”赵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13]。他日三晋之交于秦相若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之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独取攻于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后也[14]。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构，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复割其内而构乎’；今构，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构，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构。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疲，我以五县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尽。来年秦复来割，王将与之乎？不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即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固不止矣[15]。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

计未定，楼缓从秦来[16]。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与秦地与无与，孰吉？”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17]。”楼缓对曰：“亦闻夫公父文伯母乎？

公父文伯仕于鲁[18]，病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19]。今死，而妇人为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故从母言，是为贤母，从妻言，是必不免为妒妇。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20]。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恐王以臣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与之[21]。”王曰：“诺。”

虞卿闻之曰：“此饰说也，王慎勿与。”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悦，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22]’。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必尽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而瓜分之，赵见亡，何秦之图乎[23]？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愿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与，非固勿与而已也[24]。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25]。齐，秦之深仇也[26]。得王之六城[27]，并力而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仇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28]。王以此为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而反构于王也[29]。从秦为构，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30]。”赵王曰：“善。”即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31]。虞卿之谋行而赵霸，此存亡

之枢机，枢机之发，间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惧趋风驰指而请备[32]。故善谋之臣，其于国岂不重哉？微虞卿，赵以亡矣[33]。

【注释】

①秦赵战于长平：公元前 262 年，秦昭王派白起攻韩国，韩国上党倒向赵国，引起秦、赵长平之战。公元前 260 年，赵国中秦之反间计，使赵括代替廉颇指挥赵军，赵括改变廉颇的做法，率大军盲目出击，白起正面诈退，而埋伏两路兵马截断赵括后路，包围赵军，赵军困守四十六日，战败，四十五万人被杀，赵国轻锐丧失殆尽。　都尉：《战国策》注“军尉也”，一般认为“都尉”是秦官名，相当于周朝的将军。

②楼昌：赵国将军。　虞卿：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说“《史》本传其名失之，‘虞’乃氏也。”当过赵国的上卿，相当于相国，著有《虞氏春秋》。赵王召楼、虞二人，是让将相共同商议。

③复：原本作“係”，据《战国策》、《史记》改。　束甲：卷甲，轻装直前，以示决战。

④构：同媾。　为构：求和。

⑤制：控制。　制构：言和与否的决定权。　论秦：估计秦国实情。

⑥平阳君：赵惠文王的同母弟赵豹，封于平阳（今河北临漳县西）。　郑朱：生平不详，这是派他当先遣信使先到秦国。　内：同纳，接纳。

⑦秦王：秦昭襄王。　应侯：范雎，战国魏国人，他游说秦昭襄王，驱逐权相魏冉，任相国，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称应侯。长平之战白起大胜，他妒忌白起，于公元前 257 年迫其自杀。后因荐人不当，谢病辞职。

⑧围邯郸：秦于公元前 260 年于长平大破赵军之后，于公元前 259 年继续攻城掠地，围邯郸，久攻不克，公元前 258 年赵平原君到楚国求援，楚黄歇率兵救赵，魏公子无忌亦杀晋鄙，夺得指挥权，率魏军救赵，赵、魏联军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秦罢兵。

⑨赵郝：生平不详。　割六县而构：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说，“《赵策》谓秦破赵长平归，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　鲍注曰：《史》书此事在邯郸围解后，按邯郸之围，非秦德赵而解也，赵赖魏之力尔，何事朝秦而讲以六城？《策》

以长平破，惧而赂之，是也。”

⑩亡其力：“亡“《战国策》鲍、姚二本均作“王以”，《史记》作“王又以”，当据以改正。 爱：怜惜。

⑪王又以：原本“以”作“攻”，显然难通，据《战国策》、《史记》校改。 助秦自攻：王伯祥《史记选》注云“鼓励秦国来攻打自己”。

⑫割其内：割比六城更接近赵国中心的地方。 赵郝：原本不重，据卢文弨《群书拾补》增。

⑬任：担保。

⑭他日：往昔。 三晋：韩、赵、魏是晋国分裂成的三个国家，故合称三晋。 相若：相同。 负亲之攻：王伯祥《史记选》注云，“早先，赵与韩、魏共亲秦，既而负之（谓接受上党之叛），故秦攻赵（引起长平之役，且围邯郸），今为媾，正所以解纳叛之嫌。故云为解负亲之攻。” 通币：原本“币”作“弊”，据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及《史记》、黄丕烈《战国策札记》校改。

⑮固：必。

⑯楼缓：赵国大臣，赵武灵王欲改为胡服，群臣都不赞成，唯楼缓支持。

⑰公之私：你个人的看法。

⑱公父文伯：鲁定公的大夫，季孙氏，名歜。《礼记·檀弓下》记载他死的时候，他母亲不哭，并说“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孔颖达疏引《家语》，其母说“吾闻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恶其好内闻也。” 相室：保姆之类，也有人说是赞礼（司仪）的人。

⑲孔子逐于鲁：孔子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摄行相事，齐国恐惧，于是送女乐到鲁国，鲁定公和执政大臣季桓子皆沉缅女色，不理政事，孔子看到危险，于是出走。 是人：《战国策》鲍本注云“称是人，不子之也”，就是不认他做儿子。

⑳言者异则人心变：说话的人立场不同，别人的理解也随之变化。

㉑非计：失策。 不如：原本作“不必”，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明翻宋本及《战国策》、《史记》改。

㉒乘：欺陵。

㉓赵见亡：“见”，放在动词前面表被动。《战国策》、《史记》“见”作“且”，且，将。

㉔非固勿与而已也:王伯祥注"并不一定不给便算了。明其尚有下文。"

㉕六城:《战国策》作"五城",当以"五"为是。

㉖齐,秦之深仇也:当时齐、秦争霸,矛盾极深,曾互称东帝、西帝。齐孟尝君又曾联合韩、魏之兵,败秦于函谷关,秦割河东三城才了事,故说"深仇"。

㉗六城:《战国策》作"五城",当以"五"为是。

㉘有能为:有能力而且敢作敢为。

㉙发声:把风声宣露出去。　窥于境:指到达秦国边境。

㉚与秦易道:指与秦国换了个位置,原先主动权在秦,如此则主动权在赵。　先:事先联系或介绍。

㉛与之谋秦:本书引《战国策》、《史记》至此而止。《策》、《史》下文叙赵、魏合纵事。虞卿生平大事,亦至此而止。

㉜请备:按,疑当作"请讲"或"请构",繁体字備、講、構形近,"请备"不通,或因字烂而讹。

㉝以:已。

【译文】

秦国、赵国在长平大战,赵国没打赢,还损失了一位将军。赵孝成王把楼昌和虞卿召到面前,说:"军队打不了胜仗,将军又死了,寡人要带上全部人马上战场拚了。"楼昌说:"这样做于事无补,不如派使臣带些国宝去求和。"虞卿说:"楼昌之所以说讲和,是认为不讲和的话,我们的军队一定被打垮,但是愿和不愿和,是秦国说了算。而且大王估计秦国是想打垮我们的军队呢,还是不想?"赵王说:"秦国是倾注全部力量了,一定会打垮我们的军队。"虞卿说:"请大王采纳臣下的意见,派遣使臣、拿出国宝来,请楚国、魏国做我们的靠山,楚国、魏国想得到大王的宝器,一定会接纳我们的使者。我们的使者到了楚国、魏国,秦国一定怀疑所有的诸侯,恐怕天下诸侯同心协力合纵抗秦,这样,讲和的事才做得到。"赵王不采纳这个意见,而跟平阳君一起做讲和的准备,派郑朱前往秦国,秦国也接纳了。赵王把虞卿叫来,说:"寡人派平阳君跟秦国讲和,秦国

已经接纳了郑朱，虞卿你认为怎么样？”虞卿答道：“大王讲和不会成功，我们的军队一定要给人家打垮了。天下那些祝贺胜利的人都在秦国。郑朱是赵国的显贵，却被派到秦国，秦王和应侯一定叫各国使臣都看见这位赵国显贵人物，把赵国求和的事大肆张扬。楚国、魏国认为赵国已经讲和，一定不会来救援大王。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援救大王，那么讲和的事也就谈不上了。”应侯果然叫郑朱跟各国祝贺胜利的使者见面，到头来还是不肯讲和。赵国军队在长平遭到惨败，接着秦军包围了邯郸，赵国的举措受到天下人的嘲笑。这都是因为不听从虞卿的主意造成的恶果啊。

秦国包围邯郸的军队撤回后，赵王派人朝见秦王，让赵郝跟秦国谈判签约，割让了六个县才讲和。虞卿对赵王说：“秦国进攻大王，是疲劳了才撤回去呢？还是他们仍然有力量继续推进，因为怜惜大王才停止进攻呢？”赵王说：“秦国进攻我国，倾注了全部力量，一定是因为疲劳了才撤回去的。”虞卿说：“秦国用它的全部兵力进攻它攻不下来的地方，打累了才回去；大王又把秦国的兵力攻不下来的地方白送给秦国，这是鼓励秦国来攻打自己呀。明年秦国再来进攻大王，大王就没救了。”赵王把虞卿的话说给赵郝，赵郝说：“虞卿能摸清秦国兵力的底子吗？真的知道秦国的军队无力再推进，这样一小块弹丸之地都不给，叫秦国明年又来进攻大王，大王莫不是要割让比这六座城更靠近都城的地方来求和吗？”赵王说：“那就让我照您的办法割让吧，您能肯定明年秦国不再进攻吗？”赵郝说：“这不是臣下所能担保的。从前韩、魏、赵三国跟秦国友好的程度是相同的，现在秦国跟韩、魏亲善而进攻大王，那一定是大王侍奉秦国的那一套，肯定不如韩国、魏国呀。现在臣下为大王化解背叛秦国的嫌隙，解严撤防，让使者和礼物随时往来，象韩、魏两国一样跟秦国修好，到明年若单单招来秦国的进攻，那一定是大王服事秦国的办法落在韩、魏两国后头了。这不是臣下所能担保的。”

赵王把这番谈话告诉了虞卿，虞卿答道：“赵郝说‘不讲和，明

年秦国再来进攻大王，大王莫不是又要割让比六城更靠近都城的地方来讲和吗。’如果讲和，赵郝又不能肯定秦国不再进攻，割让六城又有什么好处？明年再来进攻，又割让他们没力量占领的地方来讲和，这是自杀的办法呀，不如不讲和。秦国虽然擅长进攻，不能一下子拿下六个县，赵国虽然守不住，也不至于一下子丢掉六座城。秦军长期消耗而撤兵回国，士兵一定疲劳不堪，我们拿出五个县来收买天下诸侯，来攻打疲乏的秦军，这样我们虽然在天下诸侯方面付出了代价，但却在秦国得到补偿，对赵国还是有利。比起平白地割让土地，自己削弱自己而加强秦国的力量来，哪种做法更好呢？现在赵郝说‘秦国所以跟韩、魏亲善而攻打赵国，一定是因为大王侍奉秦国不象韩、魏两国那么尽心’，这是让大王每年拿出六座城来讨好秦国，无所作为的把土地送光。明年秦国又来要求割地，大王要不要给他呢？不给的话，那就等于放弃以前献地的成效，而挑起秦兵来攻的祸患；给他，则再没有土地可割。俗话说：‘强者善于进攻，而弱者不能守卫’。假如无所作为而对秦国俯首听命，秦国不消耗一兵一卒而得到许多土地，这是加强秦国而削弱赵国啊，以日益强大的秦国，来宰割日渐软弱的赵国，秦国吞食赵国的欲念一定不会停止的。况且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贪求无止无休，以有限的土地，供给无止无休的贪求，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赵国灭亡。”

还没有商量出结果，楼缓从秦国回来了。赵王就跟楼缓商量，说：“给秦国土地和不给，哪种办法有利？”楼缓谦逊地说：“这不是臣下所能了解的。”赵王说：“尽管如此，是不是可以谈谈您个人的想法。”楼缓答道：“大王总该听说过公父文伯母亲的事情吧，公父文伯在鲁国做官，生病死了，有两个女子为他而在屋子里自杀了，他母亲听到此事，就不肯为他哭了。她家的保姆说：‘哪有儿子死了而不哭的呢？’他母亲说：‘孔子是位贤人，被鲁国驱逐了，而这个人不随他去流亡。现在死了，但却有两个女人为他自杀，象这样一定

是他对待有德望的先生很平淡，而对于妇女看得很重啊。’所以从母亲的角度而论，是位贤德的母亲，从妻子的角度而论，这就一定逃不脱妒妇的恶名了。因而，同样的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也就有了不同的意思。现在臣下刚从秦国来而说不割地，那是失策；说割地，恐怕大王认为臣下为秦国说话，所以不敢答覆。假如让臣下能为大王打算，不如割地为好。”赵王说：“好的。”

虞卿听到这些议论，就说：“这是花言巧语，大王千万不要割地给秦国。”楼缓听到这话，就去见赵王，赵王又把虞卿的告诉楼缓，楼缓答道：“不是这样，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两国彼此争斗，天下诸侯都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将有机会借着强的欺负弱的了。’现在赵国军队被秦兵围困，天下诸侯祝贺胜利的，一定都在秦国了，故不如赶快割地求和，使诸侯都以为秦国赵国和解了而且也满足一下秦国的要求。不然，天下将趁着秦国对赵国发怒和赵国的疲困来瓜分赵国了，赵国被灭亡了，还谈什么对付秦国？所以说虞卿知其一不知其二，希望大王根据这个情况作决定，不用再商量了。”虞卿听到后，去见赵王，说：“危险呀！楼先生为秦国利益所做的打算，这是更增加天下诸侯对赵国立场的怀疑，哪里能满足秦国的欲望呢？为什么不说这是向天下暴露赵国软弱呢？而且臣下说不割地，不仅仅是不割地而已。秦国向大王要六座城，而大王拿五座城送给齐国。齐国是秦国的大仇敌啊。齐国得到大王的五座城，合力向西方进兵攻打秦国，不等大王把话说完，齐国就会按大王的意见办。这样一来，大王在齐国方面付出了代价，而在秦国得到了补偿。齐、赵两国的仇都报了，而且向天下显示赵国是有能力的，是敢作敢为的啊。大王把齐、赵合作的风声宣露出去，齐、赵两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秦国边境，臣下料想秦国就将反过来用厚礼向大王求和了。牵着秦国讲和，韩、魏两国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都会敬重大王；敬重大王，一定拿出国宝当礼物跟大王联络，那么大王这下举措就使三个国家跟赵国联合，我们就把主动权从秦国

手里夺了回来。”赵王说:“好的。”立即派虞卿出发到东方拜见齐王,跟齐王商量对付秦国的办法。虞卿的计谋一实施,赵国就成了霸主,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关键的开启,比转脚还要快,因此虞卿一席话,而秦国震惊恐惧,观察赵国的情势,顺承赵国的意图来要求讲和。因此善于出谋划策的大臣,他对于国家岂不是太重要了吗?若是没有虞卿,赵国已经灭亡了。

按,本条采自《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又见《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秦攻赵于长平”两节。“虞卿之谋行而赵霸”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9·170　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①],平原君曰:“愿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耶?”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大国受福;有败,小国受祸。今魏以小请其祸,而王以大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使虞卿久用于赵,赵必霸。会虞卿以魏齐之事,弃捐相印而归[②]。不用,赵旋亡。

【注释】

①从:即“纵”,战国中后期,外交政策上有两派主张,东方各国分别与西方的秦国结盟,叫“连横”,东方齐、楚、燕、韩、赵、魏联盟抗秦,叫“合纵”。“请纵”就是希望联合抗秦。　平原君:赵国公子赵胜,为赵惠文王和孝成王的相国,与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并称战国四公子,都是抗秦保国的著名人物。

②会：碰上。　魏齐：战国时魏国王族，他任魏国相国时，曾折辱范雎，范雎逃到秦国当了相国，封应侯，魏齐为躲避报复，逃到赵国，藏于平原君家中。秦逼索甚急，赵王发兵包围他，他半夜逃到虞卿家，虞卿就解除相印，与魏齐一起到了大梁，想借信陵君的关系逃到楚国。信陵君害怕秦国，不敢接见，魏齐一怒之下自杀。赵王得其头送给秦国，才算了结此事。事详《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译文】

魏国要求和赵国联盟，赵孝成王召虞卿来商量此事，虞卿去见平原君，平原君说："希望先生申说一下合纵的好处。"虞卿到朝廷见赵王，赵王说："魏国要求结盟。"虞卿说："魏国错了。"赵王说："寡人本来就没同意。"虞卿说："大王也错了。"赵王说："魏国请求合纵，爱卿说魏国错了；寡人没同意，又说寡人错了。这样说来合纵到底是合不成的啦？"虞卿答道："臣下听说小国和大国一起干一件事，胜了，大国得到好处；败了，小国承受灾难。现在魏国以一个小国的地位请求承受灾难。而大王以大国的地位推掉好处，所以臣下说大王错了，魏国也错了。臣下心里认为合纵对赵国有利。"赵王说："好。"于是就跟魏国结盟抗秦。假如虞卿长期受到赵国的重用，赵国一定能成为霸主。遇上虞卿为了救魏齐的事，抛弃相国的印信离开赵国。赵国不用虞卿，很快就灭亡了。

按，本条采自《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其事亦见《战国策·赵策三》"魏使人因平原君请从于赵"章。

新序全译卷第十

善　谋(下)

【题解】

本卷共十三条，探讨楚汉相争和西汉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经验，其基本思想还是"仁"，认为项羽败亡主要是因为不仁，汉代兴起，主要是靠仁德。在用人上，要任用贤能而且给予应有的待遇；要宽容，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在治民上，不能滥杀无辜，要除苛法，要懂得帝王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在处理问题上，要懂得为了达到主要目的，必须在次要问题上作有原则的妥协；要懂得在借鉴古人的经验时，必须考虑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势；更重要的还有讲信义。此外，本卷还涉及了西汉政权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建都、立储、推恩、和亲、对外战争等。

【原文】

10·171　沛公与项籍俱受令于楚怀王[①]，曰："先入咸阳者王之[②]。"沛公将从武关入至南阳，守战，南阳守齮保宛城，坚守不下，沛公引兵围宛三匝[③]。南阳守欲自杀，其舍人陈恢止之曰："死未晚也。"于是恢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兵尽日围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蓄积多，其吏民自以为降而死，故皆坚守乘城[④]。足下攻之，死伤者必多。死者未收，伤者未瘳，足下旷日则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缮弊

甲，砥砺凋兵，而随足下之后⑤。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窃为足下危之。为足下计者，莫如约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兵，与之西击。诸城未下者，闻风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⑥。”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⑦，引兵西，无不下者，遂先入咸阳。陈恢之谋也。

【注释】

①沛公：汉高祖刘邦在陈涉起义时被沛县人推为县官，战国后期和秦朝亦称县令为“公”，为沛县令，故称“沛公”，后为项羽封为汉王，才改称。 项籍：项羽名籍字羽。 楚怀王：战国楚怀王之孙，名心，公元前208年立，公元前206年，诸侯尊为义帝，次年为项羽所灭。

②先入咸阳者王(wàng 旺)之：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怀王与诸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封王于关中。咸阳在西安市西，南临渭水，为秦朝首都。

③武关：在今陕西东南部丹凤、商南二县之间，为由河南入陕的南部孔道。 南阳：在今河南南阳市西。 守：南阳太守。 齮(yǐ 以)：人名，即吕齮。 宛：南阳郡治所在，即今河南南阳市，为秦汉时期的重要城市之一。原本“宛城”下原注“《史》作与南阳守战犨东，破之，南阳守齮走，保城守苑。 匝(zá 札)：环绕一周。

④舍人：门客。 陈恢：其生平仅见于此。 郡：行政区划单位，秦代的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专区。 大郡之都：南阳郡为秦代大郡，宛又为郡治所在。 乘城：登城而守。

⑤瘳(chōu 抽)：病愈。 留：停止。 砥砺：指磨之使利，即训练。 足下：敬称。

⑥累：指牵扯。

⑦殷侯：《史记》索隐引韦昭说“在河内”，楚汉之际，河内指今河南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地区，距南阳甚远，当是虚封。 千户：享受一千户的贡赋，也是虚封。

【译文】

沛公和项羽一起接受楚怀王的命令，说："先进入咸阳的封为关中王。"沛公打算从武关进兵，走到南阳，南阳太守吕齮抵拒沛公，他坚守宛城，沛公攻不下来，就带兵把宛城围了三圈。南阳太守吕齮想自杀，他的门客陈恢劝阻道："要寻死还早呢。"就翻越城墙去见沛公，陈恢说："臣下听说足下接受怀王的约定，先攻进咸阳的就封关中王，现在足下的部队停下来，成天的包围宛城。宛城是大郡的治所，管辖几十座县城，人民众多，粮草充足，这里的官吏、人民心里都明白投降也不会有活路，所以都登城固守。足下攻打，一定有许多士兵伤亡。死者来不及收葬，伤者来不及治好，没完没了地打下去，攻咸阳的计划就得停下来；率军解围而去，那么宛城就会修理损坏的武器，整顿残余的兵力，追击足下的部队。足下用前一个办法，就失去了先入咸阳照约定称关中王的机会，用后一个办法则留下强大的宛城成为您的后患，我心里为足下担忧。为足下着想，不如明约招降，给南阳太守加封，让他留守南阳，足下带领南阳的士兵一道西进。那些没有攻下的城市，听到这个消息，都会争先恐后地打开城门，等候足下，足下就可以畅行无阻了。"沛公说："好。"就封南阳太守为殷侯，封给陈恢一千户，率军西进，所到之处望风迎降，于是抢先进入咸阳。这都是陈恢的谋略啊。

按，本条采自《史记·高祖本纪》，文字略有增饰。《汉书·高祖本纪》与《史记》大致相同。

【原文】

10·172　汉王既用滕公、萧何之言，擢拜韩信为上将军[①]，引信上坐，王问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②]？"曰："然。""大王自断勇悍仁强，孰与项王[③]？"汉王默

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4]："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5]。然臣尝事楚，请言项王为人。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匹夫之勇耳[6]。项王见人恭谨，言语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饮食，至使人有功当封爵，印刓绶弊，忍不能与，此所谓妇人之仁[7]。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都彭城，又背义帝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8]。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自王善地[9]。项王所过，无不残灭多怨，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耳[10]。名虽为霸王，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11]？且三秦王为秦将秦子弟数岁，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唯独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12]。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约法三章[13]。且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约，大王当王关中，民户知之，大王失职之蜀，民无不恨者[14]。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15]。"于是汉王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八月，汉王东出，秦民归汉王，遂诛三秦王，定其地，收诸侯兵讨项王，定帝业[16]，韩信之谋也。

【注释】

①汉王：公元前 206 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　滕公：夏侯婴，沛人，汉高祖的亲信，汉朝建立，封汝阴侯，因他曾为滕县令，故称"滕公"。　萧何：沛人，汉高祖的丞相，在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消灭异姓诸侯王、制定律令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擢：提升。　韩信：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佐刘邦灭项

羽,封齐王,汉朝建立,改封楚王,又降为淮阴侯,后为吕后所杀。

②项王: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

③自断:自己估计。"断"原本注"《史》作料。"　勇:原本注"《史》有悍字",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勇"下亦有"悍"字,今据补。王伯祥《史记选》说,勇指个人的勇狠,悍指兵势的精强,"仁,良也。仁强兼有精良与强盛的意义",录以备参。

④再拜:原本作"为拜",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校改。　贺:王伯祥说为"赞同之意"。

⑤唯:王伯祥说"古多借作虽字"。

⑥喑噁(yīnwū 音乌):形容满怀怒气。　叱咤(chìzhà 斥诈):咆哮呼叫。这四个字形容意气飞扬。　废:不振,瘫痪,不敢动。　任属:倾心委托。　匹夫之勇:指不讲策略而单凭个人的体魄和勇气。

⑦呴呴(xūxū 须):温和而啰嗦烦碎。　刓:同玩,《史记》"刓"下有"弊"字,指捏在手里摩弄到印角都磨损了。　绶,古代官私印信都随身佩带,绶是拴印的带子,拴在印钮的穿洞里。　忍:掯住。　妇人之仁:指不识大体的仁慈。

⑧关中: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地区,即今之陕南。　彭城:今江苏徐州。　义帝约:楚怀王的"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　亲爱:亲近信爱的人。

⑨逐义帝江南:事在公元前206年,《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派人"徙义帝长沙郴县",即今湖南郴县,秦时属长沙郡,次年杀义帝。　善地:物产丰饶地形有利之地。

⑩特:不过。　劫于威:被威势胁制。　强:王伯祥说"应读上声,勉自抑制之意。"残灭:《史记》于"灭"下有"者"字,逗。"者"下有"天下"二字,逗。

⑪服:心服。　散:打散。

⑫三秦王:项羽把原来的秦地分为雍、塞、翟三个部分,封秦朝的三个降将为王,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　髓:骨中的脂膏。　新安:在今河南渑池县东。

⑬秋毫:兽类新秋更生的细毛。　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乃盗抵罪。"

⑭失职:失去应得的爵位,按楚怀王心的约定,刘邦先到咸阳,应封关中王,项羽却封他为汉王,这是责备项羽的一种含蓄说法。

⑮檄(xí 西):长一尺二寸的木简,古代有宣告和征召的事,写在檄上传

发。

⑯讨：原本作“计”，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校改。

【译文】

汉王采纳了滕公和萧何的意见，选拔韩信为上将军，带韩信坐在上席，汉王问道：“丞相多次称道将军，将军有什么计策来开导寡人呢？”韩信谦让了一番，就问汉王：“如今向东方争夺统治天下的大权，对手岂不就是项王吗？”汉王说：“是。”韩信说：“大王自己估量，在勇敢、强悍、仁爱、刚毅等方面，跟项羽比，谁高一筹呢？”汉王沉默了好半天，说：“不如他了。”韩信行个礼，表示赞赏，说：“就算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项王啊。但是臣下曾在项王帐下服务，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项王愤怒咆哮起来，成千上万的人都被吓倒，却不能任用和相信贤能的将领，这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谦恭有礼，言语温和，有人生病，他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病人，而当别人有功劳应该封爵位的时候，他把印捏在手里直到印的棱角磨掉了、绶带也破旧了，还舍不得放手，这是婆婆妈妈的仁慈。项王尽管成为天下的盟主，对诸侯南面称尊，可是不坐镇关中，而在老家彭城建都，又违背义帝的约定，而给自己的亲信封王，诸侯都咽不下这口气。诸侯们看到项羽把义帝驱逐到江南荒僻之地，也都回国驱逐他们的国君，自己占一块好地方称王。项王所到之处，都遭到洗劫破坏，引起怨恨，老百姓不归附，不过被他的威势所胁迫，勉强服从罢了。名义上虽然是霸王，其实已失掉民心，所以说他的强大是容易削弱的。假如大王真能采取跟项王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才，有什么不可诛灭？把天下的城市田土封给功臣，有谁不心悦诚服？以仁义之师配合思念家乡的东土士兵，有什么不能打垮？况且项羽分封在秦地的三个王，给秦朝率领秦地的子弟有好多年，身死战场和流落他乡的不计其数。他们又欺骗部下

投降反秦的诸侯，走到新安，项王用狡计屠杀了已经投降的秦朝士兵二十多万人，唯有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人没有被杀，秦地父兄恨这三个人，真是刻骨铭心。现在楚霸王靠着威势硬封这三个人为王，秦地的百姓心里不服。大王率兵进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秦朝的苛酷法律，给秦地人民约法三章，而且秦地人民没有不希望大王在秦地为王的，根据怀王与诸侯们的成约，大王应当在关中为王，这个老百姓都知道，大王失掉应得的爵位，被派到蜀地，秦地人民没有不感到遗憾的。现在大王挥师东进，只要发一道文告，三秦地方就可以平定了。”汉王听了很高兴，自己心想如果早一点得到韩信就好了，于是采纳韩信的计划，布置各位将领的作战任务。八月，汉王东征，秦地人民都归顺汉王，于是诛灭了三位秦王，平定三秦，集中诸侯的兵力讨伐项王，奠定帝王大业。这都是韩信的谋略啊。

按，本条采自《史记·淮阴侯列传》。“秦民归汉王”以下刘向所增。

【原文】

10·173　赵地乱，武臣、张耳、陈馀定赵地，立武臣为赵王，张耳为相，陈馀为将军①。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囚之，欲与三分其地，乃归王②。使者至，燕辄杀之，以固求地。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人曰③：“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④。”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辈死，若何以能得王⑤？”厮养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见张耳、陈馀，遣行。见燕王，燕王问之，对曰：“贱人希见长者，愿请一卮酒⑥。”已饮，又问之，复曰：“贱人希见长者，愿复请一卮酒。”与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尔⑦。”卒曰：“君知张耳、陈馀何人也？”燕王曰：“贤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卒笑曰：

“君未知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策，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为卿相哉！夫臣与主，岂可同日道哉？顾其势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尔。今君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两贤王左提右挈，执直义而以责不直之弱燕，灭无日矣⑧。”燕王以为然，乃遣赵王，养卒为御而归，遂得反国，复立为赵王。赵卒之谋也。

【注释】

①赵地乱：指秦末自陈涉赵义后，各郡县皆杀其长官以响应陈涉。陈涉叫武臣、张耳、陈馀去收服赵地。武臣到了邯郸，张耳、陈馀认为陈涉心胸狭窄，劝武臣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　武臣：陈(今河南淮阳)人，秦末起兵，用蒯通之计，平定燕赵，不战而下者三十馀城，自立为赵王，不久即为其部将李良所杀。　张耳：大梁(今开封)人，初从武臣，后从刘邦，立为赵王。　陈馀：大梁人，初从武臣，臣死，与张耳共立赵歇为赵王，后与张耳绝交，击走张耳，自立为代王，后在韩信破赵之战中兵败被杀。

②间(jiàn 见)出：趁闲而微服出行。　燕：武臣于公元前209年自立为赵王后，陈涉大怒，欲杀武臣，因房君谏诤，改主意叫武臣西进击秦，张耳、陈馀知是陈涉之计，主张向北出兵平定今河北、山西北部，武臣就派韩广出兵攻略燕地，燕人立韩广为燕王。

③厮养卒：负责砍柴烧饭的士兵。　谢：告诉。

④公：指张耳、陈馀。　说(shuì 税)：说服。

⑤辈：置于数词之后，此处表示同类的多数。

⑥卮(zhī 之)：古代盛酒的器具。

⑦而王：你的王。“而”为人称代词。

⑧易：轻视。　左提右挈：互相扶助。

【译文】

赵地发生骚乱，武臣、张耳、陈馀稳定了赵地，立武臣为赵王，张耳为丞相，陈馀为将军。赵王闲暇时微服出行，为燕军俘获，燕王囚禁了他，想把赵地分成三份，然后答应放还赵王。赵的使者来一个，燕王就杀一个，以此坚持要求割地的态度。张耳、陈馀对此非常苦恼。有一个伙夫对跟他住在一起的士兵说："我替丞相、将军游说燕王，跟赵王一起乘车回来。"同住的人都笑他，说："使者去了十批，都死了，你怎么能把赵王救回来？"这位伙夫说："这不是你们能懂的。"就洗澡洗头，去见张耳、陈馀，张、陈派他去了。见到燕王，燕王问他，他答道："臣下是微贱的人，很少拜见贵人，希望允许我讨杯酒喝。"已经喝了，燕王又问他，他又说："臣下是微贱的人，很少拜见贵人，希望允许我再讨一杯酒喝。"就又给了他一杯酒。伙夫问道："大王知道臣下想得到什么？"燕王说："你想得到你的国王罢了。"伙夫说："大王知道张耳、陈馀是什么人？"燕王说："是贤能之士。"伙夫说："大王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燕王说："想得到他们的国王罢了。"伙夫笑了笑说："大王不了解他们两个人的心愿了。那武臣、张耳、陈馀手挥马鞭，一连拿下赵地几十座城池，这也是他们各人都想南面称尊，哪里是为了当个将军、丞相呢？臣下和主上，哪能同日而语呢？不过当时形势刚稳定，没敢把赵地分成三份，各自称王。姑且以年龄次序，先立武臣为王，来维系赵地人心。现在赵地已经归顺，这两个人也想瓜分赵地各自为王，时机未到罢了。现在大王囚禁赵王，这两个人名义上是要讨还赵王，实际上希望燕国杀了他，这两个人平分赵地各自称王。以一个赵国，还小看燕国，何况两位贤能之主，相互扶持，掌握着大道理来责问又无理又弱小的燕国，不知哪一天燕就完了。"燕王认为他的话有理，就把赵王送回，那个伙夫为他驾车，终于回到赵地，又立为赵王。这都是那位伙夫的谋略。

按，本条采自《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而多有增饰，"遂得反

国”以下，为刘向所增。

【原文】

10·174 郦食其号郦生[①]，说汉王：“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②]。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③]。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谪过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④]。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⑤]。愿陛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⑥]。”汉王曰：“善。”乃从其计划，复守敖仓，卒粮食不尽，以禽项氏。其后吴、楚反，将军窦婴、周亚夫复据敖仓、塞成皋如前，以破吴、楚[⑦]。皆郦生之谋也。

郦生说汉王曰：“方今燕、赵已复，唯齐未下，今田横据千里之齐，田间据二十万之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民多变诈，陛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下也[⑧]。臣请奉明诏说齐王，令称东藩。”于是使郦生食其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归，则齐国未可保也。”齐王曰：“天下何归？”曰：“归汉。”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倍约不与，而王汉中[⑨]；项王迁杀义帝，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

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10]。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予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桀贤才，皆乐为其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11]。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实，于人功无所记，于人之过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破北魏[12]，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13]，非人之力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飞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汉王[14]，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横以为然，即听郦生，罢历下兵战守之备，与郦生日纵酒。此郦生之谋也。及齐人蒯通说韩信曰[15]：“足下受诏击齐，何故止？将三军之众，不如一竖儒之功[16]？可因齐无备击之。”韩信从之，郦生为田横所害，后信、通亦不得其所[17]，由不仁也。

【注释】

①郦食其(liyiji 力意基)：据《汉书补注》，为圉之高阳乡人(在今河南杞县南五十里)，有狂生之目，其生平大略，具见本条。　生：儒者之称。

②民以食为天：《史记》索隐引《管子》“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

③敖仓：故址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秦时中原漕粮集中于此，再西运关中，北输边塞，是秦汉时最重要的粮仓。　其下：古代在地下挖洞藏粮。

④荥阳：县名，在今郑州西，地近敖仓。　谪过：卢文弨《群书拾补》认为“过”字衍，当从卢校删“过”字。　谪卒：即由罪人组成的部队。　成皋：古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形险要。当时项羽不坚守此地，而东进打开封。

资：供给，资助。

⑤耒(lěi 磊)：犁的木制部分，即用以手扶和安装铧口的曲木。一说，为一种叉形木制农具。

⑥太行：山名，绵延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由山西东越太行山的路有几条，不知何指。 蜚狐之口：臣瓒、颜师古都认为在代郡西南，战国及秦汉，代郡为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地区。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这是后人依托的话，当初秦人进攻燕、赵，即用此法，而此时燕、赵皆已归汉，项羽主力距此数地甚远，这样进说，与当时形势不合。 白马津：古代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东北，在金代黄河改道南徙前，一直是军事要地。

⑦窦婴：汉景帝时为大将军，平吴楚七国之乱有功，封侯，武帝初为丞相。周亚夫：汉文帝时为将军，景帝时为太尉，吴楚平，拜丞相。 吴楚之乱：西汉初年郡县、封建并行，皇帝亲属的封国都比较大，吴、楚、齐尤大，他们收税、煮盐、铸钱，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助，文帝、景帝采用贾谊、晁错的建议，削减王国封地，景帝初，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乱平，景帝把诸王国军政大权收归中央。

⑧燕、赵已复：公元前205年，刘邦使韩信击魏豹，定代地。公元前204年，韩信破赵兵，虏赵歇。至此燕、赵归汉。 田横：卢文弨《群书拾补》以为当是“田广”，《史记》、《汉书》均作“田广”，而齐的实权在田横手中，故作“田横”亦是，不必改。 田间：公元前208年，田间已逃到赵，不敢回齐。此时(前204年)守历城(今山东济南市西)的是田解。 诸田宗强：《史记》索隐说“田儋，儋子市，从弟荣，荣子广，荣弟横，各递为王”，其宗族人才多，强盛。 负海：背靠海。 阻河济：齐国西部有黄河、济水两道屏障。 岁月：此指一年半载。 陛下：对天子称“陛下”自秦始，此时汉王尚未称帝，此“陛下”当是史官追书之辞。

⑨戮力：同勠力(lùlì 陆力)，合力。 倍约：同背约。 汉中：郡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汉中东)，辖境为陕西秦岭以南和湖北的一小部分。

⑩击三秦：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出兵雍、塞、翟，获得三秦地盘。 出关：定三秦后，出武关，向东进军。 立诸侯之后：这是郦食其的个人想法，并未实行，详本书下一条。

⑪方船：并船，指船挨着船，言其多。

⑫西河：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今黄河三门峡以上，龙门以下一带。　乘：欺压，此指战胜。　上党：郡名，秦时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辖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方。　井陉：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为太行山重要通路。　成安：即成安君陈馀。　北魏：指魏豹，因他占据河北，故称北魏。豹，战国魏国贵族，向楚怀王心借兵数千，攻下魏地二十馀城，自立为魏王，项羽改封他为西魏王，公元前204年，韩信破魏，豹被俘、被杀。

⑬蚩尤：传说蚩尤作兵，与黄帝同为主兵者，刘邦起兵，在沛祠黄帝、祭蚩尤，把二人都当作战神。

⑭下：投降。

⑮蒯通：范阳(今河北定兴)人，陈涉起义后，他替武臣划策，不战而得赵地三十馀城，又后游说韩信击齐，又劝韩信背汉自立。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

⑯止将三军："止"字疑衍，当删。　竖儒：竖是骂人的话，如同说"这小子"，竖儒是蔑视儒生的称呼。

⑰不得其所：韩信后来被吕后所杀。蒯通亦终生不得重用。

【译文】

郦食其号称郦生，他向汉王进说辞，道："臣下听说，懂得什么是天的天的人，帝王之业就能成功；不懂得什么是天的天的人，帝王之业就不能成功。帝王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那个敖仓，很久以来就是天下粮食的转运站，臣下听说地下粮仓里藏粮极多。楚军占领了荥阳，不坚守敖仓，却率兵东进，只派一些犯过罪的兵卒分守成皋，这是老天爷拿来资助汉军的。现在楚军容易打败，而汉军反而要退回，臣心里认为这样做错了。何况两雄不能并立，楚汉两方长期相持，不决胜负，老百姓骚动，海内动荡，农夫不耕田，妇女不纺织，天下人心不定。希望陛下赶快再进兵，收复荥阳，控制敖仓的粮食，占据成皋险要之地，断绝太行山的道路，把守飞狐口和白马津，向诸侯们显示汉军已掌握了有利的地理形势，那么天下的人就知道自己该归向何方了。"汉王说："好。"就按他的计划，再度

据守敖仓，终于有了吃不完的粮食，靠这个打垮了项羽。后来吴、楚七国叛乱，将军窦婴和周亚夫也象当初一样据守敖仓，占领成皋，用这个办法打败了吴楚七国。这都是郦生的谋略啊。

郦生向汉王进说辞，道："现在燕赵已经安定，只有齐国还没有投降，而今田横盘据着幅员千里的齐国，田间手握二十万大军驻札在历城，田氏家族人才多势力大，背靠大海，西有黄河、济水作屏障，南面邻接楚国，这里的百姓诡计多端，陛下纵然几十万人马，也不能一年半载就攻下来。臣下希望带上陛下的诏书去劝告齐王，叫他表示愿做东方的一个诸侯。"于是汉王就派郦食其劝说齐王，郦生说："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齐王说："不知道。"郦生说："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就保得住您在齐国的地位；如果不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您就保不住齐国。"齐王说："天下人心归向谁？"郦生说："归于汉王。"齐王说："先生根据什么这样说？"郦生说："汉王与项王，合力西进攻打秦朝，怀王约定先入咸阳的就封关中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背弃成约，不把关中封给汉王，而封他汉中之地；项王驱逐并且杀害了义帝，汉王动员蜀汉的士兵攻打三秦，然后出武关责问项王义帝在哪里，收缴天下的武器，为六国国王的后裔恢复王位。哪位将领攻城得地，就封他在攻下的地方为侯，得到礼物贡品就分给自己的士兵，与天下人有福同享，因此豪杰贤才，都乐意为汉王效力；诸侯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来投奔汉王；蜀汉地区的粮食，船挨着船地运往下游。项王有背弃成约的恶名，有杀害义帝的劣迹；对别人的功劳一点也记不住，对别人的过失一点也忘不了；打了胜仗而得不到赏赐，攻下了城池而得不到封侯；不是项家的人，就得不到显贵的职位；给别人刻好了官印，捏在手里摩弄舍不得交付别人；攻城得到财宝，就自己积攒起来而不赏给别人；因此天下诸侯都背叛他，贤能之士都怨恨他，没有人为他效力。所以说治平天下的责任归结到汉王，是坐在家里就可以算定的。汉王从蜀汉出发，平定三秦，远涉西河以北，战胜上党守军，攻

克井陉，诛灭成安君陈馀，打垮魏豹，一口气占领三十二座城市，这是蚩尤的神兵，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现在已经控制了敖仓的粮食，占据成皋险要之地，把守白马津，断绝太行山的道路，列阵飞狐口，天下谁后归顺谁就先灭亡。大王赶紧投降汉王，齐国的政权还能保住，不投降的话，灭亡就指日可待了。”田横认为他说的有理，就听从郦生，停止了历城士兵的战备，整天整天的跟郦生一起喝酒。这是郦生的谋略。到齐人蒯通游说韩信，说：“足下受命进攻齐国，怎么按兵不动？率领千军万马，而功劳还比不上一个臭儒生？可以趁着齐国没有防备来发动进攻嘛。”韩信照他的话做了，郦生死在田横手里，后来韩信和蒯通也没有好下场，这都是因为不讲仁德呀。

按，本条采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结尾参用《蒯通列传》和《淮阴侯列传》，司马光、卢文弨皆以为劝取敖仓及请说齐当为两事，王先谦认为二事均在汉三年九月，合亦无妨。按《新序》文例固可分为两条，而今传《新序》各本皆连写，故仍其旧。两段结尾部分，皆刘向的评论。

【原文】

10·175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生谋挠楚权[①]。郦生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②]。今秦无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③]。陛下诚复立六国后，毕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④]。德义已行，陛下南向称霸，楚必敛衽而朝[⑤]。”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⑥]。”郦先生未行，张良从外求谒[⑦]。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于子房意如何？”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

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对曰：“臣请借前箸而筹之[8]。”曰：“昔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而封其后于宋者，斯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轼箕子之门，封比干之墓[9]。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人之闾，轼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羸。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羸乎[10]？”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以示天下不复用兵[11]。今陛下能偃革倒载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马于华山之阳，以示无所用[12]。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于桃林，以示不复输粮[13]。今陛下能休牛不复输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14]，今复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其王皆复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虽无强。六国复挠而从之[15]，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诚用客之计，陛下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16]。”令趣销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诛项籍，定海内，张子房之谋也。

【注释】

①汉三年：公元前204年。 项羽急围荥阳：公元前205年，刘邦攻楚，大败于彭城，诸侯多背汉归楚，刘邦退至荥阳，与楚相持。公元前204年，项羽连

下荥阳、成皋,这时刘邦处于守势。　挠:阻止、限制、削弱。　权:威权、威势。

②封其后于杞:王伯祥《史记选》说,"周武王克商,求夏后,得东楼公,封于杞(今河南杞县),以奉禹祀。此云汤伐桀封其后于杞,盖策士随口凑说,不一定尽符史实。"　封其后于宋:周武王灭纣,封纣子武庚奉汤祀,武庚叛,周公旦灭武庚,成王另封纣的异母兄微子启为宋公,承商祀。郦生之说也不准确。

③灭:不见,隐没。这里是剥夺的意思。

④毕授印已:原本作"毕已授印",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王谟《汉魏丛书》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校改。这句说六国之后都已受封佩印。　毕:皆、全。　臣妾:仆婢,亦指臣属。

⑤衽(rèn 任):衣袖。　敛衽:整饬衣袖表示恭敬。

⑥因行佩之:出发分封时可以带印前往。

⑦张良:字子房战国韩人,其祖父、父亲曾辅相五代韩王,秦灭韩,他图谋恢复韩国,曾刺秦始皇,秦末大乱,他先从项羽,后从刘邦,佐刘邦破群雄,建立汉朝,后封留侯。　谒(yè 叶):请见。

⑧箸:筷子。　筹:意为指画形势。

⑨表:标榜,表彰。　商容:纣时贤人,谏纣,不听,遂隐于太行山。　轼:伏在车箱前横木上以示恭敬。　箕子:纣的叔父,谏纣不听而装疯,纣囚禁了他。　封:聚土筑坟。　比干:也是纣的父辈,谏纣三天不离开,纣说,听说圣人心有七窍,乃剖其心。""圣人"指比干,"贤者"指商容,"智者"指箕子。借指当代贤能。

⑩钜桥:纣的粮仓,故址在今河北曲周东北古衡漳水东岸,仓侧古有大桥,故名。　鹿台:纣储财之所,故址在今河南淇县。　羸(léi 磊):贫困。

⑪偃:息。　革:兵车。　轩:有帷的乘用车。　载:携带。　干:盾。

⑫华山:在陕西华阴县。

⑬桃林:原本注"《史》作放牛桃林之阴,示天下不复输积。"桃林塞在今河南省阌乡县西。牛为运输军需,现放于原野,以示不用。

⑭游士:战国有游说之士,这里泛指善于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　故旧:有交谊的老友。

⑮虽:同唯。此句服虔注"唯当使楚无强,强则六国弱而从之"。原本注"《汉》、《史》作楚唯无强"。

⑯辍(chuè 绰):停止。 哺(bǔ 补):口中含嚼的食物。 公:祖父或父亲。乃:你的。

【译文】

汉王三年,项羽把汉王紧紧围困在荥阳,汉王恐惧忧愁,就与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国的威势。郦食其说:"从前汤讨伐夏桀,封夏的后人于杞国;武王讨伐商纣,封商的子孙于宋国。秦朝没有仁德,多行不义,夺取诸侯的政权,剥夺六国国王后人的产业,使他们没有立锥之地。陛下果真能把六国后人重新推上王位,叫他们全都得到国王的玺印,这样各国的君臣百姓,一定都对陛下感恩戴德,向往钦慕陛下的高风厚德,愿意给陛下当牛做马。随着德义的施行,陛下就可以南面称尊,项羽也一定整肃衣裳,恭恭敬敬地来朝见陛下了。"汉王说:"好。赶快刻图章,先生出发分封时就可以带印前往了。"郦食其还没动身,张良从外面来求见汉王。汉王正在吃饭,说:"子房,到我面前来,有位客人替我出了个削弱项羽的主意。"就把郦食其的话全都告诉了张良,并问:"子房,你以为怎么样?"张良说:"是谁给陛下出的这个主意?陛下的大事是完了。"汉王问:"怎么说?"张良答道:"让我借您面前这双筷子,把形势比划一下。"接着说:"从前商汤王讨伐夏桀,把夏代的子孙封在杞国,那是商汤自料能置夏桀于死地。现在陛下能置夏桀于死地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人的第一个理由。周武王讨伐商纣,把商代的子孙封在宋国,那是周武王自料能够拿到商纣的人头。现在陛下能得到项羽的头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个理由。周武王进入商朝都城,悬榜于商容所住的里门、路过箕子门伏轼致敬,重新修建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能像周武王那样为圣人修墓,表彰贤良,尊重智者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可以的第三个理由。周武王发放钜桥的粮食,和鹿台金钱,来赐给穷苦的人民。现在陛下把府库的钱粮散发给贫

困的民众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可以的第四个理由。推翻商朝以后，把战车改成轩车，倒提盾牌和戈矛，向天下表示不再动用武力。现在陛下能停造战车、倒提武器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可以的第五个理由。周武王把战马都放在华山南坡，表示不再动用。现在陛下让战马休息不再使用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可以的第六个理由。周武王把牛都放在桃林，表示不再运输粮草。现在陛下能放牛归山，不再运输军需粮草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可以的第七个原因。何况那从四面八方来的谋臣勇士，所以离开父母子女、抛弃祖先坟墓、丢掉多年至交，而来追随陛下，都在日夜盼望一块小小的封地。假如重新扶起韩、魏、燕、赵、齐、楚的后人为王，这些人就会返回本国，各事其主，和他们的父母亲朋相聚，按时祭扫祖墓，陛下还能靠谁去打天下呢？这是不可以的第八个理由。而且只有使楚人削弱才是办法，不然六国弱小，必然要跟着楚国跑，陛下怎能使他们臣服自己呢？果真用了这位客人的办法，陛下的大事算完了。”汉王放下碗筷，吐出嘴里的东西，骂道：“这个死读书的东西差点坏了你老子的大事！”下令赶紧销毁那些王印，郦食其留下不再出使。于是集中天下诸侯的兵力，诛灭项羽，平定天下，这是张良的谋略啊。

按，本条采自《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同。“止不使”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10·176　汉五年，追击项王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①]。至固陵不会[②]，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奈何？”对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则不能，事未可知也。

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尽与彭越[3]，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乃使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已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喜，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行，彭越兵自梁至，诸侯来会，遂破楚军于垓下，追项王，诛之于淮津[4]。二君之功，子房之谋也[5]。

【注释】

①汉五年：公元前202年。 阳夏：今河南太康。 止军：停兵暂住。 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楚汉相争时从刘邦，平定梁地（今河南东南部），屡断项羽粮道，并从刘邦破项羽于垓下，汉朝建立后，被控谋反，为刘邦所杀。此时为魏国相国。

②固陵：在今河南太康县南。

③则：若。 陈：今河南淮阳。 傅海：挨着海。 睢（suī 虽）阳：今河南商丘。 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东阿镇。

④梁：即魏。 垓（gāi 该）下：在今安徽灵璧东南。 诛之于淮津：“淮津”不详，据《史记》项羽和高祖两个本纪，项羽由垓下退到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再退到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前，东临长江）而自刎。

⑤原本注：一作张子房之谋也。

【译文】

汉王五年，追击项羽到阳夏南部，停下来暂住，和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定好了日子会合，进攻项羽。到了固陵，韩信、彭越两部不来会合。楚军攻击汉军，把汉军打得落花流水。汉王又退入营垒，深挖壕沟来固守。汉王对张良说：“诸侯们不遵守信约，怎么办呢？”张良答道：“楚军眼看要垮了，可是韩信、彭越没有明确划定的封

地，他们不来会合本是很自然的。君王如果能和他们共享天下，现在可以叫他们马上就来。要是不能这样做，事情的前途就难以予料了。君王若能把陈县以东直到海边的地方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直到谷城的地方都给彭越，让他们各自独立作战，这样楚军是容易打败的。”汉王就派使者告知韩信、彭越说：“合力攻打楚军，把楚军打垮以后，从陈县以东直到大海都封给齐王，睢阳以北直到谷城都封给彭相国。”使者到了以后，韩信、彭越都高兴，答覆道：“请允许我立刻发兵。”韩信就从齐国出发，彭越的部队从魏国出发，诸侯都来会合，于是在垓下大败楚军，追击项羽，在淮津杀了他。这都是韩信、彭越的功劳，张子房的计谋。

按，本条叙事主要依据《史记·项羽本纪》，参用《史记·高祖本纪》和《彭越传》。“彭越兵自梁至”以下为刘向所增。

【原文】

10·177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子房未尝有战斗之功，高皇帝曰：“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①]，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齐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及萧何等[②]。其馀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摇动之心。于是高皇帝在雒阳南宫上台[③]，见群臣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定天下，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诛皆平生仇怨[④]。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聚谋反耳。”上乃忧，曰：

"为将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⑤]，数窘辱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得封，即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⑥]，而急诏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⑦]。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还倍畔之心，销邪道之谋，使国家安宁，累世无患者，张子房之谋也。

【注释】

①下邳(pī 批)：在今江苏邳县东南。张良自于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狙击秦始皇失败后，就逃命隐藏在下邳，十年后，陈涉起，张良聚少年百馀人，从沛公。　与上会留："上"为对皇帝的敬称。　留：秦县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天以臣授陛下：据《史记·留侯世家》，沛公初拜张良为厩将，他常用《太公兵法》给沛公进言，沛公也常采用，而别人却不理解，因此张良认为沛公才智远在常人之上，自己与沛公的遇合也是天意。

②萧何：秦时为沛县吏，佐刘邦起义，入咸阳后，他收取秦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天下的地理、户口和社会情况。楚汉相争时，他荐韩信为大将，自己留守关中，输送士卒粮饷。汉朝建立，他又定律令制度，协助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

③雒：原本作"南"，据程荣、王谟、崇文诸本及《史记》、《汉书》改。　雒阳：即洛阳。

④萧、曹故人：萧，萧何。　曹：曹参，沛县人，从刘邦起义，汉朝建立，封平阳侯，曾任齐相九年。协助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后继萧何为汉惠帝丞相。

⑤雍齿：沛人，从刘邦起义，后叛，又复归。原本注：《汉书音义》曰"未起时有故怨"。

⑥什方侯：什方为汉所置县，故城在今四川省什邡县南。

⑦御史：此指御史大夫，为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官员，主管监察、执法，兼管重要文书图籍。

【译文】

汉王六的正月，分封功臣。张良没立过战功，高皇帝说："运筹策划于帐幕之中，取得胜利于千里之外，这就是子房的功劳。子房自己从齐国选个三万户的地方。"张良说："当初臣下在下邳起事，与陛下在留县会合，这是老天爷把臣下交给陛下。陛下采用臣下的计策，有时也有给臣下侥幸料准，臣下希望封在留县就满足了，不敢承受齐国的三万户。"于是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人同时受封。其馀功臣，都还没有封赏。功臣们心里七上八，怕自己得不到封赏，都整天忐忑不安，人心动摇。当时高皇帝在洛阳南宫上台，看见功臣们常常一起坐在旷野沙地上议论。高皇帝问："这是说什么？"留侯说："陛下不知道吗他们在策划反叛了。"高皇帝说："天下接近安定，为什么要反叛？"留侯说："陛下以平民的身份起事，跟这些人一起取得天下，陛下已经是天子了，而所分封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和陛下亲近的老朋友，而处死的都是陛下从来仇恨的人。现在军中官吏计算战功，认为把整个天下都拿出来也不够封赏，这些人担心陛下不能给这些人全部封侯，又疑心因自己平素的过错而被加上死罪，所以就凑在一块策划反叛。"高皇帝忧虑地问："把他们怎么办呢？"留侯说："陛下这一生所厌憎，又是臣子们人所共知的，哪个数第一？"高皇帝说："雍齿跟我有旧怨，又不断地叫我下不了台，本想杀了他，因为他功劳多，所以不忍心。"留侯说："如今赶紧先封雍齿，以此向臣子们示意，看到雍齿得到封赏，臣子们就会人人安心了。"于是高皇帝大摆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同时下紧急命令，催促丞相、御史给臣子们评定功劳，进行封赏。臣子们参加了酒宴以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没什么担心的了。"扭转了背叛的念头，销掉了邪恶的阴谋，使国家安宁，世代太平无事，这都是张良的谋略啊。

按，本条采自《史记·留侯世家》，"还倍畔之心"以下是刘向的评论。

【原文】

10·178 高皇帝五年，齐人娄敬戍陇西，过雒阳，脱辂輓，见齐人虞将军曰[①]："臣愿见上言便宜事[②]。"虞将军欲与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敢易。"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赐食已而问，敬对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馀世，公刘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去豳，杖马策居岐，国人争归之[③]。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④]。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上八百诸侯，灭殷[⑤]。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乃营成周雒邑，以为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⑥]。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德以致人，不欲恃险阻，令后世骄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⑦]。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⑧]。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⑨]。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胜也[⑩]。"

高皇帝疑问，左右大臣皆山东人[⑪]，多劝上都雒阳："东有成皋，西有肴、渑，倍河海，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且

周王数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12]。”留侯张子房曰：“雒阳虽有此固，国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狭，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东向制诸侯[13]。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4]。娄敬说是也。”于是高皇帝即日驾，西都关中[15]，由是国家安宁。虽彭越、陈豨、卢绾之谋，九江、燕、代之兵，及吴、楚之难，关东之兵[16]，虽百万之师，犹不能以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关中之固也。国以永安，娄敬、张子房之谋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也。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后卒为建信侯，封之二千户[17]。

【注释】

①娄敬：刘邦的谋臣，曾建议迁徙六国后裔及豪门大族十余万人到关中，以削弱旧势力。刘邦在白登战败后，他主张与匈奴和亲，并出使匈奴缔结了和约。　陇西：郡名，战国秦置，因在陇山之西得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辖境相当今洮河中游、渭河上游及其中间的地区。　辂挽（héwǎn 何挽）：“辂”是绑在车辕上供人牵挽的横木，“挽”即挽。

②便宜：有利。“便”亦即“宜”。

③后稷：古代周族始祖，在尧时为农官。　邰（tái 台）：在今陕西武功西，为后稷的出生地，尧即封他在此，《史记·周本纪》说是舜所封。后稷至公刘定居于此。　公刘：古代周族领袖，传为后稷曾孙，夏代末年率领周族迁到邠。邠（bīn 宾）：即豳，在今陕西彬县东北。　大王：亦作太王，即古公亶父，传为后稷第十二代孙，有德政，为了避让戎、狄两族，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在今陕西岐山北），邠人举国扶老携幼随他迁徙，别国闻古公仁德，亦多归顺。

④虞、芮（ruì 瑞）：皆国名，虞在今山西平陆县北。芮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城南。《诗经·大雅·绵》毛传，说虞、芮两君争田，好久相持不下，找西伯判

断，到了周境，看见耕者让田，行者让路，到了都城，到了朝廷，到处所见都是帮别人、让别人的景象，两君惭愧，都把所争的田让给对方，对方都不肯受，于是把所争的田叫做"间原。" 吕望：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西周初官太师，也称师尚父，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俗称姜太公。 伯夷：商末孤竹（在今河北卢龙县）君长子，孤竹君死，与其弟叔齐相互让国君之位，后来两人一起投奔周，到周以后又反对武王伐纣，纣灭，他们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⑤孟津：古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九年观兵到孟津，八百诸侯来会，武王以为时机未到，至十一年，始渡孟津伐纣。

⑥成王：周武王之子，继武王为君。 周公：周武王之弟，助武王灭纣，武王死，成王幼，由周公摄政，平定叛乱，营建雒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傅相：辅佐。 成周：城名，传说故址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之东，汉代为雒邑。 贡职：贡品赋税。

⑦周务德："周"，全面周到。 致：招引。 及周之衰分为两：见第167条注④。

⑧起丰沛：原本作"起丰击沛"，丰为沛县的一个邑，为刘邦出生地。王先谦《汉书补注》说"高祖起丰沛"汉代恒言，不必定有"击"字也。 夷：同痍，创伤。 成康：周成王之子康王继续推行成王的政策，形成了成康之治的隆盛局面，历史家说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有四十多年没有犯罪的人。 侔（moǔ谋）：等同。

⑨卒（cù促）：同猝，突然，出于意外。

⑩此谓天府：《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搤（è厄）：捉，握。 亢（gāng刚）：咽喉。

⑪山东：战国秦汉时代以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指现在黄河流域风陵渡以下地区。

⑫成皋：古关名，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肴渑："肴"即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六十里。"渑"即渑池水，出河南熊耳山，经宜阳，入于洛。 伊洛：伊水、洛水。 周：指成周，即洛阳。

⑬函：指函谷关。 陇：指陕西陇县以西的陇山，为关中西面的险要，又南

连蜀中,相为犄扼,故并称陇蜀。　胡苑:原本作"故宛",据《史记》、《汉书》校改。关中北与胡接,依着边塞可以养禽兽,又可多致胡马,故说"胡苑之利"。

⑭漕:水运。　輓:同挽,引。　委输:输送军队和军需品。　金城千里:犹如说铁桶江山。

⑮驾:预备车马待发。这里说的是定计而非当日启行。

⑯陈豨(xī 希):高祖之臣,以郎中封侯,监赵、代边兵,为代相,招致宾客,赵相周昌密报陈豨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前196年,高祖召陈豨,陈豨称病不朝,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前196年,高祖击破陈豨,次年周勃定代地,杀陈豨。　卢绾(wǎn 晚):与高祖同乡同日生,为好友,汉朝建立,为将军,封燕王,因陈豨事受怀疑,高祖派樊哙往击,绾败,逃入匈奴,不久死在匈奴。九江:淮南王英布(亦称黥布)因韩信、彭越相继为高祖所杀,起兵造反,前195年,高祖与英布大战于今安徽宿县,布败,渡淮水逃到江南,被长沙王诱杀。　燕、代:指卢绾、陈豨。　吴、楚之难:见第174条注⑦。　关东之兵:亦指吴楚之难。

⑰郎中:汉代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的官员。　千:原本误作"十",据《史记》、《汉书》校改。

【译文】

汉高祖五年,齐地人娄敬戍守陇西,经过雒阳,一下车,就去拜见同乡虞将军,说:"臣下希望见一见圣上谈一谈有利的事情。"虞将军想给他换漂亮衣服,娄敬说:"臣下穿着丝绸衣服,就穿丝绸衣服见圣上;穿着粗麻布衣服,就穿粗麻布衣服见圣上,不敢换衣服。"虞将军进去跟皇上报告,皇上召见娄敬,赏饭以后,问他有什么事,娄敬答道:"陛下建都雒阳,难道想和周王朝比一比谁更兴隆吗?"皇上说:"是。"娄敬说:"陛下得天下的途径和周王朝不一样。周王朝的祖先从后稷开始,就被帝尧封在邰这个地方,积德行善十多代,到公刘时为躲避夏桀的暴政迁到邠地,到太王时,又为躲避狄人的侵扰离开邠,赶着马队迁居到岐下,邠人争先恐后地跟随太王。到文王受封为西伯,受他的德望的感化,虞、芮两国自动停止争

夺田土，天命才归于周，吕望、伯夷从海滨来投奔。武王伐纣，天下诸侯自动到孟津与武王会集的有八百多，推翻了殷商王朝。成王即天子之位，周公等人辅佐，才在雒邑营建成周王城，因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诸侯从四面八方来进贡，路途远近都差不多。这个地方，有仁德的容易称王，没有仁德的容易灭亡。大凡在这里建都的，都要周全地致力于实施德政，不希望倚仗地理形势的险要，让后代骄横奢侈，祸害百姓。到周朝衰微，分为东周西周，天下诸侯不再归附，周天子也无力制裁，这不是因为仁德衰败，而是力量薄弱啊。现在陛下从丰沛发难，收集了三千人马，靠这支力量一往直前，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大战七十场，小战四十场，使天下人民遍地流血，父子兄弟抛尸荒野，死伤无数，哭泣的声音此起彼伏，受伤的人无人照料，而想和周成王、康王、周公时代一比兴隆，臣下心里认为实在比不上。况且秦地山河环绕，四面险阻，固若金汤，突然有什么意外变故，马上可以征发百万大军。凭借秦朝历代经营的成果，和肥美的土地，这叫做天然的府库。陛下入关建都，纵然崤山以东出了乱子，秦国旧地仍可保全，为我所有。跟别人搏斗而不能扼住他的咽喉，拍击他的后背，是不能大获全胜的。

高皇帝拿不定主意，问左右大臣，左右大臣多是崤山以东出生的，大都劝圣上建都雒阳，他们说："洛阳东有成皋关，西有崤山渑水，北靠黄河，南对伊水、洛水，其防卫之牢固也是靠得住的。况且周朝在这里称王几百年，秦朝建都关中，两代就亡国，不如在成周建都。"留侯张良说："雒阳虽说也有险要的形势，但地域狭小，不过几百里，平地不多，四面都容易受到攻击，这不是用武之地。说到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山岷山，中间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物产丰富，北有胡苑，多产良马，三面险阻，只要据守一方，就可控制东方诸侯。诸侯各安其位，黄河、渭水运输天下物资，送到西面，供给首都；诸侯发动叛乱，顺流而下，足以输送士兵和军需，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娄敬的理由是对的。"于是高皇帝马上

命令准备车驾，筹划在关中建都，因此国家安宁。尽管有彭越、陈豨、卢绾的叛乱阴谋，有九江、燕王、代王的乱兵，以及吴楚七国的造反，关东诸侯的乱兵，即使是百万大军，也不能危害国家的原因，就是普施仁政，给人民恩惠，和谨守关中，利用地理形势啊。国家因此长治久安，靠的是娄敬、张良的谋划呀。圣上说："首先建议在关中建都的，是娄敬啊。'娄'的读音就是'刘'。"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封他奉春君的名号，最后改为建信侯封给二千户的俸禄。

按，本条采自《史记》的《刘敬列传》和《留侯世家》，"由是国家安宁"至"娄敬张子房之谋也"，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10·179　留侯张子房，于汉已定，性多疾，即导引不食谷，杜门不出[①]。岁余，上欲废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者也[②]。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③]："君常为上计，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爱幼欲易太子，骨肉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④]。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以安车迎之，因使辩士固请，宜来[⑤]。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上见之即必异，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于是吕后令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四人。四人至，舍吕泽所。至十二年，上从破黥布军

归[⑥]，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太傅叔孙通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⑦]。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皆年八十有馀，鬓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而问之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对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闻太子为人子孝，仁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来耳[⑧]。"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⑨]。"歌曰："鸿鹄高蜚，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⑩]？"歌数阙，戚夫人唏嘘流涕，上起去[⑪]，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谋也。

【注释】

①性：此指体格、体质。　导引：道家养生之法，指静坐行气、动摇筋骨关节等，有一部分和今传某些气功类似。　不食谷：即"辟谷"，不吃烟火食，不吃五谷杂粮。　杜：绝。杜门不出，闭门不接待宾客，也不外出访友。

②太子：刘盈，后继位为孝惠皇帝。　戚氏夫人：定陶人，高祖宠姬，高祖死后为吕后所杀。　赵王如意：高祖第三子，戚氏所生，高祖死，吕后杀之。坚决：明确的决定。

③吕后：刘邦的正妻，名雉，刘邦死后，她掌握实权，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分封吕氏为王侯，她死后，吕氏王侯拟发动叛乱，为太尉周勃等所平定，她掌握政权十六年。　画：筹划。　建成侯吕泽：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有周吕侯泽、建成侯释之，认为"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吕泽，恐误，当为释之是"，后世治《史记》、《汉书》者多从之。

④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lù 录)里先生：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认为四叟之事“非事实，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六历引诸家之说，认为“子房调护太子，自有方略，不假此也”，四叟“即有是人，品奚足重？盖尽属子虚者矣”，司马迁不过借以“成其虚诞飘忽之文而已。”

⑤慢侮：轻视凌辱。

⑥十二年：《资治通鉴考异》说“按《百官表》，十年，赵尧为御史大夫。则是时太子位已定，今从之”。高祖恐自己死后如意难保，故派吕后、太子及群臣素所敬惮的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而以符节御史赵尧为御史大夫，事在高祖十年。这必是确定太子之位后的补救措施，故说十二年尚议太子事为不确。

⑦叔孙通：曾为秦代博士，曾从项羽，后归刘邦，汉朝建立，与儒生共立朝仪，后任太任太子太傅。　佯：假装。

⑧延颈：伸长脖子，喻企望。

⑨楚舞：定陶与沛均楚国故地，此时人在长安，心绪不畅，故借故土歌舞聊为排解。

⑩蜚：同飞。　翮(hé 河)：鸟翼。　羽翮已就：《资治通鉴考异》说“高祖刚猛伉厉，非畏缙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并非四叟能阻止此事。　绝：径渡。　矰(zēng 曾)：短箭。　缴(zhuò 卓)：系在箭上的丝绳。

⑪唏嘘(xīxū 西虚)：哭泣后不由自主的急促呼吸；抽搭。　歌数阕：唱了几遍。

【译文】

留侯张子房，素来体弱多病，汉朝建立后，就练习吐纳导引的功夫，不吃烟火食，关起门来，不与别人交往。这样过了一年多，皇上打算撤销刘盈的太子资格，立戚夫人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许多大臣谏争，但始终没有得出明确的决定。吕后恐慌，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想办法，皇上很信任他。”吕后就派她哥哥建成侯吕泽胁迫张良，说：“您经常给皇上出主意，现在要换太子，您怎么能高枕而卧呢？”留侯说：“早先皇上不断遇到困难危急的情况，承皇上厚爱用过我的一些主张，现在天下太平，因为爱小

儿子而想换太子，这是骨肉之间的事，纵然有一百个张良，又有什么用呢？"吕泽恶狠狠地勉强张良："给我出主意！"张良说："这件事很难用口舌争辩，但皇上罗致不到的人才，天下有四位：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这四个人年纪都老了，都因为皇上随便凌辱士人，所以逃避到深山里，不愿低首下心做汉朝的臣子，然而皇上很尊重这四个人。您果真能不吝惜金银财宝，让太子写封措辞谦逊的亲笔信，用舒适安稳的车辆去迎接，叫善于言辞的人坚决邀请，应该会答应出山。来了以后，作为宾客款待，让他们经常随从太子朝见皇上，让皇上看见。皇上看见了一定会诧异，加以询问。问过了，知道是这四位，对太子的地位会有好处。"于是吕后叫吕泽带着太子的书信，言辞谦卑、礼物丰厚地去迎请这四个人。四个人到了，就住在吕泽的府邸。到高祖十二年，皇上跟着镇压黥布的军队回来，病情更重了，也就愈想更换太子，张良劝谏，皇上不听，张良也就因病不再过问政事。太傅叔孙通引用古人的言论、引用古人的事迹，拚死谏诤，力求保全太子。皇上假装答应，但还是想更换太子。到宴会的时候，摆上酒来，太子侍立在皇上身边，这四个人跟着太子，他们都八十多岁了，鬓角眉毛都雪白发亮，衣冠奇古，皇上很惊异，问道："干什么的？"这四人上前答覆，各自报了姓名，皇上大为惊讶，说："我访求你们有好几年，你们躲避我，现在你们怎么跟我儿子在一起？"四人答道："陛下小看士人，喜欢辱骂别人，我们不愿受侮辱，因害怕而躲起来。听说太子作为儿子是个孝子，仁德慎重，礼贤下士，天下没有人不期望为他付出性命，所以就来啦。"皇上说："烦劳诸位好好地，始终其事地照顾太子吧。"这四个人敬了酒，起身辞去，皇上目送他们，叫来戚夫人，指着这四个人说："我想换太子，那四个人辅佐他，羽翼丰满了，不好动了。吕氏真是你的主人了。"戚夫人流下了眼泪，皇上说："你为我跳楚舞，我给你唱楚歌。"于是唱道："鸿鹄高飞，一飞千里。羽翼已成，横渡四海。横渡四海，尚可奈何？虽有弓矢，尚有何用？"唱了几遍，戚夫人泣不成声，皇上

起身离去，酒宴就散了。到底也没有更换太子，是留侯用召来这四个人的办法取得的效果。

按，本条采自《史记·留侯世家》。

【原文】

10·180　汉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击之。是时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闻太子将击黥布，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用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抱居上前，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①，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谓吕后，承间为上泣言②：'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诸将皆陛下故等伦，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为用。且使布闻之，即鼓行而西尔。上虽疾，卧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虽苦，强为妻子计，载辎车，卧而行'③。'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尔④。"于是上自将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强起至曲邮⑤，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⑥。"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诸侯兵。"上谓子房："虽疾，强起，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⑦。汉遂诛黥布，太子安宁，国家晏然，此四公子房之谋也⑧。

【注释】

①母爱者子抱：原本作“抱子”，从卢文弨《群书拾补》校改。《韩非子·备内》说“其母好者其子抱，”为此语所本。 抱居上前：原本作“居抱上前”，从《群书拾补》改。 不肖子：刘邦认为太子仁弱，而赵王如意象他本人。

②承间：伺隙，抓机会。

③辎车：有帷帐遮蔽，便于坐卧休息的车。

④惟：思。 遣：差遣。

⑤霸上：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 曲邮：在今陕西临潼县东。

⑥剽(piāo漂)疾：轻捷。 争锋：争一日之利。

⑦行：兼代。 太傅、少傅：都是辅导太子的官员，太傅不领官属，少傅则主领东宫官属，为东宫行政首脑。

⑧晏然：平静，安定。 四公子房：原本无“房”字，据崇文书局本补。

【译文】

汉高祖十一年，九江黥布叛乱，皇上正在病中，想让太子前去平叛。当时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已经侍奉太子，听说太子将被派平定黥布，这四个人商量道：“我们来这里的用意是保全太子，太子去带兵，情形就不妙了。”于是向建成侯建议：“太子带兵，有了战功，地位也不会提高；没有战功，就是灾祸的开始。况且一起去的将领，都是曾经和皇上打江山的猛将，竟让太子统率他们，这和让羊去统率狼并无二致，这些人都不会听调度尽力作战，无功而回是必然的。臣下听说‘母亲得宠，孩子也就得宠’，现在戚夫人日夜陪侍皇上，赵王常抱在皇上面前，总不会叫不肖之子位在爱子之上吧，明摆着赵王一定要取代太子的。您为什么不赶紧跟吕后说，找机会在皇上面前哭诉：‘黥布是天下的猛将，善于指挥作战，我们的将领都是陛下从前的同辈人，居然叫太子去统率他们，这和叫绵羊统率豺狼没什么两样，不可能听从调遣。而且让黥布听到这个情况，就会大张旗鼓地向西挺进了。皇上虽然欠安，躺着管

理将军们,将军们也不敢不尽力,苦是苦一点,为老婆孩子着想,还是勉强坚持一下吧。乘有帐子的车,躺着走吧。'"于是吕泽马不停蹄连夜去见吕后,吕后找机会在皇上面前照着四人的意思哭诉了一番。皇上说:"我想这小子也不配当此重任,你老子亲自走一趟吧。"于是皇上亲自率军东征,留守的大臣们都送行到霸上。张良带着病,勉强起来送行,到了曲邮,进见皇上,说:"臣下本应跟着圣上,实在病重无法。楚人勇猛敏捷,希望圣上别跟他们争一日之长。"顺便给皇上建议道:"让太子当将军,管理关中诸侯的军队。"皇上对张良说:"虽然有病,勉强起来,躺着辅助太子吧。"当时叔孙通已经是太子太傅,张良就兼代太子少傅的职务。汉政权就诛灭了黥布。太子安宁,国家太平,这是四叟和张良的谋划啊。

按,本条采自《史记·留侯世家》,"汉遂诛黥布"以下为刘向的评论。

【原文】

10·181　齐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兄也[①]。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与悼惠王燕饮,乃行家人礼,同席[②]。吕太后怒,乃进鸩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饮之,乃止[③]。悼惠王惧不得出城,上车太息,内史参乘怪而问其故[④],悼惠王具以状语内史,内史曰:"王宁亡十城耶?将亡齐国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爱城哉?"内史曰:"鲁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国七十馀城,而鲁元公主汤沐邑少。大王诚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内有亲亲之恩,外有顺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⑤]。"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太后果大悦,受邑,厚赐悼惠王而归之,国遂安。齐内史之谋也。

【注释】

①齐悼惠王：即刘肥，汉高祖的长庶男，其母为高祖外室曹氏。高祖六年立为齐王，有七十城。　孝惠皇帝：高祖第二子刘盈，吕后所生，性格仁弱，看到吕后把戚夫人手足斩去、挖眼、烧耳、饮哑药的惨状，吓得生了病，病愈亦不理政事，饮酒淫乐，在位七年而死，虚岁二十三。

②行家人礼：齐悼惠王为孝惠帝之兄，故坐上座，而不为君臣之礼。

③鸩(zhèn 镇)：传说中的一种毒鸟，以其羽毛泡酒，饮者立死。

④内史：汉代诸侯王的属官，掌民政。　参乘：陪乘者，犹今之警卫员。

⑤鲁元公主：吕后女，吕后所生唯惠帝、鲁元一子一女。　汤沐邑：天子赐给诸侯王的封地，其收入供个人奉养之用。又叫朝宿邑，指朝见皇帝时的食宿之所。帝、后、侯王、公主都有汤沐邑。“汤”为热水，汤沐即洗浴。沐亦特指洗头。　亲亲：对亲人表示亲爱。　恩：情爱。

【译文】

齐悼惠王是孝惠皇帝的哥哥。惠帝二年，悼惠王进京朝见惠帝，惠帝和悼惠王宴饮，按照家庭的礼节，同席而坐。吕后怒气冲天，叫人端上鸩酒，惠帝明白是怎么回事，要替长兄喝，这件事才没成功。悼惠王担心自己要葬送在长安城中，在车上叹气，内史陪乘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叹气，悼惠王把刚才的情形说了，内史说：“大王是愿意丢十座城呢?还是丢掉齐国呢?”悼惠王说：“能保住这条命就行了，哪敢吝惜土地?”内史说：“鲁元公主是太后的千金，大王的妹妹。大王封国有七十多座城，可是鲁元公主的封地很少，大王果真献出十座城给鲁元公主做汤沐邑，就兄妹之间说，表现了爱护亲人的情意，就吕太后说，也表现了大王对她的恭顺，太后一定非常高兴。这是丢掉十座城而得到六十座城啊。”悼惠王说：“好的。”到了自己在长安的官邸，就上奏章给太后，表示献出十座城给鲁元公主做汤沐邑，太后果然非常高兴，接受了这十座城，对悼惠王大加赏赐，放他回齐国，齐国终于太平无事。这都是齐内史的谋

略啊。

按，本条系综合《史记》中《吕太后本纪》和《齐悼惠王世家》中有关内容而成。

【原文】

10·182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可以除边境之害，欲绝和亲之约，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兵不可动[①]。孝武皇帝召群臣而问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今单于逆命加慢，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以攻匈奴，如何[②]？"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谒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也，然尚得养老长幼，树种以时，仓廪常实，守御之备具，匈奴不敢轻慢也[③]。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而匈奴侵盗不休者，无他，不痛之患也。臣以为击之便[④]。"御史大夫臣安国稽首再拜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数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叹之。及解围反位，无忿怨之色。虽得天下而不报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⑤]。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伤天下之公义，故遣刘敬结为和亲，至今为五世利[⑥]。孝文皇帝尝一屯天下之精兵于常奚广武，无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约要之民，无不忧者。孝文皇帝悟兵之可宿也，乃为和亲之约，至今为后世利[⑦]。臣以为两主之迹，足以为效，臣故曰勿击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于形者，分则不过于事；察于动者，用则不失于利；审于静者，恬则免于患[⑧]。高帝被坚执

锐，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风雨，行几十年，伏尸满泽，积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于兵[9]。夫以天下末力厌事之民，而蒙匈奴饱逸，其势不便[10]。故结和亲之约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通于动静之时。盖五帝不相同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与时变，备与敌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纵意日久矣，侵盗无已，系虏人民，戍卒死伤，中国道路，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11]。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之，利不什不易业，功不百不变常，是故古之人君，谋事必就圣，发政必择语，重作事也[12]。自三代之盛，远方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13]。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14]。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来若猋风，解若收电，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之业，以支匈奴常事，其势不权[15]。臣故曰勿击为便。"

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济于渊，而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者秦缪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16]。其后蒙恬为秦侵胡，以河为境，累石为城，积木为寨，匈奴不敢饮马北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17]。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大，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瘫溃疽，必不留行矣[18]。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19]。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善战者，以饱待饥，安行定舍，以待其劳，整治施德，以待其乱，

按兵备众，深入伐国堕城，故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20]。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21]。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轻举，深入而长驱，难以为功。夫横行则中绝，从行则迫胁；徐则后利，疾则粮乏。不至千里，人马绝饥，劳以遇敌，正遗人获也[22]。意者有他诡妙，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雾，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乱[23]。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阴遮险阻以备之[24]。吾势以成，或当其左，或当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为击之便。"于是遂从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道觉之，奔走而去[25]。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26]。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27]，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28]。"封丞相号曰富民侯[29]，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从韩安国之本谋也。

【注释】

①孝武皇帝：西汉第六代皇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此事发生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大行：汉有大行令，掌外交事务。　王恢：《史记·韩长孺列传》说"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他因马邑之战中避敌不劫其辎重，下狱当斩，自杀死。　匈奴：古族名，亦称"胡"，战国

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势力增强，汉初，不断南下攻扰，汉朝基本上采取防御政策，武帝时转而采取攻势，多次进兵漠北，匈奴势力渐衰。　和亲：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匈奴南侵至太原，次年高祖亲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围七日，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之妻，始得出围，高祖八年，用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以"家人子"冒充长公主，嫁给单于，汉与单于为翁婿关系。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致书单于，重定和亲之约。但匈奴侵扰并不因和亲而有所减少。　韩安国：梁成安(今河南临汝)人，字长孺，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有功，武帝初，为大司农、御史大夫，元光二年征匈奴，安国为护军将军，即统帅。后为材官将军。屯兵渔阳。司马迁说"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晚年因对外取温和持重态度，不得意，死于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②饰：装饰，打扮。　子女：指年轻女子。

③谒：禀告，陈述。　全代：朝代未分，指战国时期。　中国：指中原，即中国古代的文化发达地区。

④任：事。　乘：登城。　便：利，有利。

⑤叹：歌，吟，《汉书·匈奴传》说匈奴围高帝于平城，上将军樊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⑥圣人以天下为度：《汉书·韩安国传》颜师古注"言当随天下人心而宽大其度量。"　私怒、公义：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说"报仇雪耻，一己之私怒也；案兵恤民，天下之公义也。"　为五世利：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代均执行和亲政策。

⑦孝文皇帝：西汉第四代皇帝刘恒，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　一屯天下之精兵：文帝前元十四年屯兵北地(辖境为宁夏贺兰山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上郡(辖境为今陕北及内蒙乌审旗)和陕西渭北地区。后元六年屯兵飞狐口、句注(山名，在今陕西代县北)、及长安附近。　常谿：《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雁门有常谿水，合注滹沱。　广武：即今雁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⑧形：同"型"，指模型，即铸范。　事：立于位。这两句意谓了解铸范的构造，在拆模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找错了位置而破坏铸范。比喻了解情况，做事谨慎。

⑨蒙矢石:"蒙",冒。　沾:接触。　几:近。　倪:同"睨",斜视。

⑩蒙:承受。

⑪槥(huì 惠):小棺材。

⑫重:慎重。

⑬正朔:正,一年的第一天,朔,一月的第一天,从前改朝换代,新朝总要重定正朔。　服色:车马祭牲的颜色,各朝也有自己的规定。　牧:此指治理。

⑭弧:木弓,亦为弓的通称。

⑮焱(yàn 验):火花。　不权:轻重不等。

⑯雍:春秋时秦德公建都于此,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南。　西戎:春秋时陕甘一带的少数民族。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用由余之谋,攻戎王,灭十二国,辟地千里,于是称霸西戎。　陇西:战国秦昭襄王置郡,因在陇山之西得名,西汉时辖境相当今甘肃东南一角。　北地:今宁夏贺兰山、山水河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西汉时郡治在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

⑰蒙恬:秦代名将,曾率兵三十万击退匈奴,收回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并修建长城,守卫数年,后为秦二世所迫,自杀。　烽燧:一种传报战争信息的系统,筑土为台,至,昼则燔柴为烟,夜则燃火。

⑱痈(yōng 雍):一种毒疮,表面肿起,会溃烂。　疽(jū 居):一种毒疮,其根部深入肌肉。　留行:受到阻碍。

⑲北发:《汉书·武帝纪》及《韩安国传》补注均引钱大昕据《大戴礼》卢辩注,以为北狄地名。　月氏(zhi 支):古族名,秦汉之际,游牧于敦煌、祁连间,汉文帝初,受匈奴压迫,大部分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

⑳定舍:止息。　堕城:原本此下有注云"汉史作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按兵覆众,伐国堕城"。

㉑鲁缟:《史记》集解引许慎说"鲁之缟尤薄"。缟是一种丝织品。

㉒正遗人获也:原本注"汉史作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

㉓不可以文乱:不被浮词所扰乱。

㉔遮:这里与"伏"同义。

㉕马邑:在今山西朔县。

㉖殣(jìn 近):饿死的人。

㉗桑弘羊:汉洛阳人,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推行盐、铁、酒类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商品,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力。又反对

和亲，主张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曾组织六十万人屯垦。后因被指控阴谋废立，受死刑。 轮台：在今新疆轮台东南。

㉘诏却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为答复大鸿胪田广明的诏书中的话。"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是答复桑弘羊"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的奏议时说的话。并见《汉书·西域传下·渠犂》。

㉙富民侯：《汉书·西域传下·渠犂》说"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译文】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多次议论打击匈奴的好处，是可以刬除边境的祸害，因而打算断绝和亲的约定，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不可用兵。孝武皇帝把大臣们召来，问道："朕打扮女子嫁给单于，金银财宝，也给了他不少，现在单于不听教诲，愈来愈傲慢无礼，不断地骚扰打劫，边境多次警戒动员，朕对边境人民非常怜惜，如果起兵进攻匈奴，怎么样？"大行官王恢行了大礼，说："好。陛下不说，臣下本来也要禀告。臣下听说战国时代，北方未尝没有强大的匈奴作对，中原各国也不断彼此进攻，可是还能够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照样按季节种田，府库充实，守卫国土的装备齐齐全全，匈奴不敢小看。现在以陛下的威名，海内统一的形势，可集中天下力量办一件事，派子弟登城驻守边塞，运送粮食和用军物资，来防备匈奴，而匈奴仍然不断侵扰抢劫，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受到沉重打击的恶果。臣下认为进攻有利。"御史大夫韩安国行了大礼，说："不然。臣下听说高皇帝曾在平城被包围，匈奴人在这里把马鞍丢下，有好几处堆得比城墙还高。平城这场危难，高皇帝七天没吃饭，天下人民唱叹不已。到解围回到治理全国的位置上，并没有怨恨的表情。尽管得了天下，而不报平城被围之恨，并不是因为力量不够啊。圣人的度量包容天下，不以个人的私仇，损害天下的公义，所以派刘敬跟匈奴达成和亲的约定，到现在五代了，还蒙受其利。孝文皇

帝曾一下子集结全国的精锐部队，屯驻在常豁广武，但没取得一点成果。天下百姓编户之民，没有不感到忧虑的。孝文皇帝觉悟到大军不能在外久留，于是签订和亲条约，至今我们这些后人还在蒙受好处。臣下以为两位皇上的事迹，完全值得效法。臣下本来就认为这个仗不打有利。”

大行王恢说：“不然。了解铸范的结构的人，分开铸范时才不会找错位置；知晓运动状态的人，运用动势才不会造成损害；详知静止状态的人，保持安静才能免于灾祸。高皇帝披甲执矛，来扫除天下的祸害，冒着羽箭飞石，冒着风吹雨打，经过将近十年，尸体填满了洼地，头颅堆积如山，天下人十个死了七个，幸存者十个中只有三个，路上行人低头流泪，不愿正眼去看武器。靠着天下元气耗尽只求安静的人民，去面对吃得饱、休息得好的匈奴人，形势非常不利，所以要签订和亲条约，是为了叫天下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高皇帝了解敌我的形势，以这种了解来处理事情，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动，什么时候应该静。五帝不重复前代的音乐，三王不因袭前代的礼制，其原因不是故意标奇立异，只是各与时世相应罢了。教育人民的内容，要随时势而变化；守战的设施，要随敌人而变化，墨守成规，不能够为民之父母。现在匈奴放肆的日子太长了，不断地侵扰抢劫，虏掠人民，驻守边境的士兵被他们杀伤，中原地区的大道上运送棺柩的车一辆接着一辆，这种情形使仁德之士感到哀伤。臣下因此说进攻有利。”御史大夫韩安国说：“不然。臣下听说没有十倍的利益不改变行业，没有百倍的功效不改变老规矩，所以古代的君主，策划事情一定请教圣人，发布政令一定慎择语言，这是做事慎重。即使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发达强盛，远方的少数民族，日历和车马祭牲的颜色也跟中央王朝不同，并非威力不能控制他们，也不是武力不能征服他们，因为那些荒远的地区，不加治理的人民，不值得中央王朝去劳神。况且匈奴的军队轻捷勇猛，以畜牧为业，弯弓打猎，哪里有水草就把牲口往哪里赶，没有固定的住处，

很难控制。突然出现，我们来不及考虑怎么对付，突然离开，我们追也追不上。来的时候象火花象一阵风，走的时候象闪电。假如让边境人民长期丢掉耕田织布的劳作，来跟把作战当作家常便饭的匈奴相持，事情的轻重实在不相当。所以臣下说不进攻有利。”

大行王恢说：“不然。神蛟游于深渊，凤凰乘风而飞，圣人顺应时势。从前，秦缪公的都城在雍地，只有纵横三百里的地方，他明白时势的变化，攻取西戎，扩展了上千里土地，并吞了十二个国家，就是现在陇西和北地。此后，蒙恬为秦朝攻打胡人，以黄河北岸为界，用石头筑城墙，用木材修堡寨，匈奴不敢在黄河饮马，设置了烽火台之后才敢放牧。匈奴是可以用武力制服，而不能以仁德养育的。假如凭借中国强大、凭借万倍于匈奴的资财，派遣百分之一的军队去进攻匈奴，就象用十二万斤拉力的强弩，去射即将流脓的毒疮，一定无所阻碍。这样一来，就是北发、月氏，也要俯首称臣了。臣下因此说进攻有利。”御史大夫韩安国说：“不然。臣下听说，善于用兵作战的人，以饱待饥，慢慢的走，按时休息，等待敌人疲劳；整肃吏治，普施仁德，等待敌人变乱；按兵不动，激励斗志，深入讨伐敌国，毁其城池。因此虽然常常按兵不动，却能够征服敌国，这就是圣人的军队。暴风临近停息时，连一根羽毛也吹不起来，强弓射的箭临近落地时，连轻薄的鲁缟也射不穿。有兴盛就有衰微，就象有早晨必有黄昏。假如轻易动员大军，长途跋涉，深入敌国，难以取得成功。军队横列前进，会被敌人从中间劈开；纵列前进，会被敌人拦腰斩断；走慢了，要错过战机；走快了，粮草跟不上；走不到一千里，士兵战马都会陷入饥饿，在疲乏的时候遇到敌人，简直是送上去叫敌人俘虏啊。想来也许有别的神机妙算，可以战胜匈奴，那么臣下就不得而知了。不然，我就看不出深入敌区有什么好处了。所以臣下说不进攻有利。”

大行王恢说：“受了霜雾之害的草木，经不起风吹；面对清水明镜，美丑都无法掩盖；深通道理的人，不会让无根之谈影响自己的

判断。现在臣下说进攻，本来不是发兵深入，而是顺应单于的欲望，引诱他到边境，我们埋伏轻装精锐的士卒来等待他们，在险要的地方隐蔽起来防备他们。对我们有利的形势已经形成，有的对付他们的左翼，有的对付他们的右翼，有的对付他们的前锋，有的对付他们的后卫，可以禽获单于，百分之百的稳操胜券。臣下认为进攻有利。"于是就采纳了大行官王恢的意见。孝武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埋伏在马邑，引诱单于前来。单于入塞以后，半路上发觉不对头，赶紧往回逃。后来不断交战，结下冤仇，引来无穷的灾祸，互相攻击十多年，损兵折将，哀鸿遍野，民穷财尽，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运送阵亡将士的车子络绎不绝，落草为寇的人不计其数，国家的基础动摇。孝武皇帝后来也觉得不该发动这场战争，御史大夫桑弘羊请求派兵到轮台屯垦，下诏推却说："现在要做的事，在于努力禁止横征暴敛，不许随便收税。目前若要派人到遥远的西部去屯垦，不能抚慰百姓，朕不忍心听到这样的建议。"封给丞相富民侯的称号，从此不谈攻战之事。国家因此安宁，继承人有所遵循，都是遵从韩安国原来建议的结果呀。

按，《史记·韩长孺列传》记此事颇简，刘向颇有增益，《汉书·韩安国传》及《西域传(下)》"渠犁"多采自本书，《汉书·食货志上》亦采刘向语。

【原文】

10·183　孝武皇帝时，中大夫主父偃为策曰①："古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也。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今以法割之，即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②。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③。彼人

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封其国，而稍自消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因关马及弩不得出，绝游说之路，重附益诸侯之法，急诖误其君之罪④，诸侯王遂以弱，而合从之事绝矣。主父偃之谋也。

【注释】

①中大夫：汉代中大夫为掌论议之官。 主父偃：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主父为复姓。武帝采其建议，下“推恩令”，后为齐相，因胁迫齐王自杀，论死罪。 策：又称对策，是应诏论政的一种文体。

②阻：仗恃。 以逆京师：“逆”，抗拒。 节：事项。 晁错：西汉颍川人(今河南禹县)，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建议向塞下移民以备匈奴，和削弱诸侯王以巩固中央政权，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指他为罪人，被杀。

③适(dí 敌)嗣：即嫡嗣，正妻所生之子，中国古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宣：周遍。 推恩：推广皇帝的恩泽，即父以封国分封诸子，诸子又各以自己的封地分封诸孙，使每一代子孙都人人受惠，实际所得则一代比一代少，诸侯王的力量也随之从大到小，从小到无，而中央政权的力量则相对增强。武帝元朔二年下“推恩令”，实行这个办法。

④关：通告。 附益诸侯：即《汉书·诸侯王表序》所谓“设附益之法”，附益指封诸侯土地超过限量，或阿媚王侯，触犯此法者从重论罪。 诖(guà 挂)误其君：诖误，指因事牵连受谴。这里说诸侯王下属官员怂恿诸侯王违法。《汉书·诸侯王表序》武帝“作左官之律”指此。

【译文】

孝武皇帝时，中大夫主父偃上书说：“古时候，诸侯领地不超过一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现在诸侯有一些拥有几十座城市，领地方圆千里，放松一点，他们就自以为了不得，容易干出不合礼法的事情；管得严了，就仗恃自己实力雄厚，联合起来，谋划抗拒中央政府。假如凭法律分割他们的土地，马上就发生谋叛的事件，前些时候诸侯王联合起来请诛晁错就是例子。现在诸侯的子弟往往

有几十个，而嫡长子继承财产和权力，其馀的虽然也是亲骨肉，却得不到半点封地，象这样仁德孝悌的原则就不能普遍施行。希望陛下命令诸侯，要推广陛下的恩德，分封子弟，让他们也有土地得封侯。他们人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愿望，皇上恩德普施，让他们实际享有自己的封国，这样诸侯的势力就慢慢自行削弱了。”于是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趁便通告马匹和武器不得出各自的国境，断绝策士游说的门路，加重对阿媚王侯者和怂恿王侯者的处罚，诸侯王的势力因此削弱，而诸侯王联合谋反的事也就不再发生了。这都是主父偃的计谋啊。

按，本条采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因关马”以下为刘向所增。

附录一　佚文辑补

卢文弨《群书拾补》于《新序》拾补前缀有数语，略云"《新序》隋、唐《志》俱三十卷，……此书今止十卷……有今书所无，见于他书者，随所见汇钞于后，以补其逸云。"卢氏辑得五十二条，严可均并其重出者"周昌者沛人"（卢辑第九条、第三十二条）为一条，增《北堂书钞》卷十三"攘服四夷，天下安然"一条，录入所辑《全汉文》。民国年间，张国铨《新序校注·新序佚文校辑》据《群书治要》卷四十二把卢辑第二、三、四十一、四十二各条（即"臧孙行猛政"）合为一条，据马总《意林》卷三合卢辑第十四、三十七两条（即"昔子奇年十八"）为一条，删去与今传《新序》内容相同的卢辑第二十四条（"平公问叔向"）、第三十八条（"桓公与管仲、鲍叔、宁戚饮"）两条。唯卢辑"孙武、乐毅之徒"条不当删而误删。张氏又增补了佚文十条。今人赵善诒《新序疏证·新序佚文辑》又删去与今传《新序》

第4·71条相同的卢辑第五十一条，删去与卢辑第十九条“上古之时”相同的严补“攘服四夷”一条，另增补佚文三条。今对前人所辑佚文均据其出处重加核对，能找到更早的出处的，则据早出的典籍录入，又据哈佛燕京学社聂崇岐等编《太平御览引得》补入佚文三条。少数条目有校语，退一格书写。前人按语，择要附录于各条之下，愚见则加“华按”以别之。

1·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如？”对曰：“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北堂书钞》八三，《太平御览》六百七）

2·李斯问荀卿曰：“当今之时，为秦奈何？”孙卿曰：“力术止，义术行，秦之谓也。”（《荀子·强国》杨倞注引）

3·子产决邓析教民之难，约大狱袍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袍衣襦裤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讨邓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荀子·正名》杨注引）

赵善诒云“此亦见《吕氏春秋·离谓》”。

4·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见之。值暮，廓门闭，遂逾廓而入，梁车新因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遂夺玺免官。（《太平御览》五一七）

赵善诒云“此亦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5·鲁哀公为室而大，公仪子谏曰：“室大，与人处则哗，少与人处则悲（原作卑，卢文弨据《淮南子》改），愿公适也。”曰：“闻命矣。”筑室不辍。明日又谏：“国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公曰：“闻命矣。”筑室不辍。明日，又谏曰：“左昭右穆，为室而大，以临二先君，无

乃害于孝乎！”于是哀公毁室而止。(《太平御览》一七四、四五七)

赵善诒云“此亦见《淮南子·人间》。”

6·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使古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斯，如之何！”乃泣沾巾。高子曰：“然。赖君之赐，蔬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栈车，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况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之无死者，则太公、丁公至今犹存。吾君方为被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焉。(《太平御览》四二八)

卢文弨云“今见《韩诗外传》十。”张国铨云“亦见《晏子春秋》。”赵善诒云“亦见《列子·力命》”。

7·周昌者，沛人，以军功封汾阴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废惠帝，立戚夫人子旭意，群臣固争，莫能得。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曰：“臣口不能言，知其不可也，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太平御览》七四〇)

赵善诒云“此见《史记·周昌传》”。

8·齐有田巴先生者，行修于内，智明于外，齐王闻其贤，聘而将问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鬋饰冠带，顾谓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佼。”将出门，问其从者曰：“何若？”从者曰：“佼。”过于淄水，自窥，丑恶甚矣。遂见齐王。齐王问政，对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于群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鬋饰，将造公门，问于妾曰：“奚若？”妾爱臣，谀臣曰佼；将出门问从者，从者畏臣，曰佼。臣临淄水而观影，然后自知丑恶也。今齐之臣妾谀王者，非特二人，

王能临淄水，见己之恶，过而自改，斯齐国治矣。”（华按，据《群书治要》四二录入，又见《艺文类聚》二三，卢辑据《太平御览》六三，又三八二）

赵善诒云“王应麟《困学纪闻》十亦引此，周中孚《郑堂札记》四云‘本《齐策》邹忌修八尺有余篇。’按又与《吕氏春秋·达郁》列精子高事相类。”

9·孔子见宋荣启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乐。孔子问曰：“先生老而穷，何乐也？”启期曰：“吾有三乐：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人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命有伤夭，吾年九十岁，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守终，何不乐乎？”（《太平御览》三八三）

张国铨云“又见《说苑·杂言》。”赵善诒云“又见《列子·天瑞》及《孔子家语·六本》。”

10·崔杼弑庄公，申蒯渔于海而后至，入将死。其御止曰：“君之无道，闻于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晚，子不早告我。吾食乱君之食，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勉之，子无死。”其御曰：“子有乱主犹死之，我有治长，奈何勿死？”至于门曰：“申蒯闻君死，请入。”守门者以告，崔子曰：“勿内。”申蒯曰：“汝疑我乎？吾与汝臂。”乃断其臂以予其门者，以示崔子，崔子陈八列曰：“令入。”申蒯拔剑呼天，三踊乃斗，杀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门外。君子闻之曰：“蒯可谓守节死义矣。”（《太平御览》四三八，又三六九，四一七）

赵善诒云“此事本《左》襄公二十五年传。”华按，《初学记》十七引此较略。

11·昔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曰："未至阿，及之，还之；已至，勿还也。"使者及之而不还，君问其故，对曰："臣见使与共载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决，必能治阿矣，是以不还。"（《太平御览》二六八）

赵善诒云"《后汉书·胡广传》注、《边让传》注，及《文选·潘正叔赠河阳诗》注均引此事，作《说苑》，今《说苑》亦佚此章。"

12·齐景公游海上，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敢言归者死。"颜歜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出海也？"公据戟将斫之。歜抚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归。（《太平御览》三五三）

张国铨云"此又见《说苑·正谏》。"赵善诒云"又见《韩非子·十过》。"

13·昌邑王治侧铸（卢文弨云"《续汉志》作注"）冠十枚，以冠赐师友儒者。后以冠冠奴，龚遂免冠归之，曰："王赐儒者冠，下至臣。今以余冠冠奴，是大王奴虏畜臣也。"（《太平御览》五〇〇）

华按，又见《艺文类聚》三五。

14·昌邑王征为天子，到营阳，买积竹刺杖二枚。龚遂谏曰："积竹刺杖者，骄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丧，当拄竹杖。"（《太平御览》七一〇）

赵善冶云"《汉书·武五子传》"营"作"济"。

15·昌邑王取二千石黑绶、黄绶，与左右佩之。龚遂谏曰："高皇帝造花绶五等，陛下取之而与贱人，臣以为不

可，愿陛下收之。（《太平御览》六八二）

16・上古之时，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诛，无师而威，故善为者不师，三皇之德也。至于五帝，有师旅之备而无用，故善师者不阵，五帝之谓也。汤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纣，皆阵而不战，三王之谓也。及夏后代之伐有扈，殷高宗之讨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圣之惠，时化之风也。至齐桓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服，而强楚以致包茅之贡于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觐，三存亡，一继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会十有一，尝大战，亦不血刃。至晋文公设虎皮之威，陈曳柴之伪，以破楚师而安中国，故曰善战者不死，晋文公之谓也。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昭王出亡，父老迎而哭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从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贤也！"及申包胥请救，哭秦廷七日，秦君怜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吴师，昭王反国。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谓也。是故自晋文公以下至战国，而暴兵始众。于是以强并弱，以大吞小。故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衡，群相征伐。故战则称孙吴，守则称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穷兵极武而亡。及项羽尚暴而灭，汉以宽仁而兴，故能扫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后天下安然。故世之为兵者，其行事略可睹也。（《太平御览》二七一）

赵善诒云"《谷梁》庄公八年传云'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疑为本章上节所本。"

17・汤居亳七十里，地与葛伯为邻。葛伯放淫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人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曰："何为不

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又使众往为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夺之。不受者杀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也。《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报雠也。”(《太平御览》三〇五)

赵善诒云“此见《孟子·滕文公下》。”华按,本条卢辑文理不顺,据中华书局影宋本《太平御览》重校。

18·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口(卢辑作“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义,是则未有异于府库之藏金玉,筐箧之囊间有书也。”(《太平御览》八一一)

19·公孙敖曰:“夫玉石金铁犹可琢磨以为器用,而况于人?”(《太平御览》八一三)

20·纣王天下,熊羹不孰而杀庖人。(《太平御览》八六一)

华按,又见《初学记》二六。

21·楚王使谒者徐光迎,方与盲人能吹竽者,龚遂乃止。(《太平御览》五八一)

华按,据中华书局本《太平御览》重校。

22·禹南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失色,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死生命也。”龙弭耳而逃。(《太平御览》六十)

赵善诒云“此见《吕氏春秋·知分》。”

华按,据中华书局本《太平御览》重校。

23·勇士一呼,三军皆辟易,士之诚也。夫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至其

死矣，头身断绝。夫不用仁而用武，当时虽快，身必无后，是以孔子勤勤行仁。(《太平御览》四三七)

赵善诒云“前三句又见《淮南子·缪称训》、及《韩诗外传》卷六之二十四。‘夫勇士孟贲’至‘声响动天’五句，《后汉书·郑太列传》注引作《说苑》，《御览》三八六引同，今《说苑》此章亦佚。《史记·袁盎传》索隐引《尸子》云：‘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张国铨云“头三句见《新序》卷四。”

24·齐遣淳于髡到楚，髡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谓曰：“齐无人耶？而使子来，子何长也？”对曰：“臣无所长，腰中七尺之剑，欲斩无壮王。”王曰：“止，吾但戏子耳。”与髡共饮。(《太平御览》四三七)

赵善诒云“此又见《艺文类聚》九六。《北堂书钞》四十、《御览》二四三、三七八、七三六、七七九等引作《说苑》，今《说苑》此文亦佚。文中‘壮’字，《类聚》、《书钞》等引《说苑》均作‘状。’”

25·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辞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王忿然变色，怒曰：“亦尝见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尝见。”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尝见布衣韦带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韦带士之怒，解冠徒跣，以头抢地耳，何难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士之怒也。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日，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仓鹰击于台上；聂政刺韩王，白虹贯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与臣将四。士无怒则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王色变，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独以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生故乎！”(《太平御览四三七)

张国铨云"此又见《说苑·奉使》,疑《御览》误作《新序》。周中孚《郑堂札记》四曰:"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与《魏策·秦王使人诏安陵君篇》大同小异。"赵善诒云"《说苑·奉使篇》较此为详。此文疑有脱误。聂政刺韩相侠累,侠累名傀,为韩君之季父。《说苑》作聂政刺韩王之季父,《魏策四》作聂政刺韩傀,今文作韩王误。"华按,本条据中华书局影宋本《太平御览》重校。

26·林既衣韦(原作围,依卢文弨校改)衣而朝齐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耶?小人之服耶?"林既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桓短衣而沟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发,范蠡、大夫种亦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结,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犬裘者当犬号,衣羊裘者当羊鸣。今君衣狐裘而朝,得无为变乎?"景公曰:"子自以为勇悍乎?"曰:"登高临危而目不眴,而足不凌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泉,取蛟龙,拘鼋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悍也。夫不难断头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广廷,作色而辨,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后虽有斧钺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太平御览》四三七)

张国铨云"此条又见《说苑·善说》,疑《御览》误作《新序》。五勇之语与《意林》所引《胡非子》略同。"华按,此条据中华书局影宋本《太平御览》重校。)

27·文王之葬枯骨,无益众庶,众庶悦之,恩义动人也。(《太平御览》卷三七五)

张国铨云"本书卷五(按第78条)有文王葬枯骨事而文略异。"赵善诒云"此条《意林》引作《新论》,见今辑本《新论·言体》卷四。'

28・挟泰山以超北海。(《太平御览》三九)

张国铨云"此语见《孟子・梁惠王上》。"赵善诒云"《墨子・兼爱中》有'挈泰山,越河济',《兼爱下》有'挈太山以超江河',盖当时有此语。"

29・诸侯垣墙有黝垩,无丹表之色。(《初学记》二四,《太平御览》一八七)

30・贱之如䝟豕。(《荀子・王霸》杨注引)

31・伊尹蒙耻辱,负鼎俎以干汤。(《后汉书・崔骃传》注引)

32・营,度也。(《文选・东京赋》注引)

33・楚王载繁弱之弓,忘归之矢,以射兕于云梦。(《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注引)

34・公孙龙谓平原君曰:"臣居鲁则闻下风,高先生之知,悦先生之行。"(《文选・邹阳上书吴王》注引)

35・孔子曰:"圣人虽生异世,相袭若规矩。"(《文选・孙子荆为石仲客与孙皓书》注引)

36・赵良谓商君曰:"君亡可翘足而待也。"(《文选・孙子荆为石仲客与孙皓书》注引)

36・赵良谓商君曰:"君亡可翘足而待也。"(《文选・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注引)

赵善诒云"此语又见《史记・商君列传》。"

37・大王亶父止于岐下,百姓扶老携幼,随而归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文选・于令升晋纪总论》注引)

38・及定王,王室卑矣。(《文选・陆士衡辩亡论上》注引)

赵善诒云"《文选》陆士衡《五等论》注引作'及定王，王室遂卑'。"

39·晋襄公之孙周为晋国，休戚不倍本也。(《文选·潘安仁杨仲武诔》注引)

40·孙武、乐毅之徒，皆前世之贤将也，久远深奥，其事难知。至于吴汉，近时人耳，起于贩马，立为良将，垂(原作"乘"亦通)名竹帛，天下归德，此可慕也。(《太平御览》二七六)

华按，本条张国铨、赵善诒均删去，当存。

以上四十条，见卢文弨《群书拾补·新序逸篇》。

41·臧孙行猛政[1]，子赣非之，臧孙召子赣而问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孙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尽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贡："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骄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犹张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民众者法不可以苛[2]，天性然也。故曰：罚得则奸邪止矣，赏得则下欢悦矣。由此观之，子则贼心已见矣[3]。独不闻夫子产之相郑乎?其论推贤举能也，抑 恶而所善。故有大略者，不问其所短；有德厚者[4]，不问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恶灭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也。其牧民之道，养之以仁，教之以礼，使之以义，修法练教，必尊民所乐。故从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顺其所好而劝之。赏之疑者从重，罚之疑者从轻。其罚审，其赏明，其刑省，其德纯，其治约而教化行矣。治郑七年而风俗和平，灾害不生，国无刑人[5]，囹圄空虚。及死，国人闻之，

皆叩心流涕⑥，曰：‘子产已死，吾将安归？夫使子产命可易，吾不爱家一人。’其生也则见爱，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于廷，商人哭于市，农人哭于野，处女哭于室，良人绝琴瑟，大夫解佩玦，妇人脱簪珥，皆巷哭。然则思者仁恕之道也⑦。‘君子之治，始于不足见，而终于不可及’，此之谓也。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故曰德莫大于仁，而祸莫大于刻。夫善不可以为求⑧，而恶不可以乱去⑨。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贺曰：‘臧孙子已病。’幸其将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惧曰：‘臧孙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孙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骇，子之贼心亦甚深矣。为政若此，如之何之非也！”于是臧孙子惭焉，退而避位⑪。（《群书治要》四二）

①张国铨注：《后汉书·陈宠传》注引有“鲁大夫”三字。 ②法：张云《艺文类聚》五三作“政”。 ③则：《群书治要》原校“则疑之”，张注“《陈宠传》注作之。” ④德厚：《治要》原校“德厚”范史注易地。”华按即互乙 ⑤张注：《北堂书钞》三五作“子产相郑七年，而教宣风行，国无刑人”，“人”下《陈宠传》注有“家给人足”四字。⑥张注：此下《陈宠传》注作“三月不闻竽瑟之声。” ⑦《治要》原校：“思”疑“惠”或“恩”。 ⑧为：《治要》原校：“为”疑“伪”。 ⑨乱：《治要》原校：“乱”疑“辞”。 ⑩张注：《陈宠传》作“善”。⑪张注有“终身不出”四字。

赵善诒云：“夫政者犹张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矣。”语亦见《韩诗外传》卷一之二十三，《淮南子·缪称》及《说苑·政理》之四。又按“大夫解佩”，“大”疑“丈”之误，《说苑·贵德》有“郑子产死，郑丈夫舍玦珮，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琴之声”可证。

42·赵简子欲专天下，谓其相曰：“赵有犊犨、晋有铎

鸣，鲁有孔丘，吾杀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犊犨、铎鸣而问政焉，已而杀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鲁，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语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趋而进曰：“何谓也？”孔子曰：“夫犊犨、铎鸣，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意之时，须而后从政，及其得意也杀之。黄龙不返于涸泽，凤凰不离其罻罗。故刳胎焚林，则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竭泽而渔，则龟龙不见。鸟兽之于不仁，犹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啸而谷风起，龙兴而景云见，系庭种于外而黄钟应于内。夫物类之相感，精神之相应，若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故君子违伤其类者。今彼已杀吾类矣，何为之此乎？”于是遂回车，不渡而还。(《三国志·刘廙传》注)

张国铨云“卢辑旧有《御览》八六三赵简子使使者聘孔子于鲁一条，不及此文详备，今删彼补录此条于此。”赵善诒云“此事亦见《史记·孔子世家》、《家语·困誓》及《孔丛子·记闻》，但不及此条之详。”华按，孙星衍辑《孔子集语·事谱下》已从《三国志》注辑出此条。

43·子奇年十六①，齐君使治阿②，既而君悔之，遗遣使追。追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载皆白首也。夫以老者智，以少者决之，必能治阿矣。”子奇至阿，铸库兵以作耕器，出仓廪以赈贫穷，阿县大治。魏闻童子治邑，库无兵，仓无粟，乃起兵击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战，遂败魏师。(《意林》三)

①张国铨注：《御览》二一六及《后汉书·顺帝纪》注均作十八。

②张注:“治”《顺帝纪》注“化”,下同。

张国铨云:“卢辑《御览》二八六昔子奇年十八一条与此文略有出入,而《后汉书·顺帝纪》注子奇年十八一条,则不及此文之详。卢氏失采,今删(卢辑)《后汉书》注一条,而补录此条于此。”

44·孟子见齐宣王于雪宫,王左右顾曰:“贤者亦有此乐耶?”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人之上者,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群书治要》四二)

赵善诒云“此见《孟子·梁惠王下》。”

45·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宽矣。”至于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甚崇,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其民不偷也 。入其廷,廷甚闲,此明察以断,故其民不扰也。”(《群书治要》四二)

赵善诒云“此见《韩诗外传》卷六之四及《孔子家语·辨政》。三“廷”字均当作“庭”,《外传》及《家语》作“庭”可证。

46·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商鞅所为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术之书。”(《史记·韩非列传》集解引)

47·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

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藉[1]，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励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然无信，诸侯畏而不亲。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畏其强而亲信之，存亡继绝，四方归之，此管仲、舅犯之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不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卫鞅始自以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谕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也。尝舍于树下，后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树，况害其身乎！管仲夺伯氏邑三百户，无怨言。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𫓧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然惠王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也。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哉！（《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

48. 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达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骊

邑，得还。(《史记·李斯列传》集解引)

49·孔子谓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义，则耻辱安从生哉！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怠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薛据《孔子集语》)

张国铨云"(君子二句)见《大戴礼·曾子疾病》。"又云"与《邓析子·转辞》语小异，《说苑·敬慎》作曾子语，又见《韩诗外传》八。"赵善诒云"君子不以利害义两句，亦见《荀子·法行》，作'故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说苑·谈丛》作'君子苟不求利禄，则不害其身。'均作曾子语。"

50·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国人多淫于骨肉。(马骕《绎史》四四之二)

张国铨云"马氏引书多不详子目，存以俟考。"

华按，以上十条除第42、43两条卢氏原辑引《太平御览》，文字过简，第41条卢氏原辑分为来自不同出处的四条，张氏重辑外，其馀七条，均张氏增辑。

51·农无废业，野无空地。(《北堂书钞》三九)

52·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惛而耳塞，好作大城而不居，民罢甚。(《太平御览》一九二)

53·单襄公曰："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天之象也。"(《文选·魏都赋》注引)

华按，以上三条为赵善诒增辑。

54·楚有士申鸣者，在家而养其父，孝闻于楚国，王欲授之相，申鸣辞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鸣对曰："舍父之孝子而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于国，立义于庭，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鸣曰："喏。"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

为乱，杀司马子期。申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弃父而死，其可乎？"申鸣曰："闻夫仕者，身归于君，而禄归于亲。今去子[①]事君，得无死于难乎？"遂辞而往，因以兵围之。白公谓[②]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事[③]兵，申鸣闻之必来，来与之语。"白公曰："善。"则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鸣曰："子与吾，吾与子分楚国；不与吾，子父则死矣。"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王赏之百斤金，申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杀。（《太平御览》四一七）

①子：向宗鲁《说苑校证·立节》从卢文弨《群书拾补》校作"父"。 ②谓：此字下《说苑》有"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围我，吾为之奈何？'"二十二字。 ③事：今本《说苑》无此字。

华按，本条又见今本《说苑·立节》，向宗鲁云"见《韩诗外传》十，文较略，又见《渚宫旧事》二。"

55·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勿与，规谏曰："不可，夫智伯之为人，又好利而鸷复，来请地而勿与，则必加兵于我矣；若与之，彼又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向之以兵，然则与可以免于患而待事之变。"康子曰："善。"因使使者封万家之县一与智伯。智伯大悦，复请地于赵，不与，果阴约韩、魏以伐，围晋阳三年，后韩、魏应之，遂灭智伯。（《太平御览》四五六）

华按，此事见《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章》，姚本注“刘(本)复作愎。”鲍本补曰：“《韩子》作鸷愎。”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十八云：“又见《韩非子·十过》。”《韩非子·说林上》、《淮南子·人间》亦载此事而内容小异，姓名不同。又按《战国策》“规”作“规”。

56·不幸不闻其过，福在受谏，基在爱民，固在亲贤。(《太平御览》四五六)

华按，以上二条，据聂崇岐等编《太平御览引得》提供的线索辑出。

附录二　序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新序》十卷，汉刘向撰。向字子政，初名更生，以父任为辇郎，历官中垒校尉，事迹具《汉书》本传。案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向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巩与欧阳修同时，而所言卷帙悬殊，盖《艺文志》所载，据唐时全本为言，巩所校录，则宋初残阙之本也。晁公武谓曾子固缀辑散佚，《新序》始复全者，误矣。此本《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即曾巩校定之旧。《崇文总目》云"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大抵采百家传记，

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互相出入。高似孙《子略》谓“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固未免推崇已甚，要其推明古训，以衷之于道德仁义，在诸子中犹不失为儒者之言也。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昭奚恤对秦使者一条，所称司马子反在奚恤前为二百二十年，叶公子高、令尹子西在奚恤前一百三十年，均非同时之人；又摘其误以孟子论好色好勇为对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庆谓《黍离》乃周诗，《新序》误云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且见害而作，则殊不然。向本学鲁诗，而大庆以毛诗绳之，其不合也固宜，是则未考汉儒专门授受之学矣。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新序》十卷，汉刘向撰，唐以前本皆三十卷，宋以后本皆十卷，盖不知为合并、为残缺也。所录皆春秋至汉初轶事，可为法戒者，虽传闻异辞，姓名、时代或有抵牾，要其大旨主于正纪纲、迪教化、不失为儒者之言。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摘要

《论衡·超奇篇》云“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此言其因古书成说以纪前人之事，非其胸中所自造也……盖《百家》、《国策》等书，只是取古人旧作，为之整理编次，此固校书者常有之事。……然其书虽经向手别为纂集，而实无所去取笔削于其间，故不可名为向撰。至于《新序》、《说苑》，则虽本有其书，其文亦愸采之传记，然向既除其两书之复重者，与他书之但除本书之复重者不同；又删去其浅薄不中义理者，与《晏子》等书但聚而编之虽明知其不合经训亦不敢失者不同；盖已自以义法别择之，使之合于六经之义。况本传云采传记行事，《说苑》叙云更以造新事；则向又已有所增益于其间。既奏上之，以戒天子，亦以成儒者一家之言；故虽采自古书，仍不能不谓为刘向所叙；犹孔子因鲁史修《春秋》，述而不作，要不能谓《春秋》非成于孔子也。

夫一书有一书之宗旨，向固儒者，其书亦儒家者流，但求其合乎儒术无悖于义理足矣，至于其中事迹皆采自古书，苟可以发明其意，虽有违失，固所不废。譬之赋诗，断章取义，要在读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耳。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说苑后》云"向所类事，与《左传》及诸子或时代抵牾，或一事而两说三说兼存，《韩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不必同李斯之法，别黑白而定一尊。浅学之徒，少见多怪，谓某事与某书违异，某人与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载后，而欲画一二千载以前之事，甚非多闻阙疑之意。'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曰："诸子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盖文章体制不同议论之文，源出于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纪事之文出于史，考证文出于经，则固不得如此也。"讲献《复堂日记》卷六亦云："《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此真能知古人著作之例矣。……凡古书事有讹误，读者固宜考证之。……然遂谓中向之失，则所谓"固己夫高叟之为诗"也。

全祖望《经史答问》卷三云："问：朱竹诧日刘向所述皆鲁诗，未知果否？答：刘向是楚元王交之后，故以向守家学，必是鲁诗。然愚以为未可信。刘氏父子皆治《春秋》，则歆已难向说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说也？向之学极博，其说诗，考之《儒林传》，不言所师在三家中，未敢定为何诗也。……"汉儒治经，兼通数家之学者甚众，且有古今文并治者，前、后《汉书》中不乏其例。……再以刘向本人言之，宣帝时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受《谷梁》歆以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闻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此见之于本传者也。然桓谭、王充均谓向好《左氏》，至妇女皆育读呻吟之。桓谭既与向为同时人，记其所亲见，王充亦去向时代未远，其说皆最

可依据。故向所自作之《洪范五行传》、《列女传》，所编纂之《新序》、《说苑》，皆发明《左氏》之义甚多。设使三传皆亡，今取向著述中说《春秋》之语尽斩入《谷梁传》，可乎？夫以一人之学，尚自前后不同，本传之说，尚复不可尽认；乃欲于数千载之后举史传所不载、昔人所未言，用揣测之词，想当然之说，谓其祖学《鲁诗》，其后世子孙亦必学《鲁诗》者，未必然也。……《汉书·儒林·韩婴传》云："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是则《韩诗》之说同于齐、鲁者必多，今惟见其与《韩诗》合，遂谓为《韩诗》云耳。其间颇有无法证明与齐、鲁异义者，安知非即齐、鲁之说耶？向于《春秋》兼采《谷梁》、《左氏》，以二家义本相近故也。齐、鲁、韩之诗既属指归一致，则其义尤为相近，兼采三家，固亦事之所有。况《新序》、《说苑》据本传言，则是采之传记，……其中说《诗》之语，出于六国之时者，固无所谓齐、鲁、韩、毛。即出于汉以后者，亦必各家都有，不守一先生之言。向之序此两书，意在发明儒者之纪纲教化，以戒天子，与韩婴作外传采传虻以释《诗》者，用意不同，未必取前人所说之《诗》涂改点窜之，以合一已之学也。

曾巩　新序目录序

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必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余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余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先王之遗文虽在，皆绌而不讲，况至于秦，为世之所大禁哉！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余，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苟见传记百家之言，绵悦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汉之士岂特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时者，豪杰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

盖向之序此书，于今最为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

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岂好辩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曹维琼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新添大道南段 18 号
电话：627854

新　序　全　译

〔汉〕刘　向 原著　李华年　译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佳新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375 印张　30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100 册

ISBN 7—221—03195—9/I·479　定价：(精)14.00 元 (平)10.00 元